創業時代

『长篇小说』

《输赢》作者最新力作

创业时代

看小说 学创业

移动互联时代重磅商战小说

付遥◎著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一场惊心动魄的移动互联网大战
揭幕一个风起云涌的众创时代

雷　军／毛大庆／余　晨
徐小平／傅　盛／吴伯凡
牛文文／苏　药
一致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創業時代

「长篇小说」

《输赢》作者最新力作

创业时代

看小说 学创业

移动互联时代重磅商战小说

付遥◎著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一场惊心动魄的移动互联网大战
揭幕一个风起云涌的众创时代

雷　军／毛大庆／余　晨
徐小平／傅　盛／吴伯凡
牛文文／苏　药
一致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CHINACITIC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创业时代

作者:付遥

ISBN:978-7-5086-5146-0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楔 子

创业，就像上山打野猪，一枪打出去，野猪没死冲了过来。把枪一扔，往山上跑的，是职业经理人。子弹打完了，把枪一扔，从腰上拔出柴刀和野猪拼命的，是创业者。创业者逃无可逃，只能血拼。

—马云

第一章
一团乱麻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01
手机短信

凌晨三点，香港北部山峦起伏。青马大桥在氤氲中露出生硬的钢铁骨架，双层设计的桥体跨越马湾海峡，气势恢宏。一辆日产Skyline轿车飞速疾驰，从大屿山方向划过，经过二百米长的斜拉吊桥，发动机轰鸣打破深沉的寂静。

短信，滴滴响起！

车手轻踩刹车，车速降到一百五十公里。前面的道路空空荡荡，车手低头抓起手机，回复短信：兰桂坊还是太平山？

忽然，疾风横来，车身一晃，一辆黄色跑车迅速超越。滴滴，手机声音再起：超啦！短信战术成功！

哈哈，敢耍我？你死定了！车手猛踩油门，Skyline在空中一跳，转速表打转，车速急升，全力追赶。对手竟想出这个主意，发短信吸引自己的注意力，趁机超车。青马大桥平坦无弯，发动机正好发力。Skyline吼声如牛，滴滴，手机再响，车手抓起手机去看短信，视线余光中红色一闪，那是大桥出口的红灯。Skyline冲下青马大桥，钻进隧道，前面是一个红绿灯路口，一辆重型卡车正停在红灯下。

吱！刹车片发出尖叫，轮胎剧烈摩擦地面，ABS（防抱死系统）咯噔咯噔的声音从脚底传来。撞向重型卡车是死路一条，车手急剧拨动方向盘，Skyline车头偏移，试图从卡车侧面冲过。就在这时，一辆奔驰通过路口，糟糕！他躲过卡车又遇奔驰，急转车头，Skyline急速漂移，像跳舞一般，从奔驰身边擦过。车手来不及擦汗，Skyline失去控制，旋转着撞向路边护栏，发出轰隆一声巨响。

“撞车啦！”奔驰车主下来，惊慌地看着撞成一团破铜烂铁的Skyline。

警笛起伏，警车到达现场，卡车和奔驰车的车主围着Skyline，想把司机拉出来。车门严重变形，紧紧卡住。两名警察取出步话机，呼叫救护车，然后从警车后备厢抬出一台切割机，轰隆隆地启动，火星四溅，Skyline车门被切开，车手抓着手机，满脸鲜血伏在方向盘上，身体卡在里面，无法移动。

“开车发短信，找死啊！”警察看到车主手握着的手机，他见多了因为开车玩儿手机造成的交通意外，放回切割机，开始给卡车和奔驰车主录口供。

砰，车门突然向空中飞起，足有一米多高，翻滚落地，发出巨大的声响—车门还有少许铁皮连接在车厢，怎么会凌空翻飞？

“见鬼啦！”奔驰的女司机惊叫一声，钻进车中，惊恐地望着外面无尽的黑暗，那里隐藏着什么？

这时，从Skyline驾驶舱爬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手里仍然握着手机，鲜血滴滴答答地流淌，指着警察的对讲机，问道：“这是什么？”

警察吓得浑身哆嗦，掏出手枪，对准车手：“你是人是鬼？趴下！”

那人乖乖举起双手，仍然看着警察腰间的对讲机：“你，为什么用对讲机，不用手机？”

警察确信他是人不是鬼，放回手枪，说道：“驾驶证。”

那人指指被撞烂的汽车，征得警察同意，从车上取回驾驶证，呆呆地看着警察做记录。忽然他一拍脑袋，向空中一跳，喊道：“Great（太棒了），我有一个伟大的想法，手机上的对讲机，可以改变世界！”

奔驰司机又被吓了一跳，身体一哆嗦。那人抓着警察，贪婪地看着对讲机：“警察开车时使用对讲机，我们开车却要用手机？”

警察点头，看着驾驶证上的信息说道：“郭鑫年，你涉嫌危险驾驶，罚款两千，驾驶证暂扣。”

这名叫作郭鑫年的车主仰天长笑，一拍警车：“语音短信，只要说话就可以回消息！”

“哎，你袭击警车！”警车被郭鑫年砸得山响，警察发出警告。

“哈哈，明白了。”郭鑫年兴奋地转了几圈，跑回Skyline，踩几下油门，车

已经变成破烂，无法动弹。

“你的驾驶证已经吊销，三个月不能开车。”警察再次警告。

“不用啦，我明天就离开香港，去北京。”郭鑫年心情极好，挥着双手在路边转来转去。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喜欢坐车，另一种喜欢开车。前者省心省力，随着车前行就可以，郭鑫年却喜欢做后者，自己来把控。他的控制欲还表现在人生选择中，他本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工程师，在公司将要上市前夕，毅然抛下可能到来的巨大财富，前往女朋友所在的北京，开始创业。

手机上的对讲机，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想法，真的能够改变世界吗？

02
一团乱麻，理更乱

半年之后，北京。

郭鑫年在朝阳区三元桥的凤凰城兜了三圈也没有找到停车位，眼瞅着就是中午，交警支队不定什么时候午休。他找个空当停下车，打开背包摸索，笔记本电脑、电源、钱包、手机、记事本搅在一起，却找不到想要的证件。他拍拍脑袋，重新钻进车中，在储物盒里摸出一本行驶证和四本驾照，每本驾照扣六分，需要四本驾照消分。三天前，帕萨特扎了钉子，轮胎瘪了，他只好去4S店修车，想起半年前的划痕，干脆一起修了。他打电话向保险公司报案，人家说帕萨特过了年检日期。他掏钱修了轮胎，赶紧去车管所年检，又白跑一趟，必须交罚款扣分，才能清掉交通违章。郭鑫年只好再跑到交警支队，这件事折腾了整整三天。

交通天天堵，警察忙罚款。郭鑫年进了执法站，队伍挺长，老人嚷，小孩儿哭。他排到窗口，把行驶证和四本驾照一起递进去：“扣分，交钱。”

交警噼里啪啦在键盘上敲着，头也不抬：“驾照去年七月到期，失效了。”

什么？郭鑫年真心不明白，也懒得明白，香港根本没有年检，年检是内地才有的规矩。“拿着体检证明去交警支队，办理驾照延期。”交警仍然埋着头。

郭鑫年急了，冲着里面嚷嚷：“这不是交警支队吗？”

“这是执法站。”交警继续看着电脑。

“执法站为什么不能办理驾照延期？人家银行和电信，一个窗口可以办理所有业务，你们为什么不能学学？哎，等等。”郭鑫年的手机在裤兜里拼命震动，他抽出来贴在耳边：“洋阳，怎么啦？”

“你在哪儿？公司等你开会呢！”杨洋阳是公司助理，语气更像郭鑫年的老板。郭鑫年半年前追随在香港城市大学读书的女朋友，来到北京，创建了一家五六个人的小公司，开发语音短信产品，让司机不用一边开车一边敲键盘。只是产品还不完善，没有正经的营业收入。

“我轮胎扎了，想顺便修半年前的划痕，要在保险公司报案，年检不消分就不给修，可是驾照过期，我无照驾驶半年了。洋阳，能不能把你驾照借给我消分？”郭鑫年抓到救命稻草，不顾旁边的警察，肆无忌惮地请求。

“哎，借别人驾照消分是违法行为，求您了，能不让我听见吗？”窗口的警察无奈地看看他，这种事见怪不怪，十分常见。

“同志，请你看看。”郭鑫年指着执法站的条幅，上面写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交警不明白：“你这是神马意思？”

郭鑫年摆手，继续听电话：“你不开车，驾照十二分你也不用，不是浪费资源是什么？”

“打住，驾照的事情一会儿再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开会？”杨洋阳语气很坚决。

“我必须去续驾照！”郭鑫年出来修车，就像掉进一团乱麻里，事情越来越多。

“切，你俩不是无照驾驶好几年了吗？赶紧回来！”杨洋阳一点儿都不退让，郭鑫年和老婆以前没领证就住在一起，她指的是这件事。

“下午我和投资人开会，过几天，我请大家泡温泉！”郭鑫年要借她驾照，不得不服软。

“切，不稀罕。我问问，你等等。”杨洋阳放下电话，过会儿回来说道：“好，周五晚上七点半，先黑松白鹿吃日本料理，然后九华山庄泡温泉，你请客。”

郭鑫年一哆嗦，这费用可不低：“哎，洋阳，这就是你不对了。”

“你约大家开会，自己玩儿消失，谁不对？要不然会议干脆取消。”杨洋阳有理不饶人。她名校毕业，考过公务员，不喜欢那里人浮于事，发现自己有创业的梦想，便来到这家小公司。开始时大家激情四射，碰了几次壁，便有人落荒而撤。杨洋阳却坚持下来，她家境富裕，刚到北京就买车买房，别人都说她玩儿票。因此，她总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郭鑫年拿她没有办法，凭她的样貌才干，肯在自己这儿屈尊，非常难得，这么想着心里就平衡了。

“说好不买日货？我连苍老师的片子都删了，怎么能吃日本料理？”郭鑫年点到了杨洋阳的痛处，嘿嘿笑着。

“小伙子，你办手续吗？”身后的一位大妈不乐意了，向前一拱。郭鑫年不怕警察却怕大妈，她们早就活开了，说话办事全由着性子，广场舞沸反盈天，警察都惹不起。他走到一边敲定时间：“周五晚上九点，九华山庄，不见不散！”

“不许迟到！”杨洋阳抗议一声，又低声叮嘱，“公司的财务你清楚，这个月的工资怕是揭不开锅了。”

“放心，有办法。”公司没有盈利，现金每天向外花，到了枯竭的地步。郭鑫年听说高摩有一个投资说明会，争取到名额，重新燃起希望。他挂了电话取回证件，走到车边，窗户上又挂了一张罚单，又是乱停车。兔子不吃窝边草，执法站在家边还打秋风？郭鑫年无可奈何，将罚单扔进车中，在三环路上度过漫长的半个上午，终于到达七八公里外位于大郊亭桥的朝阳交警支队。

“驾照过期一年半，今年七月份已经注销。”窗口的警察还是头也不抬。

“注销，什么意思？我刚在民政局吊销结婚证，必须双方认可签字。你们什么手续都没有，凭什么吊销了我的驾照？”郭鑫年抗议，反复确认、纠缠，直到交警动怒，威胁要采取强制措施，才离开交警支队。他用很长时间才渐渐消化了这个消息，驾照注销就等同没有驾照，必须重新考！天哪，重新学交规、钻杆，路考，郭鑫年仰天长叹，花钱能够解决的事他从不烦恼，考驾照的时间怎么挤得出来？香港和内地的驾照都被吊销，让他无比郁闷，哎，先放一放吧，争取到投资，才是当务之急。

高摩将在中国开展风投业务，不啻一枚重磅炸弹。高摩是全球金融巨头，华尔街巨鳄，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如果创业者获得青睐，便鲤鱼跃龙门，不但资金无虞，未来融资上市的金光大道在脚下铺就，引人无限遐想。郭鑫年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发出商业计划书，竟然收到回复。不管怎么样，必须试试，公司急需资金。高摩的投资人会喜欢语音短信这个想法

吗？

03
时间真是奇怪的存在

“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

那蓝响应新时代的“北京精神”，戴上粉嘟嘟猪嘴形状的口罩，只露出细长好看的眼睛，她对着镜子中自己滑稽的样子直乐。少爷昨天看了美国大使馆的空气预报，PM2.5再创新纪录，晚上十点亲自开车把口罩送来，才放心第二天出差去香港。那蓝有些感冒，咳嗽得厉害，不肯吃药，和妈妈拌了几句嘴。翻看《参考消息》的爸爸用低沉的声音下了命令，给她喂！爸爸总这样，在单位和家里都很有权威。爸爸虽然口气严厉，心情却是极佳，那蓝和少爷的婚事就在两个月后，人逢喜事精神爽。

那蓝乖乖吃药，穿上厚厚风衣，出了家门。电梯里已经有了几位邻居，她看到了讶异的表情和压抑的笑意。她立即和邻居们打招呼：“大爷，大妈，今天PM2.5达到500，能不出去，就别出去了。”

大爷强忍着笑点点头，大妈在旁边插话道：“是啊，北京的空气还不如猪圈。”

听到“猪圈”两个字，电梯里大家突然绷住，一起看着那蓝的猪嘴口罩。大家忍了三秒再也受不了，爆发出高分贝的笑声。那蓝不知道是口罩惹的祸，不解地问道：“您，你们，笑什么呢？”

“这猪嘴也太逗了吧。”老大爷抹着眼泪，捂着肚子，“哎，不行，老太婆，我岔气儿了。”

那蓝甜蜜地戴上少爷送来的口罩，收到这样的喜剧效果，出乎意料，坏少爷真会选！她照照电梯里的镜子，从包包里翻出一对儿毛茸茸的猫耳朵，再戴上没有镜片的黑框眼镜，镜框右上角有一朵红色小花。电梯门打开，老大爷左手捂着乐歪的嘴巴，右手扶着电梯门挪出来，笑得腰都直不起来：“那蓝，你这个样子去公司，大家还能上班吗？”

那蓝乐颠颠地出了大门，谢天谢地，竟然能打到出租车。她滑进副驾座椅玩儿起手机，司机时不时瞄几眼，堵停的时候问道：“这么坐着舒服吗？总觉得你没在座儿上，都快躺平了。”那蓝坐直身体向车窗外望出去，心里说：我都没说您一边儿开车一边儿转佛珠呢。

金融街，珈蓝国际大厦。

这栋写字楼聚集着世界上最顶尖的银行，夜晚从西二环驶过的时候，能看见一大串闪光的标牌，瑞银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摩根士丹利，当然，还有鼎鼎大名的高摩。

那蓝下了出租车，摘下猪嘴口罩和黑框眼镜，胳膊夹紧公文包，扣好风衣，一头钻进星巴克。稍后，她下巴夹着黑莓手机，左手提着两杯咖啡，右脚拦住电梯门进来，对着镜子整理盘起的发髻。金融街的白领们好像有特异功能，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纯熟无比。电梯到了十七层，那蓝脱下风衣，里面是Donna Karen品牌的红裙，膝盖下是不规则的开襟，斜领正好衬托出小小的挂坠儿，气场十足地进了办公室。

男人是视觉动物，偷看美女很正常。但两种场合最好别看，一种是女朋友在，另外一种是老板在，前者影响感情，后者影响效率，都有苦头吃。那蓝提着咖啡来到办公室，男同事们拼命低头，又忍不住抬头，女同事反而可以大加欣赏，也许明天就会山寨一下她的某件服饰。不巧的是，高摩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彭祖武正好从办公室出来，目光扫射办公室。他从美国总部派驻中国五六年，又是首席经济学家，时不时在电视上发表一番关于股市或者美元的言论，搞得地球人都认识。他见过大世面，气场扑面而来。员工们像割倒的麦穗，伏在电脑屏幕前。

那蓝迎面遇到，来不及退避，只好主动打招呼：“您好，彭总。”

“有进展吗？”彭祖武点头。在他的坚持下，高摩面向早期创业者的风险投资部门进入中国，还在摸索和尝试中。那蓝在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三年，刚刚转职，无论她的经历还是家世都无可挑剔。她在彭祖武鼓励下来到一线，既是投资人，也负责这个全新的部门。这个职位其实风险很大，如果尝试不成功，职位随时丢失。那蓝不担心，踏踏实实干，学到东西就行。她家境殷实，这份工作完全出于兴趣。彭祖武很欣赏那蓝，否则也不会让一个不到三十的女孩子负责这个部门。当然，还有一个说不出口、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那蓝爸爸是电信部高官，掌管通信和互联网行业的政策法规。高摩的投资方向是移动互联网，那蓝得天独厚。高摩有招聘高官子女的传统，最近还被《纽约时报》捅了出来。不过，那蓝爸爸只是厅级领导，彭祖武没有顾虑。

“嗯，我们今天举办说明会，邀请了一些创业者。”那蓝停住脚步，向彭祖武认真汇报。

“会后给我一个简报。”彭祖武无心细问，点头离开。

那蓝来到办公室，推开门说道：“温迪，焦糖玛奇朵。”

温迪掀开盖子，嗅着香气，沉醉在香浓的咖啡里。温迪也是投资人，和那蓝在大学时就是上下铺，女生之间难免摩擦，她俩越摩擦越腻乎。那蓝在高摩人力资源部工作的时候，留意着机会，当她来到新部门，顺理成章地把温迪招了进来。事实证明，那蓝并非任人唯亲，温迪大展拳脚，极受好评，那蓝一点儿都不会嫉妒。摊上这么好的同事和好友，算是温迪的福气。她离开经信银行，加入高摩，薪水和工作内容都向上跃升了一大截。而且，两人配合默契，比如今天，那蓝迟到，温迪打掩护，就没人计较了。

“说明会安排得怎么样？”这是那蓝的习惯，先和温迪讨论一下今天的工作。她加入高摩早些，级别比温迪高了一级，却不像上下级那样。

“五位创业者参加，或许能找到不错的项目。”温迪知道分寸，很配合那蓝的工作。她将一叠资料递给那蓝，抿了一口咖啡，说道：“前面两位很不错，第一家是龙邮技术，产品是手机上的邮箱产品，主要团队从IBM公司出来。他们结合了社交功能，增强信息收集和整合功能，比如某人住在哪家酒店，他关注了谁，给谁留过信息，全都能记录下来，并推送给你。”

新浪微博流行，这类应用非常吃香，那蓝毛骨悚然：“这还有什么隐私？好像私家侦探一样。”

“当然，用户可以选择公开还是保密。他们的产品已经上线，用户增长的势头非常好。”温迪翻到第二份资料，将剩下的三份放回文件夹扔进垃圾桶，说道：“第二个项目做手机游戏，这是移动互联网上证明行得通的商业模式，也应该看看。其他的创业项目就没必要看了。”

“嗯。”那蓝收起两份文件，扫一眼垃圾桶里的三份文件。

“你慢慢看，我和分析师开个会。”温迪端着咖啡出了门。

那蓝抽出垃圾桶中的三份文件，仔细看着。第一个产品是语音短信，不用敲键盘，按下对话键就能发出语音短信。不错的想法，尤其适合司机。那蓝再向下看，产品定位有些窄，创业者是香港人，没有什么背景，没有明确的商业模式。

忽然，那蓝胃里泛起一阵恶心，五脏六腑就像压上重重的巨石，为什么觉得要呕吐？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呕吐感一闪而过，她将这份商业计划书整理好，放回文件夹中。

那蓝望着窗外出神，婚礼越来越近，一切都按部就班，只有两个多月了。

西伯利亚的冷风扫过蒙古草原，飞沙走石横扫北京。少爷粗心大意，从小

被父母宠惯了，还好，没有其他毛病，娇气也不是大问题。他今天要去香港出差，昨天洗好的衬衣还在晾衣架上，会不会被大风吹跑？那蓝喜欢为他挑衬衣，每一件都用心挑选，对着镜子披在自己身上，想象他穿上的样子，嘴角便会浮现笑容。嗯，来得及，下午两点才是说明会，中午时间就可以收了衬衣回来。那蓝抓起文件夹，走出办公室，准备在路上看看。

出租车司机在她的指引下一拐弯，从西二环拐进小区。她还没看几页，车就停在了小区门口。那蓝跳下车说："您等等，五分钟。"

果然，又粗心大意了，衬衣像彩旗一样飘扬在门口。那蓝从衣架上摘下衣服来，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掏出钥匙，嗯？门没锁，真粗心，出差都不锁门。她进门，想把衬衣放在沙发上就走，却看见行李箱横躺在客厅里，他不可能粗心到这个程度！卧室中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那蓝放下衬衣和文件夹，轻推卧室门，门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她心底一阵悸动，紧张的不舒服感觉。她向里面轻轻说："没去香港么？"

"哦，临时取消了，你不是有会议吗？"少爷回答的声音里透着慌张。

那蓝发现了异常，只是不肯相信，强作镇定："天阴了，我来收衬衣。"

门被拉开，混血般很帅的面孔，淡青的胡子茬儿，乱七八糟的床，仓促的神态，卫生间的门紧紧关着。那蓝在影视剧里经常看见这样的情景，自己却第一次遇到。紧张，害怕，无助，也许不是那样，可是床底下为什么会有一只红色的高跟鞋？天哪，两个月之后便是婚礼！她不想问不想争执只想逃避，扭头向外走。

少爷追出来，压低声音说道："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听我解释。"

"好的，你解释。我用一下卫生间。"那蓝停住脚步，却没有真的去卫生间，泪水模糊了眼睛。

卫生间的门打开，一个女孩裹着浴巾出来，向那蓝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有女朋友。"

少爷穿上衬衣，把那蓝拉回卧室，砰的一声把那女孩关回卫生间。"昨天喝多了，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无非是两腿间的那点儿冲动。那蓝，原谅我。"

那蓝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来，低头冲出房间，把包包扔进出租车，想起买给他的衬衣，返回房间推开他，不管那个正在换衣的半裸年轻女孩，从衣柜中把自己买的衬衣都挑出来，抱成一团。哼，男人都是这样吗？大风肆虐，枝叶狂舞。那蓝走到外面，把五颜六色的衬衣向空中一扔，衣服翻

滚着，被风撕扯着向天边飘荡！

无论你对他有多好，男人都抵挡不住一点点诱惑。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男人已经娶了你妈，其他男人都是猪！

“温迪，我身体不舒服，下午不去公司，说明会拜托你了。”那蓝忍着痛苦打出电话，上了出租车直接回家。

第一次说明会，那蓝为什么突然缺席？温迪听出异常却不追问，在电话里叮嘱道：“马上就婚礼了，把气色养好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那蓝无心说这件事，捂着脖子，嗓子眼儿像被卡住，泪水在脸上纵横。汽车开得很猛，五脏六腑都要晃出来，她难受地对司机说道：“我不舒服，麻烦您开慢些。”

出租车慢下来，那蓝仍然觉得天翻地覆，脑子仿佛炸开。她捂着嘴巴，忍着腹内的翻江倒海。等车停下，她扶着车门下来，胃阵阵地痉挛，食管中奔腾涌动。她弯腰在路边剧烈呕吐，大地仿佛在抖动。过了一会儿稍微好些，那蓝慢慢站起，靠在小树上，脸色苍白，行人绕她而过。那蓝唤来保安，找到扫把，一点点清扫呕吐的地方，难受得无法呼吸。胃里没有了食物，一阵阵欲干呕。

她进了家门，扑进妈妈怀中，哇地哭出声来，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

妈妈不意外，安慰道：“孩子，别哭，也是好事，嫁过去就来不及了。”

“妈妈，打电话，取消婚礼。”那蓝抽泣着，却不影响她迅速做出决定。

“要不要和爸爸商量一下？”那蓝妈妈十分为难，婚事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事情。那蓝爸爸是官场上的人，没有深厚的背景，在电信部当了十几年的司长，一直原地不动。

那蓝妈妈照顾女儿上床休息，突然停下问道：“你最近很贪睡，身体不舒服？别用冷水。”

那蓝皱着眉头想想，例假，很久没有了，糟糕！应该不会！她很谨慎，不想奉子成婚，采取了保护措施，但仍然心神不安。幸亏发现少爷出轨，要是婚礼之后才知道，那会变成什么样？时间真是一个神奇的存在，那蓝暗暗庆幸。

晚饭的时候，妈妈拐弯抹角把事情说了一遍，爸爸皱起眉头，情绪显然不

好。少爷家里有通天的背景，如果和那蓝成亲，那蓝爸爸攀上大树，有了靠山，就能解决副部级别。他吃了几口，问道："不可挽回了？"

还没结婚就出轨，以后怎么过？那蓝摇头。爸爸放下碗筷，神情落寞地走进书房。厅级干部在北京以外算个人物，可是在这北京城，什么都不算。

"在外面等我！"少爷取消了香港的行程，真倒霉极了，昨晚给那蓝送了口罩，就跑出去喝酒。这小模特儿是一家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半年前认识的，无聊的时候叫出来一起热闹。昨晚喝得兴起，想着那蓝第二天上班，就带回家中尽兴，谁知被撞个正着。少爷年纪不小，分得清楚什么人可以一起玩，什么人可以过一辈子。那蓝是打着灯笼也难得遇到的结婚对象，两人知根知底，幼年都是在大院混，那个模特儿来自三线城市，混迹娱乐圈，哪敢结婚娶回家？其次，那蓝本科、研究生都是名校，又是高摩投资人，出类拔萃。那小模特儿搔首弄姿，混剧组、走T台，成天与各种人交往不清。还有，那蓝浑然天成，气质绝佳，小模特儿浑身挨刀，也不知道哪儿真哪儿假。特别是，父亲对那蓝极为满意，自己没法跟家里交代。

如今，婚事被那点儿冲动破坏了，少爷连着向那蓝发了几条短信，石沉大海。看见那个小模特儿还在，说道："求求您，避一下，我想打个电话。"

小模特儿还想缠绵，好奇地问道："你女朋友？没说过啊，这么大脾气。"

"在厅里待会儿，行吗？让我安安静静打个电话。"少爷心烦意乱，婚礼只有两个月，请柬都准备好了，现在麻烦大了，不管怎么样，先请求那蓝原谅吧。

"哎哟，昨晚那么猴急，今天就赶人家走。"小模特儿恃宠而骄，偏偏不动。

少爷额头青筋一跳，抓起电话走到隔壁房间，将门反锁。手机铃声响起，那蓝就是不接。电话刚断，那蓝的短信过来：以后不要再联系了。糟糕，这是从来没有的情况。少爷回到厅里，看见小模特儿坐在沙发上翻一份资料，扯起她胳膊："走，我们走。"

"这是神马？商业计划书，你女朋友干吗的？投资人，挺牛掰。"小模特儿随手翻着。那蓝心慌意乱，走得匆忙，忘记了这些资料。

"别动，这是你碰的吗？走。"少爷一把夺过她手里的文件夹，拉开门走出去，小模特儿离开，他才能想对策。

小模特儿哼了一声跟出去，匆匆出门，突然问道："不送我回家？"

少爷想找人出谋划策，挽回那蓝，哪有时间送她？扯着她走到路边：“我帮你打车。”

“什么意思？不是答应今天带我先去香港，再去澳门吗？”小模特儿不依不饶，停下脚步。

少爷昨晚喝多之后确实答应了，苦笑着：“我不去香港了，要不您一个人去？”

“行，给我。”小模特儿撅起嘴巴，伸出手来。

“什么？”少爷无心多聊，不得不应付。

“机票和酒店订了吗？”小模特儿担心少爷变卦，毫不退让。

“您有完没完？那是我未婚妻，两个月以后就要结婚，我得赶紧赔礼道歉去。您该干吗干吗，别缠着我。”少爷终于忍不住，气急败坏。

“你有未婚妻，还和我上床？”小模特儿怒目圆睁，脾气爆发。

“可恶！”少爷按捺不住，攥着拳头，压制着怒火。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以为我是什么啊？真没良心。”小模特儿愤愤不平，嗓门越来越大。

“我送你的东西还少吗？你比站街挣得多多了。”少爷没好气，大声咒骂，“我真他妈有病，为了这个破烂货，跑了未婚妻！”少爷被自己恶心着了，还为她打什么车，甩手回家，扭头看向小模特儿：“咱们分手不伤人，以后就算不认识，再见。”

“别走，昨晚答应我的生日礼物呢？你还是男人吗？说话跟放屁一样。”小模特儿被抛在路边，冲着少爷背影喊：“狗屁，晚上甜言蜜语，白天提裤子翻脸不认人，欺负没权没势的外地人吗？”眼见少爷不回头，小模特儿猛拨电话：“少爷，你把我扔在街边儿，算怎么回事？”

“以后别给我打电话，我们不认识了。”少爷回到家，狠狠挂断电话。他抽了一根烟，想不出办法。看见沙发上的文件夹，心中一动，闻闻那蓝遗留的香味，抽出商业计划书看起来。

04
十五分钟，多一分钟都不允许

郭鑫年从地铁出来，进入珈蓝国际的大堂，抬头看看大厦上方的广告牌，加拿大皇家银行、摩根士丹利、瑞银和高摩，全是世界最大的银行。他挤进电梯，上到十七层，穿过前台，被引导到一间会议室。会议室中已坐满与会者。郭鑫年拿起打印得井井有条的日程表：先是高摩投资人的简短欢迎词，然后是五家创业公司的介绍。忽然，四周静下来，大家的目光汇集到一个方向，郭鑫年顺势看去，惊鸿一瞥—身材曼妙、肌肤雪白、容颜清纯，一位二十几岁的投资人出现在会议室。她穿着熨帖的套装，戴着眼镜，十足的职场范儿。她快步走到前台，环顾场下，轻轻问道："欢迎各位！我有个问题，谁是全球最大的风投？"

她声音很轻，每个人却都听得清楚，似乎有隔空传音的本事。郭鑫年皱着眉头仔细想，隔空传音是武侠小说的胡编乱造，明白了，是大家被美貌所惊，鸦雀无声，所以声音分外清晰。郭鑫年沉思的时候，会议室中没人回答她的问题，可能是刚来到高摩，都不想随便多言。

"爸爸。"郭鑫年不管这一套，举手回答。在美国，年轻人有了想法，在家里的天使创业，第一笔钱往往来自父母。郭鑫年的父亲是香港一所大学的老师，没资助他的创业，却在北京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说得对，在美国，父母往往提供第一笔资金给孩子。比如比尔·盖茨，他肯定不会跟任何人说，他的创业资金其实来自父亲，而他母亲是IBM的董事，微软正是做成IBM的生意之后，才飞黄腾达的。"这个美女投资人极懂得演讲技巧，不与郭鑫年争辩，以退为进地引出高摩："那么，谁是世界第二大风投？"

没人回答，只有郭鑫年站起来。

"请回答。"女孩指着站起来的郭鑫年。

"我去拿杯咖啡，嘿嘿。"郭鑫年露出坏笑，从人群中挤出会议室，好像逃课的学生，一点儿都不给别人面子，他向来很"二"。

投资人不受干扰，笑笑说道："如果不把所有爸爸加在一起，高摩才是世界最大的风投，我们可能在其他方面名气太大，反而在风投领域默默无闻。我们这个部门负责高摩中国的风投业务，我叫温迪，很高兴认识大家。我真心希望，高摩在中国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出自在座的各位。现在，请观看我为大家特别准备的宣传片，有任何问题，片子结束之后，都欢迎提问。"

温迪进外企后，顺着发音起了Wendy做英文名，大家叫惯了，也分不清楚温迪还是Wendy。今天本该是那蓝主持，温迪临时接替，但是她毫不逊

色。会议有条不紊，温迪喜欢这样的场合，也享受这个过程。

郭鑫年心血来潮出去喝咖啡，错过了温迪的自我介绍。他总是这样，在专注范围之内精益求精，在此之外便糊里糊涂。他乐颠颠地跑到咖啡间。免费咖啡是高摩的福利，郭鑫年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这些门道，熟门熟路地打开咖啡机，一边煮咖啡，一边品头论足：嗯，不错，好味道。

风水轮流转，现在投行最牛，十几年前风光的传统行业开始没落，那些外企以前咖啡豆都从国外进口，现在出差要住如家快捷。郭鑫年喝完咖啡，回到会议室，坐在角落里。此时，宣传片结束，创业者开始讲述想法和产品，每人十五分钟，然后是高摩的分析师提问。郭鑫年哼了一声，自言自语："大公司就是这样，走走过场，号称要做风投，只派这么一个小女孩来主持。"

"别小看高摩，即便做做样子，也会做得像。"一个声音从郭鑫年身边传来。

旁边这人下身牛仔裤，上身帽衫，一副创业者的样子，年纪老大不小，将近四十岁学着二十岁小伙子打扮，创业者都这样。他笑着补充："美女投资人这么养眼，能不能拿到投资，多来几趟也值。"

"越是美女越小心，投行的美女更不得了，她们什么没见过？非富即贵，尤其这种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省省心吧，说不定人家中午就和互联网大佬吃午饭。"郭鑫年刚离婚，怕了女人，继续喝咖啡。

"郭鑫年。"忽然，郭鑫年听到美女投资人叫自己的名字。他提提牛仔裤，走到前面，骤然紧张，结结巴巴说道："我叫郭鑫年，很好记，Happy new year，'过新年'。如果还记不住，叫我大愚也行，其实我不傻，很多事情懒得计较，是吧？世界那么大，时间那么少，何必成天计较？"

"大愚，一分钟，还有十四分钟。"温迪提醒道。

"哪有？我刚上来。"郭鑫年摆出一副较真的架势。

"从上一位离开这里开始计算时间，你慢悠悠启动电脑，和我争论，都算时间。"温迪举起右腕，其实腕上没有手表，只是做个姿势。

时间不等人，郭鑫年再愚，也不在这种事情上纠缠，举起双手表示退让，说道："这位女士，有没有自驾出去玩过？我不行了，驾照刚被吊销。不过没关系，我和老婆无照驾驶很长时间，感觉很好，领了执照，反而出了问题。"

这种隐私只能和好朋友私下讲，郭鑫年在这里胡言乱语，引起一片笑声，反倒意外地打破了僵局，让人不禁错乱，这个郭鑫年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温迪识得大体，配合地回答：“当然。”

“有没有发过短信？”郭鑫年问道，这是他产品的创意来源。

温迪扁起嘴角，该不该回答这个愚昧至极的问题？在今天的场合，每个创业者都有十五分钟，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什么都行，当然不会有人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郭鑫年这么“二”的人倒是第一次遇到，她顿了一会儿才承认：“发过。”

“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急需发一条短信，怎么操作？”郭鑫年走到温迪身边，目光向下一扫，看见她波涛汹涌的身材，目光有些僵硬。

“你干吗?!”温迪挺挺胸口，抗议。

郭鑫年张口，抬头看见面前的众人，顿时紧张，上下牙齿打架，微微颤抖。他也算见多识广，常在众人面前讲话，今天见到温迪，突然紧张起来。她也真是的，远看清纯，贴近之后却是凹凸有致。

刚才坐在郭鑫年身边的那个帽衫男人替他解围，说道：“开车的时候，按手机键盘发短信，危险又不方便，是不是这样？”

郭鑫年反应过来，向那人道谢一声，将手机递到温迪手中，说：“来，试试。”

语音短信的界面非常简洁，在发送框旁边有一个麦克风，温迪毫不迟疑按上去，说道：“你好，你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我是刘谦，不是王力宏。”

这是有一年春晚的流行语，大家哄堂大笑。郭鑫年举起手机，打开麦克风，放出温迪的声音，赞叹道：“多么好听的声音，天籁之音。这么简单，语音短信，这就是我们的创意。”

界面绿色晶莹，极简好用，确实是不错的创意和想法。然而，温迪是投资人，脑袋不会这么简单，点点头：“嗯，印象深刻，我有几个问题。”

“我不是有十五分钟吗？还有三分钟，我还有其他的功能演示。”郭鑫年瞪大眼睛较真，他根本不明白，温迪提问其实表示极大的兴趣，绝对是好事。

“这是很不错的想法，怎么赢利？”温迪不和郭鑫年计较，问出第一个必问

的问题。

很多移动互联网产品都靠广告赢利，郭鑫年却反对加入广告，嘿嘿一笑，答道："只要吸引到足够多的用户，要想赢利，不是不可能。"

这是流行的说法，却糊弄不了温迪，她在经信银行卧薪尝胆，虚心学习，这几年的积累绝不寻常。她深深吸一口气，心肺准备好足够的氧气，一鼓作气问下去："你们创业几年了？"

"半年。"

"投入多少？赢利是多少？"温迪希望让郭鑫年认识到，赢利模式是创业的根本。

"我们一边接外包项目一边开发，这个项目一直没有回报。"郭鑫年醉心于产品研发，抵触过度商业化，现在山穷水尽才明白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痛苦，不得不向资本低头。

"你真的没有考虑赢利模式？"温迪启发着郭鑫年，想得到一些信息。

"没有。"郭鑫年只有半成品，如果拿不到资金，美工和交互设计都不能完成。

"哦，你开发产品的时候，根本不想怎么销售出去，是吗？"温迪很明智，绝不会打击，而是通过提问让对方醒悟，她肺中还有足够的氧气，可以让她沉着地继续提问。

"你为什么这么想？我很好奇！"温迪居高临下。她见过太多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对话，每个提问都毫不客气，又对郭鑫年的回答完全不相信，刨根问底。

"没有赢利模式的情况下，投资人会把钱给你吗？"温迪的问题看似顺理成章。其实，在移动互联网行业，赢利模式不那么重要，只要有足够的用户量就行。

这句话无意中触及了郭鑫年的伤心处。他追寻老婆来到北京，以前积攒的钱一部分创业，一部分买了房子，分手后房子归了老婆，创业的资金更是泥牛入海。想起渐渐衰老的父亲的殷殷期望，他心里难过，避开温迪的目光。

"没有商业模式，谁给你投资？"温迪盘着胳膊，就像盘问嫌疑人。

“我的投资来自父母，用内地人的话，是我啃老来的。他们不管投资回报率，让我实现梦想。”郭鑫年抬起头来。他平常没心没肺，今天被意外戳到伤心处，不再左躲右闪，凶巴巴地瞪着温迪，眼含泪水，吼道：“他们就是我的投资人，把一辈子的积蓄给了我，不要回报。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回答了，谢谢你。”温迪退后几步，递给他一张纸巾，这个动作似乎是体贴，当着这么多创业者，却有戏弄的味道。

郭鑫年擦擦泪水，吐出郁结的空气，说道：“我不关心赢利模式，我只想做出好的产品。”

温迪噎住，肺中的氧气也被憋住，慢吞吞地说道：“你可以不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你的选择。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不投资。”

郭鑫年浑身内外都别扭，肯定也不是，否定也不妥，僵持半分钟后说道：“好吧，你问。”

温迪狠狠扣上资料：“提问到此为止，谢谢你的配合。”

完蛋，演示搞砸了，拿不到资金，郭鑫年头晕脑涨，连价值观都被摧得体无完肤。他低头回到座位，摇头叹气说道：“哎，或许我该好好想想，该怎么用产品来赚钱。”

“我看看。”他身边那个穿着牛仔帽衫的男人要来郭鑫年的手机，研究语音短信，直到说明会结束，才说道：“产品不错，有空到我那儿坐坐，给我的股东们看看。”

郭鑫年抬头打量眼前这个男人，他的笑容给人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即便第一次见面，似乎就可以像好兄弟一样勾肩搭背。他说话声如洪钟，极有穿透力，绝对有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潜力。他取出名片，递给郭鑫年，自我介绍：“我是苏药，很高兴认识你。”

郭鑫年低头看他名片：车库咖啡，职务是店小二。咖啡馆的店小二来高摩干吗？难道要引进资金，连锁加盟？苏药收好名片盒，抬头看着郭鑫年说道：“听你口音，是香港人吧？”

郭鑫年点头，香港口音已经成了他的标牌。

“这是内地不是香港，充斥着山寨精神，大家都在抄袭和模仿，好想法不要轻易在众人面前展示。”苏药很认真地说出忠告，又说道：“方便的时候，来一趟车库咖啡吧。”

去咖啡馆干吗？郭鑫年忽然看见那个美女投资人正往外走，无意多聊，慌慌张张告辞，抢到温迪面前："等等，可以给张名片吗？"

温迪对郭鑫年印象不佳，给他名片是多此一举，直接拒绝又有点儿过分，说声"稍候"，进了办公室。她临时替班，又不想搭理郭鑫年，犹豫一下，抽出那蓝的名片，回来递给郭鑫年。看着郭鑫年开心离开的背影，温迪恍惚起来：我好像把他的资料排除出去了，他怎么会得到邀请？

那蓝，好听的名字，郭鑫年把名片塞入裤兜。他从地铁出来，周围全是高楼大厦，人流之中不知道该去哪里。高摩的投资指望不上，公司现金流告罄，真的是走投无路，路边有个摊煎饼的小摊儿。郭鑫年是香港人，却在北京培养出了北方口味。他失魂落魄地排队，举起一份地沟油煎饼向嘴里塞去。

05
失恋会大病一场

那蓝拗不过妈妈，去了友谊医院，五十年代叫作中苏友好医院，两国关系掰了之后就改成这名字，这挺逗，像小孩子吵架。三十年前，这家医院治好了大舅的眼疾，妈妈从此无论内科外科全在这家医院看，那蓝也觉得这件事好笑，今天却笑不出来。她坚决与少爷分手，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生气，想来想去也没想出自己错在哪儿。如果自己没错，为什么要生别人的气？话虽然这样说，那蓝还是生气极了。怒火发展成感冒，越来越严重。失恋会大病一场，那蓝全身虚弱，温度升到体温计顶端。妈妈吓坏了，让爸爸的司机将那蓝送到医院。内分泌失调，这是什么病症？那蓝住进医院，这样也好，昏沉沉睡觉，不用想着少爷的恶心事。

安排女儿住进病房，妈妈精神稍好，坐在病床边，问道："少爷的事情，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为毛？"那蓝在妈妈面前说话从来都像姐妹。

"你爸爸在司长这个位置上十年了，早该向上一步，可是，咱们是大清朝的遗老遗少，本朝没什么根基，一直上不去。你和少爷结亲，算是靠上大树，爸爸很高兴，如果婚礼取消，他的事就悬了。所以，你这婚事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要考虑清楚。"那蓝妈妈拐弯劝说，这种事情也只有自己能开口。

"他还没结婚就胡来，以后怎么办？"那蓝认识少爷很久，他后来出国读书，回来后拼命追求。那蓝观察了一段时间，看不出来大毛病，这才答应，没想到在最后一刻发现这么大一个硬伤，不由得怀疑，这是偶然的出

轨，还是少爷本质上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一边是丈夫的官位，一边是女儿的婚事，那蓝妈妈夹在中间没了主意，叹一口气，离开病房，回家去给那蓝爸爸做晚饭。

周末，温迪推开病房。她帮那蓝向公司请假，今天接她回家，顺便煲了鸡汤。瓦罐又大又难看，不适合送到医院，就过滤掉调料，把金灿灿的汤汁倒入新买的茶壶中，瞒过医生。她看着那蓝喝完，收好茶壶，拉开窗帘，阳光射入。那蓝闭着眼睛享受温暖和舒适，花香飘进鼻孔，睁开眼睛，温迪已经在床头和窗台上插满鲜花。那蓝沉浸在花香中的时候，后背被托起，塞入一个枕头。嗯，躺了一整天，坐起来全身都舒坦。她舒展身体，手心被温迪捂住，冰冷的身体有了暖意。那蓝脸色苍白，身体飘得像棉花，双腿软得像面条。公司里请假，工作需要信得过的好朋友帮忙，温迪便是最佳人选，温迪办好出院手续，驾车把那蓝送回西客站后面的马连道。这里聚集了北京大大小小的茶叶铺，那蓝家就在茶城之上的高楼。温迪扶着那蓝进门，两人躲进房间。那蓝身体好些，想起被耽搁的工作，问道："说明会怎么样？"

"我刚好带着资料。"温迪从包里取出文件，前面几页的右上角有黑色的叉子，语音短信赫然排在第一位。温迪对郭鑫年印象不佳，别人都是西装革履，就他穿着牛仔裤运动服，还在说明会中间突然站起来去煮咖啡。他的想法挺好玩的，可是没有商业模式。

那蓝翻阅着文件，凌乱，堆砌着专业术语，从创业者的角度描述产品功能，很难让人看进去。温迪将另外一份打印出来的资料递给那蓝："看看这个，龙邮技术，主攻手机端邮件，团队从IBM出来，产品上线只有短短几周，已经有了十万下载，是别人没有的优势。"

其他公司只有想法，他们已经有了产品，那蓝认可这一点，难怪温迪青睐有加。文件附录了一张创业者的合影，好像是拓展训练中拍的。中间西装革履的人名叫罗维，他就是创始人，不愧是大公司出来的，举手投足十分有范儿。

这个罗维，看起来的确是更好的投资对象。

06
一周时间，证明你是笨蛋还是天才

盘古大厦如同巨大的苍龙盘旋在北京上空，"龙角"上是IBM的显赫标志，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宣布其伟大的历史。IBM中国总部本来在CBD（中央商务区）的盈科中心，随着在中国市场发展壮大，几年前搬到奥运村边。

IBM办公室楼上的一间小办公室，仿佛置于天庭，罗维坐在宽大皮椅上，听着汇报，讨论产品研发计划。

“架构没做好就写程序？你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笨蛋，给你一周时间，你自己证明你是哪个！”

“别答应，一周做完证明你是天才，我在北京给你摆酒，把你喜欢的那个十八层的IBM小美女请来，没做完怎么办？”

“淘宝上查查，有没有印着笨蛋的T恤，如果没做完，给我穿上，一个月不许脱，买两件，换洗用。”

下属们都比他大上几岁，却俯首帖耳，心服口服。罗维嬉笑怒骂之间，将计划和行动罗列在白板上。他三年前加入IBM，得到一套神秘的销售秘诀，如获至宝，凭着聪明劲儿领悟了七八分，在实战中爆发威力，接连取胜，风头无二。销售的本质是做人，他活学活用，用在老板身上，职场上春风得意，短短时间里，成为七八人的队伍的主管，眼看就能再上一层楼。这时，他突然辞职，在同一栋写字楼里租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开始创业。

“小芒，高摩那边有什么消息？”罗维展开了另外一个话题，何晓芒是公司的业务，昨天参加了高摩的说明会。

“还行，简单做了个说明。”何晓芒很困惑，罗维担心信息泄露，不让在说明会上多讲，那怎能拿到投资？何晓芒说道：“上回我去国贸的一家投行，整整一层，我往那儿一坐，人家问我，您打算融资多少？我没敢说只好反问，您一般投多少？人家回答，两千万起。我问，人民币吗？人家说欧元。高摩是最牛的投行，资金更雄厚，我们才起步，产品刚上线，人家随便给点儿钱就能把我们压死。”

“你什么意思？”罗维看着何晓芒追问。

“现实吗？就像屌丝偏要找个白富美。”何晓芒负责寻找投资，不愿意在高摩身上花太多时间。

“机会渺茫，不可不试。”罗维早有谋划，只要拿到高摩的投资，A轮、B轮、C轮，甚至以后的PE（私募股权投资）和上市，水到渠成，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在脚下。他迫切想知道更多信息：“说说经过？”

“先看宣传片，然后每个创业者介绍想法，大家都泛泛而谈，唯有一个香港人做语音短信，讲得很详细。”何晓芒仔细地叙说一遍。

“语音短信？听起来不错。”罗维的听觉如同筛子一样，不漏过任何重要的信息。

“嗯，我拍下来了，您看看。”何晓芒用手机拍照，把郭鑫年的十几张演示文件都投影出来。

“不错，能吸引司机。”罗维点头，又继续问，“你见到什么人了？”

“高摩的投资人名叫温迪，不愧是顶级投行，相貌能力都没的挑。”何晓芒掏出名片，递给罗维。

“等等，把高摩的组织结构图画出来。”罗维很有一套，看出明显的问题，名片上的名字是那蓝，而非温迪。

强将手下无弱兵，何晓芒在白板上勾勒出了几个方框，说道：“最上面拍板的是高摩中国首席执行官彭祖武，风投项目金额较小，他应该是听汇报的。风投部门现在只有两位投资人，主持说明会的是温迪，未来肯定会有分析师介入，现在还没有确定。”

“这个那蓝是谁？”罗维抛出名片，扔在桌面。

“好像是另外一位投资人。”何晓芒也不清楚，温迪为什么拿出那蓝的名片给他。

罗维轻轻摇头，何晓芒的工作不扎实，说道：“那蓝的情况，你了解吗？”

何晓芒摇头，罗维打开电脑，将高清图片显示在屏幕上。那蓝回头一笑，像绽放的蓝花，吸取众人魂魄。办公室中传出惊讶的声音，高摩是顶级投行，网罗了顶尖美女，比IBM的水平还高。罗维站起来，指着图片说道：“她就是那蓝，高摩投资人，风投部门的负责人。”

罗维慢吞吞走回座位，一敲桌子说道：“融资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能够拿到高摩的投资，我们便是她的亲生儿子，PE和上市不在话下！不能掉以轻心。”

工程师们想笑又不敢笑，罗维怎么能是她的孩子？罗维走回屏幕前，抚摸那蓝的照片，说道：“小芒。”

“在！”何晓芒大声答应。

“有人说商场如战场，我说，商场是人脉，欲交朋友，必收集情报。那蓝的资料一定要搞清楚，年龄、兴趣点、家庭和婚姻情况、身高体重、联系

方式，包括手机、邮箱、MSN、QQ和微博这些，明天上午九点都交给我。”罗维把销售方法到处套用，滴水不漏，效果还不错。

罗维为拿到投资，精心谋划，他从此踏上了一段无法预料、波澜起伏的争夺。

07
一切都该结束了

郭鑫年晚上看书才能睡着，于是床头堆满各种书籍。他找不到那本《冰岛攻略》，翻身起来，掀开被窝撅着屁股找，仍然没有，睡意顿消。他追寻女友来到北京，计划中的冰岛蜜月没有实现，结婚不久老婆却跑了，一点儿都不圆满。这本书不能丢，美好生活像气球一样破裂，残渣还在书本的字里行间。他眯眼爬起来，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搜索范围从床上扩大到整个新租来的小屋，又跑到卫生间搜一圈，还是没有踪影。啊，想起来了，这本书被塞进了电脑包，在高摩开会的时候拿出来过，肯定丢在高摩了。

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上班时间，他猴急地启动电脑，登录QQ，从裤兜里掏出那张名片，快速添加联系人，叮咚一声，一个可爱的光屁股小人弹出。郭鑫年轻轻骂一声，真霸道，不交钱变成会员，都给你脱光。真巧，那蓝在网上，上午十点，不在才怪。

郭鑫年：您好，请问是那蓝吗？我是前几天来参加说明会的创业者。

那蓝：唔，我是。谢谢您来参加会议，有什么可以帮忙吗？

郭鑫年：我那天带了一本书，《冰岛攻略》，可能忘在会议室了，能否帮我找一下？

那蓝：冰岛，很喜欢的。我去看看，方便等下吗？

郭鑫年在键盘上敲出“当然”两个字，靠在椅背上。那蓝在说明会上很不客气，在网络上挺好，哼，人的多面性。郭鑫年错过了温迪的自我介绍，得到那蓝的名片，自然而然把温迪当作那蓝。没几分钟，那蓝的答复回来：那天打扫卫生的阿姨休息，明天帮您问，好吗？

郭鑫年没有回答，扭头看着电视新闻画面。播音员正在报道，昨天，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联合银行宣布倒闭，标志着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下一家会轮到谁？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高摩，会不会一个接一个倒下？新的金融风暴正在横扫华尔街。郭鑫年前几天还去高摩参观，那么大的一家投行，卷入金融风暴，濒临倒闭？连银行都不能相信了！唉，少了

谁，地球都继续转。当年雷曼兄弟倒闭，吓人一跳，其实没什么影响，该干吗干吗，富人照样活得潇洒，奥特曼仍然在打小怪物。他的注意力转回QQ，连续敲入几行文字，也没有回复，不由错愕，不会这么快吧？新闻那边刚报道，那蓝就消失了？

郭鑫年刷牙洗脸，摸出手机，糟糕，北京这交通状况，到公司就只能吃午饭了。

当他到达公司，只有两个人在上班。他忘记了自己迟到，语气不容置疑，问道：“他们呢？都十二点了还没来？”

集秘书、助理、办公室总监、出纳、前台于一身的杨洋阳抬起头来，说道：“他们都不来了。”

郭鑫年坐下，感觉到发生了什么，缓缓说道：“刚领了工资就不来！还是一起创业的好兄弟吗？”

“投资有戏吗？”角落里披着灰白长发的一名工程师头也不回，盯着屏幕问道。

卢卡曾经是长胜公司—中国最牛的手机制造商—最好的研发工程师，时光都淹没在路由器和服务器之间，头发渐渐如霜打。他大学毕业，同学在校园招聘中被整锅端进长胜。他在研发部门，总有自己的想法。在大企业，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必须听老板的，可是卢卡总觉得老板的想法不对。他完全不精通职场斗争，往往替别人放了炮，自己还沉浸在当炮灰的乐趣之中。一来二去，他被踢到生产部门。这家公司讲究轮岗，能上去当然最好，如果升不上去，性格外向的转售前支持，然后转销售；内向的去做售后服务，转生产部门的很少，这里基本上是技术工人。卢卡来到生产线，负责测试流水线上下来的路由器，连接示波器看看是否正常，既枯燥又无聊。同学们都劝他赶紧挪个地方，卢卡本来很烦，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原先的测试方式非常传统，依赖于人，为什么不能用机器测？他搞来元器件，晚上鼓捣线路板，几个月之后，做出一个测试仪器，替代人工测试，还能对故障进行分析，产品出了问题，用这个系统追根溯源，找到症结，持续改进。

有了这个测试设备，卢卡无所事事，坐着穿梭巴士在公司到处闲逛。公司管理极其严格，他游手好闲，早被领导看在眼中。终于有一天，领导大发雷霆，想拿卢卡整治风气。谁知道，卢卡打开文件，测试记录完美无缺，从来没有一个残次的产品从他手中流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不仅如此，测试报告详尽到元器件和代码级别，主管们十分惊异，对卢卡留了心。恰巧此时，研发部门总能得到卢卡的测试报告，产品顺利升级，内部

发了一个邮件感谢卢卡，抄送给了当时长胜中央研究部的老大江湾。

江湾是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毕业，负责长胜研发，在开发CC08交换机时立下大功，成为长胜的总工程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与长胜当家人李创为亲如父子，是响当当的人物。他看见这封邮件，转给测试部门。领导对卢卡刮目相看，将他的技术成果申报了内部的奖项，结果他拿到了那年的产品设计大奖。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测试部门的工程师能够拿到产品研发和设计的奖励，卢卡顿时小有名气。

世事难料，二○○○年，被认为是李创为接班人的江湾携一千万元分红出走长胜，飞往北京，成立了一家名叫彼岸的通信公司。二○○一年，彼岸推出路由器和交换机等产品，与长胜自此反目。

卢卡毕业之后就在长胜，本来也想在这家牛气的公司一直干下去，却糊里糊涂跟着老板走出长胜。别人都说他们是叛徒，卢卡不同意，他只想创业而已。他始终认为，如果在古代，男人应该像卫青、霍去病、陈汤和班超一样，金戈铁马开拓疆土，马踏匈奴；在现在这种和谐社会，就要像乔布斯和比尔·盖茨那样创业。

然而没多久，彼岸被长胜打得落花流水，并非技术和产品不过关，长胜围剿彼岸，比当初蒋介石围攻红军还要狠，甚至免费向客户赠送设备。长胜家大业大，彼岸刚刚创立，哪儿经得起这么折腾？没多久，彼岸如烟散去。卢卡极不赞同老东家的做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拒绝了长胜的召唤，走上创业之路。几年之后，他渐渐明白，商场如战场，无论多么深厚的情感，一到商场上就变了味道，面临考验。

长胜打败彼岸，又把这家公司买回去。卢卡没有回头，他并非记恨长胜，而是喜欢上了创业的滋味。

他偶然在网络上看见郭鑫年的招聘广告，于是成为创业团队的一员。别人都说，以卢卡在长胜的资历，在这里做实在是屈才。卢卡笑而不语，其实，他留在这里不仅仅为了创业，而是因为杨洋阳。

卢卡询问投资，戳中郭鑫年的痛处。他手中茶杯一晃，竟洒出小半，显出内心的慌张和不安。郭鑫年喝干这杯水，如今山穷水尽，高摩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不管怎么样，还要再试试。他张牙舞爪跳起来，拖着卢卡转移到白板边，抓起一支笔说道：“我在高摩受到启发，不能只想着产品，必须想好赢利模式。”

“酒香不怕巷子深。”卢卡比郭鑫年脑筋还僵化，歪在椅子上，不但不兴奋，反而拍起砖头，泼下冷水。

“没钱，一天都坚持不下来。”杨洋阳也反对新的开发计划，郭鑫年总异想天开，想起一出是一出，根本不考虑背后的工作量。

“我面试有结果了，下个月去上班。”卢卡知道，必须抛出撒手锏，才可以拒绝再次创业的邀请。

郭鑫年等他们数落完毕，问道：“你们说完了吗？没说完继续，要是说完了，我说几句。”

杨洋阳和卢卡动作划一，一个端起茶水，一个端起咖啡。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郭鑫年坐着说话没有影响力，站起来走几圈，绕得他们心烦意乱，才说道：“我们为什么失败？不对，应该这么说，为什么暂时没有成功？我每天都想这个问题，一般人只有在开车的时候才会用语音短信，平常谁用？我们偏偏面向普通用户，不是自找苦吃吗？谁会给你付钱？必须针对企业，比如公交司机和警察。我们不能放弃，这里没金子，换个地方继续刨。”

“企业？谁跟您玩？需要时间来教育和培养市场，一旦市场起来了，奔狼、电猫国际和企鹅技术这些大公司一根毫毛拔下来，切成一千段，也比我们有实力。”卢卡咖啡才喝了一口，忍不住反驳。

“我承认希望渺茫，可我们努力一场，就这么放弃吗？语音短信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只是没有找到突破口。几年之后，别人成功了，我们躲在角落里把肠子都悔青，当初为什么不试一试？”郭鑫年在北京学了一口半生不熟的北京腔，充满激情地煽动着，这招以往都很管用。

杨洋阳被感动，眼巴巴看着卢卡，等他点头。她常常抱怨郭鑫年毁了她的前途，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卢卡听过无数次这番陈词滥调，耸耸肩膀，仍然铁石心肠：“老大，没钱难死英雄汉哪。”

郭鑫年硬的不行来软的，跳起来从电脑包里取出离婚证书，往桌子上一扔：“我老婆把房子拿走了，存款归我，还有些钱。我都拿出来，三个月时间，破釜沉舟，再干一票！”

离婚了？卢卡首次看见离婚证，抓起来仔细看，人性化啊，结婚证是红色的，离婚证是红黑色，立即表态：“你连老婆都不要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跟你干。”他刚点头，又有些后悔：“可是，我下个月真要上班了。”

“你白天踏踏实实上班，晚上的时间包给我。”郭鑫年即将说服两个创业同伴，伸出双臂，用眼神示意，来，再拼一次！哼，什么巨头，什么大公司，都拼不过不要命的！这是他们独有的方式，不管争论多激烈，吵完之

后都紧紧拥抱在一起，放弃分歧，向共同的方向前进，无怨无悔。

“拼三个月，拿出产品，我去找客户。”郭鑫年壮志可餐源代码，笑谈可饮大客户，再次激情澎湃。

“我们可以给你干，你必须拿到高摩的投资。”杨洋阳并没被说服，补充道。

“一言为定。”郭鑫年没有把握，却不得不答应。

后来，当他们颠覆了互联网，杨洋阳仍然想不通，自己这么一个名门闺秀，不愁吃不愁穿，要身材有身材，要脸蛋有脸蛋，要学历有学历，怎么会和郭鑫年和卢卡暗无天日地混了好几年。不过，当她回忆这段岁月的时候，嘴角总会挂满笑容。

这段旅程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

高摩会议室中的电视都转到新闻频道，西装革履的员工们里外十几层地挤在会议室中。戴着眼镜风度翩翩的投资家丢掉风度站在椅子上，视线从人头上越过去。还有人趴在地面，从前面女士裙子间的缝隙，毫无邪念地瞧着。女士们惊呼着，裹紧裙子，目光仍然离不开电视画面。更多的人什么都看不见，托着眼镜，笼着耳朵仔细倾听。

那蓝也是这个姿势。又一场金融风暴正从美国刮起，势必席卷全球，撞乱每个人生活工作的轨迹。她回到座位，数百封电子邮件如同蚂蚁一样从全球各地涌来。她一封封看着，世界末日仿佛来临。

暂停所有的差旅！

停止大型采购！

冻结招聘名额！

暂停全部晋升和加薪！

暂停所有投资项目！

疾风暴雨仿佛冲进办公室，这是少见的一天。那蓝揉着额头，回到座位，看见QQ闪亮的对话框，看见郭鑫年的文字，回答：“对不起。在吗？”

“你，肯定很忙吧？”郭鑫年双手在键盘上快速回答。高摩是唯一的希望，他一直都在等待消息。在他身边，卢卡像大虾一样弓身伏在键盘上，画着

结构，琢磨升级版本。杨洋阳在电脑上设计着演示文件，时不时摆弄着新买的金鱼。

那蓝：嗯，金融危机，我不得不通知你，投资计划暂时冻结。

郭鑫年：为什么？

那蓝：我刚收到公司邮件，祝你好运。

郭鑫年：包括你们的风投计划？

那蓝：暂时停止。

祸不单行，刚刚有了想法，人家停止投资，希望断绝。高摩投资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郭鑫年擅长做产品却不擅推销，账上的资金濒临枯竭，他已经付不起房租了。他缓缓关闭QQ的对话窗口，猛然打开音响，开始游戏，妖怪们顿时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他是麻木的人，遇到小挫折笑笑就过去，大挫折找个逃避的地方，打游戏便是首选，几个通宵，雨过天晴。

郭鑫年在办公室打游戏是第一遭，杨洋阳走过来问："怎么了？"

"高摩的风投项目暂停。"郭鑫年头也不回，用游戏屏蔽痛苦。离婚和创业失败，接踵而至。郭鑫年本来在大公司有不错的薪水，遇到在香港读书的女友，为她来到异地他乡，追寻创业的梦想。今天，噩梦接着噩梦，感情崩塌，公司也支撑不住。郭鑫年打开巧克力，边啃边继续杀怪，血肉横飞。他推开键盘，目光碰到父母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照片。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离婚的消息，也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归了别人。郭鑫年摸着他们的照片，泪水滑落。他猛地从办公桌上拿起婚纱照，冲进卫生间，砰地砸进垃圾桶里。在地球上，除了妈妈对你好，其他女人都在利用你！你的钱，你的房，你的肩膀，甚至生孩子都要利用你的精子！郭鑫年用冷水刺激着面孔，然后擦干泪水，从卫生间出来。

窗帘挡住阳光，唯有一片黑暗。

不知不觉之间，夜色降临，卢卡和杨洋阳拍拍郭鑫年，离开办公室。郭鑫年突然转身叫住他们："等等，晚上我请客，黑松白鹿，九华山庄泡温泉。"

一切该结束了！

08

破碎的梦想和永远不够的时间

郭鑫年订了九华山庄一个套间，房间里面就可以泡温泉。他披着浴袍，头顶毛巾，举起酒杯说道："兄弟姐妹们，我们屡战屡败，输了赢了都无所谓。可是大家都不容易，我怕耽误大家，公司搞成了，吃肉喝酒，搞不成，连找女朋友的钱都没有。北京城一套房子三五百万，快追上香港了，还得买车吧，一个月油钱、养路费和过路费就得好几千，要在这鬼地方体面地活下去，至少得有个一千万。我知道你们拿多少钱，五千多块，两百年不吃不喝之后，就能在帝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了，惊情两百年！"

"洋阳，你也不容易，高峰期挤地铁，每天做好丢贞操的准备。"郭鑫年说完卢卡，再说杨洋阳。

他们晚上在九华山庄告别，只来了杨洋阳和卢卡两人。他们浴袍加身，听着郭鑫年的肺腑之言。卢卡是做技术的，把啤酒扎撞一下，激出磅礴的泡沫："有志者事竟成，继续干。"

郭鑫年砰地把酒杯放下，手在空中一挥："人家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我都做到了。今天做两个决定，第一认栽不搞了，各奔前程，吃顿散伙饭，泡个散伙澡，清清白白地来，干干净净地去。"

"啊？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卢卡欠扁的话引来杨洋阳的老拳，他喜欢钻牛角尖，晚上泡在网站上，与各种黑客较劲儿，泡白了头发，钻成了系统架构的高手。

郭鑫年打开电脑包，从电源线、笔记本、钱包、一本行驶证、四本驾照下面，翻出两个信封，往桌子中间一推："大家不容易，公司账上的钱全提出来了。咱们学外企，卢卡拿走六个月薪水，那台苹果Air也带走。公司不搞了，留着这些东西干吗？洋阳，你的在这里。"

卢卡不好意思，摸摸信封，手不肯缩回去："我们还有工资，你一分钱都没有，还往里面搭钱。"

杨洋阳用浴巾裹得严严实实，她身兼财务、出纳，还兼着行政和采购，最了解公司的艰难："是啊，鑫年，香港人在北京，不容易的。以前是三险一金，现在是五险一金，一个月五千多块工资，五险一金就要三千多，还不算营业税和所得税，乱七八糟多如牛毛。今天又多出个总工会，委托地税局代收每个人工资百分之二的工会费。这是什么道理？五十个员工养一个工会，成天伸手要钱，创业公司是唐僧肉吗？引无数妖精举刀叉，早晚都得关门，省心。"

郭鑫年倒满啤酒，泡沫像眼泪一样泛滥出来。他喝了一大口：“我比你们强些，为了结婚，在北京买了套房子，不到一年，涨了好几千，现在四五万，我还活得下去。好了，不多说，散伙之后还是好兄弟！今天使劲喝，有泪使劲流，明天都去找工作，好好干，给我挣点儿面子，别丢人。”

酒杯在空中相撞，啤酒花四溢，不知不觉间，满屋都是空啤酒瓶。

“离开的那几个兄弟，也每人补发薪水，洋阳，让他们来取。”郭鑫年又翻出几个信封，里面鼓鼓囊囊的都是现金。

“算了吧，人家拿了上个月的工资和公司的笔记本电脑就跑了，你还给他们钱？”卢卡愤愤不平。

“跟我干这么长时间，先不说钱，我耽搁了人家前程，怎么算？钱给他们，一了百了。”郭鑫年家境还不错，向来没把钱看得太重。

“大愚，你是好样的。”杨洋阳鼻子发酸。他离婚时，房子归了对方，他得到几十万存款，这钱肯定是从这里出的。

“我净身出户，没关系！人家跟我结婚半年，恋爱还有几年，女孩子一辈子最好的时光都给我了，房子给她，天经地义。你们也一样，我本事就这么大，力所能及的一定做到。来，喝酒。”郭鑫年举起酒杯，三人分不清是啤酒，还是泪水，狂饮下肚。

“分手见人心，大愚，来日方长。以后你一句话，我无论在哪里都回来跟你干。”卢卡很少喝酒，今天被感动了，右手撩起泛白长发，一杯满满的啤酒灌入肚中。

清晨，郭鑫年在蒙头睡觉，手机暴躁地响起来，他摸在耳边：“喂，啊，嗯，我说到做到，房子归你，存款归我。警告你，别告诉我爸妈，我怕他们跳楼，我啃老啃来的房子，现在归你了。什么？行，过了户就办手续。你自由了，爱干吗干吗，你带谁回家跟我有毛关系？家具电器，我懒得搬了，送你了，你随便覆雨翻云。别，不用道歉，也不用说谢谢，我上辈子欠你的，现在两清了。等等，把书留着，我下午取。”

从结婚到离婚只用了几个月，郭鑫年翻身去睡，想起父母期待的眼神和老迈的身躯，痛彻心扉。他抓起啤酒咚咚灌进肚中，空瓶向空中一扔，咣里咣当。随后，他大喊一声，把李白的诗句乱七八糟组合在一起：五花马，白玉裘，与尔同销万古愁。今早有酒今早醉，莫使金樽空对月，直挂云帆济沧海。

吼完，翻身，继续睡去。

钱包中的一张信用卡，几百本书，这是郭鑫年混迹北京的全部财产。下午，他来到这栋父母出钱、归了前妻的三室一厅，汗流浃背搬着书。房子、老婆和公司都是身外之物，书籍却可以填补心里的空寂。她跟出来，脸上挂着悲伤，就是这种表情让郭鑫年心甘情愿地净身出户。她轻轻说道："虽然分开了，也许你不想见我了，我还是祝你创业成功。"

郭鑫年心一软，将车钥匙掏出来，向她手中一扔："这车，你开吧。"

"不行，你没车怎么行？"前妻将钥匙推回来，诚心要把钥匙还回来。郭鑫年转头，眼泪偷偷流出来，头也不回地抱着书箱子逃开，不敢再看爱车一眼，心头滴血。

他走了一半，忍不住回头，看着房子、车子和前妻，停住脚步叹气一声，说道："我再洗洗车。"

郭鑫年对座驾爱护有加，从来自己洗车。他埋头取来塑料桶、洗洁精、板蜡、洗车海绵和擦车麂皮。挽起袖子，把洗洁精兑入清水。他不用洗衣粉，这会腐蚀车表的油漆。

"大愚，我们再谈谈。"她过来帮忙，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有什么好谈？"郭鑫年抬起雨刮器，提着水桶冲去浮尘，用海绵吸饱洗车液轻轻擦拭。挡风玻璃的接缝和车窗的密封条极细，又恰恰是灰尘最爱藏身的地方。他从工具箱取出废牙刷，蘸水擦洗，然后打开车门开始擦拭仪表盘。

"知道我为什么提出来吗？"她把"离婚"这两个字压在口中，她不喜欢。

"没时间陪你逛街，没时间陪你唱歌，没时间陪你回家看父母，没时间陪你聊天。"郭鑫年听腻了，他常常干到深夜两三点，给她一个电话，就凑合着在办公室睡一觉，连家都不回。

"投资人重要还是父母重要？"她不再抱怨，大声反问。

"当然父母重要。"郭鑫年脱口而出，眼泪又回流鼻腔，凶巴巴地回答。

"你陪投资人时间多，还是陪父母时间多？爸爸去年身体不好，我去香港照顾，你在干吗？"她办了离婚手续，语气之间起了莫名其妙的变化。

郭鑫年无语，压住泪水。

"还有，老婆重要，还是客户重要？"

“当然老婆重要。”

“你陪老婆时间长，还是陪客户时间长？晚饭在外面吃，回家就上床睡觉，天不亮爬起来，家里成了什么地方？”

“还有，孩子重要，还是公司员工重要？”

“嗯，哪有孩子？”郭鑫年前两条都无话可说，忽然狐疑地看着她的肚子：“你怀上了？”

“要是怀上了，怎么办？”她生气地把胳膊盘起来。

“那，得复婚吧。”郭鑫年也慌了，这也太鬼扯了吧？

“别瞎想，眼珠别乱转，你有时间和我生孩子吗？”她泪水横流，将怨气都撒出来。

郭鑫年最受不了泪水，手忙脚乱，确实自己不对，又不明白错在哪里：“我一没嫖，二没赌，三没在外面吃喝玩乐。我创业，这不是你答应的吗？”

“我恨创业！这是最扯淡的一件事！好好过日子吧，生个宝宝，陪陪爸爸妈妈，不是很幸福吗？我们有房子和车子，虽然不豪华，却温暖舒服，还不足够吗？”她本来不想说，这句话也说了无数次。

“我想想。”郭鑫年洗完车，抱着箱子落荒而逃。我要创业，她希望一份稳定的工作，到底是谁错了？老天错了，每天有这么多事情，为什么老天偏偏只给了二十四小时，要是每天有一百个小时，我就可以创业，陪她逛街、看电影、生宝宝了。哎，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无条件对你好，就是妈妈，其他女人都在利用你……郭鑫年坚强地为自己打气。

“你去哪里？”她追出几步。

“离开这个鬼地方！回香港陪爸妈一段时间，爸爸身体一直不好，然后去旅游吧。既然生活和工作都是一团乱麻，干脆把它们扔到一边。”

“现实些吧，看看这北京城，四环以内的房子四五万一平方米，人在地铁里都挤成照片。冬天雾霾，暗无天日；春天狂风，飞沙走石；夏天暴雨，水深火热；秋天短得像兔子尾巴一样。我算看透了，这里是官二代、红二代和富二代的地盘，不是咱们普通人待的地方。我们去香港吧，安分守己，照顾好父母，养好宝宝，努力赚钱，以后把他生在香港，呼吸到新鲜空气，吃上健康奶粉，平淡幸福，一辈子不就是这样吗？留在北京还能逆

天吗？创业成功比中六合彩都难，即便成功了，还是呼吸这污染的空气，儿子还是吃着毒奶粉，连父母也照顾不了，有什么意义？郭鑫年，我们走吧。”她早将这些话琢磨了很多遍，一气说出。她本来不想离开北京，去香港已经是极大的让步。

她越这样说，郭鑫年越受不了。他宁可相信自己被她抛弃，心里还能平衡。他摇摇头，最后一遍抚摸着干净的车身，落荒而逃，只想尽快逃离这个城市。

09
大漠横，黄沙掠

那蓝找到了书，却找不到郭鑫年。

《冰岛攻略》被丢在会议室，打扫卫生的阿姨收起来，那蓝取回来，带书回家。她和少爷分手之后，晚上回家吃饭，电脑始终挂在网上，时不时来看看，一直没有看见郭鑫年在线。书躺在床头，她睡觉前翻翻。冰岛靠近北极圈，整个国家都建立在火山岩石上。华纳达尔斯赫努克火山海拔两千多米，是全国最高峰，土地八分之一的面积被冰川覆盖。瓦特纳冰原面积有八千多平方公里，最厚可以达到两千米，是除南极和格陵兰之外最大的冰川。

一张绿色的北极光图片，抓住那蓝的注意力，这是一位摄影师在冰岛的冰河湖拍摄的。夜空中呈现的绿色北极光从冰河湖中折射出来。银河系和仙女座星云在北极光背后清晰可见，仿若仙境。瓦特纳冰原、华纳达尔斯赫努克火山、冰河湖和绿色极光，那蓝想象着。这本书就要归还主人，那蓝感到压迫感，贪婪地看着。她看了好几遍，这本书的主人仿佛凭空消失。

很多天之后，叮咚一声，页面上跃出郭鑫年的名字，他终于登录了，那蓝敲出“Hi”，那边很久之后有了生硬的回应，“你好”。

那蓝：书找到了，寄给你吗？

郭鑫年：不用了，我不在北京。

那蓝：好的，什么时候寄？

郭鑫年：不知道。如果我不回北京，这本书就送给你了。

那蓝：怎么了？

郭鑫年：呵呵，没有，我放了长假，放空自己。

那蓝：怎么放空？

郭鑫年：我在祁连山下，月牙泉边的客栈里，体验失去一切的感觉。在这无垠的旷野中，我彻底把自己放空，让时间流逝，创伤愈合。

那蓝还是不懂：你感受到了什么？

郭鑫年：我写了一首歪诗，你听听：月牙泉，羌笛杨，羊肉串香冲鼻腔。遥想当年飞将军，环首刀，臂张弩，大漠横，黄沙掠，此生为此刻，头可断，血流尽，汉家男儿埋铁骨。

那蓝笑出声来，这是什么歪诗？一点儿都不押韵，笑完又一阵悲怆，飞将军肯定是汉朝的李广，汉军士卒从中原跋涉到西域，与匈奴苦战的情景尽现眼前。她扯开话题，问道：拍照片了吗？

郭鑫年回答：有啊，给你个链接。

那蓝迅速点开，是郭鑫年的新浪微博，顺手加了关注，开始阅读他的旅游轨迹。大漠黄沙的白天，烤肉和啤酒的夜晚，那蓝随意地评论：真羡慕你自由自在，开心快乐。

郭鑫年也看到了那蓝的微博，她的头像是一只兔子，说道：嗯，我努力开心快乐起来。

那蓝善于倾听，品出话中的味道：你不开心吗？

郭鑫年：不堪回首，不想回首，你不知道我有多糟糕。

在新婚将至的时候，把男朋友捉奸在床，是女人难以言说的噩梦，那蓝反驳：哼，肯定没有我糟糕。

“不过，我不害怕，听，给你唱首歌。”郭鑫年在网上找到一个唱歌软件，找到曲调，唱起来。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

没有想过回头

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

什么时候能走完

噢，我的梦代表什么

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

不能后退的时候

不再彷徨的时候

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穿过一块里面一片黑暗

没有想过回头

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

什么时候能习惯

噢，我的梦代表什么

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

不能后退的时候

不再彷徨的时候

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

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

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什么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

不能后退的时候

不再彷徨的时候

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

没有选择的时候

不能选择的时候

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哈哈，陈奕迅！我超级喜欢，唱得不错哦。”那蓝喜欢音乐，陈奕迅恰巧是她喜欢的香港歌手。她不禁轻轻拍着桌子摇摆身体，与曲调相伴，唯有音乐能够暂时将她带出烦恼。

“他是我校友，比我大些。”郭鑫年唱完，又安慰那蓝，“我来到这月牙泉，想起当年的李陵，率领五千士卒出塞，被匈奴大军合围，全军覆没。兄弟

们埋骨黄沙，他不得已投降匈奴，全家被汉武帝杀光。再想想自己，一点挫折算得了什么？这就是人生，面对各种挫折和打击，必须保持笑容，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那蓝正需要鼓励，她在父母身边长大，感情经历并不复杂，少爷就是初恋，本以为一次修成正果，谁知道发生这样狗血的事情。那蓝看看日历，心里一阵翻滚，再过两周就是婚礼了，现在全成泡影。她对着镜子试图笑出来，嘴角是笑，眼角却是哭，口头上却承认：“嗯，你说得对。”

郭鑫年和那蓝聊完，走出喧闹的网吧。敦煌天空中的星星至少比北京多十倍，她在网络上很客气，语气和善和亲切，不像说明会上那么咄咄逼人，好像变了一个人，或许那时的冷硬面孔只是职业习惯。郭鑫年从温迪手中得到那蓝的名片，他以为见过那蓝，其实那只是温迪。这是一个小小的误会，郭鑫年毫无知觉。

那蓝合上电脑，走到窗边，黑黢黢的天空中只有月亮，看不见星光。敦煌是什么景色？那蓝每天都能见到创业者，郭鑫年是其中之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只是因为《冰岛攻略》，在网上聊了几句，朋友都还不算呢。

10
还有两周就是婚礼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那蓝不见少爷，更谈不上原谅，婚礼只能取消。请柬印了好几百份，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贵宾们都口头打过招呼，取消婚礼犯了大忌。少爷不敢回家，他最怕面对老爷子。自己三十好几了，老爷子就盼着抱孙子，总算喜事临近，却是这么个结局。想到这里，他无比郁闷。他坐在汽车后座上，心情沉重，四合院门口的保安认出少爷，举手让车通行。车拐进大院，在成荫绿树间穿行，来到一栋古香古色的牌楼前。少爷进门，早有人接去衣物，向饭厅指指，示意老爷子已经在了。他蹑手蹑脚进到饭厅，笑着招呼：“爸，我回来了。”

“多少日子都没回家了？！”老爷子看着报纸，眼睛都没有抬一下。

“孩子筹办婚礼，又出差，肯定累坏了，吃点儿。”少爷妈妈原本在央企上班，随着丈夫的事业越来越成功，什么都不缺，便退下来，名义上照顾老爷子，其实心思大半花在宝贝儿子身上。

少爷埋头吃饭，家里的食材远好过外面的餐馆，他却吃不出味道，心不在焉。老爷子放下报纸，看着少爷。他从国外读书回来，向来意气风发，边

吃边聊，埋头吃饭还是第一遭。老爷子是何等人物？一眼看出异常："萧卷，你心里有事，说完再吃吧。"

萧卷是少爷的名字，他放下碗筷，抬起头来："爸妈，有件事，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老爷子经历过大风浪，摆手让少爷直说。

"婚礼恐怕要延期。"少爷擦擦嘴巴，说道。

"为什么？"少爷妈妈坐不住了，老爷子彻底放下报纸，一言不发看着儿子。

"我和那蓝吵架了，详情您就别问了，总之错在我，我正在道歉，等她原谅了，婚礼再办。"少爷目光躲着父亲，看着妈妈回答。

"哪个小两口不吵架？婚礼这么大的事，怎么能随便取消？那蓝这孩子真是的，我打电话给她，谈谈心，做做思想工作。"妈妈有很多时间，自告奋勇。

老爷子摆手，止住她的啰唆，看着少爷问："她能原谅你吗？"

少爷摇头："难。"

老爷子沉吟一下，举起三根手指头说道："那蓝这个儿媳妇，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不能弄丢。你现在给那蓝爸爸打电话，说我明天去她家，亲自替你求情，不许强迫。还有，以后出了什么事，立即告诉我，别藏着掖着，直到捂不住才说，明白吗？"

那蓝爸爸只是电信部的小小司长，老爷子什么身份？看来他是认准这门亲事了。如果老爷子代表自己登门认错，那蓝必须原谅自己，少爷如释重负，亲爹亲妈就是不一样。老爷子挥手示意，用人撤去饭菜，四周没有杂人，才问道："萧卷，把事情讲清楚。"

少爷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把和小模特儿上床被那蓝撞见的事情讲述一遍，气得少爷妈妈拍桌子："萧卷，你，你真是气死人了，难怪那蓝不理你。"

老爷子仰天叹气一声："我一辈子老天眷顾，顺风顺水，本以为圆满，却有你这孽子！你走。"

少爷被轰出家门，心里却挺痛快：随老爷子上门道歉，就跪在她面前痛哭流涕，死活不走，不信那蓝不让步！

北京城，不给老爷子面子的没有几个！

那蓝正在刷微博，郭鑫年这个二不拉几的香港人创业失败，放下一切去旅行，那蓝羡慕又做不到。她遇到少爷的恶心事，取消了婚礼，想一个人跑出去散心，放不下工作又担心爸妈。她看看书桌上的《冰岛攻略》，在郭鑫年的微博留下评论：你自由自在，让人羡慕。

郭鑫年的回复很快回来：乔布斯在大学毕业时进行禅修，放弃工作去印度旅行。能够想象吗？他放弃工作、情感、尊严甚至语言，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脱离自己的肉体，从天空中审视自己，这个人是谁？他来自哪里？要去哪里？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每个人都应该经历一段自我放逐、抛弃一切的旅行，才能真的改变自己，然后改变世界。

抛弃一切，甚至包括父母？乔布斯可以，因为亲生父母抛弃了他。忽然，一条少爷的短信飘进那蓝的手机：可以电话一下吗？那蓝指尖点着手机屏幕问：什么事？少爷在短信中解释：我和爸爸妈妈想亲自登门道歉。

老爷子上门道歉？人家是什么人物？如果负荆请罪，自己可以不给少爷面子，老爷子的面子没人挡得住。与少爷结亲，自己家算是高攀了，爸爸有了大靠山就能再上一层楼。可是，我能接受一个婚前和别的女人上床的男人吗？那蓝发回短信：能保证以后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那蓝要的是态度，如果少爷毫无保留地道歉和承诺，她也愿意给他一个机会。然而，少爷的短信很快发回来：就是两腿间的那点儿冲动，原谅我。那蓝的情绪低到极点，这是什么狗屁逻辑，少爷的承诺完全没有力量，结婚前如此，婚后漫长的日子又会如何？她发回短信：我困了，晚安。

那蓝把手机扔在床头，琢磨一会儿，这事不能不告诉家里。她走到厅里，坐在沙发上，简简单单说道：“少爷爸爸想亲自道歉。”

“大宝，少爷挺有诚意的了，老爷子的面子不能不给，是不是考虑一下？”妈妈苦口婆心劝说，她想要女儿的幸福和丈夫的事业两全其美。

那蓝看一眼爸爸，捂住耳朵：“不要，我想静静。”

“这样也好，不能这么快答应。”妈妈转念一想，如果婚礼照旧，少爷肯定不会收敛，必须让他吃足苦头，现在不能答应复合。

那蓝走回房间，抓起手机：我想缓缓，暂时不想见面。

少爷放下手机，傻了眼，这是什么意思？那蓝拒绝老爷子上门道歉，婚礼肯定取消。慢慢来吧，过段时间再挽回来。他失落之下，看见那蓝落下的

文件夹，这是那蓝随身带着的商业计划书，灵机一动，再次发出短信：你的资料还在我这里，要不要给你送去。

那蓝的短信迅即回来：不用，我电脑里还有，多谢，文件帮我处理掉。

借着还文件见面的谋划泡汤，少爷越想越悔恨，大喊一声："萧卷，你这个大傻瓜！"

他喊了几声，发泄出郁闷，抽出那蓝的文件，是几家创业公司的商业计划书。他从美国读书回来，成立基金，利用父亲的影响，寻找有资质的企业，投资进去，再运作上市，回报不菲。少爷翻着这些文件，爱屋及乌，忽然有了兴趣。这几个项目看来不错，抓起手机说道："老鲁，出来喝杯茶，看份资料。"

那蓝是高摩的投资人，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个创业项目？

第二章
奇妙想法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11
第一印象

“高摩暂停风投业务，还继续吗？”何晓芒把组织架构图贴在墙上，看着罗维。

“春天不播种灌溉，夏天不锄草杀虫，秋天怎么收割？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罗维噼里啪啦敲着电脑键盘，直到屏幕上出现那蓝的照片，冬天的、夏天的、春天的、秋天的、办公室的，各种各样。屏幕上正好是那蓝的一张背影：“呵呵，背影杀手！”

“那蓝，身高一米七零，体重四十六公斤，一九八二年劳动节出生于北京，家境优越，父亲是电信部法规司的司长，周末是雷打不动的家庭日。她毕业于芳草地小学，升入北京四中，人大本科人力资源，清华管理学硕士毕业后进入赫赫有名的大秦电力，四年前加入摩根士丹利，然后进入高摩。她从小喜欢音乐，有一次从床上掉下来，妈妈怎么哄都不行，无意中打开收音机听音乐。她竖着耳朵听，握着小手不哭了。她上班路上都会听音乐广播，哦，那个主持人是她的小学同学。还有，她的婚礼本来在两周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取消了。”

“男朋友酒后乱性，被当场撞见。”罗维随口一说。

“您怎么知道？”何晓芒惊讶无比，老板坐在办公室便知天下事。

“猜的，还有吗？”罗维阻止他翻页，何晓芒的情报打听到这个程度，算是合格了。

“什么？”何晓芒隐约猜到老板的心思。

“联系方式，包括手机号码、MSN、QQ、新浪微博，都发给我，还有这些照片。”罗维毫不掩饰，走到何晓芒身边。“奇怪吗？她是高摩的投资人，决定我们鸡犬升天的关键人物，必须排除万难，不怕牺牲，获得她的青睐。”

何晓芒连连点头，老板毫不掩饰，实乃性情中人。

“取得高摩投资，绝非易事，说明会只是入门，以后还有四关。第一关要与高摩的分析师进行详尽的沟通，第二关提交商业计划书，第三关是接受高摩分析师团队的考察，第四关要经过高摩内部的评估和测试，第五关是谈判。我们必须同时得到投资人和分析师的认可，这才刚开始，绝不能掉以轻心。”罗维已经详细掌握了高摩的投资流程。

“那蓝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做通她的工作。她的兴趣点是什么？”兴趣点是推进人际关系的关键，无论商场还是情场都是。罗维将销售方法用在职场屡试不爽，用来打动那蓝，也有自信。

“音乐。”

“还有吗？没有！我说什么来着，我喜欢喝咖啡，你带一杯咖啡给我，可我只喝黑咖啡，而且只在上午喝。你下午给我买杯拿铁，我怎么办？扔垃圾桶！她喜欢什么音乐？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最近听谁的歌？不知道行吗？再去打听。”罗维有心指点何晓芒，说完后双手回到键盘，找出一份文件，发送给何晓芒。“不许外传，仔细学，不懂问我。”

“谢谢老板。”何晓芒心中怦怦直跳，早听说罗维有一套无坚不摧的销售绝学，让他从小实习生到纵横商场，成为IBM最年轻的主管。他的绝学从不示人，看来，投资这件事不容有失，否则也不需拿出这么重的礼物。

罗维站起来，脚下是偌大的北京城，想起三年来的征服历程，心潮起伏，说道：“小芒，你悟性不错，可惜没有套路，按照这个方法练练，不出一年可以小成，三年之后必成高手，笑傲商场。”

何晓芒迫不及待打开邮箱里的文件，《摧龙八式》！

“还有，必须要脚踩两只船。”罗维转身回来，仔细叮嘱。

“什么？”何晓芒心里一惊，刚才光顾看文件，思路没跟上老板。

“除了高摩，我们还需要更多选择。你列一个有实力的投资人名单出来，不能一棵树上吊死。”罗维做事滴水不漏，绝不将赌注押在一家。

郭鑫年遇到挫折，放下一切去旅游，让那蓝羡慕，她自己却做不到！她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纵然失恋也须上班。为避开堵车，她早早出门，办公室空无一人，泡上锡兰红茶，里面加些菊花和枸杞，慢慢喝一小口，从悠然渐渐忙碌。十点十分，前台的电话接过来：那蓝，有客人。

访客有两类，一类被“谢绝推销“的字样拦在门外，另外一类人派头十足，保安和前台不敢拦截，登堂入室毫无障碍。前台和保安每天接待数以千计的客人，一眼能看出分量。那蓝却能看出气场，眼前这个叫作何晓芒的小伙子虽然光鲜，却没有摄人的气势。那蓝避开握手，指向会议室，落在后面，请温迪来接待。这是那蓝的工作习惯，访客往往是紧急却不重要的，应该授权出去。

温迪来到会议室内，认出何晓芒，那蓝轻声叮嘱：“他肯定来谈投资，我们暂时不启动，不用大张旗鼓，介绍一些背景资料，告诉他实际情况。”

那蓝回到座位，点击郭鑫年的网页，刷出数张壮观夺目的图片。他跑到阳关和玉门关转了一圈，又写了一段不知道是诗还是词的东西：孤雁落长安，汉使入匈奴，校尉出阳关，道边征戍卒，葱岭入大宛。奔万里黄沙，陷阵终克敌，头槁示万里，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蓝不熟悉这段历史，评论道：校尉是谁？然后打开邮箱，电子邮件扑面而来，忙到中午。

午饭前，她忙里偷闲点开网页，果然有郭鑫年的回复：汉宣帝时，匈奴郅支单于日益强盛，杀死汉朝使者谷吉，汉朝三次派出使者索要谷吉等人的尸体，郅支非但不给，而且侮辱汉使。甘延寿于公元前三十六年出兵西域，校尉陈汤假传圣旨，调集屯田及车师国士卒四万人，统一号令，编成队列，直捣郅支城，包围其城，勇猛击杀，刺死郅支单于，从狱中解救出两名汉朝使者，搜出已故使者谷吉所带的文书信件。大胜之后，陈汤给汉元帝发去一封流传千古的疏奏：“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那蓝闲暇的时候与音乐相伴，不懂这些历史，看着郭鑫年微博上的大漠孤烟直和阳关的图片，竟有说不出的萧索和凄然。她被工作困在格子间，心情要钻出被高楼大厦围拢的城市，冲向蓝天，跃入高山静水。她叹口气，在微博中留下一条评论：我什么时候才能冲脱这个大厦，自由自在地生活？她只想了几分钟，便被狂风暴雨般的工作压住。

傍晚快下班的时候，温迪还在会议室中，似乎与何晓芒聊得不错。她向来高傲，怎么会与一个创业者聊了这么久？

那蓝刚离开办公室，少爷的短信飘进来：忘掉过去的不愉快，好不好？

那蓝：怎么忘掉？

少爷的短信立即回来：不提过去就可以。

那蓝快速敲回去：过去可以不提，造成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

少爷：男人经历一些事才懂得珍惜，我知错了。

那蓝：有些事情是剧终，没有续集。

少爷：不想你离开我的生活。

那蓝：已经离开了，请忘记我。

少爷：你真是难以驯服的小野猫。

那蓝撇撇嘴，自从出事之后，少爷的电话和短信不停轰炸，一直持续。这种事情绝对不可以轻易原谅，避开少爷是那蓝保护自己的防火墙，不仅拦住对方，而且也挡住自己的飞蛾扑火。对于感情的困惑，那蓝常常采用避开的方式，这很像郭鑫年，他是逃离北京，那蓝则是拒不见面。

12
人生处处有销售

何晓芒去高摩是打好前站，为罗维之后去拜访那蓝做铺垫。罗维出发之前，把何晓芒叫进会议室，绕着他从头看到皮鞋，还拎起裤腿儿看了袜子，问道："就这样去的高摩？"

"是啊。"何晓芒低头看自己，西装革履。

罗维认真教着何晓芒，说道："无论商场情场，信任是一切的基石。如果不信任，谁会买你的产品？谁会投资给你？连心里话都不会跟你说，这道理一定要明白。关系分成认识、互动、支持和同盟四个阶段，认识是第一步，必须取得好感，好感来自第一印象。相亲的时候，一半的人因为第一印象不合格失去了机会。这就像一扇门，过关了，关系才能打开，否则你就被关在门外。第一印象不容易，人靠衣裳马靠鞍，看看你，西装革履，谁都这么穿，怎么能把你区分出来？要讲究二八原则，一两个亮点足够，全身都是亮点，那是土豪暴发户。"罗维深谙穿衣打扮之道，认了何晓芒这个徒弟，悉心传授。今天的拜访事关重大，西装革履是必需的，这是一定之规，不能出格，否则就像娱乐圈而非创业者。罗维选择质地优良、样式极其普通的西服，全身只有一个亮点，领结，搭配他高大坚实的身材，便与众不同。

罗维提点完何晓芒，开始打探情报：“那蓝常去哪家餐厅吃饭？”

“她喜欢美食，只要真的好吃。不过，工作餐常常在洲际酒店的采蝶轩。”

“哪里喝咖啡？”

“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三环的黑天鹅，二楼有几个沙发，环境很好，她和前任分手之后就再也不去了，最好别提这事，另外就是金融街里的1901咖啡馆。”

“喜欢音乐，哪个歌手？”

“James Blunt。”何晓芒把这名英国歌手的U盘递给罗维，U盘插到车里就可以播放。

“住哪里？”

“西客站后面的马连道。”何晓芒收集资料很精准，又补充说，“哦，还有，她和父母住在一起，特别重视家庭。”

孝顺，罗维满意地点头。资料掌握充分之后，他们避开交通高峰，中午到达珈蓝国际大厦，在前台等待那蓝的出现。不多会儿，罗维就看到了那蓝。他惊住了，她远远出现，就像春天长了大长腿，迎面走来，春暖花开。那蓝的漂亮不在容貌，而是从内到外散发的气质。一般来说，美女你必须看见她的容貌才知道她好看。而那蓝，你在人海中只要看见她的一个背影、一个身姿哪怕一根头发和一个动作，根本不用看她的容貌，就知道她的美丽。

一颗水珠便可以闪耀太阳的光芒，那蓝也是这样。

温迪随着那蓝出现，远远就看到了罗维看那蓝时那失神的表情。与罗维握手时，温迪的手紧攥，眼角挂着难以察觉的纹理，嘴角轻微抖动着。罗维自知失态，脚步稍后，退出那蓝的气场，与温迪和那蓝形成三角。这是奇怪的姿态，那蓝察觉出不对，目光在罗维领结上多看一眼，脚步向温迪滑去，与温迪并肩。可是温迪动了动步，又形成了三人鼎立的姿势，将何晓芒远远排除在三角之外。

温迪应该与我并肩，为什么变成了三人鼎立？这念头在那蓝脑中一闪而过。

在这些细微的动作中，善于观察的人可以看出不少味道，罗维至少得到了与众不同的印象。他跟着那蓝和温迪进入会议室，寒暄几句，郑重地说

道："非常荣幸来到高摩，这是每个创业者梦想的地方。"

那蓝点头，她仔细地看了眼前这个男人，夸张的领结引人注目，在那蓝眼中却是浮夸的信号，没有自信的人才会那么在乎外表。不过，罗维话不错，创业者来到这里，意味着有机会拿到高摩的投资，上市并非遥不可及，的确是创业者的梦想。

罗维耸耸肩，说道："我们是刚创业的小公司，却有独特的创新产品。小芒告诉我，您负责的风投部门刚刚进入中国，想必也要找到值得投资的成长型企业，这就是我这次拜访给您带来的价值。"

那蓝顺着罗维的话说："罗先生，我看了你们的项目书，你们确实有很好的想法。"

罗维琢磨着她话中的含义，自己的产品远非想法，而是真正上线的产品，用户数量正在激增。他不想反驳，这样太急于求成。他这种高手从不循规蹈矩，他选择了进攻，戳出痛点："你说得对，我们正在把想法变成产品，稍有进展再向您汇报。不过，高摩的风投业务刚进中国，既是风险投资，就会蕴含极大的风险。"

"唔，什么风险？"那蓝果然中招，她本来给罗维出了一个难题，却被他反问回来。

"国内的投资环境刚刚形成，无论投资人还是创业者都不成熟，创业者只为拿到钱，而非为了梦想，资金投进去就等于被绑架，造成难以预测的风险，有时投资血本无归，甚至惹得一身麻烦。如果这发生在小投资人身上，顶多认栽，一旦发生在高摩，后果要严重得多。"罗维深知，介绍好处只是锦上添花，必须先让她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才是雪中送炭，他果然说得那蓝皱起眉头。

那蓝看着罗维，突然笑了，恭维道："罗先生是专家，我们应该怎么办？"

罗维仍不忘推销，话锋一转，再次试探那蓝反应："高摩是顶尖的投行，深谙投资之道，我这不是班门弄斧吗？"

那蓝被话题吸引，想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我们刚进中国，确实需要多听国内创业者的建议。"

罗维言语之间大开大合，主导着话题。他坐直身体板起面孔说道："恕我直言，高摩虽然在投资领域经验丰富，却也无法改变中国创业的现状。其实我对这种创业环境，也无能为力。"

罗维从始至终一句不提自己的创业项目，反而围绕着那蓝关心的话题绕了一大圈。那蓝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抬头紧紧盯着他，猜测着他的目的。罗维早有对策，毫不心慌，他看似冒险，实则使用的是至高无上的销售方法。让对方接受自己的项目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介绍好处，另一种方法是砍掉其他选项。罗维继续说道："作为创业者，我认为，投资人在选择项目时，有几个方面必须注意。"

罗维把销售技巧运用得驾轻就熟，先取得好感，再戳痛点，然后屏蔽对手。何晓芒看到高手风范，沟通技巧真是无处不在，心驰意往。然而，那蓝向后一靠，仿佛识破罗维的技巧，跳出了他的话术："确实有道理。不过，金融危机期间，我们控制预算，风投业务暂时停止，是否等确立项目之后，再做深入沟通？"

罗维从来不对着干，像水里的鱼一样滑走："是啊，眼下的金融形势，新项目确实不合时宜。哦，聊了这么久，天都黑了，你们要加班吗？"

那蓝看看时间，还有十分钟就要下班："今天不加班了。"

罗维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话题，转向与那蓝约会："该告辞了，别影响你们下班。我去西客站接人，可以捎带你们吗？"

温迪看一眼何晓芒，说道："我在东边，那蓝住在马连道。"

何晓芒打着配合说道："真巧，西客站后面就是马连道吧？我去三元桥，可以带温迪。"

那蓝第一次接触罗维，不想这么快接近，可是何晓芒和温迪一唱一和，拒绝反倒不好，匆匆说道："稍等，我收拾一下。"

罗维初次见面就成功约到那蓝，何晓芒真心佩服，暗暗竖起拇指。

那蓝上车之后，谨慎地保持着距离，罗维打开音响："工作一天肯定累了，休息一下吧。"

音乐就是敲门砖，汽车音响中飘出英国人的歌声，《你是如此美丽》（You Are Beautiful）。那蓝极其熟悉曲调，放松下来，靠在座椅靠背上，闭上眼睛倾听。忽然，罗维的手机跳动，铃声不管不顾地响起来。那蓝睁开眼睛。罗维不避讳那蓝，笑了笑，是我妈，我接下。他打开免提，充分表演孝顺："妈，嗯，正开车呢，吃了吗？唔，多吃些蔬菜。嗯嗯，儿子一会儿就回家，给我留门啊。"

电话里，他托人从加拿大带回了深海三文鱼油，叮嘱妈妈睡觉前一定要

吃，问寒问暖，在哪里买菜、和哪个邻居聊天，细致周到。罗维得知那蓝孝顺，便算准时间让妈妈打来电话。那蓝哪知道他在演戏，托着下巴兴致盎然地听着，一下子觉得距离拉近了。孝顺是她最欣赏的品质，从事业、外貌、家庭和人品，罗维样样不错。大约聊了十分钟，罗维放下电话向那蓝道歉，把戏演足："哦，对不起，每次和妈妈聊起来就没完。"

"我也是，妈妈都是养猪能手。"那蓝就着这个话题聊了几句，罗维指着音响，问道："James Blunt，听说过吗？"

这是她最喜欢的英国歌手，在上班路上她都听他的歌。这有些太巧，她困惑地看着罗维，并不完全相信："你听他什么歌？"

罗维岂能没有准备？早就用手机上网搜寻每首歌词和创作背景，一整天都在研究，他自信比那蓝更加了解这个英国人。他轻轻向椅背上一靠，哼唱起来，正是流行的曲调，you are beautiful。罗维没有音乐天赋，只练习了几次，常常有唱错的音节。那蓝不介意，开心笑着，轻轻为他击打节拍。罗维提及这个英国歌手，绝非为了投缘。他佯装想不起来歌词，歌词卡住，说道："糟糕，忘词了。"那蓝轻轻哼唱，这是她最喜欢的部分。罗维笑着说："嗯，就是这样唱，他下个月来北京开演唱会，知道吗？"

"嗯，我订了票，八月二十日。"那蓝很期待也很兴奋，猜到罗维想邀请自己去演唱会，极为婉转地将这个念头扼杀在摇篮之中，看他怎么办。那蓝有太多的追求者，她有很多聪明机智又勇敢的方法来屏蔽他们。

罗维不强行邀约，笑笑说道："我不去音乐会。"

"唔，没有票吗？"那蓝得意地眨眼，今天她处处落在下风，这次挽回一点点。

"我更喜欢晚宴，三里屯那里花园，自由自在，甚至可以和他合唱。"罗维看着那蓝的反应，他是销售高手，岂能没有后招，James Blunt在演唱会之后，将参加英国大使馆的晚宴活动。他用尽各路关系，找到两张邀请函，那蓝果然睁大眼睛。"晚宴？"

"是啊，外国著名歌手在北京演唱会之后，都会在本国大使馆的晚宴上露一手，这次当然不例外。"罗维探测出来，那蓝充满兴趣。欲速则不达，火候还不成熟，常来常往之后，送出邀请函更有把握。

那蓝果然动心，参加James Blunt的晚宴！她和少爷分手之后，一直没有参加这样的活动，怎样才能找到邀请函？罗维是随口一说吗？他如果邀请了，我去吗？他会不会别有企图？那蓝感情受到重创，不得不小心起来。

谢天谢地，罗维衷心感谢北京的交通，七八公里的车程被堵到两个小时，让他有充分的时间聊天。罗维打住话题，好像不打扰那蓝听歌，直到车停在马连道，才把话题切换到工作上："虽然项目暂缓，是不是可以做些交流，谈谈创业和风投。"

那蓝没法拒绝，也没必要拒绝："好。"

"什么时间方便？这周还是下周？"

"下周吧。"那蓝怅然若失。James Blunt的晚宴！

那蓝回家，回味着与罗维见面的细节，第一次见面就被人家送回家，这么巧？她抓来手机，发出一条短信：到家了，谢谢送我，回家顺利吗？堵不堵？

罗维的短信很快回来：My pleasure（乐意效劳），不算太堵。

他真的在西客站办事？还是故意送我回家？如果是故意，他怎么知道我住在马连道？那蓝笑笑，不再猜测，慢慢观察，稍加引导，便能知道答案。显然，罗维用心了，那蓝遇到了一个高手，只是，他为了高摩的投资，还是为了自己？

罗维停在那蓝楼下，没有立即启动汽车，他喜欢在初春的季节，让凉风吹过。那蓝让他浮想联翩，又犹豫不决：我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创业，为获得高摩的投资精心布局，应该一心一意地争取投资，怎么会节外生枝？如果继续与那蓝交往，将存在巨大的风险！一切将被摧毁，我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

一切都始于五年前的那个晚上，在IBM办公室发生的诡异事件。

罗维那时还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实习生，会议室的门砰地关上，他在囚牢一样的小屋里，对着一大堆客户信息反馈表。IBM举办了大型的智慧银行巡回展，北京这站有五百名银行的大大小小官员们参加，礼物是诱饵，填了反馈表才能领取。罗维必须把五百份反馈表统计出来，交给市场部。他没有办法抗议，他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并非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能够在跨国公司实习，已属万幸。只有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争取留下来，才能前途无量。他摊开表格，忽然跳起来去砸门，向小秘书请求："对不起，有电脑吗？"

"实习，怎么不带电脑？"小秘书强词夺理，五年之后，罗维对她的样子记忆犹新。

那时的罗维不像现在这么经验丰富，不敢反驳，赔笑道歉：“对不起，我没有。”

“跟我来。”小秘书打开门，罗维像放风的囚犯，谨小慎微地跟着，来到转角堆满电脑的房间。小秘书堆出笑脸向工程师请求：“大哥哥，能借台电脑吗？有紧急的活儿要处理，这个实习生连电脑都没有。”

胖乎乎、黑黝黝的工程师上下打量，罗维一辈子都难以忘记这种目光：深邃，仿佛有预谋，是外星人劫持地球人之后进行研究的目光。罗维后来多次去那个办公室，玻璃门紧闭，谁也不能划开那扇门，再也找不到此人。罗维更加相信，一切都非巧合，而是冥冥中的天意，这道目光便是一切的开端。

那人带着罗维向房间的深处走去，嘁哩喀喳翻箱倒柜，在角落中找到一个陈旧的电脑包说：“有些年头了，应该能用。”罗维两只胳膊轮流拎着沉甸甸的电脑包，随小秘书回到会议室，门再次关上。他打开电脑包，掉出一张纸条，字迹清晰可辨：loveujiajia。应该是密码，Loveu（爱你）很容易理解，jiajia肯定是人名，一个女孩子？他拂去尘土，老式鼠标？一个圆球，要用手指旋转。Windows98的开机界面！罗维掐着指头算，十多年前的老古董。电脑慢吞吞地启动，罗维去趟厕所回来，电脑仍在吭哧吭哧，他敲入这个密码，去看电脑信息，晕！386的中央处理器，32M内存，2GB硬盘，这是什么配置？罗维崩溃，值得安慰的是，他只用文字处理功能。他从五百份反馈表中取出一份，录入数据，处理完毕移到右侧。

时间在滴答的声音中流逝，办公室外灯光熄灭，加班的人渐渐走光。凌晨时分，罗维头昏脑涨，手腕僵硬，在桌面趴着眯了一会儿，抬头看着屏幕，糟糕，电脑关闭？明明插着电源，那天晚上发生过好几次奇异的事件，这是其中之一，罗维后来都归结为苍天保佑。录入的文件哪里去了？昏沉沉中存盘了吗？他慌里慌张地重启电脑，在硬盘中寻找文件，老旧的系统完全不熟悉，找遍各个目录，发现一份文件，第一页显示四个大字：摧龙八式。

罗维揉揉眼睛，在武侠小说里，主人公在深山老林中找到至高无上的武功秘籍，比如独孤九式、九阴真经、六脉神剑等等，只要习练成功，便可独步天下，笑傲江湖。这是什么功夫？标题之下还有一段小字：伽伽，记得雷先生讲的那些故事吗？我们那时还是菜鸟，三个月里，我们肩并肩，打入对手最坚固的堡垒，那么开心。好几年过去了，我每天都在想念你，怀念在一起的每个时刻。我把雷先生的方法和我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有朝一日让你看见。我每天都写一些，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事业、财富和名声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相爱的人，一辈子泡在一起。爱你，周锐。

周锐曾是这台电脑的主人，密码中的jiajia是他倾诉的对象，这是销售套路和爱情日记的结合。在十几年前的夜晚，这台电脑的主人怀念那个叫作jiajia的女孩子，把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罗维困意顿消，打开第一页文件，电脑的主人以时间顺序记录了如何和骆伽认识、结伴、面对竞争和挑战、相恋、打败对手，却因为观念不同而分手，成为必将一决输赢的对手。

罗维从座位上跳起来，在洗手间用冷水冲激大脑，回来快速翻阅，最后看到两人分手的凄惨结局。罗维忍不住拍案痛斥周锐：你这王八蛋，连心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充什么伪君子？你就是岳不群，看我练成葵花宝典为东方教主复仇。手掌被桌面刺痛，恍然明白，这是现实世界而非金庸的武侠小说。

门缓缓打开，阳光照射进来，小秘书露出不整齐的牙齿：“你一夜没睡？”罗维还沉浸在情节中，跳起来，请她坐在对面的圆椅上：“我拼死不睡也要在天亮前整理出来。听说过周锐吗？”

小秘书听过这个名字，用手托着下巴，斜眼看着门外：“好像是多年前的一个前辈，辞职离开了。”

“骆伽呢？”罗维不舍不弃地追问。

“她是一个传奇。她在江湖，人人胆寒；她离开江湖，人们传诵着她的传说。”小秘书神而往之，跳起来盯着罗维：“为什么提起她？”

“雷励行又是谁？”罗维反问，小秘书涉世未深，不需多虑。

“他呀，我们前任的大中华区副总裁，业界鼎鼎大名，连他都不知道吗？”小秘书伸出手来，“快给我报表，早上就要发出去。”

“还有最后几份，我实在太困，睡了一小会儿，现在就开始。”罗维支开小秘书，从包里取出U盘，却找不到电脑接口，只有古老的软盘驱动器。IBM是世界巨头，绝不弱于当年江湖里的少林武当，雷励行曾经是副总裁，便相当于少林方丈级别，摧龙八式是雷励行、骆伽和周锐纵横江湖的武功秘籍，是遗失的葵花宝典，领悟之后便能笑傲江湖，必须保存！可是，这台古老的电脑不能上网，没有USB接口，怎么拷贝出来？罗维转了几圈，抱着电脑冲出会议室，直奔电梯。小秘书在身后叫着：“哎，实习生，你去哪里？”

电梯门关上，拦住了小秘书的声音。罗维冲到街上，挨家挨户寻找，终于在街边找到一家小小的电脑商店，推门进去。“老板，帮我拷贝一份文

件。”戴着黑框眼镜的浙江小老板仔细研究，心想谁还用这么老的电脑。

手机响起来，小秘书急急的声音：“你急慌慌地要去哪里？”

罗维擦擦汗水说：“饿昏了，找点儿吃的，马上回去。”

浙江小老板翻箱倒柜找来古老的软盘驱动器，把《摧龙八式》转到U盘。罗维紧紧握在手中，就像即将练习成葵花宝典的东方不败，自负绝学，踏上血雨腥风的江湖，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传奇。

实习期之后，罗维留在了IBM，成为一名销售顾问。第一个客户是经信银行。罗维将信将疑地使用《摧龙八式》中的招数，竟然一招制胜，又得生意又得爱情。他如获至宝，背得滚瓜烂熟，仅仅几年时间，就从一名实习生成长成为IBM最年轻的主管，并且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创造商场传奇的同时，他还遇到了一段甜蜜缠绵的恋情，最终导致了他辞职创业。

可是，罗维今天遇到了那蓝！

夜色黑沉，喇叭声音打断罗维的回忆，脑海中浮现出那蓝的样子。他理顺了自己，无论如何必须搞定那蓝，才能得到投资。

13
夜宴

那蓝在网上找音乐听，挂在微博上和朋友共享。这是她隐私的地盘，没有同事，没有下属，也没有老板，只有二十多个聊得来的朋友，连温迪都不在其中，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出心里话，发泄工作的压力和困扰。自从她关注了郭鑫年，他也上来留下几条没头没尾的评论，今天就有一条：怎么搞只兔子当头像？一手拿刀一手拿叉，什么意思？那蓝不想用自己的照片，免得被同事们或者老板撞见。

那蓝笑着敲出答案：一手拿刀，一手拿叉，把生活享用。

她转到郭鑫年的微博，吓了一跳，骑车去西藏？你这家伙，疯了！她加了一条评论。

郭鑫年微博上贴出格尔木的照片，他从敦煌向东返回青海，租来自行车进藏。小瞧我？郭鑫年很久才回复了这条评论。岂能在那蓝面前服软，郭鑫年被这句话刺激，认真起来，跑到网吧外，拉出一个刚认识的骑友，抱着自行车合影，冲回电脑旁，把这张照片传到网上。

“嘿！身体行吗？”那蓝刮目相看，照片上的郭鑫年穿着骑行服，戴着头盔，很帅。

郭鑫年拍拍肚子。他大学的时候，赛车、足球、羽毛球、跳远都拿得出手，还会跆拳道，打遍大学无对手。自从结婚之后，肚子像气球一样鼓起来。他恢复单身，肚子却回不去了，运动爱好只留下赛车，可是竟被悲惨地吊销了驾照。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冷不丁问道：你这么乖，周末晚上不约会吗？

话题怎么转到这里？那蓝愣了，怎么解释？和少爷分手，不敢投入感情，向陌生人开口？千里之外的郭鑫年自以为是，也许没人喜欢这个嚣张跋扈的美女投资人，而且她有点儿太……郭鑫年想着措辞，丰满？胖？他开玩笑说：“没关系，没人约你，我来约，回北京一起吃饭。对了，我发现一种藏草药，减肥很有效果。”温迪肌肤胜雪，体态妖娆，略显丰满，却算不上胖。郭鑫年不会审美，逛街的时候见到减肥的藏草药，便要给她带回来。那蓝并非温迪，更不算胖，郭鑫年错上加错。

那蓝走到镜子旁边，我胖吗？一米七零，才四十六公斤，爸爸常严肃地命令自己多吃些，妈妈把自己当作猪来喂，郭鑫年是第一个让自己减肥的人。哼，他根本没有见过我，有什么资格评论？那蓝换上抹胸的小礼服，裙摆斜线剪裁，掩饰住左腿，露出细长的右腿，衬出完美的腰线。她拿起英国大使馆派对的邀请函，矛盾几天之后，矜持被音乐征服。而且，罗维看起来像是不错的伴儿，当这张邀请函终于被寄到公司时，那蓝不再犹豫，答应赴约。

这是那蓝与少爷分手之后的第一次约会，她回到电脑旁边，和郭鑫年道了晚安，开开心心出了家门。

三里屯被大使馆包围，自然而然冒出很多酒吧和餐厅，那里花园又是佼佼者。三栋高高的欧式楼房夹出一块空地，中间有小小的花园和参天古树，成为京城外国人聚会的去处。这种场合尽管美女如云，但那蓝独一无二的东方气质毫不费力地赢得口哨声。人群在她的气场压制下，突然安静，向两边分开，让出一条走道。那蓝早已习惯这种待遇，走到花园中间的圆桌边，悠然地从侍者托盘中取来食品和饮料。罗维以往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第一次享受到这种感觉，惊奇不已，这是什么功夫？气场竟然能够分开人流？

很棒的活动，有意思的嘉宾，美妙的音乐，难得一见的食物，琥珀色的美酒，有格调的气氛，惬意的夜晚，少爷出轨的事情发生之后，那蓝过着家里和公司之间两点一线的生活。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她渐渐恢复，生命并非绝望，总会绽放出美丽的火花。她听着音乐，嘴角挂出笑

容，扭动腰肢，击打节拍，轻轻哼唱，暂时脱离少爷带来的情伤，这是一个愉悦的疗伤过程。罗维恰到好处地讨好，陪那蓝挤入人群时，以保镖的姿态抢行半步，上下台阶时，用胳膊护着，手指绝不触及。他观察她喜欢的食物和饮料，悄悄取来放在她手边，只为赢得她的微笑。少爷出身高门世家，总被人照顾，从来没有学会体贴和关心。那蓝发现，被恰当地照顾是种不错的体验。

深夜，那蓝手掩嘴角，打出一个小小的哈欠。罗维立即问道："明天还要上班，要不要早些休息？"

那蓝点头，罗维开车到门口，拉开车门，请她上车，音乐仍然是James Blunt的歌曲。那蓝沉浸其中，时间仿佛加速，车程如此短暂。那蓝还在回味的时候，罗维停车下来，向前伸出双臂，这是一个道别的姿态，于中国人略显陌生，按照西方礼仪，再正常不过。那蓝在高摩，不以为意，双臂交叉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前一探，便脱离他的怀抱。

罗维悠然地放开，迎着她的目光："喜欢今晚的派对吗？"

嗯，那蓝放心，他没有趁机将自己拥入怀抱，说明他不随便，男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她不会好了伤疤忘记了痛。

"我也很开心。"罗维看着那蓝，轻轻地、坚定地、慢慢地把嘴唇向下。

他要做什么？吻？不行！那蓝心脏怦怦跃动，慌乱地把头扭开。罗维带着轻轻的笑容，嘴唇轻碰她的发梢，迅即稍退半步。那蓝虽然压力减了一半，仍然警惕起来，他做什么？奉承？那蓝没兴趣，她不需要男人的赞美。

"我们的会议定在周几？"罗维轻轻问道，收回双臂。

这句话让那蓝笑出声来，他是创业者，我是投资人，我怎么会忘记各自的身份，他请我来听音乐会，也许是为了那个投资，我偏要胡思乱想。

"你脸红了，想什么？"罗维戏弄着那蓝，观察着她的反应。

那蓝掩饰着，哼，你虽然请我参加派对，我也不会偏袒于你，何况投资暂时不会启动。"下周三，好吗？"

14
手机上的对讲机

那蓝回家立即去看郭鑫年的微博，有了更新。在照片上，他戴着头盔，懒洋洋地靠着自行车，双手扯着一面条幅，写着什么？那蓝连点鼠标放大图片，看清楚了一行字：西宁，出发。那蓝留下评论：一路顺风！体力不够，不要勉强哦。

郭鑫年的回复很慢，出自手机：哼，走着瞧，我一定可以骑到拉萨。那蓝想象着，他吃力地上坡，跑到山口寻找信号，才能发出这么一条。

看见了吗？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郭鑫年在香港用的脸谱网（Facebook）在内地被屏蔽，开始使用新浪微博，所以粉丝很少，那蓝每次都会热烈地响应和评论，这也成了他拍照发上来的动力。

“哇！真漂亮，躺在油菜花里睡觉!”那蓝评论。很快，郭鑫年各种姿势躺在油菜花里的照片就传了上来。

天快黑了，应该回去？还是向前冲？郭鑫年的照片上是一片黄昏的金黄，四周都是荒野。

那蓝：如果没有人家怎么办？担心死了。

郭鑫年：我还有三块巧克力和一瓶水，拼了，希望别碰到野狼群。对了，你在干吗，这么晚才上网？

那蓝犹豫，和罗维去参加夜宴，没必要告诉郭鑫年，模糊地敲出文字：去参加了一个歌手的晚宴。

郭鑫年问道：哪个歌手？

那蓝：James Blunt。

郭鑫年：哈哈，就是发声好像被踩到脚底板的那个英国佬？

讨厌！那蓝气急，这是她最喜欢的歌手，罗维投其所好，查找演唱会和晚宴，甚至会学几句唱给自己听，让人舒服和愉悦。郭鑫年毫不掩饰地攻击，让人生气和讨厌。

但是，谁更真实？谁在讨好？

郭鑫年发出回复之后，再也没有回音，应该手机没有信号了。那蓝被妈妈叫去家乐福买菜，两人有说有笑，快要回家的时候，妈妈才慢吞吞地问道：“他找过我们很多次，他非常后悔。”

“哦。”那蓝没打算原谅少爷。

“你爸爸在官场大半辈子，他嘴里不说，我心里明白，他想向上走一步。”妈妈十分为难，这件事说起来并不轻松。

那蓝爸爸是正厅级，向上一步是副部，待遇就大不相同。这与自己的婚事紧密相关，在官场，上面没人怎么可能高升？少爷背景极深，结亲之后，家里有了靠山，爸爸晋升指日可待。如果取消婚礼，爸爸肯定原地不动。想到这里，那蓝沉默不语，为了爸爸的仕途和少爷复合？她没法做这个决定。

“大宝，你自己看着办吧，你爸爸都老头子了，还是官迷，当官有什么好？打开报纸看看新闻，不是包二奶就是贪污受贿，出门遇到事儿都不敢说自己是官儿，怕被老百姓围殴。”那蓝妈妈十分犹豫，一边是女儿，一边是老伴儿，手心手背都是肉。

妈妈这么说，那蓝的压力反而更大。忽然，电话响起来，来自罗维。为了投资，还是别有用心？或许二者皆有？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那蓝对他颇有好感只是经历少爷那件事情之后，那蓝不敢投入感情，她需要耐心了解、观察和考验。自从英国大使馆的晚宴之后，除了与工作相关的活动，那蓝一概拒绝。

“《妈妈咪呀》的首映式。”罗维的声音磁性好听，到现在为止，他表现近乎完美。

那蓝无法拒绝，这是百老汇的经典，几年前曾经拍成电影，风靡一时，现在，原汁原味的歌舞终于来到中国。可是，郭鑫年怎么样了？他正在黑夜中骑行唐古拉山口。她回家冲入卧室，网页上没有消息。正在看电视的爸爸看出了异常，他从妈妈嘴里大概知道了那蓝和少爷分手的原因，发生这种事情，打击可想而知。现在，女儿好像开始恢复。他开心地夹起一大筷子卷心菜。“嗯，好吃。”放下筷子问那蓝妈妈：“你和女儿说什么了？”

“哦，没说什么，就是买菜。”那蓝妈妈连连否认。

那蓝爸爸在官场，察言观色的功夫了得，从她的表情中看出问题，猜也能猜到：“我五十多了，女儿二十多，女儿的幸福是天大的事儿。我的乌纱帽是屁事儿，孰重孰轻，你应该明白吧？”

那蓝妈妈心中一暖：“年轻人谁没犯过错？你年轻的时候呢？男人不都这样？少爷是我们看着长大的，知根知底，这件事他是错了，但是态度还是诚恳的。”

那蓝爸爸劝不过老伴，哼了一声："你就多事儿，看不出来吗？有情况。"

女儿穿着打扮用心，回家就钻进卧室，这是恋爱的迹象。那蓝妈妈哈哈一笑："嗯，大宝条件好，不愁嫁。"

"升不升官，我倒不在乎，可是啊，我怕有人落井下石。"那蓝爸爸叹气一声，对于结亲的事情，那蓝妈妈想得简单了，女儿婚礼的事情通知出去，一旦取消，就会掀起巨大的风暴。

亮马桥的世纪剧院，那蓝坐在第三排，《妈妈咪呀》的开场立即抓住了那蓝：女儿即将出嫁，想知道谁是自己的爸爸，偷看了妈妈年轻时的日记，悄悄发出请柬给妈妈曾经的三个恋人。经典的音乐，变幻的布景，将那蓝带入音乐的世界。不觉之间，三个小时滑过，在最后的大合唱中，她情不自禁地起来扭动，融入那欢快的气氛中。

回家路上，那蓝逃出音乐的世界，这很反常，那么好的音乐剧，她本应该继续哼唱。到了马连道，罗维熄灭发动机，跳下车门，绕到另一侧拉开门，那蓝解开安全带，被罗维搭着胳膊下车。小径两侧是浓密的梧桐树，微风吹拂树梢，传来呼啦的声音，仿佛美妙的音乐。楼前月下，罗维伸出双臂，看着那蓝，这是一个试探，她怎么处理？那蓝眼睛一眨，双臂抱在胸口，在他胳膊之间迅速一钻，没等胳膊合拢就躲了回去。那蓝想再观察一段时间，他真的像看起来那么出色吗？

罗维再次俯身罩过来，做什么？原形毕露？那蓝不喜欢这么快付出情感的人，付出太快或者太容易，必然不会珍惜。只要他敢碰自己，今晚就是与他的最后一次约会。罗维看着她的眼神，没有看到柔情，只看出了坚强，方向一转，在她秀发上轻轻一碰，在她耳边说道："晚安，好梦。"他迅速撤回，那蓝放心，又有失落，搓搓手心，竟有微汗。他不是一个滥情的男人。

罗维连续两次用肢体语言探测，他在想些什么？直觉之间，罗维必有所图，好像有不对的地方，那蓝却想不出原因。

那蓝仓皇地挥手告别，心神不安地进了楼道，在电梯里开始走神儿。郭鑫年还在青藏高原的黑夜中骑行吗？前面有没有村落？她与看电视的爸妈打个招呼，冲进卧室，刷新页面，没有消息。她抓出手机拨出去，只有断续的铃音，无人接听。唯有那蓝的爸妈吃惊地互相看着，女儿今天出去约会，回来又躲进自己房间，这明显是有情况的信号。

如果天亮没有郭鑫年的消息就立即报警，一夜的辗转，梦里有《妈妈咪呀》的蓝色音乐，也有黑夜中的高原和狼群。那蓝几度惊醒，用手机去刷

郭鑫年的主页，没有更新，翻身好几次，才能找到姿势，继续睡去。

清晨，手机滴滴响起，那蓝摸出手机，是少爷的短信：翻来覆去，整夜睡不着，我知错了，能不能见一面？那蓝迅速拒绝：不能。片刻之后，少爷的短信又回来：婚房改成你的名字，我要再犯这种错，房子全归你。少爷的婚房就在二环边，又大又敞亮，价值千万。他虽有悔意，那蓝毫不动心：省省心吧，我不图您房子，晚安。

“这个也归你。”少爷的短信立即回来。

短信里是一张图片，那蓝下载打开，竟是一张存折，她轻轻数着，一个三后面七个零，那蓝吐吐舌头：哇，三千万。少爷彻底没招了，竟拿钱来砸自己，算是看错了人，回复回去：“您省省吧，我九十多斤，每斤卖不了三十万元，而且我也不卖肉，没这个业务。”

那蓝关了手机，难以入睡。少爷丝毫不放松，各种哀求和道歉，这次又出新招。三千万不是小数，其他人或许会被打动，在那蓝心里不但没有加分，反而减分，这种事情绝无可赦！被少爷这么一折腾，那蓝难以入睡，翻来覆去。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那蓝神不守舍，一天都晕晕乎乎。

温迪看出她状况不佳，磨了一杯咖啡递到她手中：“那蓝，你气色不好。”

嗯，那蓝将手机打开让温迪看，她看见这个数字吓了一跳，说道：“少爷看来动真心了，不能轻易原谅他，必须把他身上的缺点磨平了。”

温迪善于用手段，那蓝点头同意，他如果真能改，那蓝是给少爷机会的，不能轻易原谅少爷，听其言观其行吧。想到这里，那蓝岔开话题，说道：“对于罗维，我觉得好奇怪。”

“哦，哪里奇怪？”温迪目光流转，看着那蓝。

“他好像非常了解我，他那么巧去西客站办事？他车上偏偏有James Blunt的歌，太巧了。”那蓝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会不会身边有人通风报信？高摩内部人多口杂，难免走漏消息。

“这很正常，他以前是做销售的，就懂投其所好那一套。”温迪不觉有异。

直到那蓝开始工作的时候，郭鑫年的微博才有了更新，满屏幕是鲜艳的蓝色，然后是长微博：一路风月，行进速度缓慢，清晨五点摸到唐古拉兵站，没有像样的宾馆，只能住在民宅。老板、老板娘还有他们的女儿，一

家三口开的饭馆，可以住宿，只有土炕，忍了一晚。一觉起来已经中午，时间错乱，出发又要骑夜路。不管那么多，问老板有什么吃的。他们刚好炖熟了一锅羊肉，就它吧，来一斤，再来几张饼，消灭干净。老板娘目瞪口呆，她不知道我一整天就只吃了巧克力。打包羊肉和饼，味道真好，赶紧出发。道路缓慢上升，骑行一个下午到达海拔五千二百三十一米的唐古拉山口。高原爬升着实费劲，不能发大力，慢速往上悠，气儿都不够使，骑几公里要停下把气喘匀。天色真好，很蓝，“那蓝”的“蓝”，唐古拉山口的景色，拍给你看。

郭鑫年每隔一两天便会发上来照片，雪域高原的天空一尘不染，雪山逶迤，叫不出名字的动物。每到一个地方，他拉着布条拍照，写出当地的名称，仿佛证明自己来过这里。每条微博下面都有评论，来自那蓝。她羡慕郭鑫年的豁达。

屏幕信息闪动，那蓝迅速点开，来自郭鑫年：翻越唐古拉山口的那晚，我们几个人速度不一样，对讲机联络不上，后半夜全都分开了，想想真后怕。

那蓝问道：怎么不打电话？

郭鑫年正在网吧噼里啪啦敲着键盘：电话放在背后的兜里，天那么黑，全部精力看路，拨号太危险。

那蓝想象着黑夜骑行的郭鑫年，手机拨号太危险：要是能够把你的语音短信功能和对讲机结合在一起就好了，啊，这是一个好主意！

郭鑫年在键盘上重重敲出：是啊！语音短信还不够彻底，不够纯粹，应该把这个功能独立出来。

那蓝立即接上：对讲机！

郭鑫年怦然心动：好主意！把对讲机彻底移植到手机上！

那蓝喜欢这个主意：开车的时候肯定用得上。

郭鑫年：我返回北京就做出这个产品，等等，起个名字。

那蓝：对讲机就是聊天工具，Magibox是英文名字，好不好，中文你来起。

郭鑫年：英文就用Magibox，中文叫魔盒！

那蓝在电脑前拼命点头，一种奇异的感觉突然升起，魔盒好像是自己的孩子。可是，郭鑫年是创业者，我是投资人，这是错误的关系，不该这样！

郭鑫年有了新想法，提升骑行速度，距离拉萨越来越近。终于从西宁出发骑行二十天后，微博上出现一张照片，他扯着横幅，上面写着：拉萨不是终点，那蓝，北京见，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

我们的想法？那蓝再次紧张，她匆匆下线，静静地看着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郭鑫年是一个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对他的印象停留在网页上为数不多的照片，是什么让我动心？他的乐观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和少爷分手之后，两个男人进入那蓝的视线。罗维完美无缺，郭鑫年全身缺陷，除了执着和梦想之外，什么都没有。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放弃和妥协，与黑暗共存，执着和梦想只能沦落成笑料，郭鑫年似乎生活在梦想之中。他在北京孤身闯荡，一无所有，不折不扣的香港屌丝，他的乐观精神却触动了那蓝。她又一次启动电脑，找到郭鑫年在布达拉宫的照片，天真无邪的笑容只会出现在孩子脸上。他创业失败，关闭公司，独自骑行拉萨，竟能笑得这么开心，这个男人有一颗充满阳光的内心。那蓝下载照片，打印出来，我应该像他这样，时时充满阳光和希望。

正在此时，郭鑫年的主页换上新的背景，留下一段文字，他这次骑行的心得：西宁、唐古拉山口、拉萨，历尽艰辛，骑行二十八天，有人问我，你得到什么？的确，我出发时一辆自行车，到达拉萨时还是这辆自行车，除了一个小小的想法，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这就像人生，来时光溜溜，去时也带不走任何东西。人生就是一段旅程，旅程就是奖励，何须计较得失。北京，我要回来了！不放弃！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生充满巧合，那蓝那天下午如果不去收衬衣，便不会撞见少爷出轨，肯定已经嫁人。现在一切都变了，她认识了罗维和郭鑫年，还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把对讲机移植到手机上，这是我和郭鑫年一起的主意？投资人应该保持公正客观的立场，那蓝犹豫一阵儿，还是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在他的微博里留了一条评论：回北京的时候，来次公司，投资项目要重新启动了。

“金融风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跟‘大姨妈’一样？”郭鑫年很快评论，措辞难听至极。

“手机上的对讲机，我立即把这个产品开发出来。”

“能请你喝咖啡吗？”郭鑫年孩子一般兴奋，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唔，很晚了，她可能睡觉了。郭鑫年深夜骑行唐古拉山口，与那蓝在网上聊天，

激发出一个想法，手机上的对讲机，把语音短信又推进一步。几个月之后，这个产品就会风靡一时，受到无尽的青睐，冲击着互联网巨头赖以生存的基础，彻底改变了互联网的竞争格局。此时此刻，郭鑫年和蓝都没有预知到这一点，这只是一个单纯和微不足道的想法。

任何伟大的想法，都起于平凡，就像任何伟人出生的时候都是一个光屁股小孩儿。郭鑫年正要下网，屏幕窗口弹出对话，来自苏药：你在哪儿？

“拉萨。”自从那次在高摩见面之后，郭鑫年就把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

“什么时候来车库咖啡？”

郭鑫年恍然想起苏药的邀请，在键盘上回答：稍微等等，我回去要开发一个新项目。

苏药问：不管怎么样，你立即来车库咖啡，我把地址给你。

郭鑫年：好，我明天机票回北京。

苏药加重语气：那么，明天就来。

好吧，郭鑫年答应之后，拿出手机，找到杨洋阳的号码拨出去：“洋阳，是我。”

杨洋阳在睡梦中被惊醒，警告郭鑫年：“以后这么晚打电话，我立即删了你的号码。”

郭鑫年与杨洋阳吵架吵惯了：“好好，我明天更晚些打电话。”

杨洋阳拿他没办法，反正已经清醒，问道：“跑到哪儿去了？”

郭鑫年满肚子话要讲，觉得还是见面说好，简单回答：“我在拉萨，听着，我明天回北京，不成功则成仁，到了黄河心不死，见了棺材不落泪，明天在车库咖啡见。我把地址发给你，叫上卢卡。”

杨洋阳打个哈欠，伸个懒腰，猜到他要劝自己创业：“提醒你，我已经上班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上班，难道没有那几千块的月薪就活不下去吗？难以理解，郭鑫年顾不上这些，敲定时间：“好，明天上午十点，不见不散。”

“疯子。”杨洋阳将电话摔在床上，睁大眼睛瞪着天花板。她的确已经上

班，每天朝九晚五，做着老板规定的事情，尽管那些事情都是扯淡，同事之间笑脸相迎，却悄悄防范，伟大的公司，无聊的工作，傻瓜同事，自以为是的老板！哎，杨洋阳心动了，郭鑫年有了什么奇妙的想法？

15
被偷窃的想法

少爷的办公室很棒，却很少来，就像他有很多女人，都很棒，他也很少见，时间就这么多，分给这个就不能给那个。悲催的是，他想见那蓝，那蓝却不想见他。人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就越惦记，那蓝不接受少爷的道歉，他就越时时刻刻忘不掉。而且，见多识广的老爷子认定了这个儿媳妇，可见她真的不错，他越这么想越郁闷。

少爷正在走神，手机响起来，号码显示是家里，父母为婚礼的事没完没了。他接起来，听到另外一个声音，立即问道："老钱？"

"在办公室等我，马上到。"钱汉是家族旁支，出生在江南大家族，父母是民国官宦子弟，家学渊源，学业优异，可惜没赶上好时候，因为出身无法入读大学，走街串巷当过牙医，没有学历和背景，难以大展宏图。老爷子二十年前主政一方，将钱汉调到身边，他才进入商界。少爷从小到大，身边都是他的影子，他送自己去学校，陪着自己踢球。老钱本人却极其低调，从不出头露面。他和老爷子在书房商量事情的时候，少爷都被家人带走。少爷想不通，他没有任何官职，身份是商人，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少爷渐渐长大，终于明白，他是打理家族业务的管家。

京城的名门世族家大业大，开支巨大，为保持长盛不衰，必须一手抓权，一手抓钱。有权可以垄断资源，用资源换钱，用钱开路才能无往不胜。然而，大家族声名赫赫，谁都盯着，如果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单里出现家族成员的名字，被境外媒体报道出来，就是严重的事件。所以，老爷子想出办法，聘请打理家族生意的管家。成为管家并不容易，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必须忠心耿耿。财富记在管家名下，如果翻脸不认人就损失惨重，所以管家与家族有极深的渊源，和几十年培养出来的信任感。其次必须低调。这些钱财来路不清，上不得台面，谨慎持重，不招惹是非，才不会被对头抓住把柄。

钱汉深受老爷子信任，连少爷都得罪不起。

少爷正要找老钱谈事，立即答应下来，然后把脚跷在桌子上，继续看那蓝的文件。如果高摩从这些创业公司中选一家投资，很有意思，跟着高摩，肯定不会错。少爷看中那蓝的独立，她有喜欢的事业，乐在其中。少爷可

以从她身上学习，打开一个精神世界的窗口，两人一起成长，这是那蓝和有些演员或模特儿不同的地方，她们只配上床。少爷敲敲脑袋，预定的婚礼日期和冰岛蜜月现在全部泡汤，郁闷又在腹腔中累积，他冲着窗户大喊：“少爷，你这个蠢货！”

他平静一些，从文件夹中抽出两份文件，一份是龙邮技术的手机邮件系统，另外一份是语音短信，这才是正确的玩法。如今股民叫苦连天，A股上市暂停，少爷的投资生意也停下来。如果模仿这些产品，吸引客户，形成一定规模，让央企回购，岂不一本万利？他正在看的时候，秘书推门进来：“路总到了。”

路向东是中通电信的副总经理，十年前从福建调到北京，主抓增值业务，大力推广短信和彩铃等数据业务，成绩赫赫，在业界有极高的影响力。

少爷欠欠屁股表示欢迎，路向东规规矩矩坐在对面的小圆椅上：“萧总，您好。”

“文件看了吗？”少爷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路向东完全不在他眼中。

“看了，语音短信的创意不错。”路向东对电信增值业务极有研究，侃侃而谈：“我们现在只有文字短信和彩信两种，声音和视频肯定是趋势，我们的数据基地正在开发类似功能。”

忽然，少爷止住路向东，换上笑容向门口迎去。老钱到达，他精准得如同时钟一般。老钱进门见到路向东在，停住脚步，看着少爷。他极其谨慎，避免任何场合暴露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少爷知道他的习惯，请老钱进来，介绍道：“这位是中通电信的路总，您请坐。”

少爷规规矩矩请老钱坐到会客的沙发上，拉着路向东坐过去，将资料递给老钱，继续与路向东聊起来：“老路，这块业务给我来做。”

“我想想。”路向东心里咯噔一下，他从福建调入北京十年，如果没有大家族做靠山，就只能止步于现在这个位置了。既然少爷开口，必须切出一块来，怎么操作？这里面涉及太多技术层面的细节，而且一旦涉及分成，就不是他一个副总能够决定的了。

“想什么？“少爷追问道。

“我来运作。”路向东咬牙答应下来，这件事绝不简单。垄断性资源就那么几块，无非金融、电力、石油和电信等等，基本上被瓜分殆尽。政治世代交替，风水轮流转，随着老爷子任期将满，其他家族对电信行业早已虎视眈眈。

“好，等你消息。”少爷挥手让路向东离开，叱咤风云的中通电信的二号人物灰溜溜地走了。

少爷在钱汉面前不敢托大，谨慎地问道：“老钱，是个好生意吗？”

“肯定是。”老钱把家族生意打理得风生水起，极有生意头脑，他准确判断出了少爷的设想，开发语音短信功能，嵌到中通电信的数亿用户手机中，用户只要发一条语音短信，少爷便与中通电信分成，一本万利。这是典型的玩法，化国为家，央企金库直通家族，直接挖钱。

“就这么干。”少爷一拍沙发，兴奋起来。

“萧卷，要慎重一些。”钱汉斩钉截铁地说道。

“为什么？”少爷感到一丝烦躁，你只是我的管家，凭什么替我决定？

“萧卷，行事必须低调，政治第一，赚钱第二。”老钱声音不大，极有威严，老爷子的任期将满，这次肯定全退。各方势力都在角逐，老爷子希望把信得过的人托上去，绝不能让对头找出破绽。

“随便，我自己投。”少爷有自己的基金，做出一个语音短信的产品，不需要太多的钱。

“不行。”老钱盯着少爷，毫不退让。

“为什么？”少爷猛然站起，与老钱对视着。

老钱不慌不忙拿出一个牛皮纸袋，细瘦手指拉开细绳，抽出一张照片，递给少爷：“看看这个。”

少爷不明就里，仔细去看，照片上自己全裸，正对着一个趴在床上的翘着屁股的女孩，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全裸的背部和细细的腰肢，是自己做爱时被偷拍的照片。少爷将照片扔在桌上，问道：“这算什么？谁没有女朋友？”

“她，你认识吗？”老钱轻轻问道。

少爷细细辨认，这是故意偷拍，自己的面孔分毫毕现。那个女孩子只露出背部、腰和屁股，容貌全被遮挡。老钱指着女孩的后背说道：“看看，你哪个女朋友后背有痣？”

少爷慢慢回想，女朋友那么多，很多人就上过一次床，谁记得哪里有痣？

反正肯定不是那蓝，哎，自己成天在外面玩，很久没和她亲热了，我这未婚夫实在是不怎么样，要是复合成功，不能再这么花天酒地了。少爷越想越愧疚，直到老钱咳嗽一声，才摇头表示想不起来。

“你认识一个叫作杨洋阳的女孩子吗？”老钱继续问。

少爷沉思，糟糕，怎么连她们的名字都想不起来？记忆里只有胸大的，腰细的，或者一些名校的漂亮女生和小演员什么的，演过什么角色，名字是什么？少爷越来越困惑。父亲对自己不满，看来是真有原因，幸好那蓝不知道。他发呆了好几分钟才醒悟过来：“老钱，为什么问这些？”

“有人捅到香港的《苹果日报》娱乐版，被我们的人拦截下来，如果发表出来，后果很严重！”老钱职责所在，不给少爷面子。

少爷惊出一身冷汗，他混迹娱乐圈，认识不少小明星。她们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如果报道出来，自己非被逐出家门不可，问道：“老爷子知道了吗？”

“夫人让我处理。”管家收起文件袋，缓缓说道：“明年换届，这是非常时期，务必自重。”

少爷看出老钱很认真，立即点头。老钱郑重地说道：“第一，退出任何营利机构，切割干净，不要在经济上被抓住把柄。第二，除了未婚妻，不得与任何女人上床。”

少爷确实想和那蓝上床，可是人家不搭理自己，苦笑着说道：“您管得真宽。”

老钱露出一丝笑容：“这是为了你好，这两条是夫人点头的，如果你做不到，只好把这件事摊在老爷子面前。”

“别，别。”少爷像斗败了的公鸡，点头认输，这让老爷子知道还了得？

他恭恭敬敬地送老钱离开，心里却不服气，开发移动互联网产品，我惹到谁了？语音短信这个想法让他兴奋异常，一条一元钱，中通电信有五六亿手机用户，一天发一条就是几个亿的收入，他向来三七分成！这才是真正的商业模式，不用家族一分钱，自己运作！少爷拉开窗帘，面对脚下的北三环，为这个伟大想法兴奋。与那些草根创业者相比，少爷拥有巨大的资源。他没有理由输，必须拿出产品，内置到中通电信的手机用户中，坐等分钱。

而且，这样才能见到那蓝！

第三章
车库咖啡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16
创业孵化器

中关村，步行街，几家书店，难得一见的大槐树，向里便是车库咖啡。

咖啡馆的位置十分奇怪，不在热闹的写字楼和商场，而是在一家宾馆的二楼，没有门面，似乎不想招徕顾客。沿着黑黢黢的楼梯来到二层，豁然开朗，面积也比其他咖啡馆大上好几倍，光顾的都是熟客，从上午九点到晚上十点营业。咖啡馆设施齐备，复印机、传真机、会议室和超大的投影设备和电话会议系统一样不少。

这些还不算什么，车库咖啡的股东才是传奇。

很多年前，林佳玲从IBM的美国总部被派到中国，遇到周锐和方威，面临难以撼动的商业对手。周锐制定策略，方威收集情报和建立关系，她负责方案和技术，与对手在经信银行相遇，爆发了一场银行业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战役。周锐和方威赢了，却失去各自的恋人，伤得刻骨铭心，从此看透输赢，退出江湖。IBM势如破竹，笑傲商场，惠康兵败如山倒。林佳玲没了对手，也没有了同伴，意兴阑珊，职务越来越高，反而更加乏味。

商场如战场，职场似江湖，争不尽的名和利，没完没了的升职记，失去的却是生活。西服套装、精准的时间表、日夜不息的旅程、日益增长的数字，越来越乏味。林佳玲厌倦了争斗和是非，也告别了那个江湖，内心却热血沸腾。网络上那些熟悉的面孔，周锐、方威、肖芸和崔龙，头像都变成灰色，很久都不登录，不再鲜活。她打开手机找出周锐的号码，他在哪里？过去就过去了，时间不可能倒流，情感也是。

风水轮流转，投资最流行。众多朋友转战投资领域，在那个广泛流传的故事中，挖金子的不一定赚到钱，真正赚钱的是销售掘金工具的。林佳玲厌恶了你争我夺的日子。她喜欢咖啡，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看过很多在车库里创业的故事，苹果的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惠普的休利特都在家中的车库创业。投资和咖啡结合在一起，便有了车库咖啡。

她开了家咖啡馆，过着悠然的生活，想做就做，倦了就去旅行。只是，当

她握着咖啡杯，望着窗外的树叶，又开始怀念那些日子，心里有一只耐不住寂寞的怪兽，随时都要冲出来，她想念那段充满激情的日子。人总是这样，谁肯真正甘于平淡？一张一弛罢了。或许，可以把咖啡馆交给苏药，其实，这家创业咖啡馆本来就是他亲手设计和规划的。

林佳玲是车库咖啡的股东，苏药才是创始人，他自称店小二。

几年前，苏药只是思科的一名售前工程师，林佳玲那时是IBM金融行业总经理，他们在招投标现场相遇。那时IBM横扫金融行业，林佳玲却一二再再而三地输在苏药手下，一个不知名的晚辈。她实为意外，更奇怪的是，从此之后，她在这个银行一路输下去。林佳玲默默注意这个对手，比自己的年纪还小一些，样子并不出众，他凭什么赢？她百思不得其解。在一系列的交手过程中，苏药在林佳玲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

苏药赢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赢得了林佳玲的注意。在苏药眼中，林佳玲是女神般的存在。

没有多久，林佳玲退隐江湖，苏药再也见不到那个让心脏怦怦狂跳的她。胜利的滋味没了味道。他辞职进入了一家技术投资公司，担任投资总监，这一点与林佳玲的选择十分相似。几年之后，他们的重逢既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在一次投资论坛上，苏药担任演讲嘉宾，林佳玲是受邀的对话嘉宾。他们终于见面了，不再是对手。在林佳玲心目中，苏药有一道耀眼的光环，她纵横商场，却屡次输在这个年轻人的手下。他们现在不是对手，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投资和创业。林佳玲提起她在美国加州的经历，硅谷、斯坦福大学、乔布斯在自己车库中创业的故事。

“为什么不创建一个咖啡馆，让大家来创业？”苏药突然之间，抛出了这个想法。

“就像乔布斯父母那样，将车库腾空，让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焊接第一台苹果的线路板！”林佳玲很兴奋，卖了北京二环的两个厕所，就能买一栋有两个车库的美国西海岸的大别墅，普通中国人家中仍然没有车库可以创业。

“对，只要买一杯咖啡，就可以在这里办公，开始创业。”苏药面对心中的女神，热血沸腾，脑细胞分外活跃。

“车库咖啡！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想法。”林佳玲用了三个“特别”，那是一个美妙的瞬间，她常常回味那个时刻，如同心灵的舞蹈。

“好名字！”苏药欢呼，“我回去做一份计划书。”

三天之后，经过沉淀和深思熟虑，两人再次见面。苏药忘不掉那天的情景，林佳玲换掉套装，穿着LuLu Lemon运动装，平常盘起的长发扎成马尾，年龄减少了五岁，深色套头衫内露出一道粉色的内衣。她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虽然她常常开豪华汽车。她坐下来，翻阅苏药的商业计划书，文件根本不谈赚钱，而是罗列出各种各样为创业者提供的服务，咖啡、高速网络、投影设备、会议室，取得政府支持，把银行、工商拉进来，给予贷款、企业注册和税收的优惠，吸引更多创业团队。数年之后，当苏药上了新闻，车库咖啡声名远播的时候，林佳玲不得不佩服，车库咖啡的运营轨迹早就在那份计划书中被描绘了出来。

这些都很棒，林佳玲看中的却是另外一点：时间和精力。她退出江湖，不再朝九晚五，做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然而车库咖啡每周七天，每天十二小时运营，如果把时间完全泡在这里，应对各种各样的琐事，哪有时间用来旅游、度假、听音乐和骑行？时间和精力是最大的问题，以林佳玲的年龄，她明白，必须找到一个创业伙伴，苏药是完美的人选。

苏药翻到下一页，指着数字说道："这是我计算的投资。"

三百万，房租、购买设备、运营一段时间的投入，一个合理的数字。

"我刚好手中有一百五十万，要么买股票，要么创业。"苏药提议两人各占一半，互相平等。

林佳玲笑了，接受这个提议："我不多不少，刚好也有这么多资金。"

两人一拍即合，两三次碰面之后，完成了规划。林佳玲后来回忆，之所以这么顺利，有四个原因：第一，她多次与苏药交手，知根知底，不需要互相了解和认识；第二，她多次输给对方，苏药在她眼中近于神化；第三，苏药的商业计划书为车库咖啡指明了方向；第四，她创办车库咖啡确实需要一个合作伙伴。

苏药后来庆幸，幸好没有把这一百五十万投入股市，车库咖啡的估值不断上升，投资人排着队苦苦哀求，希望用一千万美元能够买到车库咖啡百分之十的股份。与此同时，房价上涨五六倍，中国GDP全球第二，股市却屡创新低，上证指数又回到十年之前。然而，苏药的最大收获不在于此，他的投资目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时间，与林佳玲朝夕相处的时间。他默默地端茶倒水，守着车库咖啡好像就能守住这份感情，这才是投资背后的另一层含义，林佳玲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他们签署协议，资金到位，连车库咖啡的地址也选好之后，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合伙人。林佳玲这才问出压在心中许久的问题："当年，有一家银

行信息系统采购项目，还记得吗？”

“记得。”苏药摸不着头脑，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你怎么赢的？”林佳玲运筹帷幄，本想决胜千里，却吃了个大亏。

“这个，有些说不出口。”苏药有些腼腆，这本是重要的商业秘密，但是现在退出江湖，没有什么不能说了。

“你必须告诉我。”林佳玲严肃起来，在苏药眼中显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可爱。

“因为，我爸爸在相关政府部门。”苏药从没有说过底细，他不想利用这层关系去赢，谁知道，分管行长还是发现苏公子参与投标，连招呼都不打，立即慌了神儿：苏药爸爸对自己有意见，还是信不过？行长三天三夜没有睡好，既然人家不挑明，自己也不能主动向上贴。他情商很高，亲自关心和过问招投标，力排众议，把订单交给了苏药。苏药莫名其妙，回家一说，爸爸哈哈大笑，说道：“刘行长以前为我拎过包，还行，眼中还有老领导。”

听完真相之后，林佳玲做了一件很久都没做过的事情，动粗。她把一整杯咖啡倒在苏药身上，又在他肩膀和胸口捶了几拳，然后哈哈大笑，直到笑出眼泪，直不起腰，指着苏药说道：“你，你可真气人哪！”

今天，车库咖啡开业三个月，林佳玲来到车库咖啡。她摘掉太阳帽和头盔，自行车向墙角一靠。这里已经有了满满的创业者，她取来一杯咖啡，穿行在座位间，一组一组地看着。有没有新的团队？他们在谈什么话题？研发什么产品？针对什么市场？有兴趣便坐下来，听听聊聊。车库咖啡是创业孵化器，年轻人没有资金和办公场地，甚至连公司都没有，只有想法和天赋，每天只要买一杯咖啡，便可以使用这里的办公环境，从这里起程。迄今为止，已经有三个小组被投资人看中，得到资金，租了更大的办公室，搬了出去，苏药和林佳玲都会为他们庆祝。

不断有新的团队进驻，也有团队搬走，林佳玲总是默默观察。

三个年轻人靠窗坐着，一个人瘦高，戴着黑框眼镜，灰白长发包住耳朵，是典型的技术宅男。他唱着白脸，各种难听的话从他嘴里冒出来。他旁边的女孩子清汤挂面的直发，面容姣好，唱着红脸，处处为别人考虑，拐弯抹角地讲着各种难处，结论都是一个：别创业，不折腾了。他们对面的那人十分奇怪，全身晒得黝黑，脸却像辣椒一样鲜红，好像穿着藏人的袍子，时不时反驳几句，却是香港口音。林佳玲被他们的样子吸引，坐在旁

边听着。车库咖啡是开放的环境，有机密的事情，自然会去会议室，在外面便可以公开。这样有一个好处，投资人随时可以坐下，观察和倾听，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和团队。

“大愚，这不是创业，是软件民工！”雪发小伙子说。

“是啊，没有发展前途，大平台上才有机会。”女孩子又说道，“你以后总得买房买车，再找老婆吧？我觉得吧，其实她还是喜欢你的，只要你找份正常的工作。”

“创业需要资金，你连办公室都租不起了。”小伙子说，他们轮流苦口婆心地劝说。

对面的香港小伙子执拗地低着头，打开电脑，双手在键盘上飞舞，一男一女见他听不进去，停下来喝着咖啡。从林佳玲的位置，正好看见电脑屏幕，对讲机、移动互联网、iOS、安卓……林佳玲喜欢旅行，常把自行车折叠起来，放入后备厢，自由自在驾驶，对讲机是少不了的装备。在城市里开车，如果遇到急事，发短信违反交规，停车发短信太耽误时间。如果手机有了对讲机功能，的确是不错的联络方式。

那小伙子站起来，走到白板旁边，用十足的香港口音说道：“语音短信很棒，但是还在短信界面，不方便，应该把语音功能独立出来，就像一部对讲机。”

林佳玲眼前一亮，对讲机的功能很吸引人，用户为了相互通话，导入通信录，一传十十传百，快速聚集用户，传播的爆发力十分惊人。那两个同伴提不起兴趣，眼皮都不抬，仿佛听着无数遍的陈词滥调。

“我有一个好消息。”郭鑫年压低声音，自认为这是说服卢卡和杨洋阳的撒手锏。

“什么？”杨洋阳凑到他耳边，卢卡一动不动看着屏幕，脑子又在想着某种技术。

“我过几天去高摩，谈风投的事情。”郭鑫年面露神秘笑容，那蓝让他去趟高摩，他又燃起希望。

“只要高摩肯给你投资，我们立即辞职跟你干。”杨洋阳白了郭鑫年一眼，这毫无可能性，高摩那样鼎鼎大名的投行，看中郭鑫年的可能性比中彩票还小。

“好，把新版本搞出来，我和高摩谈。”郭鑫年变本加厉，狡黠地笑笑。

“没时间！”杨洋阳反对，郭鑫年把自己和卢卡叫来，果然是要开发新版本。

“也没钱。”卢卡终于从屏幕上移开眼睛。

“我们这关系，还谈什么钱？谈股份，你说吧，多少？”郭鑫年故技重施，股份完全是空中楼阁，八字没一撇。

“大愚，这是你一厢情愿。”卢卡看着白板，过了半分钟才慢吞吞说道，“对讲机怎么挣钱？以前的语音短信也叫好，就是没有赢利模式，还是死路一条。”

嗯，赢利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不难解决，就像地下有一个宝库，任何人都会先把宝库挖出来，再想赚钱的事。如果你非要先寻找下家，再动手挖掘，恐怕就会被别人抢先。林佳玲沉思，只要能够聚拢大量的用户，总有办法赢利。

郭鑫年被问住，手向空中一挥：“苏药，老兄帮忙。”

“在。”苏药洪亮的声音能够穿透耳膜。他放下托盘，过来和林佳玲打个招呼，递上热气腾腾的咖啡。苏药特意约林佳玲过来与郭鑫年见面。郭鑫年将一行公式写在白板上，问道：“我们如果发展了十万用户，怎么样才能做到盈亏平衡？”

卢卡是工程师的脾气，不太瞧得起这个咖啡馆的店小二，继续盯着笔记本电脑，杨洋阳充满兴致地抬起头来。苏药拖来白板，在上面写了三个词，“广告”、“游戏”和“电商”，说道：“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基本可以分成两步。第一步是通过杀手级应用吸引用户，保持黏性，留住用户，这是流量。第二步是赢利。互联网已经证明的赢利模式有三种：广告是最常见的一种，比如奔狼；第二种是游戏，比如“愤怒的小鸟”，就是靠游戏赚钱；最后一种就是电子商务，比如亚马逊，这个过程叫作转化。”

杨洋阳吃惊，卢卡也抬起头来，这个店小二对移动互联网的运营极为了解，车库咖啡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苏药手一伸，介绍他们互相认识：“林佳玲，我们的股东之一。这是郭鑫年，香港人在北京，我在高摩说明会认识的朋友，可以叫他大愚，或者鑫年。”

郭鑫年不介意这个外号，向林佳玲介绍：“这是卢卡，我的好兄弟，去年全国挖地雷锦标赛冠军。”

卢卡眼睛盯着屏幕，外表高傲，语气却很客气：“幸会，我旁边这位美女名叫杨洋阳，智商一百四十五，网络红人，新浪微博的粉丝有五十多万，

兼职情感专家。她号称，比她漂亮的没有她情商高，情商高的没有她漂亮，我看未必。”

杨洋阳反唇相讥，拎着卢卡的长发说道：“他叫卢卡，成天泡在网络上，头发都白了，叛出长胜，却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在企业当网管。”

“哪有？我们把长胜打得落花流水。”卢卡不服气，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技术不比长胜差。

他们不显山不露水，却各有奇异之处。林佳玲很客气，向低头写程序的卢卡伸手。卢卡合上电脑，坐着握手，仿佛领导，慢悠悠说道：“林佳玲，身高一米六九，体重五十二公斤，最近刚从C罩杯升级为D，耶鲁MBA，三年前从IBM离职，当时是市场部总监，车库咖啡的股东之一。”

“你！”林佳玲脸腾地红起来，这人极不礼貌，与她以前在IBM遇到的那些人完全不同。

杨洋阳猛踩卢卡：“你，你又入侵人家网络了？”

“反正她要介绍，我先知道有什么不对？”卢卡从车库咖啡的网络侵入到林佳玲的电脑，简历，还有网上购物的记录一览无余：“顺便说一句，那家网店信誉不太好，很多顾客说，出汗之后，颜色脱落，会现出形状和痕迹。”

林佳玲骑车来车库咖啡，略有汗迹，低头一看，果然有浅浅的黑色，汗颜不止。她一般出国采购衣物，在国内反而喜欢在网上购物。卢卡竟能侵入到车库咖啡的网络系统，找到林佳玲的购物记录，车库咖啡的网络安全是苏药一手部署，此人绝对是黑客中的黑客。卢卡长发及肩，早生华发，不近人情，却是不可多得的电脑高手。跨国公司喜欢到大学里进行校园招聘，其实他们仅是优秀人才，却绝非天才。天纵之才往往难以适应大学的清规戒律，要么退学，要么脱颖而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是退学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一个。

卢卡不理林佳玲的诧异，继续说：“最好加一道硬件防火墙，免得信用卡密码被木马程序盗走。”

“没必要，像卢卡这样的黑客，中国没有几个。”郭鑫年不想让苏药折腾，劝阻。

杨洋阳挡在卢卡面前，为他道歉：“对不起，他就是这样，没有恶意的。这是郭鑫年，天真善良的香港人，本来是狂热的跑车极客，现在驾照被吊销了。人不坏，其他什么都没有。”

卢卡躲在她背后，不甘寂寞地插话说：“他没房没车没工作，本来有老婆，现在也跑了。他只有一样，梦想。”

杨洋阳挤过去，把郭鑫年夹在中间：“但是我们都听他的，他是老大。”

郭鑫年推开他们，想起被拒绝的事情：“听我的？大言不惭，嘴皮子都磨成刀片服务器了，你们听吗？”

“老大，我们也得过日子啊，业余给你干不行吗？”杨洋阳退让半步，拍拍卢卡请求援助。他仍然一动不动，杨洋阳干脆把笔记本屏幕关上，他依旧不理，保持那个姿势。

争论再次爆发，林佳玲喜欢听，却不参与，低头翻阅着郭鑫年的文件。在车库咖啡这种开放的环境中，只有核心技术是机密，创意完全可以分享。郭鑫年认真的样子很像周锐，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以前的好朋友们毫不留恋地退出这个江湖，只剩自己。外企大不如前，十几年前新入职员工的薪水是三四千元，十年不涨。以前出差住五星级的宾馆，现在只能住快捷酒店。利润越来越薄，考核周期越来越短，每个季度考核一次，每周检查一次，人如同在绞肉机上。工作毫无乐趣可言，人才流失，如同血液一般，外企越来越苍白，越来越虚弱。可是，退出就这么简单吗？林佳玲怀念热血沸腾的日子，在这个咖啡馆里，时光如同不上弦的时钟，慢慢悠悠，晃里晃荡，寂寞得长出草来。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就放弃吗？”郭鑫年非常沮丧，他不断根据用户反馈升级新版本，反复折腾，原地踏步，时间却飞速流逝。

手机上的对讲机，林佳玲喜欢这个想法。她问道：“没有成功，总有原因吧？”

这是杨洋阳思索很久的问题，无数尝试，各种各样的挫折，明明有好想法，却始终难以取得市场的共鸣和认可，不能触及核心。她向林佳玲描述道：“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穷尽一生，一无所成，他的同窗好友却不断突破，拿到了诺贝尔奖。这位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他朋友拿出一块木板，请他用螺丝刀钻一个孔。科学家不假思索地钻起来，木质坚硬，他只能划出轻微的痕迹，用榔头去砸，只是出现一个小坑，他不弃不舍，始终无法突破。朋友取来木板，仔细看看，挑了一个位置，螺丝刀扑哧洞穿了木板，让科学家十分吃惊。他朋友说出原因，你不看木板的薄厚，拿起来就钻，我却能找到最薄的地方去突破。”

卢卡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就是这样，不知道深浅，就拼命向下挖。”

郭鑫年不同意，也用一个故事反驳："有人挖井三米没有水，于是换个地方挖，总是不能突破，其实他只要再坚持一下，下面就是宝藏。"

杨洋阳想换个方向去突破，郭鑫年要继续深挖，这就是两人的分歧。林佳玲一时也看不清楚，站起来说道："去会议室，我仔细看看。"

苏药端着咖啡托盘，与林佳玲一起向会议室走去。卢卡和郭鑫年毫无知觉一般，杨洋阳只好使劲儿去拉他们："卢卡，郭鑫年，来！"

林佳玲是咖啡馆的股东，哪懂得技术和产品？有必要向她介绍吗？纯属浪费时间，卢卡和郭鑫年都抱着这种想法。杨洋阳一左一右拽着胳膊，压低声音说道："她不简单，相信我。"

郭鑫年和卢卡勉强跟上，他们精于做事，对人很迟钝。杨洋阳却是个中高手，对林佳玲充满兴趣。进了会议室，卢卡介绍产品架构和技术，眼睛发亮，滔滔不绝。郭鑫年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却无心细听，眼睛闭上，进入睡眠状态。唯有杨洋阳闪出一丝预感，阅读着林佳玲的每个表情，这次偶遇也许是改变命运的转折。林佳玲一声未吭，直到卢卡扬扬得意地讲完，坐在沙发上喝水的时候，她缓缓请求："有几个问题，可以问吗？"

"请便。"卢卡轻快回答，没有意识到她的问题有多么难对付。

"按照你们的计划，未来要增加图片和视频，有没有计算带宽和成本？"林佳玲喜欢这个想法，也不怀疑他们的开发能力，开始询问运营方面的细节。

这是一个技术关键，郭鑫年抬头，卢卡抢先回答："如果一万用户同时在线，十兆带宽不够，电信运营商的互联互通也有问题。服务器都在北京，南方速度会特别慢，所以，我坚决反对加入视频功能。"

苏药猜到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他们限于经费，只能租到十兆带宽的服务器，每年大约两三万，再多就超过了他们的支付能力。林佳玲托着下巴，问道："要是租用户数达到一千万，怎么部署？"

卢卡站在白板前埋头细算，假设每个人每天发送十条语音，每条语音占用的带宽数字逐渐呈现。如果采用分布式部署，北上广一线城市布置机架式服务器，每个月的带宽开支就要数十万，这是想都不敢想的数字，郭鑫年绝对无法负担。他目瞪口呆地问道："一千万用户？！"

苏药极有经验，点头："这是互联网企业的规模起点，否则毫无商业价值。"

郭鑫年明智地闭嘴，把归了前妻的三室一厅卖了都不够服务器和带宽的钱，即便开发出来，也没有钱运营。

“有一个好想法远远不够，你们必须改变思维模式。”林佳玲耸耸肩膀，离开会议室。

这是当头一棒，他们三人吃喝拉撒睡，还要维持每个月的运营成本，郭鑫年断不可能再拿出每个月十万来租赁服务器和带宽。卢卡摇头叹气说道：“手机上的对讲机，好想法，难以赢利。”

思维模式！杨洋阳抓住了这个词，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她劝郭鑫年找份正当工作，见林佳玲已经阻吓住了郭鑫年，引开话题说道：“你没有收入，还要不断投钱，也该找个稳定的工作，天天泡在办公室，没准儿哪个女孩子愿意嫁你。我跟你说说伴侣价值的概念，我最近要写本这方面的书。”

郭鑫年盯着电脑屏幕，噼里啪啦敲着键盘，完全没有听进去。卢卡刚进入一家上市公司，非凡的软件才能让他迅速脱颖而出，尝到甜头，说道：“我们不一定非要创业，大公司也不错，资源多，能学到东西。大愚，你怎么这么固执？说好听是百折不挠，难听点儿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郭鑫年目光从屏幕上移开，满脸兴奋：“林佳玲是车库咖啡的股东，是吗？”

“是啊！”两人一起点头，这是确定无疑的。

“咖啡馆的股东怎么会懂得这些，对互联网如数家珍？”郭鑫年一个个问题抛出来。

卢卡和杨洋阳面面相觑，郭鑫年耳朵好像有过滤功能，把不想听的全部滤去。他把电脑屏幕摊开：“看看，她是谁？”

搜索页面上显示出来十万多条林佳玲的记录，还有许多幅照片。卢卡点开一条，仔细看下去，耶鲁大学MBA，普华永道的资深顾问，IBM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金融部门总经理，一连串的头衔让人眼花缭乱。谁也想不到，曾经叱咤风云的外企高管竟然成了一个咖啡馆的股东。

杨洋阳苦口婆心劝说郭鑫年，全做了无用功，被气出一个想法：“既然林佳玲是高人，她加入，我们就加入。”

“她能干吗？写程序不如卢卡，写文档肯定不如你，为什么给她股份？”郭

鑫年反驳，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不上当。

杨洋阳收拾桌子上的笔记本，卢卡也站起来，这是无言的威胁，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郭鑫年拿出最后一招，跳起来让步：“只要你们晚上的时间，保证不影响白天上班。卢卡，这个版本还有缺陷，你不是一直想弥补吗？你可以尽情尝试。洋阳，只要努力第一次，就可以赢得世界！你会答应的，我知道。”

杨洋阳把最后一本书扔进包包，拉着卢卡离开：“大愚，我说句心里话，你是好人又有热情，可是你把所有事情都搞得一团乱麻。创业不能只靠激情，还需要管理和领导，这方面你完全不行，你开会哪次没有迟到？什么时候做过规划？随心所欲地乱冲一气。你有好主意，却总在浪费时间！我已经二十好几了，还有多少时间来浪费？外面排队约我的优秀男士，都可以排到天安门广场了，我却天天陪你们加班。”

“还有我。”卢卡指着自己鼻子。

郭鑫年听不进去，摆手：“林佳玲加入，你们就加入，对不对？我请她进来，她来管理，她来领导，我端茶倒水。”

郭鑫年就像大海中艰难前行的小船，只要有一丝亮光，就不放弃。他从两人中间穿过，推门出去。燃烧的希望绝不能被熄灭，他一次次碰壁，钢筋铁骨，不怕打击。林佳玲是个模糊的方向，也许能前进一小步，甚至是另一个错误，却不能放弃。

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17
裂痕

手机上的对讲机是郭鑫年和那蓝同时想到的主意，林佳玲却是第一个看出其中商业潜力的人。

几年前，开心网异军突起，两三年衰败下去，如今新浪微博越来越乏味，虽然不会那么快消亡，却将渐渐转变为公共的新闻平台，谁会成为下一波浪潮？什么样的杀手级将会到来？林佳玲对此充满兴趣，对讲机功能看似不起眼，将联系人黏在一起，朋友之间互相推荐，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像病毒一样传播，速度必定惊人。这将是一种新的杀手级应用，林佳玲想象着，肌肤轻微颤动，为预见到的未来所震撼。然而，郭鑫年只有美妙的想法，以及对互联网无穷的兴趣和热爱。他们有能力颠覆一切吗？市场趋势需要时间，就像烧开水一样，用很多木材，水温是九十摄氏度，

就是不能沸腾。有人帮你加热到九十九度，你刚巧用了一点点力气，水就开了，这就是投资的风险。此时此刻是不是市场的燃点？太早，替他人做嫁妆；太晚，只有残羹剩饭。伟大的想法蕴含风险，谁也不能判断清楚，也许一两年，也许要付出十年二十年的努力。

她陷入思索的时候，郭鑫年走过来，后面跟着他的同伴。桌子上有一壶茶，林佳玲提起来倒满茶杯，表示欢迎。郭鑫年慢吞吞地喝一口，说道："我们想请你加入。"

只有郭鑫年才会采用这么直截了当的方式，没有铺垫和寒暄，林佳玲当然不会随意答应，直接拒绝："我已经过了创业的年龄了。"

郭鑫年在创业的路上头破血流，伤痕累累，凭的就是一股执着，常被拒绝，麻木得毫不在乎，继续说服："其实我也三十好几岁了，过了创业的年龄。我老婆，哦，我的前妻说，别折腾了，好好过日子吧，我仍然没有放弃。你创办车库咖啡，一家创业孵化器，不为钱和名声，只为梦想和热血。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再向前一步，事情由我们来做，你只是出谋划策，指点我们。"

林佳玲喜欢这种激情澎湃、热血相通的感觉，然而现在为时尚早，她对待这种难以判断的事情，向来都有自己的准则，模糊地说道："让我想想。"

郭鑫年错愕，这算答应还是否定，杨洋阳也判断不清楚她的意图，说道："大愚要去高摩，想请你去看看。"杨洋阳的提议很合理，一起创业是件大事，参加一次投资会议却相对容易。在他们这个三人组合中，杨洋阳情商最高，往往扮演协调和沟通的角色，让郭鑫年的梦想能够从空中落地，结实地踩出脚印。

"高摩？我恰巧见过彭祖武。"林佳玲看一眼苏菂，她和彭祖武不仅仅是见过那么简单。

"彭祖武是谁？"郭鑫年目光茫然，他只知道那蓝，其实却是温迪，不知道其他人。

他竟然不知道高摩中国的首席执行官是谁，林佳玲也很困惑，确认道："你们说的是那家投行吗？"

"是啊。"郭鑫年点头。

"知道了。"林佳玲沉浸在往事之中，要见他吗？她犹豫很久，终于答应："好的，我和你们去。"

林佳玲答应去高摩，这就是一个进展，郭鑫年这么愚笨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

对讲机比语音短信更直接和简单，一个杀手级应用，能快速吸引用户，不错的想法，是林佳玲感兴趣的领域，要不要加入？她思绪起伏，望着窗外步行街出神。

“在想什么？”苏药端着咖啡过来，打破了林佳玲的回忆。

林佳玲收敛目光，理顺思路说道：“对讲机肯定可以吸引用户，怎么留住用户和赢利？”

这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产品研发和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好想法不一定是好产品，苏药能够猜到，反问道：“能解决吗？”

林佳玲点头，赢利是一个必须面对，却并非解决不了的问题，说道：“他们邀请我们加入。”

“加入？不要!”苏药极为意外，脱口而出，语气坚决。他介绍郭鑫年和林佳玲认识，只是喜欢他的想法，并不想真的投资。

“为什么？”林佳玲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强烈，这必须要和苏药讨论，他也是车库咖啡的创始人。

“这不是我们的定位，车库咖啡是创业孵化器，不是投资人！是两回事。”苏药做过投资总监，经验丰富，运营车库咖啡和投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就像挖掘金矿一样，车库咖啡相当于五金店，简单直接，提供最好的环境和工具就好了，投资就是参与发掘，完全不一样。

林佳玲理解，却为郭鑫年的想法激动：“如果能够颠覆互联网，为什么不试试呢？多么有意义！”

苏药沉默下来，在他的规划中，车库咖啡不是连锁咖啡店，应该垂直发展，帮助创业者提供像美国硅谷一样的创业环境和氛围，并降低成本。不横向发展，不去做分支，更不要成为创业者，苏药抵制住了很多诱惑，车库咖啡还有很多想象空间。有人愿意提供更大的场地，免租金还有补贴，他内心抵抗半天，还是拒绝了，那还是小钱，他不想失去创业的味道。

简朴、专注、分享，而不要分散，这一直是苏药的人生哲学，也是车库咖啡的定位。

“我们再看看。”林佳玲意识到分歧，现在不需要争论，她还想观察。卢卡

痴迷技术，杨洋阳智商145，情商更高，两人都是难得的天才，创业团队的上上之选。郭鑫年是团队的头儿，呆头呆脑，除了一个好想法和极大的创业热诚和梦想，什么都没有，是团队中最大的变数和短板。创业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心态和能力缺一不可，一旦投资进去便不能反悔。嗯，我便去一趟高摩，仔细看看这个郭鑫年，看看他的能力和潜力。林佳玲做出了妥协。

是否投资手机上的对讲机，是车库咖啡两个创始人之间的第一次分歧，谁也不知道这小小的裂痕的走向，它是只存在表面，还是已经将地基彻底分裂？

18
突然袭击

林佳玲同意去高摩，反而让杨洋阳为难。在郭鑫年的死缠烂打之下，杨洋阳和卢卡答应用业余时间把对讲机功能做出来。

如果林佳玲加入，是不是就要辞职？杨洋阳谈得口干舌燥，天色全黑，郭鑫年去路边的烧烤店庆祝，豪言壮语，猛灌啤酒，仿佛杨洋阳和卢卡已经答应继续创业。当她离开烧烤店，跨上自行车的时候，已是深夜时分。她沿着图书城的街道向南，两边书店、服装店和快餐店的灯火已暗。大槐树下人影一闪，奇怪，这么晚还有人？她加快速度，自行车迅速进入街道，向右一拐，进入樱花街边的小巷。

黑暗中，她感到奇怪的气息，前后好像都有人，针对我吗？杨洋阳将自行车横在路中间，手伸进兜里，打开手机，屏幕正中就是语音短信界面，这是已经做出来的功能，只能录音和发送。杨洋阳轻轻一按，对讲机进入工作模式。黑暗中，前后左右五六个人将她围住，她心脏紧张地怦怦跳动，问道："你们做什么？"

"你做了什么？"为首一人五十多岁，又瘦又小，深目高鼻，腰杆极其硬朗，充满煞气，阴声阴气。

"我怎么了？"杨洋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这群人似乎有备而来，可是自己完全不认识。

"勾引人家老公。"为首那人突然冒出这样一句。

"我没有。"杨洋阳心头急转，这完全是没谱的事。

"不承认？"那人向前一步，距离杨洋阳只有三五米的距离。

“我真的没有，你们肯定误会了。”杨洋阳向后退去，靠在墙上。

那人再逼近一步：“给你点儿教训。”

怎么办？拖延，还是大声呼喊求救，或许完全没用，反而可能会激怒这些人。

“上，看看她有什么本钱，勾引人家。”那个阴沉的老头儿一挥手，自己向后退一步。

嗤，一股刺鼻的液体从杨洋阳手中喷出，将这几个人罩进烟雾中。杨洋阳是美女，最怕色狼，包里常备防身之物，抵挡一个色狼绰绰有余，面对五六个人却毫无把握。正在这几人晕头转向之际，杨洋阳跨上自行车向前冲，沿着相反的方向骑行，只要到了热闹的樱花街上，就安全了。她骑出十几米，不再顾忌，抓起手机上的对讲机大喊：救命！有坏人！

“哼，还想跑。”几人把双眼擦拭干净，拔腿就追。

杨洋阳随手向后一喷，他们知道厉害，停滞了几步，再次追来。他们速度极快，要不是杨洋阳反复向后喷雾，早就被抓住。距离小巷出口还有几百米，街道的居民楼两边听到呼喊，灯光亮起，窗户打开，一个老人在楼上高喊：“小子，你们干吗？”

“少管闲事。”几个人狠狠威胁，埋头狂追。

小巷两边是墙壁，楼上的老人无法下楼帮忙，几人越追越近。黑暗之中，杨洋阳的自行车在坑洼地面颠簸，扑通摔倒在地。等她爬起来，几人就在身后几米。她拼命喷出烟雾，他们有了经验，驱散雾气，埋头再追。杨洋阳慌乱中扔掉自行车，向小巷出口逃去。

“追。”几个人再次追来。

哎哟！一人忽然捂着脑袋狂叫起来，花盆从空中坠落，砸中一人肩膀，落地粉碎。

“这东西管用，看家伙。”阳台上的老人举手，花盆再次从楼上坠落。

街道两边的楼房里惊醒了不少居民，他们各自举起花盆，瞄准落在后面的几人，花盆噼里啪啦向下飞泻。小花盆有饭碗大小，砸中头破血流，大花盆如同面盆，砸到腿上骨断筋折。街道极其狭窄，几人来不及躲避，顽固抵抗。居民占据地利，花盆如雨，越来越密集。眼看形势不妙，几人掉头逃窜。

杨洋阳跑到巷口，回头看着小巷中的花花草草，捂着嘴巴，抑制住恐惧，深深鞠躬说道：“大爷大妈，谢谢你们。”

她喊完调转方向，越过樱花街，已经看见车库咖啡路口的大槐树。忽然，迎面一人跑来。糟糕，这里还有人。杨洋阳抓紧喷雾剂，也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躲在路边，等那人急急忙忙跑出来，右手一按，扑哧，喷雾器休息了一阵儿，一股强气流喷薄而出。

“什么暗器？”一个声音大喊，“是我，郭鑫年。”

19
下一座金矿

少爷收心养性，不在花丛中厮混，泡在办公室中。

会议室中坐着五六名中通电信数据基地的技术骨干，他们被总部抽调过来，还搞不清楚状况。集团副总裁路向东亲自为他们接风洗尘，让他们在这里踏踏实实干活儿，看来肯定不会有错。一会儿，一位三十多岁高高瘦瘦的年轻人进来，路向东恭恭敬敬地侧立一旁，此人年纪轻轻，来头这么大？

路向东说道：“这位是萧总，名卷，美国名校毕业，热爱互联网，正在创业。现在，请萧总来讲几句。”

路向东不提钱的事，少爷也没有问。他心知肚明，反正工程师的费用由中通电信出，那是老百姓的话费，也不是路向东出钱。而且，路向东从福建来到北京，平步青云都靠少爷的家族支持。家族给他这个位置，他为家族办事，少爷心安理得。他站起来，审视着这些工程师，他们行吗？路向东说他们是中通电信最棒的工程师，该说什么？他清清嗓子，说道：“十年前，互联网飞速发展，云沧海、李无觅和马幻城挖到了大金矿。我常常在想，下一波浪潮是什么？无可阻挡的技术趋势，将颠覆一切？”

少爷为了形容浪潮，身体扭成弓形，双手画个半圆，如同打太极拳，他正要揭晓答案的时候，一名工程师轻轻说道：“移动互联网。”

“对，移动互联网！”少爷很高兴，拍拍这名年轻的工程师。他走到窗边望着北三环的车流，背对工程师们，说道：“我有一个伟大的想法，将改变世界！”

少爷心中却想着那蓝，产品完成之日就是再见之时！

第四章
天使投资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20
黑暗中的威胁

“大功告成！”郭鑫年将装订好的文件往桌面上一扔，伸个懒腰，凌晨两点。

“哦，好困。”所有的文本都是杨洋阳准备，她筋疲力尽，看看外面的黑夜，犹豫起来。

“我陪你回家。”郭鑫年知道她的担心，那天晚上，杨洋阳遇到袭击，肯定有原因。

“这么晚了，在这里过夜吧。”杨洋阳拍拍长椅，她心有余悸，即便郭鑫年陪着，也不安心。过了好几天，杨洋阳仍然心惊胆战，路过大槐树的时候，都会回头向后去看。

郭鑫年反复听过杨洋阳遇袭的那段语音短信，那些人为什么追她？肯定不是偶然打劫。郭鑫年藏不住话，问了出来，杨洋阳反复就两句话：“不知道，不认识。”无论郭鑫年怎么死缠烂打，杨洋阳终于生气，发了脾气：“我说过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你如果再怀疑，我立即辞职，你一辈子都见不到我。”

这句话吓住了郭鑫年，他偷偷琢磨，那人指名道姓地说杨洋阳勾引人家老公？看来真没这回事，他不敢再提，每天晚上护送她回家，如果自己有事，就叮嘱卢卡护送。卢卡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莫名其妙，却也不讨厌这件差事。

“比我漂亮的没我聪明，比我聪明的没我漂亮。”杨洋阳以前常这么说，这句话基本正确。她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为什么在我这里屈尊？她又没到看淡江湖的境界，不该退隐于闹市，只为心中的宁静，何况，男人可以归隐在山林或者闹市的贩夫走卒之间，女人该相夫教子，古代就像小龙女和杨过，现在应该像林青霞和李嘉欣嫁富商。郭鑫年武侠小说看得太多，思维跳跃，乱七八糟，最后叹气道：“女人的心思，男人最好不要猜。”

杨洋阳看见郭鑫年乱转的眼珠，恨不得去揪他的耳朵。她把郭鑫年叫到会议室中，凭借直觉，她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大愚，我不干了。”

“别开玩笑，我焦头烂额了，没看见吗？”郭鑫年一时反应不过来，杨洋阳负责客户体验，设计界面、美工和测试，重要性不低于卢卡，在产品开发的节骨眼儿上，她举足轻重，不可或缺。

“抱歉，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杨洋阳神情严肃，扁着嘴角，是郭鑫年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神态。

郭鑫年从桌子后面绕过来，拉一把椅子请她坐下，又绕回自己座位，说道：“有什么事好商量，咱们一起创业，希望就在眼前，怎么就不能坚持一下？挺过去就给你放假，谈恋爱。”

“郭鑫年，你不懂，我真的不能做了。”杨洋阳无奈，那是她根本无法对抗的黑暗力量。

“那件事，对不对？”郭鑫年恍然大悟，肯定和那晚遇袭有关，看见她点头承认，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说道：“咱们是好兄弟，到底怎么回事儿？只要是个事儿，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杨洋阳彷徨无助，打开手机，显示给郭鑫年看：“你看，他们给我发了短信。”

手机屏幕上显示着简单的一句话：“不要再纠缠少爷，下次搞死你！”郭鑫年看出了关键，问：“少爷是谁？”“不知道。”杨洋阳声音低沉。

“不知道，为什么辞职？”纵使郭鑫年情商极低，那天晚上之后，也看出杨洋阳状态不对。

杨洋阳打开邮箱，邮件弹入郭鑫年视野，第一张图片是杨洋阳在车库咖啡的工作状态，有人装作创业者潜伏进来偷偷拍照，第二张图片是她下班骑车回家的情景。郭鑫年快速翻动，照片中包括大量细节，甚至连她父母的住址都摸得清清楚楚，郭鑫年目瞪口呆，他们是什么人？

“你想躲开，所以辞职？”郭鑫年义愤填膺，“洋阳，既然你没做什么，为什么要躲？越躲嫌疑越大。”

杨洋阳愣住了，他们连父母的信息都发来，就是告诉自己根本躲不了，她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太惊慌失措。

“你回短信，说你和这个少爷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郭鑫年想想，说道。

“回过。”杨洋阳回过短信，对方不相信。

“见面谈。”郭鑫年下了决心，这些人躲在暗处，却似乎有无所不知的能力。

“他们愿意吗？”杨洋阳慌了手脚。

“既然你不认识那个少爷，不如当面讲清楚。”郭鑫年坚持道。

“我害怕。”杨洋阳抬起头，目光中是无尽的担心。

“不管刀山火海，我陪你去。”郭鑫年不是为了留下杨洋阳，而是为朋友，他从来都是这样。

“好的。”杨洋阳低头想了一会儿，打开手机，发出短信：“我从来不认识少爷，也没有威胁任何人，肯定有误会，我愿意与您当面沟通，帮助您查明情况，不要让坏人漏网。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您定。”发出短信之后，杨洋阳暂时不坚持辞职，郭鑫年不敢松懈，拉着卢卡护送杨洋阳上下班。卢卡不明所以，屡次推辞，被郭鑫年拉住：“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约洋阳都没机会，你还不去？”

就这样，每天上午七八点，郭鑫年和卢卡接到杨洋阳，在路边吃二两包子一碗炒肝，然后在车库咖啡奋战，晚上再把她送回家，锁上安全门，在门外转几圈，才放心离去。

杨洋阳仍然提心吊胆，袭击随时可能再次发生。

21
光晕

金融危机稍缓，高摩的风投部门又忙碌起来，那蓝走到温迪身边：“筛选出几家了？”

“四家。”温迪将文件递给那蓝，经过多轮的说明会，她筛选出四家极有潜力的创业项目。

那蓝翻下去，四个项目覆盖面极广，让人难以判断：“嗯，下一步是？”

“请他们提交商业计划书。”温迪胸有成竹，早就有了腹案。

“好。”温迪的能力和眼光都十分出众，又是自己的好友，有什么不放心？那蓝走出几步，想起郭鑫年骑行唐古拉山口的照片，又停下脚步叮嘱

道：“四家好像有些少，而且都是克隆国外的成功案例，能不能再找一两家，尤其是纯属中国本土的创新的产品和设计？”

这句话十分巧妙，没有提及郭鑫年的魔盒，然而只有中国人能想到，老外想不到的项目，似乎只有郭鑫年的产品。温迪抬头看着那蓝，她为什么节外生枝？还好，这并非什么大事，笑容立即浮现：“好的，正好有一家，语音短信，产品名叫魔盒，产品和技术不错，就是那个创业者有些糊里糊涂。”

“好的，请他们提交商业计划书吧。”那蓝拿起文件，回到办公室，她真的喜欢对讲机这个想法。

“高摩这么一大块肥肉，引无数豺狼竞折腰。无非有两种打法，自顾自向前冲，或者先干掉对手，断去其他选项，高摩才能投奔我们的怀抱。”罗维居中而坐，举起商业计划书的模板，会议桌边坐着五六名工程师，一起摇头表示不理解。

“追女明星难吗？”罗维没头没脑地问道。

工程师有人摇头，有人点头，罗维不管点头的只问摇头的：“不难？”

“我有老婆了，不敢！”工程师摇头。

“我对女明星没有兴趣。”何晓芒有些泄气，趴在办公桌上。

“你对谁有兴趣？”罗维看出他情绪不对。

“小如。”何晓芒答道，这是他刚遇到的女孩。

“详细说说。”罗维善于做思想工作，不拘泥于工作。

“霍小如，她上班的公司也在金融街。”何晓芒上个周末通过同学认识了小如，初见就是永恒。

罗维无奈地摆手，继续说道：“追小如其实不难，小芒，你出国旅游，很幸运，飞机失事，掉入大海，流落荒岛……”

“这么惨？”何晓芒无言以对，趴在桌子上。

“荒岛上除了你，只有小如，追她难吗？”

“不难！”何晓芒来了精神，脱口而出。

“为什么？”罗维满意。

“因为，她也有需求，干柴烈火啊！”何晓芒大声回答。

“小如和高摩一样，都有需求，我们必须制造出一片海洋，把竞争对手屏蔽出去！”罗维把销售套路用来寻找投资，越来越有信心。

“还是不懂。”工程师们一起摇头，这和做商业计划书没有丝毫关系。

哎！罗维叹气，技术男都是榆木脑袋吗？他再次解释：“提交商业计划书的不止我们一家，高摩根据什么来评判？在这些评判标准里面，我们哪些处于优势，竞争对手的致命缺点又是什么？”

工程师们一心要写商业计划书，没有想这么多，何晓芒茫然说道：“没听说有评估标准啊。”

罗维把高摩的模板向桌子上一扔，说道：“你去买汽车，要不要看空间、颜色、油耗、安全性？小如选男朋友，要不要看相貌、人品、性格和家庭？高摩投资，看不看赢利能力、市场潜力、创业团队？没有这些，你怎么写商业计划书？记住，要想拿到投资，必须压倒其他创业者。要想赢得小如，必须屏蔽你的对手。”

工程师们一起点头，何晓芒却在摇头：“可是，小如怎么才能把评估标准给我？”

罗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资料，抓起来在鼻子边闻闻，嗅出异样，一股淡淡的清香。工程师从来都是直接翻阅内容，第一次见到用鼻子闻的方法，这是什么绝招？闻闻，罗维把资料从桌面滑向何晓芒。在武侠小说里面，大侠嗅嗅便能看出有没有下毒，这册子能闻出什么？何晓芒的鼻子拱在纸张中，这是什么招数？他一无所获，传给下一位，册子在会议桌上转一圈回到罗维手中。他站起来绕着桌子，不厌其烦地拍着每个人的肩膀：“闻出什么了？”

工程师们摇头。

“我说过，连投资人家里的老鼠都要找出来数一数，是吧？”罗维闻出味道，验证了假设。

众人一起点头。“这个项目谁负责？”罗维不断修正着自己的判断。

“温迪。”何晓芒答道，他亲手从温迪手中拿到资料，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温迪出面。

“我们集中火力开打，却发现打错了目标，子弹打光了，敌人出现在面前。你承担什么责任，小芒？”罗维拍着何晓芒肩膀，样子十分严肃。

“这个？”何晓芒有些委屈，他其实下了不少功夫。

“温迪用什么香水？”罗维把册子放到鼻尖，沁人的香味儿。罗维大口呼吸：“这是光晕，Lanvin的香水，不是温迪的味道。”

何晓芒不以为然，他不敢说的话被旁边的工程师说出来：“也许是秘书装订的。”

罗维走过去，拍着他肩膀问：“秘书？姓什么？叫什么？用什么牌子的香水？”

工程师被问住，心里不服，罗维哼了一声：“小芒，你应该知道，谁用这种香水？”

“真不知道。”何晓芒茫然摇头，他知道要带着心和眼睛去沟通，没想到鼻子也这么重要。

“这是那蓝的味道，她认真地看了商业计划书。”罗维笑着说道，“那蓝才是关键。”

“小芒，了解一下情况，再约那蓝！”罗维把文件抱在脸边，想象着那蓝蜷缩在落地窗边的沙发上，捧着资料，逐字逐句检查确认，伸个懒腰把文件压在秀发之下当作枕头，文件才沾满她的味道。

“明白。”何晓芒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大就是老大，闻闻建议书的味道，便能判断出投资人的作用。

“等等，详细到什么程度？”罗维另有所图。

“连她明天内裤的颜色都不放过。”何晓芒讨好着，这是罗维喜欢的口气。

“变态！”一名女工程师说道。

罗维抱歉地笑笑，面对其他工程师：“明天中午十二点前，商业计划书的草稿务必汇总，能做到吗？”

“能。”回答稀稀拉拉。

“什么？我听不见！”罗维怒吼。

“能。”众人被打了鸡血一般，双手拍着胸脯，仰头向天花板怒吼。这是罗维下达重要指令的规定动作，意味着不容有失。

等工程师们离开，罗维留下何晓芒，问道：“除了高摩，还有其他的投资人吗？”

“随着苹果和安卓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快速崛起，奔狼、电猫国际和企鹅技术这中国互联网的传统三巨头，都基于传统互联网。为了抢到一张进入移动互联网的船票，在短短一年之内，三大巨头斥资两百多个亿，并购了七十七家企业。”何晓芒用激光笔指点屏幕，指出另外的选择。

能够拿到高摩投资是最佳选择，一旦不成功，必须有后路，罗维很赞许：“小芒，很好，继续接洽。”

何晓芒正要离开，罗维又叫住他：“等等，再说说小如，我帮你出谋划策，当作投资一样来经营。”

不愧是好兄弟，何晓芒开始说起小如，整个人都闪亮起来。

22
投资额度

林佳玲右脚离开踏板，自行车轻巧地斜靠在墙上。

阳光透过大窗户照进车库咖啡，三人东倒西歪，睡相各自不同。郭鑫年像孙悟空侧躺在板凳上，卢卡钻在桌子底下酣睡，杨洋阳规规矩矩地伏在桌面浅睡，他们干了一个通宵。

林佳玲倒杯咖啡，举着涂了黄油的烤面包片坐下，取来桌上的文件，左上角用个黑夹子固定。第一部分是创业团队介绍，成立于二○一○年五月一日，唔，第一次遇到的那天，他们也不管那是假期，工商局根本不会受理。商业计划书全是文字，没有图形，肯定出自郭鑫年。第二部分连篇累牍地介绍软件产品，画着各种各样精致的拓扑图和理论模型，这是卢卡的功劳。第三部分是市场推广计划，出自杨洋阳之手，整个计划书中最出色的部分，不输给外企的文本高手。第四部分是投资回报率分析，250万元投资？林佳玲不禁气结，高摩每年投资数以百亿美元，要投多少项目才能完成目标？她放下咖啡，产品有亮点，技术也不错，卢卡是混互联网出身的，从猫扑大杂烩、天涯论坛、开心网到新浪微博，总是玩在最前沿。

这时，郭鑫年醒来，坐起来，满脸兴奋：“商业计划书，怎么样？”

林佳玲想着措辞，直接说会挫伤积极性，笑着反问："真的需要我的建议吗？"

"畅所欲言。"郭鑫年还沉浸在一晚上的工作热情之中，大大咧咧地回答。

林佳玲喝口咖啡，等卢卡从桌子底下爬出来，杨洋阳揉开惺忪的眼睛，从最致命的价格问起："投资额度为什么是二百五十万？"

"我们需要这么多。"这是郭鑫年的报价原则，他没有考虑高摩的投资规模。

林佳玲启发着说道："我想向你借一笔钱。"

郭鑫年不怕这种事情，把钱包掏出来里面有几十元零钱，还有一张信用卡："拿去。"

这么容易借到钱，林佳玲准备的说辞根本没用上，勉强接着说："我保证一年归还，不是白借，利息可观。"

杨洋阳坐直身体，笑着问："利息是？"

"百分之百，我保证一年以后翻一倍。"林佳玲不动声色。

"这种好事？会不会有风险？"卢卡也狐疑起来。

"我可以把北京的房产证抵押给你。"林佳玲尽力打消顾虑。

"成交，借多少？我砸锅卖铁也给你。"郭鑫年一拍桌子，与林佳玲击掌成交。

"我想借你一块钱。"林佳玲端起咖啡，睁大眼睛看着郭鑫年。

郭鑫年垂头丧气，无辜地看着林佳玲，用刚学来的北京腔说道："您逗我玩儿！"林佳玲笑了，绕回到主题说道："你向高摩融资二百五十万，等于我向你借一块钱。我给你一块钱，你还给我两块，这很容易，也不算什么，借给你一千万，能赚回来两千万才算本事。"

"那你说说，应该融多少？"郭鑫年被说服，询问道。

"应该在千万级别。"林佳玲不知道具体数字，却知道高摩的投资底线远超过二百五十万。

"真要撑死我们了。"郭鑫年表情愉悦，新版本的研发和产品推广，用不了

这么多钱。

“人民币还是美元？”杨洋阳追问。

“美元，高摩这种投行至少要十倍的投资回报。”林佳玲答道，高摩是跨国银行，当然是投美元。

“这么多钱？十倍回报。”郭鑫年担子沉重起来，借人家一千万，一两年就要还回去一亿？创业者都要找投资，却不知道风险，常常拿不到钱，还将公司输给人家，哎，钱多真不一定是好事。

“那该怎么办？”杨洋阳指着商业计划书问道。

“将资金需求这一章删除，全部文件压缩到三页，其他作为附录。”林佳玲回答，“高摩不关心细节。”

郭鑫年和卢卡面面相觑，熬夜写出来一百多页的内容压缩到三页？杨洋阳抢先答应：“同意！谁有时间看这么厚的资料？”

杨洋阳非常开心。郭鑫年和卢卡都是技术头脑，杨洋阳十分感性，很难说服他们。林佳玲的加入，她终于得到强援，现在，感觉都对了！

23
暗暗相助

早上七点半，闹钟响起。那蓝懒洋洋地靠在落地窗下的厚绒沙发上，泡了一杯水果茶。罗维早早交了商业计划书，文本扎实不花哨，功力非凡，装订严谨工整，黑漆皮封面也是这种风格，柔软的质感握在手中非常舒服，一派IBM风格。商业计划书中仿佛能够看见罗维的影子，才华横溢，十全十美得让人隐隐不安。如果那蓝二十岁出头，一定会被吸引，经历与少爷的恋爱之后，她启动了自我保护功能。在他充满魅力的光环下，包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男人抵御不住诱惑，这个世界充满各种不同的陷阱，谁能保证他永不变心？

我怎么胡思乱想到这里？那蓝的思绪被敲门声音打断，妈妈端着一杯牛奶麦片进来，自从三鹿奶粉被曝掺有三氯氰胺，妈妈只买进口的。那蓝扑到妈妈身上，像孩子一样在她身上拱着，男人不可信赖，幸好世上还有爸爸妈妈。可是爸爸也是男人，和妈妈的感情难道也不能相信？那蓝心中充满矛盾和纠结。“哎，这孩子，难道要爸妈陪你一辈子？”妈妈又开始念叨，

变相催促那蓝。

妈妈聊了几句离开，电脑叮咚一声，郭鑫年问道：在干吗？

那蓝吓了一跳，自己和郭鑫年的关系怎么变得这么亲近？她回答道：喝奶，准备上班。

郭鑫年的口气熟悉极了：今天在高摩吗？商业计划书，还有从西藏带回来的减肥茶。

减肥茶？哦，应该是给温迪的，她身材傲人，看似丰满，其实腰肢纤细，肌肤雪白，女生羡慕得流泪，男人看了流鼻血。郭鑫年偏要呆头呆脑地从西藏带减肥茶，完全是缺心眼儿。在工作场合，这个又笨又蠢的家伙在众人面前取出减肥茶递给自己，别人怎么想？那蓝迅疾拒绝：我不要。

那蓝闷头喝完牛奶，逃出家门。阿弥陀佛，老天保佑我打到出租车。北京堵车发展到新阶段，司机不敢在高峰期出门，一个小时内能打到车就算奇迹。今天，郭鑫年来公司，见还是不见？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犹豫的，那蓝的情绪却被减肥茶撞翻了。

郭鑫年把我和温迪搞混了。

天气不错，那蓝心神不安地等待，郭鑫年会把商业计划书送过来吗？他们没有见过面，却在网络上聊了很久，有了奇异的感觉。他的商业计划书怎么样？值得投资吗？她坐到温迪身边，用膝盖偷偷碰碰她，双手交叉置于桌面，换上职业口气，她们总能在好朋友和同事之间恰如其分地转变身份。

温迪将五份商业计划书推向那蓝，交换她手中的咖啡。

郭鑫年的商业计划书也在这里？那蓝吃惊，他不会这么快吧，刚才还在网络上，现在商业计划书已经到了温迪手中？

“都寄到了。”温迪将五份文件摊开，三份文件摞在一起，另外两份孤零零地散开。

他寄出了？那蓝心中稍安，又有些遗憾，她本来期待见到郭鑫年，这人太不靠谱了吧？

“前三家不错，可以深入评估，详加考察。”温迪很有把握，这三家都是上上之选。

那蓝喜欢手机上的对讲机，仔细翻着后面两家的资料。郭鑫年的商业计划书果然被温迪淘汰，不动声色地问道：“这两家有什么问题？”

“只是想法，没有产品。”温迪的评判标准正确，高摩是风投，不是天使投资，只投资产品，而非想法。

那蓝斟酌语气问道：“要不要听听介绍，再做决定？”

那蓝上次要补充本土的创意，这次又要听两家被淘汰的创业者的介绍，为什么？温迪心里这么想，嘴里毫不犹豫地答应：“好，我通知他们。”

“哈哈，高摩通知我们做介绍啦！”郭鑫年十分兴奋，欢呼着在车库咖啡跑了一圈，这里创业团队有十几家，纷纷鼓掌庆祝。能够得到高摩青睐，的确不一般，他与一圈人击掌庆祝，拨出电话：“洋阳，明天上午十一点，高摩！”

杨洋阳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兴奋地问完情况，郁闷地回答：“不行啊，明天请不到假的，让佳玲去，她办事，我放心。”

“好吧，我找卢卡。”郭鑫年放下电话，拨给卢卡，在电话里说道：“高摩明天让我们介绍。”

“哦，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卢卡兴奋不起来，声音沉闷。

“高摩如果投资，我们就鸟枪换炮，以后A轮B轮融资、PE（私募股权融资）、上市都不是不可能的。”郭鑫年认为这是重大进展，恨不得要去庆祝，再想想，这只是小小一步，冷静下来，全力劝说卢卡一起参加会议。卢卡不感兴趣，电话那边毫无声息。郭鑫年脑筋一转说道：“如果融资成功，就买一台IBM服务器，四核至强处理器全插满，内存给你配到两个TB（容量单位），怎么样？”

“说话算数？”卢卡终于语气起了波澜。

“算数！”

“狗屁升级，明天跟你去。”

“今晚来车库咖啡，我们做个演示版本。”郭鑫年得寸进尺，提出新要求。

“哦，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卢卡识破这招，挂了电话。

忽然，电脑弹出对话框，那蓝问道：你不是要来高摩送商业计划书吗？

郭鑫年立即回答：你不是不要吗？

那蓝生气：你寄出来了，还问我要不要？

郭鑫年也搞不懂，摸摸脑袋回答：你如果要，我就再送一份啊。

那蓝莫名其妙，这事到底怪谁？敲击键盘：一份足够，没必要两份。罗维肯定不会这样，郭鑫年完全不把第一次见面当作大事，可是，我们是投资人和创业者的关系，何必在意？不对，郭鑫年认为见过我，哎，他不知道这是第一次。我怎么了？那蓝心里好像有一只小怪兽，冲来冲去，心神不宁。她干脆离开电脑，去冰箱里取了一碟草莓，慢悠悠吃着看起美剧来。

短信滴滴响起，来自郭鑫年："人呢？"

"哦，在呢。"那蓝连忙回答。

"怎么聊了一半就跑了？"郭鑫年在短信里责问着。

凭什么管我？那蓝鼻子哼了一声，不再回消息，却忍不住反复去刷郭鑫年的微博。

24
迟到

那蓝很谨慎，请了三位分析师来听创业者的介绍。

第一组创业者如同时钟一样精准，三男二女分别来自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澳大利亚及新加坡，同样颜色和质地的西服套装，连眼镜都是一样的金框，成熟的商业味道。他们每人介绍一段，无懈可击，无一不说在理上，听众没法不点头。可是，既是风险投资，哪能没有风险？百分之百的靠谱说明有着过度的包装和隐藏。

第二组创业者的方案也没有硬伤，头头是道，多了推销的味道，少了实际的创意和产品。

第三组是一群刚离开大学校园的大学生，全部都是九○后，满腔热情，为首的系着夸张的粉色领带，想必是特意准备的。第二位是女孩，戴着眼镜，穿着花裙，仿佛春游踏青。第三位和第四位都是光头，就像《非诚勿扰》中的孟非和乐嘉，瑜亮交辉。他们有极佳的想法，但只是想法，他们好像来自不同的星球，风格不同，各自独立工作可能还好，糅在一起就别别扭扭，上演着闹剧。没有分工，抢着回答，粉红领带的年轻人讲完，花

裙女孩觉得不充分，举手补充，其他人叹气摇头，“孟非”和“乐嘉”激动地站起来，拐弯抹角否定前面两人的发言。他们本来略有节制，指桑骂槐，从产品辩到研发思路，又争论到市场推广。温迪抛出一个争议性的题目，恶作剧地在桌下偷偷地碰碰那蓝的膝盖，这个话题成了争论的导火索。他们看似回答，其实交叉辩论，就像法庭上原告与被告的攻防。那蓝和温迪面面相觑，当法官的感觉比投资人还爽，一个点头和一个赞同都让他们精神振奋。温迪敲着手表，宣布时间已到，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估计出门之后还要决一雌雄。

这不是正式的交流，创业者的介绍顺序随机抽取，可长可短。在间隔的时间，那蓝和温迪到咖啡间聊上几句，温迪叹气一声：“幸亏听了介绍，商业计划书和当面的交流就是不一样。”

那蓝同意，第一组可以继续谈下去，其余两组有严重的问题，尤其刚才那组，拿到投资之后，肯定会争得头破血流。上午安排了三组，龙邮技术是下午第一家，罗维穿着西服和领口挺直的衬衣，没有领带，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中间位置，少一分严谨，多一分随意。开场白很普通：“高摩，全球最大的投行，拥有七万亿美元资产，如果放在国家GDP排名，仅次于澳大利亚，排名第二十，超过波兰和荷兰。然而，选择投资对象就像谈恋爱，条件越好，反而更难找到合适的恋人。”

罗维把内容转到谈恋爱，那蓝觉得很扯。三位分析师狐疑起来，温迪好心提醒道：“这是投资会议。”

罗维手捂胸口，笑着感谢温迪：“谢谢提醒，我绝对不会浪费这么宝贵的时间。”

他的态度恭敬，却有言外之意：既然给我三十分钟自由发挥，即便内容再烂，你都不能打断。温迪果然向后一靠不再坚持，罗维踱到那蓝身边：“请问这位女士，怎么称呼？”

“那蓝。”那蓝早与罗维熟识，知道这是他的技巧，配合着。

“有男朋友吗？”罗维明知故问，印证条件越好越难找合作伙伴的结论，等到那蓝摇头，才继续问：“为什么条件这么好却找不到男朋友？”

“不是找不到，是不想要！”那蓝强调着区别。

分析师们很惊讶，那蓝的婚礼就在最近，怎么突然没有了男朋友。那蓝狠狠看着罗维：“这和投资项目有什么关系？”

罗维抓取了足够的注意力，退后一步，不再放肆，切入正题，开始引

导："道理很简单，高摩选择投资对象，投进去一千万美元，就要十倍的回报，这容易吗？技术能力、竞争对手、市场潜力、团队、资金需求等等这些指标都必须满足，缺一不可，就像谈恋爱，人品、性格、经济条件、职业、相貌身高、家庭、学历和兴趣爱好都很重要。条件越好，门槛越高，选择面就越窄。比如那蓝，举止高雅，绝非后天养成，肯定出生在极有教养的家庭，父母不是大学教授便是政府官员，如果是官员，肯定不是贪官，她能找一个粗俗的土豪吗？"

那蓝一向以家庭为豪，皱起眉头："你对官员要求这么低？"

高摩是外企，分析师们都属于体制外的夹心层，是在微博上发泄不满的一群人，听得十分受用。罗维哈哈一笑，转向其他人，冒险说道："咱们老百姓对官员的期望值就这么高，别扯什么GDP，别拿老百姓的钱吃喝嫖赌就行，别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就行，有本事治好雾霾、交通拥堵，再把房价降下来，是不是？"

分析师们大笑，罗维不想扯太远，每个团队都有三十分钟介绍，原则上想讲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些话实在过分。他走回那蓝身边，话题一转："那蓝条件这么棒，看来只能找到一个帅比古天乐，家产超过小超人李泽楷，性格好过唐僧，家境接近威廉王子……"

"古天乐很帅吗？"那蓝忍不住打断，这不是重点，指着手表："我们在这里讨论投资，不是你的恋爱课程，你还有二十五分钟。"

"好吧，既然你这么认为。"罗维叹气一声看似放弃，突然转身说道："好，我只是想说，高摩实力越强反而越难找到投资对象。现在我从技术能力、竞争对手、市场潜力、团队和投资回报五个方面介绍龙邮技术，将是高摩难得遇到的投资机会。"

罗维的开场白出人意料，成功吸引了注意力，风险也不小，关键在于后面能不能证明自己。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娓娓道来，会议室中鸦雀无声，沉浸到内容之中。那蓝拿出记事本一一记录，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实力的创业者团队。介绍完毕，众人提问，罗维的表现完美无缺，似是最恰当的投资选择。

"谢谢各位，希望没有浪费你们的时间，这是我的手机、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邮箱、MSN、QQ、微博。有任何疑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收到你们的垂询，将是我的荣幸。"罗维出场时极为高调，结束语却很谦虚，意味深长地看一眼那蓝，带着团队离开会议室。

"我送送。"温迪紧走几步跟上去，转弯消失在楼梯，直入电梯厅，与罗维

并肩，轻轻问道：“感觉怎么样？”

“还好，你觉得？”罗维目不旁视，远处都是高摩的员工。

“内容很好，其他方面呢……”温迪等到第一部电梯，里面有三五个人，没有进去。

“其他什么？”第二部电梯里没有人，两人一起进去。

“你应该知道你在做什么。”温迪转身看着罗维。

“当然。”罗维仍然看着电梯门。

“我提醒你，不要玩火。”温迪压低声音，语气十分坚定。

“什么？”

“如果对那蓝有企图，知道后果吗？”温迪看不出任何表情，电梯已经来到一层。

“知道。”罗维一动不动。

“什么？”

“赔了夫人又折兵，一切努力尽付东流。”罗维看着温迪，电梯门打开，轻轻说道：“放心。”

温迪跟出电梯，在无人处停住脚步，压低声音说道：“你不该那么讲，这是投资，别用你的销售技巧，不用揣摩我们的想法和需求。”

“好的，我会注意。”罗维答应，“我真的表现浮夸吗？”

“还有，你恭维那蓝，让我很不舒服。”温迪已经压了一肚子怒火，现在发泄出来。

“这不是我们说好的吗？必须得到那蓝的支持，她才是风投部门的头儿。”罗维吃惊地看着温迪。

“晚上回家说。”温迪不想多说，转身离去。

分析师们很兴奋，这是一个明显的好项目，他们舍不得离开，围拢在一起议论。那蓝不喜欢罗维的开场白和说话方式，那段话透出浮夸的一面，充满技巧，心思用在外表的包装，就必须怀疑他的内在。她字斟句酌地说

道：“龙邮技术的想法、技术和产品都很不错，团队来自大公司，很专业。只是，龙邮技术没有缺点也没有风险，似乎太完美了。”

“他们的产品挺好，想法也很有趣，就是扯得太远。”一名分析师顺着那蓝的思路说，不管怎么样，罗维绝对是前四家中的佼佼者。

“下一组几点？”另一名分析师问道，通常他们都要在会议后交换意见才会离开。滴滴，那蓝的手机跳动，短信来自郭鑫年：我们的产品演示还在升级，今晚连夜加班，能否将介绍时间调整到明天，郭鑫年。那蓝顿时冒汗，时间早就定下来了，怎么能在最后一刻变更？她念出短信，会议室中喧哗起来，分析师们愤怒了。

“我明天有会议。”一位投资人立即声明。

郭鑫年的产品还没有成型，是那蓝破例增加进来，他突然要求延期，从名单中删除这个项目才是正常的逻辑，那蓝却在犹豫，她想象着郭鑫年夜空下骑行在唐古拉山口的情形，决定第三次暗暗帮助。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毫无原则地帮助这个没见过的陌生人。她举起资料，不偏不倚地说道：“这样吧，大家先看看资料，如果有价值，就请参加，如果有其他安排，也不勉强。”

分析师们久在大企业，懂得察言观色，猜测着那蓝的意图。那蓝放下资料，补充说道：“我看过这份资料，一个全新的领域，国外也没有类似的应用，或许蕴藏着难以想象的宝藏。”

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强烈的建议。正在此时，温迪进来，正好听到这一句。她眉头微皱，那蓝为什么三番五次推荐这家公司，其中有什么玄虚？

林佳玲踏上小梯子，看着衣柜顶层里几年前的衣物。她轻轻拂去外罩上的灰尘，取出深色的套装，退出江湖数年，再也没有碰过，她却没有生疏感。指尖触摸着毛料，反馈回来异样的酥麻，如同过电，记忆从脑海深处复活，这是久违的感觉。衣服回到身上，完美地贴着身体。她掐掐腰间，结实细腻，运动雕刻着身体的线条。当她穿回过去的服饰，商场的画面历历在目，更加清晰，目光和大脑似乎有了更强的穿透能力。在这一瞬间，林佳玲明白，自己属于商场，就像有人属于家庭，相夫教子，有人归隐海天一色的生活，也有人属于职场和商场，立足于高楼大厦之间，各不相同。羡慕别人，不如走自己的路。

林佳玲进入地下车库，越野车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这是她过去的座驾，现在开得越来越少了。她坐入驾驶舱，发动机轰鸣，没有丝毫的陌生。这更坚定了她的感觉，别人退出江湖，那是因为他们喜欢淡然，自己喜欢压

力和挑战，生活才有味道，我不要像别人那样！

今天的交通出奇的顺畅。她停好车，走进珈蓝大堂。贴身的深蓝色西服，衬托出令人移不开眼光的腰线，利落的淡妆洋溢着熟透了的美丽。这些见贯美女的外国投行精英们仿佛石化，惊讶地看着林佳玲，热闹的电梯厅也鸦雀无声。林佳玲一直将气场养在心中，今天怒放了，锋芒毕露，夺人心魄。电梯里只是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真正的气场必须棋逢对手，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

的确，金融行业这几年才在中国风生水起，一般人的确无法和林佳玲十几年的历练相提并论。

然而，林佳玲的气场很快被一条短信戳破，语音短信传出郭鑫年的声音：演示产品没有完成，我已经将会议时间推迟到第二天。这是商场大忌，以后还有什么信用可言？林佳玲打通郭鑫年电话，他振振有词地解释，她不想争论，挂了电话，回到车库从后备厢取出瑜伽包，走进旁边的洲际酒店。这本来就是她的计划，与其将时间浪费在路上，不如做会儿瑜伽，避开拥堵。当她闭上眼睛，深深呼吸，沉浸在瑜伽的动作中，仍然难以忘记郭鑫年取消会议的不愉快，这个香港极客一点儿时间管理的能力都没有，怎么领导一支创业团队？

林佳玲来高摩考察郭鑫年，这是极差的开端。

25
技术浪潮

第二天，林佳玲再次出现在珈蓝大堂，郭鑫年又发来短信：路上太堵，幸亏有你，你先上去，我一会儿就到。强烈的不舒服再次涌现，林佳玲在大堂盘旋几圈，她来这里，只是想根据郭鑫年的表现判断是否投资，他却把自己推到前线。

这么不靠谱，怎能投资给他？

林佳玲来到高摩所在的楼层，前台简洁，没有小美女充门面，谁也不会因此小看了高摩，没有自信的企业才将前台弄得气派。我要不要去和彭祖武打个招呼？林佳玲轻轻摇头，今天状态不对。她找到会议室，里面有了几位与会者，她上去握手，简单自我介绍：“我是魔盒的创业伙伴，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

看到气质不凡的林佳玲，温迪放下资料，魔盒竟有这样的合作伙伴？她走上来确认：“你是杨洋阳？”

“哦，不是，我是另外一位，资料里面可能没有。”由于郭鑫年的迟到，林佳玲被置于尴尬的位置，在她以往的职场经验中，拜访都被安排妥当，传真确认，时间表精准，绝对不会有人迟到。

“哦，我们只接待名单上的创业者，或者在他们陪同下。”温迪的意思很明显，要赶林佳玲出门。

林佳玲心中一烫，这是很久没有遇到的无礼，她不想争辩，很有礼貌地笑笑：“谢谢提醒。”她转身离开，迎面与一个女孩相遇，身高与自己相仿，刘海儿下面有一双细长的眼睛。迎面交错时间极短，其气质却让林佳玲有驻足细看的冲动。对方正巧看来，目光碰撞，不躲闪而微微一笑，如同春风拂面。两个女人互看着，只是几秒，都从对方身上得到了足够的感觉，这是一种需要打破的尴尬，女孩笑了：“欢迎光临，我是那蓝。”

温迪要将林佳玲驱出会议室，那蓝不明就里表示欢迎，两人意图相反。林佳玲身体一侧，让那蓝面对温迪，优雅地把问题抛给她，温迪只好解释：“创业团队中没有她。”

那蓝对林佳玲有莫名的好感，这并非正式会议，也没有保密内容，生硬地赶走林佳玲似乎不好。那蓝不想硬驳温迪的面子，不置可否地问道：“九点了，他们还没到吗？”

“我问问。”温迪抓起电话，打开免提，林佳玲一句话不说，这是她想要的结果。

郭鑫年在电话中匆匆说道：“堵死了，我很快就到。我的同事已经到了，请她先讲吧，她叫林佳玲。”

温迪鼻子都被气歪，昨天推迟今天又迟到？林佳玲更生气，她来考察郭鑫年的表现，没有任何准备，被不负责任地推到一线。拒绝？一屋子人在会议室中等待，这个郭鑫年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也不知道是傻透了，还是聪明到了极点。林佳玲竟然毫无办法，站起来，心里对郭鑫年怒气滔天，外表却春风拂面，向每位分析师微笑着，拼命回忆郭鑫年那天所说的内容。她多年修炼的气场和足以打动人心的笑容，让分析师们心旷神怡。那蓝看得也赏心悦目，一时都停在那里，没人去想林佳玲为什么一直笑而不语。

“咳咳。”温迪终于受不了，咳嗽几声。分析师们才惊醒，是啊，她为什么一语不发？

关于对讲机和移动互联网，在商业计划书中都有，要重复吗？林佳玲在这短短的半分钟组织好语言，天马行空地说道：“我非常喜欢李白的一首

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这句话一出，会议室不禁惊呆，这首诗声势固然惊人，在这种场合冒出来，却不伦不类，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过，罗维昨天用谈恋爱举例，成功扳回到投资领域，想必林佳玲也是如此。林佳玲不惊不慌，娓娓道来：“乔帮主气吞八荒，风头孰可挡！对不起，我说的不是乔峰，是乔布斯。”

投资人一起笑起来，林佳玲破冰成功，继续说道：“当年诺基亚，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短短两三年，霸气泄露，无法谋生，被微软收购。开心网风靡一时，如今谁还记得开心网的账号？在并不久远的过去，那位火爆一时的博客女王，她最近什么时候更新过？”

林佳玲举起右手，提问：“互联网潮起潮落，一时无二的风头都挡不住时间流逝，谁还在使用微博？或者每天都看微博？”

新浪微博的黏性越来越低，没人举手。林佳玲举起手机：“大家有没有发现，微博越来越无味，我们也减少了关注？”

这是极为自由的交流，一人举手笑着说：“是啊，自古名将如红颜，不教人间见白发。谁也逃脱不了时间的魔咒。”

众人哄笑之际，一个脑袋从门缝里钻进来，困惑地咕哝一句：“这是太平洋吗？”

高摩的会议室用海洋命名，“太平洋”便是其中一间，只是郭鑫年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惹得众人感觉滑稽。他来了！那蓝在网络上看过郭鑫年的照片，一眼便认了出来。他穿了一条牛仔裤，上身是黑色的圆领T恤，十足的乔帮主打扮，曾经大学运动员的健壮身体依然结实，只是腹部隆起，头发蓬乱，右手提着一台电脑，左手拎着一个白色塑料袋，极像家庭主妇去菜市场的那种袋子。郭鑫年向门外看看，出去不合适，紧张地笑着，推门进去，该不该打断林佳玲的介绍？不要，他贴着墙壁走进去，没有打招呼，没有握手，没有交换名片，匆匆找了一把就近的椅子，尴尬地坐在一角。他抬眼看去，空荡荡的大会议室中间摆着一张长桌，有五六位西装革履的分析师。他以为的“那蓝”，其实是温迪，坐在中间，郭鑫年向她挥手，她也不理。郭鑫年只好转身面对林佳玲，口气极为礼貌：“请，继续。”

“微博越来越无聊，如同几年前的开心网，微博变成了公共新闻和反腐平台。”林佳玲经验丰富，控制住被郭鑫年打断的情绪，打开电脑调出文件：“请看这些调查，微博的黏性与去年相比，已经减弱了一半。如果微

博衰落，谁将成为下一波潮流？谁将颠覆互联网？有没有一个新产品，如同闪电划过夜空，照亮移动互联网的新天空？”

林佳玲跳出了郭鑫年的产品思路，很多是她自己的想象和发挥，郭鑫年听不懂她在说什么，睁大眼睛呆呆地听着。

“用不了几年，彩票、电子支付、优惠券、电影票、机票、支票和网银，都将在手机上实现，电脑上的文件传输、存储和备份、通讯录也将被涵盖。如今，国际长途电话已经被苹果的FaceTime颠覆，中国电信行业的巨头不会消亡，但是它们的语音业务将被替代，只剩最基础的数据服务。想想吧，那是无限的可能和发展空间。”林佳玲将对互联网的理解全部说出来，摆脱了对郭鑫年迟到的不满情绪。她意外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分享自己对互联网的理解。

“我想看看产品演示。”温迪只听到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得到证明。

这是林佳玲的软肋，她心里七上八下，这些功能只是设想，她向郭鑫年一指，把难题抛给他：“请我的同事来演示，他也是我们的总设计师。”

郭鑫年站起来，面对那么多眼睛，心里一阵紧张，滑开手机屏幕，故伎重施：“谁有自驾出游的经历？”

气氛已经被林佳玲调动起来，分析师们一起举手，郭鑫年问道：“自驾的时候，如果要发短信怎么办？”

“开车当然不能发短信，违反交规。”一名分析师当即否决。

“如果有急事，一定要发呢？”郭鑫年想引导出对讲机，分析师就是不上套。

他的话与林佳玲的内容牛头不对马尾，没有任何联系，众人面面相觑，如坠云雾。他们以为这是噱头，猜不透反而更加有意思，又是一种极好的感觉，就像酒醉之后蒙眬的目光，看不清楚，却存在着什么。温迪听过这段，抱起双臂不理睬。

“如果一定要发，你会选择敲手机键盘，还是使用对讲机？”郭鑫年只好引出答案。

分析师们有些失望，一人说道：“对讲机不用拨号码，直接说话，通道就是你的，不需要与别人共享。”

另外一位分析师说道：“还有一个原因，免费。”

郭鑫年很高兴，举起手机：“我的产品就是手机上的对讲机，魔盒！”

“你正在开车，参加一个极为重要的论坛，北京很堵，你要迟到，需要通知主持人。”郭鑫年拉了一把椅子在中间，将手机塞给“那蓝”，鼓励她，“来，试着发给我，记住，你必须一只手握着方向盘，目光看路。”

温迪模拟开车的姿势，目光时不时看看屏幕，用大拇指按键。郭鑫年夸张地念道：“你这么写，‘很堵，很堵，超级堵，我到东单了，还有三天就能开到天安门了，请稍候。啊，糟糕，今天我的车限行！’”

东单距离天安门只有一站的路程，郭鑫年用滑稽的动作和夸张的语言，惹得办公室传出一片笑声。郭鑫年大吼一声，用手机拍拍温迪的额头：“砰，你撞车了，不能看屏幕。”

温迪十分不满，瞪了郭鑫年一眼，推开手机，气呼呼地坐回座位：“我开车从来不发短信。”

郭鑫年更加兴奋，将手机塞给那蓝：“有了魔盒，体验完全不一样，这位美丽的花瓶小姐，请试试，按着这个键，跟我说，‘很堵，很堵，超级堵，我到东单了，还有三天就能开到天安门了，请稍候。’”

那蓝被称呼为花瓶小姐，这是商场上的禁忌，即便有人这样想，也只能在背后说，怎么可能当面说出来？那蓝脸色发白，又不能拿他怎么样，看在网络上聊天的情面上，不与他计较，看着前方，手指划开屏幕，按着录音键，这就是手机上的对讲机，碧绿晶莹的界面，简单易用，根本不需要学习。那蓝对着麦克风悠闲地说完这段话。郭鑫年抓回手机，打开免提将声音放一遍，让所有人听见，又走回那蓝身边：“花瓶小姐的纤纤玉手轻轻一划，美妙的声音就进入魔盒，传给你的联络人，有没有影响您开车？”

“没有。”那蓝的愤怒已经被对对讲机的喜爱所取代。

郭鑫年举起手机，绿莹莹的屏幕极为诱人。他面向众人问道：“喜欢短信，还是喜欢这么美妙的声音？既然说到声音，为什么不让这位花瓶小姐唱一首歌，给她的恋人？”

郭鑫年三番五次称呼投资人为花瓶小姐，林佳玲无语，那蓝生气至极，又没办法阻止，对着分析师们噘嘴笑笑，摆出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那蓝和少爷分手，没有恋人，却不反感唱歌，取来手机，轻声哼唱，席琳·迪翁的《因为你爱我》（Because You Loved Me）。郭鑫年装模作样地欣赏，其实完全不懂，待她唱完，举起手机放出声音来，问道：“你生日那天在外出差，喜欢收到一条冰冷的短信，还是听到女朋友美妙的声音，唱出这么

好听的歌曲？”

温迪对这个功能已经了解，打断郭鑫年：“对讲功能，我们看见了，社交功能？移动支付功能呢？”

郭鑫年为难了，林佳玲好像提过，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只好求助地看着她。林佳玲正在惊诧，郭鑫年二得没边儿没沿儿，昨天推迟会议，今天迟到，会议中用手机敲温迪脑袋，又称呼那蓝花瓶小姐，把两位重要的投资人得罪干净，谁会投资给他？但魔盒界面那么吸引人，完美的产品竟然出自这个傻瓜。林佳玲极端困惑，这人到底是天才还是傻瓜？她看见郭鑫年求助的目光，却不打算帮忙，稳坐钓鱼船，解释反而暴露分歧，冷静地观察着众人的反应。

郭鑫年处境为难，顺着自己的思路，胡乱说道：“社交功能？如果你使用魔盒，好友必然进入通讯录，当然可以社交，更加安全和私密。”

“可以演示吗？”温迪向后一靠，提出要求。

“这个，正在开发。”郭鑫年不能拒绝，只能这么回答。

“多久？”温迪不懈追问，痛打落水狗。

这必须要与卢卡商量，郭鑫年不敢乱讲：“我确认一下，回去给你邮件，好吗？”

“等等，我为什么在苹果商店里找不到？”一名投资人兴致盎然，却找不到魔盒的下载地址。

“这是演示版，产品还没有上线。”郭鑫年极为尴尬，这是连夜赶出来的半成品。

“什么时候上线？”分析师锲而不舍地追问。

“也许一个月，或者三个月。”郭鑫年不敢乱讲，如果没有启动资金，三个月都未必能够开发出来。

“安卓版本，可以演示吗？”温迪找到破绽，迅速跟进。

“还没有。”郭鑫年慌乱起来，卢卡是iOS高手，对安卓完全不懂。

“所以，你只有想法，还没有产品？”温迪找到关键的漏洞追问。众人的盎然兴致被这几句话浇灭，投资最忌讳只有想法而没有产品，而魔盒只是一

个半成品。

分析师们越来越困惑，问题连珠炮一般爆发出来：“请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

这个问题极为刁钻，郭鑫年无力开发产品，肯定与研发能力不足有关，分析师们便试图解开谜团。魔盒只有郭鑫年一个正式员工，其他人都是兼职，他不免心虚，抓起商业计划书说道：“哦，在这里，我负责产品的架构，卢卡编程，杨洋阳负责售后服务和支持。”

“他们两位呢？”

“他们在上班。”郭鑫年不惯撒谎，无意中又暴露出巨大的缺陷。

“上班？”那蓝不解。

“唔，他们还有其他项目。”郭鑫年糊弄过去，如果说出他们只是兼职，投资便彻底绝望。

“这位是？”那蓝指着林佳玲，提示郭鑫年，她一眼就看出林佳玲的不同寻常。

“哦，我们的投资人。”郭鑫年仓促地解释，可是资金没有进来，立即改口：“她也负责产品架构。”

“时间到，谢谢光临。”温迪站起来，总结着说道，“大家可能还有问题，今天时间紧张，不过我们还有机会深入评估，相信有更多的机会讨论和提问。”

林佳玲被临时推上火线，事先没有与郭鑫年商量，两段讲话没有任何关联，却取得歪打正着的效果，出乎所有人预料。林佳玲后来也承认，这是天意，如果只是她讲，内容一定空洞，如果郭鑫年讲，分析师会说，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对讲机功能，根本不值数千万美元的投资。他们无意中达到一个效果：对讲机将颠覆传统的互联网。那时，林佳玲根本想不到，对讲机这个小小的应用，竟然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以至于两年后脸谱网（Facebook）斥资190亿美元收购同类产品，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网络时代。

会议结束，林佳玲与那蓝相视一笑，换了名片，然后与分析师们握手告别，这是极为重要的场合，留下联络方式保持联络的畅通，是商业常识。郭鑫年没有随身带名片的习惯，拎起白色塑料袋，走到温迪面前，向前一送，说道：“我从西藏带给你的，减肥效果极佳，坚持一个月就不会这么

胖了。”

郭鑫年一片好意，满脸真诚。

温迪像被鞭子抽在脸上，脸上红起一片，她肌肤雪白，身材傲人，很有光线主持人柳岩的范儿，不能用胖来形容，加上她头脑聪明，在高摩备受宠爱。年会的时候，她穿上低下短的服装，登台表演，男同事鼻血跌落一地。她向来引以为傲的身材，被郭鑫年当众说成胖，他是什么意思？郭鑫年偏偏语气诚恳，不像恶作剧，温迪发作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时愣在那里。

郭鑫年说声“不用谢“，兴高采烈地推门出去。会议室的分析师们一起望向温迪，投行极为严谨，一旦亲朋好友牵扯进来，当事人必须回避，温迪当着众人收受礼物，实属反常。

“莫名其妙！无缘无故！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温迪连跺两脚，大声抗议，撇清关系，他们属于投资人和创业者的关系，说不认识有些过分。

那蓝知道内情，连忙替温迪解围，问道：“大家觉得，他们的创意和产品怎么样？”

一名分析师整理好思路，说道：“林佳玲说移动技术正在颠覆传统互联网，郭鑫年介绍移动对讲机，所以，他们的意思是，对讲机将颠覆移动互联网，是吗？”

一名分析师点头认可这个意思，又摇头：“不可能吧？”

一名留着山羊胡须的分析师越想越有趣：“有点儿意思。”

那蓝心不在焉，郭鑫年从西藏带回来的减肥茶给了温迪，他把我俩搞错了！她担心温迪恼怒中说出不合适的话，和她一起离开会议室。刚出门，温迪找到垃圾桶，要将塑料袋扔进去，被那蓝拦住。塑料袋里面有两袋减肥茶，还有一个绿色的兔子玩偶，斜着眼睛，滑稽又喜气，那蓝情不自禁：“好可爱。”

“送你。”温迪没感觉，她身上都是大牌，怎么会看上这个几十块钱的毛绒玩具？

那蓝接来兔兔，把减肥茶扔进垃圾桶，相视一笑，温迪停住脚步问道：“我真胖吗？”

那蓝诚心诚意说道：“当然不胖，他又没看到你的小蛮腰，有什么资格说

你胖。”

温迪烦恼散去，愤怒涌起：“他竟敢当众嘲讽我，哼，死定了！”

那蓝猜到了缘由：郭鑫年第一次来高摩的时候，温迪接待，后来他找那本《冰岛攻略》联系我，然后他去敦煌和西藏旅游，给我新浪微博的链接，互相关注，在西藏时要给我带减肥茶，今天送给温迪，肯定搞错了人。那蓝还不放心，问道：“郭鑫年怎么有我的联系方式？给我发了短信。”

温迪停下脚步，想起来，说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请假，我代班，把你的名片给他了。”

一个小小的误会，郭鑫年糊里糊涂，那蓝看着手里斜眼的兔兔，说道：“他好像把我们搞混了。”

温迪和那蓝环肥燕瘦，区别极大，只有郭鑫年才可能搞错，温迪恍然大悟：“哦，我那天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出去喝咖啡，错过了。”

“要不要向他讲清楚？”那蓝困惑起来，郭鑫年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却做出了极棒的产品，让身为投资人的那蓝极为头痛。

“随便咯。”温迪对郭鑫年没有任何感觉，更不想去解释，他本来就是陌生人。此时，温迪根本没把郭鑫年看在眼里。

26
疯狂的人都是异类，他们能改变一切，推动人类前行

“社交功能？你说的？”郭鑫年怒气冲冲出了高摩，在电梯里大声问道。

电梯里挤了五六个人，林佳玲向来不在这种场合说话，向周围的乘客歉意地笑笑。郭鑫年变本加厉：“你到底说没说？沉默就是否认。”

“说了。”林佳玲承认。

郭鑫年勃然大怒：“谁让你这么说，魔盒是手机上的对讲机，你不是不清楚，怎能信口开河？”

林佳玲向身边的金融精英们再次微笑，忍到电梯门打开，率先冲出，郭鑫年还在嘟囔。她极有涵养，绝不在公共场合争执，拉开车门坐进去。郭鑫年对她的座驾大吃一惊，不请自进，坐到副驾：“这是你的？SUV中的极品。”

林佳玲一语不发，砰地关门，按钮启动汽车，打开导航设备。汽车是郭鑫年平生挚爱，对林佳玲的座驾佩服得五体投地，问道：“不插钥匙就能启动？嘿嘿，这车真不小，自行车都吃得下，以后我有钱了，也弄这么一辆。”郭鑫年自嘲地开玩笑，东摸西看，把刚才的争执忘在脑后。

林佳玲到了安静的场所，转头看着郭鑫年，慢慢压下怒火，心中渐渐平静。郭鑫年被看得发慌，摆手说道：“不用道歉，我原谅你了，怪我迟到，你乱说，应该由我负责。”

林佳玲哭笑不得，面孔冷硬：“这么重要的会议，为什么迟到？”

郭鑫年昨晚开发产品，搞到凌晨五点，没睡多久，嘴里胡乱解释道：“北京这交通，你知道的。但是，不管有没有迟到，我都不允许在魔盒中加入那些乱七八糟的功能。”

辩解绝不是好习惯，往往不如诚心地道歉。林佳玲压下不满，再问：“你为什么当众送投资人减肥茶，故意羞辱人吗？”

郭鑫年千里迢迢带回来减肥茶，找到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起来，已经极为难得。他睁大眼睛说道：“我的天，女人真奇怪。我诚心诚意从西藏给她带回来，九十多元呢，很贵的，我在网上事先都告诉她了！”

林佳玲简直无语了，抬眼看他：“九十元，算贵吗？”

郭鑫年回答得理直气壮：“比起不吃饭减肥，当然算贵的。”

林佳玲指指郭鑫年的脑壳，说道：“我觉得，你这儿有毛病。”

郭鑫年哈哈一笑，拍拍胸口：“错了，我测过智商，比杨洋阳稍低一点儿，但也不差。我这儿有毛病，缺心眼儿，妈妈在香港常说我，可是我改不了。”

林佳玲无话可说。

“我搞砸了吗？”郭鑫年小心翼翼地问，太多的挫折伤害了他的勇气，他更害怕面对选择，就像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拒绝面对现实。如果再失败，这条路该怎么走下去？

嗯，林佳玲仰天叹气，对这种自认缺心眼儿的人实在无语，一踩油门，越野车出了停车场，进入无边的车海之中。凭良心讲，郭鑫年的确有不错的想法，卢卡做出了独特的演示产品。但是，他先迟到，又称呼投资人为花瓶小姐，最后用减肥茶当众羞辱投资人，怎能得到投资？这人真是奇葩中

的战斗机。

天色已黑，他们过了阜成门桥，郭鑫年一语未发，林佳玲感受到了他的无助和绝望，拿出一瓶巴黎水递给他：“喝点儿吧。”

“不管有没有希望，砸锅卖铁都要把魔盒开发出来。”郭鑫年不怕得罪人，却不能没有产品。

“你还有钱吗？”林佳玲侧头看着郭鑫年。

“回家找爸爸。”郭鑫年眼睛呆呆，想起病重的父亲，眼泪滑落。

“想把父母的房子也卖掉吗？”林佳玲毫不客气，红绿灯的时候，林佳玲侧头看他，满脸泪水，林佳玲无意中一句话戳中郭鑫年内心最脆弱的地方。

“爸妈心甘情愿卖掉养老的房子供我创业。”郭鑫年擦干泪水，看着林佳玲。

“好吧。”林佳玲心中滑过一丝感动，不知道说什么。

“开门见山，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一起创业？”郭鑫年逼问，只有林佳玲加入，杨洋阳和卢卡才会开工，这是谈好的条件。

“我想想。”林佳玲耸肩，委婉地拒绝，这人直来直去，一点儿都不懂含蓄。

“不能说明白吗？”郭鑫年反而咄咄逼人。

“不，我不想加入。”林佳玲被他拱起火来，当场拒绝。

“谢谢你参加会议，再见。”郭鑫年拉开车门，背起挎包，跳下车，头也不回，向前走去，在高架桥上留下一个顽强的背影。

郭鑫年深夜回到家中，打开电脑，寻找到那蓝，敲出文字：是我，郭鑫年。

那蓝知道，他把自己和温迪搞混了，忽然有一种捉迷藏的感觉：Hi，鑫年。

郭鑫年担心她不高兴，现在终于放心：我们表现怎么样？

那蓝：你自己觉得呢？

郭鑫年胡乱说道：我创业不能说有经验，教训却没人能跟我比，我失败了多少次？呵呵，不说这个了，能帮我打听一下吗？

那蓝：打听什么？

郭鑫年：结果。

那蓝：可能过一段时间，还要商量。

郭鑫年有些失望：哦。

既然他不知道我是谁，不如问问他感受，那蓝嘴角露出笑容，在键盘上敲着：对我们印象怎么样？

郭鑫年想想温迪火爆的身材，舔舔舌头：当然很好，只是你旁边那个电灯泡一直在晃我。

那蓝：什么灯泡？

郭鑫年：你旁边那个美女，像两百瓦的白炽灯，照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么大一个花瓶，随便就能嫁入豪门，何必辛苦地朝九晚五？

又来了！那蓝是高摩的投资人，被称作花瓶，极为不满，敢说我是白炽灯？还两百瓦？哼！她左手端起红茶，拍着桌子上的兔兔，这是郭鑫年从西藏带回来的。那蓝对着兔兔吐舌一笑，提醒郭鑫年：你的想法和演示都不错，只是产品没有研发出来，很难获得投资。

郭鑫年资金枯竭，连办公室都租不起，即便卢卡免费开发，服务器和带宽必须真金白银：知道了。

那蓝替他着急：必须尽快开发出产品，立即上线，明白吗？立即！

郭鑫年下了网络，一语不发，枯坐了半个小时，想起渐渐老迈的父母，真的无法开口要钱，悲怆无可压抑。忽然，手机铃声响起，杨洋阳口气异常平静：我们都在车库咖啡，郭鑫年，你来。”

郭鑫年放下电话，杨洋阳这种语气前所未有，肯定是有大事了。

27
天使投资和创业导师

林佳玲对郭鑫年十分失望，他犯了一堆错误，自己投资给这种人？绝对不

可能！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脑海中总闪回刚才那一幕，郭鑫年满脸泪水，跳下汽车，头也不回地走向十字路口。这一幕让林佳玲感动，他像一团火，燃烧自己也点燃别人，百折不挠。

林佳玲回到家中，蜷缩进沙发，身边正好有一本《史蒂夫·乔布斯传》，这是她的精神食粮。她随意翻着，有意无意之间，一段话进入视线：“那些疯狂的人，不合时宜的人、叛逆者及麻烦制造者，他们都是异类，看待事物的眼光与别人不同，但他们能改变一切，推动人类前行。或许有人认为他们是疯子，但在我眼中，他们都是天才。”这段话出自乔布斯，林佳玲以往印象不深，经历了高摩的会议，她忽然有了深入的理解。郭鑫年卖了房子创业，不可谓不疯狂，他充满叛逆，另辟蹊径，不走寻常路，羞辱投资人，绝对是麻烦制造者。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才能不断创新。林佳玲合上《史蒂夫·乔布斯传》，心中有了决定。

她提起笔，开始寻找支持郭鑫年的理由。首先，卢卡仓促开发出来的产品让人眼前一亮，他具备化繁为简的天赋，杨洋阳的美工和文档简洁却能打动人心。他们是独当一面的天才，组成难得的技术团队。其次，对讲机是一个杀手级的应用，独特的传播特性，在吸引用户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是一个突破口，直通林佳玲心底颠覆互联网的野心和梦想。这是她等待许久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她怦然心动。

两条理由已经足够，林佳玲深思熟虑，必须说服苏葯，他也是车库咖啡的创始人。

傍晚，林佳玲讲述了她看到的愿景，互联网改变世界，智能手机又在颠覆互联网。这意味着，以奔狼、企鹅技术、电猫国际为首的互联网行业正在洗牌。它们基于传统的互联网，靠广告、电子商务和游戏业务发展壮大，当移动互联时代突然到来之际，世界将完全不同。新兴的公司凭借技术浪潮，将与这些互联网巨头展开一场波澜壮阔的角逐。这场激动人心的商业竞争，不仅将改变每个创业者的命运，也将会推动世界的改变。

“梦想不一定由我们来实现，提供环境和土壤，帮助年轻人孕育伟大的想法，生根发芽和壮大，足矣。”苏葯仍然不同意，他设计车库咖啡的时候，就是秉持这样的商业逻辑。

“这也是我的梦想，创业不分年龄，柳传志四十多岁离开中科院，黄忠七十岁才投靠刘备，邓小平七十四岁开始改革开放，姜子牙两鬓如霜才遇到周文王。”林佳玲的眼中闪耀着理想的火花，看着苏葯。

苏葯没有被说服，车库咖啡既要运营，又要投资，两种业务肯定冲突，投资魔盒将颠覆车库咖啡的运营模式。他坚定讲述的理由，在林佳玲的目光

下纷纷软化，最后他叹气一声，让步：“如果你坚持，我们可以找到妥协方案，这的确是一个颠覆传统互联网的机会。”

“谢谢你。”林佳玲的手紧紧按在苏药的手上，十分欣慰。他们分歧依旧，苏药让步，这就是合作伙伴，求同存异，互相支持。他们做出投资决定之后，做了简单的分工，林佳玲协助郭鑫年创业，苏药专注于车库咖啡的运营。商量完一切，天色已晚，苏药还有担心：“郭鑫年非常二，我拿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郭鑫年是最不可控的因素，林佳玲笑笑，她在IBM担任高管多年，不缺的就是管理能力，说道：“他必须快速成长起来，我有个办法。”

郭鑫年和卢卡会把事情办砸，杨洋阳肯定不会，林佳玲先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十分钟之后，她回电确认了时间地点，樱花街路边的烧烤店。林佳玲住在北京东三环，那是外企和大使馆聚集的地方，附近有各种各样的高档酒吧，充斥着进口洋酒，连啤酒都是进口的。车库咖啡附近只有路边烧烤，林佳玲在苏药的影响下，也喜欢上路边的烤鸡翅和廉价清爽啤酒。用苏药的话说，人生的境界就是，半夜三点想吃烧烤的时候，发一条消息，立即聚来一群朋友。林佳玲舍弃不了正宗的法国香槟，取出一瓶，走出图书城的街道，五分钟就能看见灯火下的路边摊儿。

槐树之下，凉风送爽，夏虫啾啾，正适合聊天。

郭鑫年三人已经到来，他见到林佳玲的香槟，眼珠和烧烤炉一样亮。他们常喝啤酒，偶尔喝兑了饮料的威士忌，哪喝过这么好的香槟？他不客气地伸手接过来。杨洋阳极为聪明，她为什么带来香槟？这通常是用来庆祝的。她心中一动的时候，香槟砰的一声被郭鑫年打开。杨洋阳对着郭鑫年肩膀就是一拳，郭鑫年以为香槟声响吓到了杨洋阳，道声歉，给每个人倒酒。

“大愚，知道这瓶香槟的意义吗？”在杨洋阳看来，这是林佳玲同意加入的信号，被郭鑫年糟蹋了。

哎，林佳玲无奈叹气，这瓶昂贵的香槟是用来庆祝投资的，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到正题呢，香槟就被郭鑫年打开。还好，杨洋阳朝着自己歉意地微笑，这个小丫头已经明白了。几分钟后，烤串上来，众人大口吃肉喝酒，唯独林佳玲还是摆脱不了习惯，把焦嫩的肉块拨在盘子里，用铁钎当叉子，细细品尝，把烧烤吃出了法国大餐的味道。

香槟入口甜软无比，没有强烈的酒精刺激。郭鑫年不管不顾地猛灌。此刻，他内心五味杂陈。自创业以来，他屡败屡战！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

黄河心不死！各种尝试，各种失败，老婆不理解，卢卡和杨洋阳各自去大公司，积蓄将尽，只有关门。

郭鑫年懵懵懂懂，没想到林佳玲会加入，只是深更半夜的，她肯定有话说，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说吧，到底什么事？"

"你打算怎么办？"林佳玲看着他，有梦想的人很多，坚持梦想的人很少。

"再赌一次，如果失败，就回香港。"郭鑫年什么都没有了，不禁心酸，有何面目去见爸妈？

林佳玲有意试探他创业的决心，轻轻说道："上班吧，听说企鹅技术招聘产品经理，起价六十万，你的资历没问题。只要不折腾，前妻还会回来，她拿走房子，只是不希望你抵押出去创业。"

"你怎么知道？"郭鑫年猛然转身，香槟在杯中翻江倒海。

"她让我告诉你，你根本听不进去。"杨洋阳为林佳玲圆场，郭鑫年根本不可能回头。

"别折腾了，好好过日子，生个宝宝，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开开心心，平平淡淡，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乔布斯的。"卢卡这些话忍了很久，郭鑫年穷途末路，是说这些话的最好时机。

"你要放弃吗？"林佳玲不眨眼看着郭鑫年，如果他退缩，当然不会投资。

"放弃？我在香港继续创业，只要梦想不死，我就干下去，有一天梦想没有了，只能出卖自己，再去打工。"郭鑫年走投无路，嘴里仍然强硬。

林佳玲满意，百折不挠是创业者最重要的品质。她把被酒杯推到一边，拿出平板电脑，点开一份协议。

"这是什么？"郭鑫年摸不着头脑。

"别忘记，我是天使。"林佳玲眨动双眼，目光像天使一样闪亮，她的确是天使投资人。

天使投资？郭鑫年脑中突然清明，天使投资人是最早期阶段的投资，此时创业者只有想法，还没有产品。在国外，天使投资人往往都是父母或者大学老师，不仅提供第一笔资金，有时亲自动手帮助。乔布斯的父母还把车库贡献出来，共同焊接线路板，生产出苹果最早期的电脑。虽然乔布斯并非他们亲生，却一辈子感情深挚，苹果公司上市之后，他立即为父母买了

一套梦想已久的房子。听林佳玲的意思，她还要投钱进来？

“可是，我们一直失败。”卢卡的头脑被酒精冲昏，不敢相信。

“这不是最好的时机吗？”林佳玲所说不错，他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她把平板电脑推到三人面前，里面是投资条件。

协议的大意是，车库咖啡成为郭鑫年团队的投资人，并规范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和退出机制，唯独在估值、投资金额和比例三个数字下面是空白，这是双方要谈的关键。郭鑫年身陷绝境，这份投资协议不啻久旱的甘霖，他没有选择。

“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明火执仗。”郭鑫年一目十行看下去，脑子一热，在哪儿签字？

杨洋阳挡住郭鑫年：“数字还是空白，你签什么？”

郭鑫年被兴奋冲昏头脑，冷静地再看一遍，正色说道：“林天使，关于估值、投资金额和股份，你有什么意见？”

“很简单，把资产列出来，做个估值。”林佳玲放下香槟，仿佛回到商场。其实在天使投资阶段，不能用这种算法。

郭鑫年弹尽粮绝，除了几台电脑，哪来什么资产？唯有那个语音短信的产品，很难讲有多少价值。账上的资金，郭鑫年这么二的人，也不好意思开口说出来。他指着杨洋阳和卢卡：“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三个人，值多少？”

郭鑫年耍赖，这没有难住林佳玲。她笑着答道：“把你们的年薪估算出来，就是你们每年的投入。”

无论怎么算，郭鑫年公司的资产都不会太多。林佳玲不为难他，她极有商场经验，本来不该暴露自己的底牌，不知为什么，和他们三人在一起，往往开诚布公，不想绕来绕去，直接说道：“你创业多年，投入估计在两百万左右，给你翻一倍，估值四百万，车库咖啡投入两百万现金，占据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这是少见的做法。一般来讲，在天使投资阶段，创业者应该估计出未来一两年的资金需求，给天使投资一定比例就行，这个比例不会太高。天使投资如果占据大头，创业者变成打工者，百分之二十是合理的比例。至于估值四百万，超出了郭鑫年心中的数字，他的投资已经打了水漂，人家翻倍补回来，很为自己着想。郭鑫年低头：“我还有其他选择吗？”卢卡和杨洋

阳一起摇头，郭鑫年目光转向林佳玲：“有个条件。”

林佳玲淡然问道：“你说。”

钱聚人散，钱散人聚，郭鑫年相信这个道理，说道：“我不愿意占你便宜，估值高了。你们拿二百万现金，拿走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两百万，百分之二十。”林佳玲按住协议，口气坚决。他们的谈判极为奇怪，别人都争夺利益，他们却千方百计为对方争取。

“好！”郭鑫年在协议上签名，他一败再败，林佳玲愿意给钱，这是信任！

“为什么投我们？”杨洋阳没想到，郭鑫年误打误撞之下真的拿到这笔投资。

林佳玲投资有很多原因，简单说道：“你们有改变世界的梦想。”

梦想！红二代富二代坐着爸妈的豪车向前冲，普通人手推肩扛，背着老迈的父母和各种压力，呼吸着毒死人不偿命的空气，在街边招手一个小时都打不到出租车，把人挤成照片的地铁，不如走路快的公交汽车，没有户口不让你买房买车，两百年也买不起一套六环内的房子。卢卡不喜欢“梦想“这个词。

杨洋阳攥紧香槟说着：“房价杀死了年轻人的梦想，可是，我偏要证明，有梦想，就能改变世界。”有了车库咖啡的投资，就要与郭鑫年再干一场，她笑着表明态度：“很多人对我说，趁着年轻有姿色，赶紧找个富二代红二代嫁了吧，我不服。我要找到自己的所爱，不为金钱房子出卖自己，这就是我的梦想。”

林佳玲看着卢卡，他一个技术天才，始终不发一言，让人琢磨不透：“你为什么要创业？”

卢卡被这个问题问住，他完全可以在大平台上混，喝了几口香槟，说道：“我不喜欢大公司，那只是一份工作，拿多少钱干多少事。我喜欢用最简洁精炼的程序和界面，完成最复杂的功能，这就是我的梦想。”

“化繁为简！最简单的功能蕴藏着最复杂的内涵，就像北魏的佛像，表面至简，却能够反映出佛家丰富的内心世界，众生平等、六道轮回、因果之报，都能从细微的表情中窥见。”林佳玲喜欢艺术，常去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卢卡是一名程序员，设计却充满艺术气息，他站在了科技和艺术的交汇点。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极少，他是其中之一。

“切，他是想和杨洋阳在一起。”郭鑫年头也不抬，说道。

卢卡脸腾地红了，这是他留下来创业的直接动因，可是他羞于表达，被郭鑫年揭了老底儿。杨洋阳脸上挂着笑容，仿佛与己无关，谁也猜不透她的想法。林佳玲看向郭鑫年，问道：“你？你的梦想？”

郭鑫年闭上眼睛，回忆着大漠黄沙的那段旅程：“你们相信前世吗？我相信，我前世就是东汉时期的一名步卒，跟随陈汤从长安出发，西行大漠，不为金银财宝，也不为倾国倾城的美女，只为一个信念：匈奴不能无端杀害我们的使节，步步向西，穿越陇西，进入新疆，翻越当时叫作葱岭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南部，阵斩北匈奴郅支单于，悬首其城，这就是我的梦想！”

郭鑫年创业失败的时候去敦煌旅游，存着这样的心思，卢卡不以为然：“太扯了吧。”

林佳玲年纪增长，对历史越来越感兴趣：“汉唐的中国人开放自信，明清又变成什么样？”

“奴才！”郭鑫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为什么这样？”林佳玲非常想了解郭鑫年的价值观。

“权贵只求保住江山社稷，禁锢思想，哪里还有自信和开放的精神？”郭鑫年酒后放言。

“和对讲机有什么关系？”杨洋阳也觉得郭鑫年的梦想和理论太不现实。

“如果陈汤、班固、李靖和李绩复生当世，他们会做什么？去考央企公务员？那是明清奴才之路，唯有创业才是陈汤和班固的选择！”郭鑫年从敦煌和西藏带回来很多胡思乱想，逻辑奇怪。林佳玲却能够理解，坚持梦想不放弃，不屈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郭鑫年迟到，口无遮拦，都是很严重的毛病，但是他具备一种品质，百折不挠的精神。

“大愚，有病必须去治，说些现实的吧。”杨洋阳不想听他胡扯，车库咖啡决定投资，这才是关键。

“你为什么要投资我们？”郭鑫年再问林佳玲，虽然杨洋阳问过这个问题。

林佳玲眼睛闪亮，可惜香槟已经被郭鑫年打开了，她轻轻说道：“你们有很棒的想法，手机上的对讲机，这是一个支点。卢卡有技术，杨洋阳善于沟通和协调，大愚好像什么都没有，你身上却有着强烈的创业精神，这些

都是与生俱来的，难以复制。”

佩服！郭鑫年把香槟底儿倒出，拱手。“什么时候能够拿出产品？”林佳玲的梦想是颠覆互联网，她不想说，梦想说出来往往是可笑的。

“我那边工作有些忙。”卢卡低头，他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杨洋阳打开手机，用手指敲着什么，拍拍双手说：“我的辞职信发出了，明天开始上班，你看着办。如果你不来车库咖啡，我明晚相亲，再上《非诚勿扰》。”

卢卡瞪大眼睛，担忧：“和谁相亲？那人智商多少？”

杨洋阳笑着回答：“二百五，比你高很多。”

“哪有二百五这智商。”卢卡抗议着打开电脑，噼里啪啦敲起来，郭鑫年乐得出声，他在写邮件辞职。

“好了，明天上班。”卢卡砰地合上笔记本电脑。

“我有一个条件。”林佳玲按住协议，不让郭鑫年取回来。

“什么？”郭鑫年担心她变卦，她没签字也没有打入投资，拿着这张纸也没有意义。

林佳玲的眼睛如同夜空中的星星，说道：“对赌！”

果然有诈，哪有这么容易拿到投资，郭鑫年右手一伸：“愿闻其详。”

创始人至关重要，郭鑫年便是短板，林佳玲仿佛在下决心，问道：“创业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好的想法。”郭鑫年抢先回答。

“速度。”杨洋阳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

“你说得对，一个想法，一个月就能被山寨出来。”郭鑫年放弃争论，最近各界大佬都发表了关于速度的讲话。

林佳玲得到了想要的答案，看着郭鑫年问道：“你的体重是多少？”

速度与体重有什么关系？郭鑫年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好说出来：“八十三公斤。”

郭鑫年一米七八左右，估摸一下，林佳玲说道：“我的对赌条件是，你在半年内将体重降到七十公斤。在这期间，你每天必须去健身房，以健身卡为凭，如果有一周做不到，就赌千分之五的股份给我。”

半年二十六周，如果郭鑫年不能做到，意味着失去百分之十三的股份，这个对赌条件闻所未闻。杨洋阳送到嘴边的香槟喷洒出来，卢卡手里的鸡翅送到鼻尖，郭鑫年的铁钎被火烤红，一起惊叫。杨洋阳吞下香槟，卢卡咬下鸡翅，郭鑫年甩起胳膊，才问道：“开玩笑？”

林佳玲用行动回答，架起平板电脑，把对赌条件补充到协议中去。对赌通常与业绩挂钩，与体重挂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做法。如果她图谋郭鑫年的股份，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连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杨洋阳也不明白她的用意。

林佳玲俏皮一笑，她久经职场历练和商海起伏，能保持这种纯真笑容实属不易：“身体那么重，怎么保持速度？”

体重和创业，完全是枪炮和玫瑰，彼此毫无关联，林佳玲强词夺理把这两件事扯在一起，并且签署了对赌条款。郭鑫年没有本钱争论，低头看着只有一页的协议，问道：“就这么多？”

林佳玲点头，郭鑫年看看杨洋阳和卢卡，举起笔来：“我签字了？”

“你能做到吗？”林佳玲拦住郭鑫年，他浑浑噩噩，每天准时去健身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能。”郭鑫年抓来一支笔，在协议上签了名。

“你怎么做到？”杨洋阳也不相信。

“哈哈，即便赌输了这百分之十三的股份，我们还有百分之六十七。”郭鑫年大大咧咧地笑完，板起脸来问林佳玲：“好奇死我了，体重真的关系到创业成败？”

“你质疑对赌条件？”林佳玲放下签字笔。

郭鑫年摆手如同车轮，林佳玲重新提起笔签名，签署了她脱离商场之后的第一份协议，金额远远小于以往在IBM的任何一份合同。她没有想到，仅仅一年之后，这笔投资带来的收益，比她这辈子挣到的钱的总和还要多。然而，此时此刻，郭鑫年、杨洋阳和卢卡的目光中带着顽皮的诡异，这笔钱十有八九是要打水漂。

林佳玲放下笔，举起酒杯换了称呼："小伙伴们，合伙人们，股东们，资金一周内到账，加油！"

"洋阳和卢卡，你们不能白干，每人百分之十五，公司是大家的，再拼一次！"郭鑫年绝处逢生，欣喜万分。他是老板，杨洋阳和卢卡打工，如今，郭鑫年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车库咖啡百分之二十，杨洋阳和卢卡各百分之十五，大体公正，都能接受。股份划分至关重要，郭鑫年在瞬间决定，他向来如此，大事靠直觉。

"啊，要监督你去健身房，不然我们的股份也会贬值。"卢卡其实是开玩笑，那时谁也不在意这点儿股份，谁也没想到，魔盒上市之后，公司价值暴涨，股份非常值钱。后来，郭鑫年健身成功，抱得美人归的时候，才佩服林佳玲的远见，从内心里感谢这匪夷所思的条款。然而，现在谁也不理解这条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对赌条件。

杨洋阳对股份划分很满意，郭鑫年拿老底儿出来投资，自己和卢卡拿着还算不错的工资，却还是想不明白："对赌条件为什么是郭鑫年的体重？"

"你们有创业精神和好的想法，但缺少一样东西。"创业是系统工程，从研发到市场，从采购到财务，需要极强的运营和管理，郭鑫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林佳玲记得，几年之前，周锐从上海返回北京，手下的精兵良将都被划走，只有五六个残兵败将。他在咖啡馆传授《摧龙八式》，一个季度时间便攻入对手最坚固的堡垒，林佳玲喜欢谈笑间对手灰飞烟灭的感觉，心想：我为什么不可以？

"缺什么？"在郭鑫年的心目中，有钱就可以大干一场。

"比金钱更加重要，或者，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林佳玲不答反问，灌输毫无意义，必须让他们自己琢磨出来。

郭鑫年挠挠脑袋，念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我答对了吗？"

杨洋阳看看林佳玲，对这个答案不好否定："有人说是健康，有人说是财富，也有人说爱情，当然你向往自由，所以你离婚了。"

郭鑫年抗议："离婚不是我提的，她嫌我没时间陪她。"

林佳玲谈好对赌条件，又绕回到了速度这个话题："你说得对，健康、财富、爱情和自由不是关键，时间才是核心。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便可以追求健康、财富、爱情和自由。投资到位之后，用不了多久，竞争对手就蜂拥而至。他们比你实力更强，资金更雄厚，一脚就能把你踩成齑粉，而你

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速度，永远冲在最前面。”

速度是互联网世界的核心，杨洋阳同意这点，却还是不明白：“提高产品研发和推广速度，又和大愚的体重有什么关系？”

“既然速度是关键，我们怎么提高速度？”林佳玲反问。

“我们已经住在车库咖啡了，除非一天四十八个小时，我们就能把速度提高一倍。”郭鑫年想到协议虽然签了，资金没进来，语气软下来：“好吧，你说，怎么提高速度？”

如果林佳玲能够成为创业导师，从长远讲，比投资更重要。杨洋阳兴致勃勃地提议：“好呀，你就是我们的创业导师，搬个板凳，准备上课。”

郭鑫年一直横冲直撞，的确需要良师益友，举手同意：“林天使，林老师，我十分愚笨，请不吝赐教。”

林佳玲用手指弹弹脸颊思考着，这是她的小习惯，她指着不远处一个蓝色塑料桶说道：“帮我拿三样东西，蓝色塑料桶，里面装一半细沙，还有那些石块。”

林佳玲的行为难以理解，卢卡吓了一跳，想起伊朗处罚奸夫淫妇的刑罚：“干吗？石刑？”

28
速度与减法

这是一只常见的塑料桶，每家超市都有卖。郭鑫年乐颠颠跑过去，旁边的建筑工地不缺细沙和石块。他按照林佳玲的吩咐，老老实实地取来细沙，再用塑料袋装满石块回来，有大有小，大的如拳头，小的像乒乓球，堆积在烧烤摊前。

林佳玲把塑料桶中的细沙倒出一些，正好一半，指着石块说：“出道题目，请把石块放入桶中，不许超出桶的边缘。”

体重、创业、细沙、石块、塑料桶，郭鑫年看不出其中的联系，对着细沙、塑料桶和石块发起呆。他挑出较小的石块，密密麻麻地铺在塑料桶中的细沙上，再放上大石块，一层层垒起来，石头像小山一样堆积起来，很快就超出塑料桶边缘，失败。

郭鑫年在沙子里挖坑，把石块埋进去，小心翼翼地填回细沙。这次略好，

仍有几块石头无法放入。他侧头问林佳玲洋："脑筋急转弯？"

"我是认真的。"林佳玲的神情不像开玩笑。

郭鑫年趴在桌面研究塑料桶、细沙和石块，尝试多次，无法成功，将塑料桶推开，连说"不可能"。如果填满石块之间的缝隙，其实有可能填满细沙。卢卡似乎悟出了一些道理，频频点头，有意思。这里的人一个都得罪不起，郭鑫年只好陪着他们继续玩，问道："什么意思？"

杨洋阳看出了游戏背后的意义，细沙如同琐事，比如交通罚款、借驾照、聊天、睡懒觉等。石块寓意重要的事情，比如产品研发，参加投资说明会："大愚，你的生活被细沙填满，没有空间来放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提高速度的关键。"

郭鑫年不服："切！谁说我没空处理大事？"

杨洋阳渐渐明白，问道："今天高摩的会议怎么样？"

"哼，什么金融巨头？就是内地人披着一件西服，历史告诉我们，猪鼻子插葱是不能装象的。"郭鑫年乐观地挥手，他永远是这种绝不放弃的精神，说得好听点儿是百折不挠，其实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杨洋阳"切"了一声，一丝不苟如同法官："今天又迟到了？"

参加高摩的会议迟到，的确被琐事所耽搁。郭鑫年看看林佳玲，无法抵赖，低头承认："是。"

林佳玲惊异地看着杨洋阳，她这么快就看透了游戏的本质，用从中悟出的道理指点郭鑫年。杨洋阳一拍桌子，继续审问："一旦得到高摩的投资，我们就猪八戒扛金箍棒，变成大师哥。这种场合，你竟然迟到？"

郭鑫年抬头抗议："昨晚加班到凌晨五点才睡，我走的时候，你们还睡得像猪八戒一样，有什么资格说我？"

"当众给投资人送减肥茶？把投资人称为花瓶小姐？你得罪人去了？还是争取投资去了？"杨洋阳一通话砸住郭鑫年，双手交叉放在桌面："撇开今天的事情不谈，我们创业这么久，你花了多少心血？卢卡写了多少程序？我做了多少文件？你婚姻破裂，父亲重病，没有时间照顾，再说你驾照的事情，乱七八糟，至今都不能开车，你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你这么浑浑噩噩，糊里糊涂，我们怎么跟着你继续走下去？"

卢卡补充杨洋阳："听说，你答应高摩，一个月内开发出对讲机功能，是

吗？”

答应容易，做到却是极难，这事肯定落在卢卡身上。这下击中郭鑫年软肋，他目光软下来，向林佳玲求救。杨洋阳敲着桌子问道：“需求分析、架构设计、编程、测试和修改，需要多少时间？谁来开发？靠我们三人吗？还有时间招人吗？”

郭鑫年无语，想了一会儿抬起头来：“你们说，怎么办？”

杨洋阳和卢卡智商极高，参透了游戏的本质，将细沙、石块和塑料桶摆在郭鑫年面前：“解决这个。”

郭鑫年被折腾得头晕眼花，抗议道：“有话好好说，干吗非让我像屁孩儿一样玩儿沙子？”

卢卡提起塑料桶，将细沙哗啦全倒出来，说道：“只有把琐事倒出来，才能容纳大石块。”

杨洋阳先放入石块，然后将细沙倒入，正好填满塑料桶：“你的生活中填满细沙，没有空间装入重要的石块。”

“啊？”郭鑫年恍然大悟。

杨洋阳喜欢林佳玲的方式，这个游戏并非指责郭鑫年，而是让他领悟。林佳玲本想让他们想一阵儿，没想到杨洋阳这么快就明白了，说道：“这是我们的第一课，细沙和石块。大愚，你必须改变。”

郭鑫年垂头丧气：“我知道自己的毛病，可是，我真改不了。”

“我不想让你改变。”林佳玲在选人用人方面极有心得，对郭鑫年这种极品却一点儿把握都没有。

“不想让我改变？”郭鑫年想不通，还说这些干吗，好像耍猴。

“让你成长。”林佳玲轻轻说道。

“哦，这好像是我爸妈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郭鑫年想起，爸爸妈妈总说自己像孩子。

“缺心眼儿，怎么解决？”郭鑫年指着胸口，明显不配合。

郭鑫年越说越不像话，杨洋阳十分生气：“你还想不想继续做出魔盒？”

“好好，我成长，提高速度，必须做减法，懂！”郭鑫年乖乖服软，这个道理他明白，倔强地说道：“我还是不明白，我的体重和创业有什么关系？”

林佳玲笑着提示：“去健身房是细沙，还是石块？”

“当然是细沙，我们必须尽快拿出产品，这才重要。”郭鑫年立即答道。

“锻炼为了健康，这是细沙还是石块？你年纪不大就发福，哪个女孩子喜欢你？恋爱又是细沙还是石块？”林佳玲喝掉最后一口香槟，她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就像乔布斯所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

互联网比拼的是速度。如果满地找沙子，一定会慢下来。郭鑫年的确被琐事牵挂，分不出轻重缓急，向林佳玲保证：“好，我一定学会做减法。”

前路漫漫，开发出产品只是第一步，市场营销、运营还有大量工作。林佳玲成为天使投资人，责任重大，叮嘱郭鑫年：“还有，你争取投资的时候，要注意形象和言谈举止。”

“为什么？乔布斯都是牛仔裤和圆领衫。”郭鑫年从来都是这副打扮。

“看看这张。”林佳玲从平板电脑上找到一张乔布斯年轻时候的照片，白衬衣系着领带，正在推销两台样式古旧的电脑。

杨洋阳帮着林佳玲说道：“你还没有资格乱穿衣服，等你成为乔布斯的那一天吧。”

“哎，人在屋檐下。”郭鑫年签了卖身契，不得不低头。

“车库咖啡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你仍是大股东。”林佳玲成为投资人，口气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股东决议第一条，林佳玲不仅是天使投资人，也是创业导师。大愚，你必须好好学习和成长。”杨洋阳有了股份，从打工晋升为股东，开心笑起来。

“我同意。”卢卡举手。

“我卖给你了，裸奔都行！”郭鑫年嘴里跟林佳玲吵架，心里感激。以前他说了算，现在情形不同了，自己只是拥有百分之五十股份的大股东，每件事都要商量着办。

杨洋阳喜欢关系的改变，以往他们三人谁都不能说服谁，往往是郭鑫年拍

板决定。如今林佳玲成为三个人的创业导师，她的经验比投资还要重要。杨洋阳预感到，这次创业将和以往不同，旅程将会充满收获。

“好，既然这样，应该怎么做减法？”林佳玲讲了许久，就是为了这句话。

“不是去掉生活中的细沙吗？”郭鑫年自认为已经明白了林佳玲的故事。

“还远远不够，石块仍然有很多，还要继续做减法。”林佳玲说道。

29
少爷的颠覆

少爷这个月没有出去鬼混，每天都在办公室，胡子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沉浸在技术的世界中，时不时给那蓝发条短信，却一直没有回复。有位哲人说过，只有失恋才能让少年变成男人，少爷深深认同。那蓝曾劝少爷干些实事，他总笑笑。我为什么不早听她劝，凭着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如果早早进入互联网行业，那些互联网土鳖和洋鳖哪有机会？

他不靠父母，只靠自己，就为家族打下一片江山。

一名工程师放下工作，跑进来，兴冲冲地说道：“萧卷，界面做好了，您来看看。”

少爷一阵激动，产品凝聚着他的心血，他两步并作一步奔到会议室。一幅美丽的界面出现在眼前，完美无缺，无与伦比。他抚摸着，如同抚摸初生的婴儿，眷恋着每个细节。他缓缓退后几步，用手机连拍几张，发给那蓝：看看，我们的孩子。

少爷来回激动地走动，奔到秘书那里，吩咐她去买瓶香槟，又跑到财务预支一笔现金，拎着回到办公室，向桌上一扔：“诸位，你们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工程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却知道怎么感谢，这里是十二万现金，每人两万。”

工程师们错愕，他们以往按时拿工资，从来没有这么分钱。少爷拿出两捆塞出去，逐一分光，举起空空的箱子：“多久上线？”

一名工程师答道：“还要测试，大概一个月。”

少爷拎起另外一个箱子，双手打开，满满的现金：“两周，只要能按时完成，这就是奖金！”

真金白银摆在眼前，谁不动心？工程师们顿时振奋，摩拳擦掌。少爷裤兜里的电话猛然响起，他走出办公室抓起手机，全身紧张，激动地舌头打战：“那蓝，是你吗？”

那蓝不想啰唆：“你在干吗？”

少爷听出她生气了，卖力解释：“那蓝，我在办公室整整一个月，哪都没去，看见产品了吗？”

那蓝看到图片，惊讶得合不拢嘴，他在抄袭魔盒的想法和设计，问道：“你打算做移动互联网？”

“嗯，我要创业！”少爷做了一件让那蓝欣赏的事情，得意扬扬地炫耀。

少爷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赚的都是快钱，断断不会去做这种免费的产品，只有草根的年轻人才会用漫长的时间积累用户，除非他有商业模式。那蓝轻轻问道：“你怎么赢利？

“产品内置在中通电信的手机中，就像发短信一样，语音短信每条五毛，我和中通电信三七分成。”少爷侃侃而谈，这是想当然的赢利模式，中通电信每年短信收入几百亿，语音短信的潜力巨大。

少爷给了那蓝两次惊讶，先是产品图片，其次是商业模式。他凭借背景，与中通电信分成绝对轻而易举。郭鑫年想破头也找不到的赢利模式，竟被少爷解开，天哪！世界乱套了，如果少爷成功，魔盒必然挫败，高摩怎么投资？那蓝的一切设想，全被少爷颠覆。

难道，少爷才是这场游戏的最终赢家？

这是一场竞争，郭鑫年和少爷都要用移动技术颠覆互联网，少爷山寨了郭鑫年的想法和界面，却有更多的资源，他背后站着庞大的家族和垄断性资源。郭鑫年单枪匹马，挑战高不可攀、深不见底的家族势力。更危险的是，他还不知不觉。

那蓝还想了解更多，轻轻问道：“你怎么有了这么好的想法？”

少爷得意扬扬，又想巴结那蓝，坦率说道：“记得吗？你放在我家里的文件夹，我酒后乱来那天。谢谢你，那蓝，你真是我的福星。”

少爷真是昏头，无缘无故要自找修理，那蓝语气立即转冷，说道：“就是你和别的女人上床被我撞见那天吗？哦，你说我记不记得呢？再见，不要再联系了！”

那蓝挂了电话，开始生闷气。

电话那边，少爷郁闷地抽自己嘴巴子，你有病啊？哪壶不开提哪壶，自己往枪口上撞！

第五章
危险关系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30
黑道白道

杨洋阳遇袭之后要求见面澄清，对方没有下文。郭鑫年不敢掉以轻心。他设想了各种情形，再次袭击，当面谈清楚，或者发来一条短信，宣布到此为止？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竟会这样发展，一名片儿警来到车库咖啡，板着面孔，通知苏药找来杨洋阳，语气不容置疑："去趟派出所，现在。"

片儿警没穿制服，没有打扰车库咖啡的创业者，郭鑫年早有预感，声音坚决："我和她一起。"

"我也去。"苏药在这片儿很熟，又非常仗义。

"不用，大愚陪我。"杨洋阳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他们肯定搞错了。"

片儿警不反对，带着杨洋阳和郭鑫年离开车库咖啡，过了大槐树向左拐，到了派出所。二楼是几间讯问室，警察拉开门，里面只有一人，怎么是他？！那晚带人拦截自己的瘦小老头儿。

"你们聊。"片儿警示意郭鑫年，和他一起出去。

那人拿起一个牛皮纸袋，问道："你是杨洋阳？"

"对。"

"你半年前参加过一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

"没有。"杨洋阳向来拒绝这类活动，毫不犹豫地否认。

"在那次活动上，见过什么人？"

"我没有参加。"杨洋阳斩钉截铁，或许某人参加过那次活动，惹出了什么麻烦。

"看这个。"老头儿从文件袋里拿出几张打印纸，送到杨洋阳面前。

几幅视频文件的截图，极其模糊，好像是在酒店客房，一男一女，摄像机藏在女孩侧前方，男人的面孔被涂黑，故意为之，不想让人认出来。年轻女孩长发，上身赤裸，露出完整的后背，面孔不在镜头内。下一页的图像差不多，只是变换了姿势，两人在床上肉搏，摄影角度经过精心设计，就是不想让人看见女孩的真面容。

“认识吗？”老头问道。

“女人不认识，男的看不清楚。”杨洋阳的对面有个大玻璃窗，那里肯定隐藏着什么人，观察自己。

“是你吗？”那人毫不留情。

“当然不是！”杨洋阳断然回答。

老头儿站起来向外走去，一名女警察进来，客气地笑着：“姑娘，跟我来。”

杨洋阳极有顾虑，问道：“为什么？”

“洗清你的嫌疑。”女警走到透视窗前面，拉下帘子：“不用全身，只看看后背。”

杨洋阳想把此事搞清楚，解开裙子，背对女警。“再脱。”女警公事公办，习以为常。她取下文胸，双臂护在胸前，被咔嚓几声拍下来，女警说道：“小姑娘身材不错，穿上吧。”

女警离开，杨洋阳穿好衣服，打开门，郭鑫年溜进来，坐在对面问了声好，站起来走到透视窗前，食指敲几下：“里面有人吗？同志们辛苦了。”

他取出手机，咔嚓几张，坐下来把弄手机：“拍照留念，发到微博上，纪念一下。”

“不要，删掉。”杨洋阳阻止，这不是什么好事，不知道谁在偷偷地关注他的微博。郭鑫年没傻到这程度，那老头儿推门进来，语气缓和了许多：“核实过了，误会，对不起。”

“没关系。”杨洋阳站起来，不想与他过多打交道，向门外走去。

“等等。”那人拦住杨洋阳，请她回到座位，指着郭鑫年：“你，出去一下。”

郭鑫年不喜欢这种口气，杨洋阳语气坚定：“他可以在这里。”

老头儿答应，严肃地说道：“我们收到匿名威胁信息，就是那些视频，署名是你，怎么回事？”

“不知情。”杨洋阳渐渐想通，有人在半年前的选秀节目中认识了某个男人，她偷偷录下床上视频，不敢用真实名字发出威胁，盗用了自己的名字和信息，她后背肯定有特殊的记号，所以检查我的身体。

“想想，回忆起来给我电话。”那人将一张卡片摆在杨洋阳面前，钱汉，名字下面只有一个手机号码。

片儿警把杨洋阳和郭鑫年送到门口，轻声提醒：“他们惹不起，小心。”

“他们是什么人？”郭鑫年问道。

“别问了，我这小警察，哪知道上面的事。”片儿警不多说，匆匆回去。这个叫作钱汉的老头儿那晚带人拦截杨洋阳，又和警察在一起，郭鑫年这个香港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好累，回去休息一会儿。”杨洋阳有心事，向郭鑫年打个手势，不让他多说。两人心不在焉地聊着无关的事情，返回杨洋阳家中。郭鑫年在客厅等候十几分钟，她换了一身衣服，出门后才拍拍胸口，长吐一口气。她担心衣服里面有窃听器，换了衣服才敢说话。

啊！这更出乎郭鑫年预料，这很像香港的警匪片：“他们，黑道还是白道？”

“哼，什么黑道白道？”杨洋阳换了衣服，放心说话，有人用自己的名义威胁了某个男人，现在澄清误会，应该雨过天晴。郭鑫年仍有很多想不明白，那女孩是谁？为什么用杨洋阳的名义？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问那个男人？或者，这个钱汉背着那个男人进行秘密调查，官场和商场里面的事情无奇不有，外人是揣度不出来的。

“别大意，咱们租个三室一厅，住一起才放心。”郭鑫年提议，住在一起既安全又便于创业加班。

“大愚，这件事不要告诉卢卡。”杨洋阳在车库咖啡外停下脚步。

“为什么？”郭鑫年挠挠头。

“他是做技术的，思维简单，他会把事情搞砸。”杨洋阳叮嘱，钱汉十分危

险，卢卡做事直截了当，毫不妥协，一定会硬碰硬。

31
时间不等人

第二次说明会之后，按照计划，应该筛选出几家，进行更加详尽的实地考察。那蓝请来分析师们，希望在评估小组内部达成共识，而非独断专行。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谈论着五家创业者，罗维的龙邮技术得到一致推崇，龙邮邮件结合社交功能，吸引了数十万的下载，这是其他创业者难以匹敌的优势。那蓝脑中浮现出罗维的样子，龙邮产品与这位创业人风格一致，完美而优雅。然而，完美与风险正好对立，没有风险又哪来的风险投资？在互联网的大风大浪中，完美的产品注定不会有太好的结局。忽然，一个问题钻入那蓝脑中，让她冷汗直流，罗维在追求我吗？他的意图含混不清，我对他颇有好感，我作为投资人，怎么做到公正和客观？高摩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我必须离开这个深爱的岗位，我要这样选择吗？抑或是，我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在确定投资之前，与任何创业者都保持距离？

“对讲机功能不错，可惜还在测试，一个用户也没有。”一名分析师开口，不排斥也不支持，与罗维的一致好评有了明显的区别。

“所有的创业者中，魔盒是唯一没有上线的。”温迪急于洗刷那天送减肥茶的误会，不希望别人怀疑她与创业者存在暧昧关系。

两个投资人存在分歧，分析师们立即闭嘴。魔盒是全新的想法，此时此刻，大家只是觉得好玩，没有人预见到魔盒上线之后会爆炸式增长，没有意识到这个产品将要改变互联网。这也难怪，连郭鑫年也在浑浑噩噩之中，唯有林佳玲隐约看到了一种杀手级的互联网应用，至于商业模式和未来发展，没人看得清。

那蓝凭着直觉，在关键时刻表示支持：“魔盒还不成熟，我真的希望他们早日上线，赶紧用起来，开车的时候不用发短信了。”

那蓝为魔盒说话，便有分析师认同：“是啊，还是看看吧，多做比较总没有坏处。”

这是那蓝第四次为魔盒说话，虽然极为婉转，温迪却听得出来，她渐渐意识到，魔盒将成为罗维获取投资的最大障碍。

少爷的产品就要进入中通电信的定制手机，罗维有了几十万下载，唯独郭鑫年进展缓慢。那蓝回到家中，饭都没吃，钻进自己房间，打开微博找到

郭鑫年，在键盘上敲出文字：魔盒什么时候上线？

郭鑫年的文字很快回来：预计三个月。

那蓝皱眉：速度太慢，我们下周考察，如果测试产品不能上线，考察就失去意义。

郭鑫年：两个月。

那蓝：不行，一周。

两人差距极大，郭鑫年咬咬牙齿，狠狠心回答：一个月。

那蓝左右为难，深思一刻，答应郭鑫年：好，我尽量拖延，给你一个月时间，这是我的底线。

郭鑫年欣喜异常：一言为定。

那蓝随口一问：你在干吗？

郭鑫年正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把速度降下来说道，回答：健身房。

外企那些自律而且坚强的高管都有健身的习惯，郭鑫年却是散漫和不守时的代表，那蓝惊讶无比：你还有空去健身房？

郭鑫年有苦说不出，总不能把对赌条件说出去，停下来回答：林导师逼我去的，我的体重与创业成败紧密相关。

“很好，练出八块腹肌哦。”那蓝喜欢林佳玲的这个想法，他那个大肚子，是该练练了。

32
沉睡的石头

郭鑫年满肚子心事，哪有心思在健身房跑步？林佳玲早料到这一点，请了一个私人教练，先让他跑四十分钟。郭鑫年累得翻白眼，再练几组器械，早就虚脱。他练完冲澡出来，身体重新焕发了生机，那是一种久违的舒适感觉，就像大学时足球踢满全场。他背着运动包，回到车库咖啡，找到卢卡和杨洋阳，坐在窗边位置：“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

杨洋阳说道：“坏的。”

郭鑫年心里没底儿，挠挠头，想了一阵儿：“一个月内完成产品研发，并且提供下载。”

卢卡跳起来反对：“大愚，疯了吧？”

“这是高摩的底线。”郭鑫年说出缘由。

杨洋阳坐下来：“说好消息吧。”

“高摩挑选三家创业者参观，我们是其中之一。”郭鑫年走到卢卡身边，像啦啦队长一样打气：“现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必须尽快拿出产品，开工！”

唯有卢卡龇牙咧嘴，郭鑫年猛拍他肩膀：“党国成败，在此一举，散会！”

“别散会，你什么时候能够拿出需求？”卢卡按住郭鑫年，郭鑫年负责架构，清晰地描绘出每个页面的功能和要求，卢卡编程，杨洋阳负责美工和测试，三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人延迟，都会导致产品开发的停顿。问题总出在郭鑫年这里，需求前后变化，导致卢卡和杨洋阳不断返工。他们以前可以慢慢磨合，倒也无所谓，如今只有一个月，按照以往习惯，肯定跳票。

“我已经做完一部分，可以开始了。”郭鑫年想起一出是一出，打开电脑，将幻灯片展示出来。

“不行，必须完整地把需求做完，否则又要变化。”卢卡和杨洋阳吃尽苦头，一起拒绝。

“以前不都这样吗？”郭鑫年不同意，必须同时开发，写需求文件就要用一周。

杨洋阳以前吃够了苦头，这次时间紧急，不能再这样了，她早想改变以往的配合方式。三人思路各不相同，理由都一样：时间只有一个月。分歧变成争吵，面红耳赤，他们习以为常，别人却被巨大的声音惊吓。林佳玲匆匆从会议室里出来，被三人包围，各自诉说理由。林佳玲看看窗外，天色已黑，正好晚饭时间。她又从柜台拎出一瓶红酒：“波尔多葡萄酒，搭配北京烤串，磨刀不误砍柴工，先吃饭。”

他们都喜欢路边烧烤，可以边吃边讨论。来到烧烤店，老板迎进门来。老板大裤衩，小背心，圆肚子，光脑袋，将他们请到靠窗位置，问道：“我报一下？”

“What（什么）?!”林佳玲听成了“抱”，惊讶地说出英文，这是她一直没有改掉的坏习惯。老板那滚圆的肚子，恐怕会把人抱成花卷。

老板没理她的惊讶，举起菜单一口气念道：“二十串板筋，二十个鸡翅，二十串羊肉，二十串烤蔬菜，报得没错吧？你们每次都这么点。”

“哦，多谢，nice（好）。”林佳玲不禁莞尔，自己想歪了。

“等等，不够，每样再来两串，还有两瓶燕京清爽。”郭鑫年点菜时总担心不够吃，结果每次都剩。

“好嘞，二十二串板筋，二十二个鸡翅，二十二串羊肉，二十二串烤蔬，两瓶啤酒。”老板重复一遍，众人不禁笑出声来，郭鑫年点菜都这么二。

林佳玲取出笔和白纸摊在桌上，这是她多年的习惯：“我们上次谈到，做减法才能提高速度，记得细沙和石块吗？从这里谈起。”

“林老师，我总结。”杨洋阳很配合，快速说道：“第一，互联网是比拼速度的时代，纵然有了好想法，也必须加快速度，防止别人山寨。第二，想提高速度，必须做减法。第三，要做减法，必须分清楚大石块和细沙。”

“什么是石块，什么是细沙，把我搞糊涂了。我觉得研发重要，林天使偏偏让我去健身房。”细沙和石块的游戏当时唬住了郭鑫年，后来想想，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意思，小孩子都懂，为此他每天都在健身房浪费两个小时，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都是石块，怎么做减法？”林佳玲不争辩，在桌角找了一块空地儿，在白纸上画出纵横两条线，横轴写上“重要性”，纵轴写上“紧急性”：“右边是重要的石块，左边是不重要的细沙，纵轴是事情的紧急性，可以将石块分成两种。”

她在矩阵的右上角画出一块鹅卵石形状，上面画出火焰的符号，右下角画出沉睡的标志：“石块有两种，一种在燃烧，另一种在沉睡。”

郭鑫年想也不想，指着右上角说：“当然先处理火烧眉毛的事情。”

这是问题所在，林佳玲问道：“照顾父母，锻炼身体和恋爱，属于哪个区域？”

郭鑫年如实回答：“重要却不急，可以向后挪挪。”

“不锻炼，直到身体出了状况，去医院急诊，没时间看望父母，他们渐渐

老去，即将离开的时候，急匆匆去见最后一面？”林佳玲毫不容情，郭鑫年麻木得就像长了茧子，必须狠狠刺痛他，让他心头流血，才能见效，继续说道：“没时间陪老婆，所以离婚，没时间年检，驾照被吊销了，不处理沉睡的石块，它们就会燃烧起来，烧光所有的时间。”

这几句话实在刺耳，郭鑫年瞪大眼睛反驳：“别人身攻击。”

“请原谅。”林佳玲稍微后退，缓缓语气，“我看过一则新闻，美国消防协会每年都选拔出最优秀的消防队，除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那年被纽约消防队夺得第一名之外，一支小城市的消防队蝉联了十年的冠军。猜猜，他们扑灭了几场大火？”

“一定很多。”郭鑫年随口猜测。

“一场都没有，没有扑灭过任何大火。”林佳玲意味深长地看着郭鑫年，他总是在扑火，“在这个辖区，十年来没有发生一场大火。”

“那是他们走运。”郭鑫年不走脑子，只想争辩。

“他们把时间花在火灾隐患检查、社区培训上，有险情也烧不起来，受过训练的居民都能找到消防器材扑灭火情。”林佳玲讲完这个故事，将白纸上的四个象限推到郭鑫年目光下。

杨洋阳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不处理好沉睡的石头，它们就会燃烧。”

郭鑫年想通了一半，仍然不完全服气：“一个月就要提交产品，这是燃烧的石块，能不管吗？”

林佳玲从来不直接给出答案，而让郭鑫年思索，她擦干净嘴唇，结束了今天的话题：“人生之中，重要的事情真的很多吗？这是真正的沉睡的石头。”

郭鑫年摇头，他的当务之急是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产品开发，林佳玲所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杨洋阳也在琢磨，要做减法，先减去不重要的细沙，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明白，很多人能做到。但是，大多数人都忙于扑火，却忽略了沉睡的石块，这才是做减法的真谛。

不仅郭鑫年不明白，卢卡和杨洋阳也没有全想通，林佳玲偏偏不讲出答案。郭鑫年争论不出所以然，半夜回家，抱着脑袋回想，回忆三十年人生的大事，上大学应该算一件，结婚本来应该算，可是又离了，到底重要吗？还有什么？看来重要的事情并不多。他打开电脑，看见那蓝在线，在键盘上敲出文字：有个问题，我想不通。

那蓝：哦，什么？

郭鑫年：人生重要的事情，是多还是不多？

那蓝：你觉得多就多，觉得少就少。

林佳玲和那蓝都说着哲学层面的语言，郭鑫年彻底晕了，想了许久才问道：你觉得？

那蓝：不多，两件。

郭鑫年：哪两件？

那蓝：第一，做自己喜欢的事业；第二，和爱的人在一起，过一生。

这两件事真把人生概括进去，郭鑫年拍拍脑袋，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起另外一出：减肥茶有疗效吗？

“兔兔很好。”温迪收到减肥茶，扔进垃圾桶，那蓝把兔兔带回家，放在电脑前。这是给温迪的，还是给自己的？这似乎不完全怪郭鑫年，自己应该讲清楚，在键盘上敲出文字，提示郭鑫年：“其实，我一点儿都不胖。”

郭鑫年以为自己懂了，快速回答：是是，不是胖，那是身材好，该胖的地方胖，不该胖的地方坚决不胖。

那蓝差点儿吐血，懒得说下去，何必解释？下次见面的时候把名片给他就好，在键盘上敲道：多谢你的礼物。还加班吗？

郭鑫年提起健身包：我要再去跑五公里，练出腹肌来。

那蓝惊讶不已，他只有一个月开发时间，问道：你还有时间去健身房？

郭鑫年苦笑：我会做减法。

那蓝惊讶，这是郭鑫年很少提到的内容：怎么做？

郭鑫年为了不损失股份，不得不向林佳玲认真学习，将经验分享给那蓝：第一，不要被生活和工作中的细沙填满，要优先容纳和处理重要的大石块，至于细沙，填充在缝隙时间就好。

这句话有道理，那蓝在键盘上敲出来：还有吗？

郭鑫年是产品经理，逻辑和归纳能力很强，说出第二条：石块又有沉睡和

燃烧两种，应该处理哪种？

那蓝回答：当然是沉睡的，否则生命只能用于救火。

郭鑫年十分惊讶：哦！聪明，如果一起吃顿晚饭，算是沉睡的还是燃烧的石块？

他不仅二，而且二得随机。这句话突如其来，无头无尾。那蓝愣了一会儿，轻轻答道：见面是沉睡的石块，不急的。

郭鑫年又问：石块什么时候才能燃烧？

那蓝轻轻把球踢回去：去问你的老师，哦，好晚啦，睡觉。她合上电脑，洗漱之后钻进被窝，这人说话没有半点儿逻辑，竟从做减法跳到约自己吃饭？凭什么你请我就去？哼！那蓝拒绝了郭鑫年，同样回绝了罗维，她需要进一步观察，感情不能肆意发展。而且，在投资期间，我应该避免与创业者有过多的私下交往，这是底线。

那蓝钻进被窝，放心不下，抱来电脑架在膝盖上，叮嘱道：郭鑫年，尽快上线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考察你们的创业团队，一定要做好准备。

真不让人省心！那蓝翻来覆去，寻找睡觉的姿势，心思都在魔盒上。

33

人类的两个极端

龙邮技术的产品早早上线，高摩的投资小组理所当然地安排第一个考察他们。有了IBM的入驻，盘古大观跻身顶级写字楼，停车场、大堂和电梯干净整洁，环境不在高摩之下。罗维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很舒适，咖啡间的自由讨论区洋溢着轻松和创造性。罗维介绍了公司发展历程和团队成员。在那蓝的要求下，分析师来到工程师身边，观察他们的工作状态。这是一次轻松的旅程，从细节之处可以看出，这是一支专业的队伍。

罗维陪在那蓝身边，细心照顾，她目光所及，必定抢先料到，他的追求攻势越来越明显，那蓝把持着平衡，拒绝了他的约会。参观持续两个小时，罗维将那蓝送出写字楼，看完《妈妈咪呀》之后，再也没有私下见面，要不要发出邀请？她在想什么？她的顾虑和担心是什么？罗维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那蓝的个人资料被做成幻灯片，他一页页地翻着，寻找着蛛丝马迹。

“小芒。”罗维突然喊道。

何晓芒冲进来，答道：“老板，什么？”

“小如那边，我想好了。”罗维关上那蓝的幻灯片，打开小如的微博。

高摩的投资人刚离开，何晓芒以为要谈跟进的事，没想到罗维还惦记着自己的恋情，十分感动，坐下来，看着电脑屏幕。小如转发了一条微博，内容是：我已经爱面子爱到，在一列出租车前面打车，第一个司机拒载，我必须要换个地方招手，因为我不能接受上车第二个司机笑话我或者第二个司机继续拒载。

这是什么？小如的微博转发自一个叫燕公子的大V，头像却是一个美女，有近两百万粉丝，何小芒一时消化不了。罗维轻轻说道：“小如很喜欢这个燕公子。”

“所以？”何小芒担心，这个燕公子是男是女？

“你来，转发这条微博。”罗维把座位让给何小芒。

“说什么？”何小芒对着小如的头像，她的万年刘海儿没有了，一秒钟变了姐姐模样。“什么都不用说”，罗维按着何小芒的手，完成了转发，何小芒满心不解。

罗维稍等一会儿，在何晓芒的微博下加了评论：哈哈，燕公子，我恰巧见过一面，很酷，真性情，而且聪明。何晓芒没有看懂：“你这是干吗？”

“等着。”罗维起身倒了一杯茶，从电脑包里取出一本书，放在手掌下压着。何晓芒困惑地喝茶，手机响起来，他一看来电显示，猛然站起：“小如，我是小芒。啊，那个燕公子啊，是我老板的朋友。”

小如的声音清脆好听：“小芒哥哥，你也喜欢燕公子？”

何小芒哪儿知道燕公子，忽然看见罗维手中的纸条，读出来：“当然喜欢，虽然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她很bitch（婊子），但我特喜欢她做自己的那个劲儿。”读完，他抬头看着罗维：“这么说行吗？Bitch？”

“小芒哥哥，我想认识她，你的朋友可以帮忙吗？”小如急切地问道。

罗维又换了一张纸条，何晓芒念道：“我问问，燕公子不在北京。”听到小如的失望声音，他说道：“但是，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帮你拿到她的一本签名书。”

“啊，太好了，小芒哥哥，我周末请你吃饭。你，你，可要把那本书带来呀！”小如在电话中“啵”了一下，才挂了电话。

何小芒摸着鼻头，仿佛被小如啵在这儿，呆怔半晌，突然向空中一跳，大喊：“哈哈哈，小如请我吃饭啦。”他挥胳膊甩腿，在办公室中狂奔一圈，回到罗维身边，深深鞠躬。

高摩考察之后，罗维时不时出现在高摩办公室，客气和礼貌，留心提问，揣摩投资人的心意，也分不清楚是为了投资还是追求。每次，他都用目光找到那蓝，用笑容说话，玩着小小的暧昧，发出适当的信号，而不让别人发现。

那蓝晚上的时间多用来等待郭鑫年，他这么傻，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和温迪。他们在网上聊着，互相留言和评论。那蓝的兴趣是音乐和时尚，郭鑫年的兴趣是历史和旅游，两人渐渐找到交集，那蓝翻着枯燥的史书，香香入睡，郭鑫年的爱好变成最佳催眠工具。周末的时候，那蓝在导游的指引下徜徉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北魏的佛像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乐而忘返。郭鑫年加班时，打开音响，放着她喜欢的歌曲，全身随着节奏扭动，赶走困意。他们各自为对方打开一扇门，引导对方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在干吗？”那蓝打开电脑，发出私信，很难想象，很快就进入移动时代，手机迅速取代电脑。

“人呢？”那蓝等了十几分钟也没有郭鑫年的回复。

“消失了？”那蓝的心思好像与郭鑫年连在一起，得不到他的回复就会像断了线。

“我去厕所没带电脑。”郭鑫年过了二十分钟才出现。

“上厕所，带手机也行。”那蓝没好气地说道。

“遵旨。”郭鑫年从来很叛逆，对那蓝却言听计从。

罗维投其所好，郭鑫年毫不妥协，反而将那蓝带入历史的世界，也不知道谁更高明一些，他们两人绝对是人类的两个极端。

洲际酒店位于珈蓝国际旁边，近水楼台先得月，正好吸纳金融巨头的食客。罗维中午时间来到二楼的采蝶轩，这是温迪喜欢的餐厅。他订了一个小小的包房，点好她喜欢的红茶。十分钟，温迪进来，罗维殷勤地站起

来，为她脱下外套挂起来，再递上茶水。

温迪品尝红茶，不冷不热，温度适中，火候正好。

“好茶放一阵子，味道就不对了。”罗维抿了一口，将茶杯放在一边，“投资也是这样。”

温迪明白罗维所指，时间拖下来就会有变化。温迪仔细想了一遍，说道：“那蓝好像很喜欢魔盒。”

“为什么？”罗维心中惴惴不安。

“不知道。”温迪计算过，那蓝至少四次帮助过郭鑫年。

“魔盒的创始人是谁？他怎么样？”罗维如临大敌。

“非常二。”温迪开始痛诉郭鑫年的各种错误，见面说明会上去喝咖啡打断温迪的介绍，无缘无故在最后一刻延迟会议，见面迟到，用减肥茶羞辱自己，用花瓶小姐称呼那蓝，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做了这么多错事，实在是奇葩。

罗维呵呵笑起来，问道：“既然他糊里糊涂，那蓝为什么喜欢他的产品？”

“我想把他们排除出去，那蓝连续四次保他过关，让我很奇怪。”温迪极为聪明，看出端倪，暗中揣度。

“什么原因？”罗维渐渐意识到，获得高摩投资的最大风险来自郭鑫年。

“该怎么形容？魔盒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产品，却有不可预测的爆发潜力。”温迪仔细研究了郭鑫年的文件，越看越觉得可怕，罗维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魔盒是什么？”罗维第一次重视这个产品。

“手机上的对讲机。”温迪描述着那个晶莹简单的界面，简单就是美，郭鑫年看似糊里糊涂，其实却有设计天赋。她突然问道：“你在IBM做过，听说过林佳玲吗？她是魔盒的投资人。”

“林佳玲，传说中的人物，几年前离开了。”罗维心惊胆战，他当然听说过，那本秘籍中多次提到林佳玲！周锐、方威和林佳玲三人联手，与惠康的骆伽巅峰对决。他打听过当年的故事，七拼八凑得知了大概的情形，对前辈们羡慕不已，却无缘一晤。没想到，林佳玲成为争取投资的对手，她

与师父渊源极深，也许可以从她身上找到线索去见师父。这是他憧憬多年的梦想，一份遗落在电脑中的文件改变了命运，他有很多话要说，也有很多问题要去问。

罗维放下好奇心，用手机搜索林佳玲的信息，找到一张张图片，优雅、迷人、专业，这些词语都可以形容她，却都不足够。罗维触控屏幕，手机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到家中，喷墨打印机渐渐吐出照片，平躺在桌面，这是他的习惯，把对手的照片打印并贴出来，直到将他们击败。林佳玲看中的产品肯定不会差，这大概是高摩延迟的原因，他放下手机，请求道：“把魔盒的资料发给我。”

将一位创业者的资料发送给另外一家公司，绝对是投行的大忌，温迪却毫不犹豫：“好的。”

获取情报只是内线最低层次的功能，出谋划策才是关键。有温迪这么聪明的参谋，傻瓜才会自己费脑筋，罗维认真问道：“我们怎么办？”

温迪早已想好对策，说道：“他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什么？”

“时间。”

“什么意思？”

“魔盒需要一个月左右才能上线，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温迪最担心的也是时间，一旦郭鑫年的魔盒上市，快速吸引用户，龙邮的优势将立即消失。

“怎么办？”罗维极其聪明，温迪的主意果然高明。

“迫使那蓝尽快决定。”温迪脑筋百转，她不想冒任何风险，必须两个投资人同意，资金才会投进去。

罗维喜欢和聪明人合作，一拍即合，不用争论，只有思路的撞击和启发。温迪不仅聪明还是美女，罗维更加喜欢：“寻找投资，总不能一棵树上吊死，所以，我还找了其他几家投资基金。”

“呵呵，投资基金？”温迪不喜欢一棵树上吊死这句话，轻轻一笑。

罗维和温迪的对话毫无保留，温迪将魔盒的底线全部告诉罗维，罗维也不瞒着温迪寻找投资的事情。显然，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互联网行

业是个江湖，电猫国际是华山派，没有别的理由，因为掌门人就是云沧海，一剑在手，足以笑傲江湖。企鹅技术是嵩山派，野心勃勃，不断吞并，意图雄霸江湖。奔狼是泰山派，腰缠万贯，人手充足，却只有一门武功。这就是江湖上的三大巨头，之外还有一些小门派。狐扑是恒山派，除了老板，其他人都跑光了。新浪是少林派，曾经的江湖鼻祖，七十二绝技虽然惊人，如今山门破烂，唯有化缘求生。做杀毒软件的飞虎是魔教，不解释。”罗维用《笑傲江湖》描述着眼前的互联网世界。

这是温迪不甚了了的部分，轻轻问道：“这和投资基金有什么关系？”

“互联网江湖经历多年混战，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局，大家正想喘口气，人算不如天算，风云突变，秩序全被颠覆，互联网大佬们仿佛一夜惊醒。”罗维用武侠小说的语气，结合最新的互联网发展，讲起来引人入胜。

“哪有这么夸张？”温迪不信。

“颠覆互联网的不是某个人，而是移动技术的飞速发展，奔狼、电猫国际和企鹅技术的商业模式都基于PC（个人电脑）端。然而，用户改用手机上网，他们付出巨大代价抢夺多年的PC端竟然没落了。抢占手机端，才能抢到通往移动互联网的船票，否则就要被无情的时代抛弃。”罗维描述着心目中的江湖，他是最早看出这个趋势的那批人之一。

“这和投资有什么关系？”温迪相信了，的确，手机正在改变互联网。

“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生态环境改变，三大巨头高高在上，哪能接地气，做出真正贴近需求的产品？它们往往选择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并购！”罗维接触其他基金，已经有了进展。

“说是投资，其实是被吞并。”温迪不看好，这些基金如同鲨鱼，寻找好的想法和团队，吞入后并入其巨无霸体系之中消化掉，吐掉骨头渣子。罗维从IBM出来，不该再被大公司买回去，重新打工，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肯定不愿意被并购。高摩则不一样，融资上市，这是罗维的最佳选择。

“首选当然是高摩，却不排除用这些基金给那蓝一些压力。”罗维想出了办法，透露出来。

“明白了，可是……”温迪明白，这招极为高明。

“可是什么？”罗维听出了温迪的顾虑。

“那蓝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该这样对她。”温迪向那蓝隐瞒了很多秘密，还

必须为罗维透露情报，出谋划策，穿针引线，为他说话，她对那蓝心有愧疚。

“我发邮件通知高摩，其他基金有意投资，我仍然优先考虑高摩，并给你们保留时间窗口。”罗维碰撞出了想法，就要立即行动。

“好，你发给那蓝。”温迪同意这个办法，稍加压力，迫使高摩及早表态。

“给高摩多少天？”罗维谋划妥当，时间窗口必须抢在魔盒发布之前。

十天，温迪计算着，产品开发必须经历架构、编程、美术、测试和上线，三个月是正常时间，魔盒绝不可能在十天内完成。罗维笑着答应，温迪快速吃了几口，放下筷子，意味深长地说道：“外面的饭菜，早就吃腻了。”

“嗯，我埋单。”罗维听出了温迪的言外之意，向门口招手，请服务员结账。

温迪反而不急，向后缓缓一靠，端起茶水，观察罗维的每一个表情：“那蓝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罗维语气僵硬，他不喜欢温迪的这种语调。

“高摩的大美女，我没说错吧。”温迪似乎在开玩笑，其实她也是高摩之花，不在那蓝之下，她语带幽怨：“你那天来参加说明会，对我不屑一顾。”

“难道给你一个拥抱？”罗维学着温迪的语气，两人的关系必须极度保密。

“我警告过你，不要打那蓝的主意。”温迪语气严厉，这不是叮嘱，而是命令。

“高摩是双投资人制，必须取得那蓝支持，这不是商量好的吗？”罗维控制紧张的情绪，在关键时刻，绝不能出岔子。

“我不喜欢你见到那蓝的眼神，不要假戏真做！”温迪凭借直觉，看出了不好的趋势，罗维怎么能这样？

“哪有？”罗维连忙否认。

“《妈妈咪呀》，和谁看的？”温迪看出异常，当女人用心去寻找证据的时候，神仙都挡不住。

“为了拿到投资，我必须做好关系。”罗维振振有词，理由严丝合缝。

“你在玩儿一场危险的游戏，我和那蓝既是同事又是好朋友，你我既是恋人，又是投资人和创业者，你要想清楚。”温迪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所措。那笔投资是更大的计划，罗维吃定这一点才敢如此，和他争吵极不明智。温迪喝了几口茶水，说道：“这件事到此为止，同意吗？”

“嗯，听你的。”罗维收获颇丰，衷心感谢温迪，投资需要她继续帮忙：“晚上回家，我炒菜给你吃，好不好？”

“什么菜？”温迪欣喜，她很久没有吃过罗维做的饭菜了。

“宫保鸡丁、粉丝鸡蛋羹，很普通的，不知道你爱不爱吃。”罗维确实跟妈妈学了几手，意犹未尽地看着温迪，“还有蜡烛、红酒和一池满满的水。”

“切，你总这样。”温迪噘起嘴巴，她说不喜欢外面的饭菜，罗维便要做菜给她吃。大多数人只知道努力笨拙地讨好，不会倾听和观察，努力是一厢情愿的南辕北辙，罗维懂得这个道理。两人会面结束，温迪先行离开，罗维继续喝茶，十分钟之后，结账离开采蝶轩。

34
再做减法

周日中午，车库咖啡，三人埋头苦干。

按照郭鑫年的设想，除了对讲机功能，魔盒应该包括通讯录功能，把手机上的联系人导进来；其次是交友功能，利用地图功能寻找到周围的好友；最后就是类似开心网和新浪微博的社交功能，将用户黏住。几天过去，郭鑫年完成了四个模块的描述和跳转关系，除了每天加班，还要去健身房，郁闷无比。卢卡和杨洋阳十分着急，却帮不上忙，不停催促，常常吵成一团。郭鑫年搬出林佳玲的理论，架构和需求分析是沉睡的石头，如果不做好，就会失控，变成燃烧的石头，他彻夜加班赶工，黑了眼圈。

“美工和测试绝不能马虎，宁可延迟也不能把不成熟的产品上线。”杨洋阳负责美工和测试，一丝不苟。

“测试需要多久？能不能压缩？”郭鑫年明知故问，架构、编程和测试各占三分之一的时间。

“可以，一周，这是最快的时间了。”杨洋阳做了合理的让步。

时间根本来不及，郭鑫年拍着脑袋，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卢卡说了实话：“十有八九做不完。”

“既然做不完，何必着急，为什么不先喝一杯？吃饭才是燃烧的石头。”林佳玲最近总在车库咖啡，注意到他们的争吵。

“都火烧眉毛了还吃什么？点几份外卖吧。”郭鑫年连续吃了几顿外卖，虽然要吐，也不得不坚持。

“去健身房了吗？”林佳玲的这个问题很不合时宜。

“天哪！”郭鑫年忙疯了，今天没去健身房，连卢卡和杨洋阳都觉得林佳玲的要求很过分。

“哦，我不想趁火打劫，趁着你忙死的时候占你的股份。来，我帮你想办法。”林佳玲拎起外套，向外走去。

“哎哎，您又不是神仙。”不仅郭鑫年不信，杨洋阳和卢卡也在摇头。

“反正都来不及，不如聊聊。大愚，我的问题想清楚了吗？重要的事情到底是很多还是很少？”林佳玲胸有成竹，离开车库咖啡。

“来啦？里面请。”烧烤店老板热情地向里面让。他们穿过黑暗的走道，里面豁然开朗。

“里面？您还有包间？”郭鑫年是熟客，从来不知道还有地方。

“这儿太吵。”老板斜着身子挤过食客，推门来到后院。四合院中有一棵绿油油的柳树，垂下的树梢刚好搭成一个棚子，罩着一张圆桌，四张古香古色的椅子旁边，还有一块极有专业水准的白板。

“老板，您真好。”杨洋阳向来嘴巴很甜。

“你们老主顾，当然不一样，烤串还是照旧？要不要我报一下？”老板确认无误，招来伙计下菜，拖来一把小椅子，坐在旁边晒太阳。

“你们在讨论什么？”林佳玲坐下来，其实他们是争吵而非讨论，她不喜欢这个负面的词。

“他们成天催我，我说，必须先把沉睡的石头处理好，免得以后出问题，变成燃烧的石头。”郭鑫年语气中有一层幸灾乐祸，更多的是着急。

“高摩给我们一个月的期限，能不急吗？”卢卡接招，战火又要燃起。

“等等，我讲个故事。”林佳玲等着烤串，刚好可以讲完。

讲故事能解决问题？郭鑫年极为沮丧，却被杨洋阳的手势打断，连旁边的烧烤店老板都放下蒲扇，竖起耳朵。午餐无酒，林佳玲倒了茶水，说道：“十年前，我在纽约加入IBM，被派到圣迭戈，筹办一年一度的行业会议。邀请客户，布展，为每位嘉宾订酒店，忙死忙活，各种事情头绪不断。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时间不够用。会议就要召开，我的美国老板坐不住了，飞到圣迭戈紧急商量。我很委屈，那么多工作，每天通宵，仍不能完成。我的老板五十多岁，非常和善，在IBM工作了二十年。他说，你不能埋头工作，必须抬起头来，看看目标。”

郭鑫年不笨，听出来她其实在说自己，问道：“不管看不看目标，都要埋头工作。”

林佳玲回忆着十年前的往事，又用自己的经历回答：“老板让我倒着来，确定目标，再卷起袖子干活。我们的会议三周之后就要举行，我有两百名客户，必须一一打电话确认酒店和行程，然后发出邀请函，时间根本不够分。老板听了我的诉苦，笑着告诉我，做减法。我不懂，他说很简单，不要给每个人打电话了，发封邮件通知他们。我很担忧，万一有人错过了怎么办？他让我列出VIP（重要）用户名单，亲自打电话，其他人错过了就错过吧。从此以后，我埋头做事前先确定目标，这就是减法的过程，否则事情越来越多，事情就会燃烧起来。”

提高速度要做减法，先减去细沙还远远不够，难的是暂时放下燃烧的石块，专注于沉睡的石块。

“燃眉之急谁能不管？汶川地震，总理还要直接飞过去呢？”郭鑫年虽然狡辩，却不无道理，他就是这么叛逆，总和别人作对。

卢卡点头：“的确，我们的确不该救火，可是火烧起来了，谁也不能不管。”

“如果石块从不燃烧呢？”林佳玲启发着郭鑫年。

“啊，我明白了，做减法的本质就是避免石块燃烧起来，就像那个灭火队一样。”杨洋阳总是最快领悟的那一个。

“对，这才是做减法的本质。假定我们每天十件事，三百六十五天，一年要做三千六百五十件。如果我学会做计划，每周计划十件事，一年只要做五百二十件。我们应该把零碎的事情串起来，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避

免无效的工作和意外。”林佳玲揭开答案，这恰是郭鑫年的弱点，想起一出是一出，完全没有规划。

“绕了一大圈，就是让我做计划。”郭鑫年不接受，在他看来，即便做了计划，也肯定做不完。

“正好相反，我希望你不要做计划。”林佳玲看着郭鑫年回答。

不仅郭鑫年不明白，连杨洋阳和卢卡也糊涂了。林佳玲继续说道：“圣迭戈会议之后的三年，我成为IBM一线主管，有了下属，常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达成目标，是计划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

郭鑫年、卢卡和杨洋阳的争吵，往往是这个原因。林佳玲说道：“管理者应该检查计划，计划应该由执行者来做。”

郭鑫年负责设计和架构，具体编程由卢卡实施，这正是他们争论的根源：“管理者做什么？”

“目标。”林佳玲举例说，“如果招聘，我请人力资源来做计划，拓展市场，我请销售人员做计划，我只检查。我的事情越来越少，集中精力在关键的地方去突破。这时我开始学习制定目标，每个季度找到两三个突破点就足够，每年做三到五件事足矣。其他时间，我用在生活方面，瑜伽、旅游和阅读。”

“做减法的本质是减少目标，对吗？”杨洋阳确认着。

“对，我们不能追逐太多。”林佳玲说完举起筷子，烤串透出香喷喷的气息。三人开动起来，林佳玲只吃了几口，问起上次的话题：“大愚，我问过你，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多不多，答案是什么？”

郭鑫年现学现卖，说出那蓝的答案：“不多。找到一件挚爱的事情做下去，然后找到一个挚爱的人在一起，两件。”

这是做减法的最高境界，郭鑫年说出这样的结论，让林佳玲眼前一亮，擦擦嘴巴：“既然你一辈子只做两件事，为什么在一个月的开发周期里，放入那么多的目标？

既然重要的事情不多，每天为什么那么忙碌？产品开发，和高摩谈投资，去健身房，是不是应该放弃一些目标？郭鑫年越想越糊涂。林佳玲对他的答案很满意，说道：“大多数人被树叶挡住视线，看不清未来，这也重要，那也重要。其实，需要更上一层楼才能看清楚。

郭鑫年自嘲地说道："哎，我们每天都忙，需求分析、编程和测试，每天都能做十几件事，每件事似乎都是大事。"

"哈哈，其实是瞎折腾。"杨洋阳开心笑起来。

"庸人自扰而已。"卢卡听了这段话，也有感慨。

"重要的事情可以很多，也可以很少，追逐太多的东西是庸人，始乱终弃，不成大器。"林佳玲终于把话题引向正题："魔盒应该怎么减？"

林佳玲说了一大圈，就是要给魔盒做减法，郭鑫年恍然大悟。卢卡虽然常常和郭鑫年争吵，此时却支持他："编程是实打实的，再做计划也减少不了工作量。"

林佳玲很喜欢这个提问，指着刚上桌的烧烤说："魔盒有两个主要功能，通信和交友。这两个功能是不是同样重要？哪个才是杀手级的应用？"林佳玲走到白板旁边，她精心挑选着时机，讲得太早，郭鑫年听不进去，反而导致分歧和争论，现在郭鑫年没了选择。

郭鑫年明白了她的意思："你建议先开发对讲机功能？"

杨洋阳拿过笔来，接替林佳玲的位置："剔除不必要的功能，确保按时完成。第一，我们只做苹果，放弃安卓，争取先上线。第二，只要对讲机功能，集中精力编程、美工和测试，其他的全部放到二期。"

林佳玲跳过郭鑫年，直接问卢卡："不做安卓，只做对讲机功能，要多久时间？"

"只要把以前的代码做些更改就可以。"卢卡答道。

"洋阳，完成界面美化和测试，大概要多长时间，尽量简洁。"

"一晚！"杨洋阳给出最短的时间，她极为聪慧，自有办法。

林佳玲看得更加深远，俨然成为产品经理："做减法，聚焦核心需求，才能做出至简的产品，超出用户的期望。我负责租用服务器和带宽，为产品上线做准备，苏莳与各大移动互联网都熟悉，务必请编辑推荐。还有，每人找到一百个好朋友，告诉他们，将有一个伟大的产品近期发布，能做到吗？"

"我反对，其他功能怎么办？绝不可少！"郭鑫年站起来，举着烤串，好像要打架一样，没人可以删除那些功能，那是他的挚爱。

“迭代。”林佳玲轻轻说了一句，就让郭鑫年乖乖坐下，“啊，不是不做，而是以后再做。”

后来，郭鑫年才明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需求变化太快，产品必须轻量级，不断跟踪用户需求，快速迭代才是王道。埋头开发大而全的功能，往往是闭门造车，得不到用户的认可。

35
今天是个好日子

少爷兴奋得颤抖，产品就要展现在面前，那将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从财务又领了一黑皮手提箱的现金。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不禁吓了一跳，一个矮小挺直的背影对着窗口。他一眼认出来：“老钱，你怎么来了？吓我一跳。”

钱汉转身，坐在大班椅上：“记得上次说的两条吗？”

老钱与他们家亦仆亦友，与这个家族有深厚的感情，往往代表父母的立场，少爷不敢不尊重，屈在小圆椅上回答：“第一条，与所有经济利益脱钩；第二，不碰那蓝之外的女人。”

老钱忽然笑了，放缓了语气：“小子，没想到，你竟然窝了一个月没有出门，老爷子很满意。”

少爷早把那两条忘在脑后，他在这里只为了创业梦想，每天一亿条语音短信，三七分成！这样才能获得那蓝的青睐，他不揭破，恭恭敬敬站起来给老钱倒了一杯热茶。老钱拿出一张照片，递给少爷：“认识吗？”

被那蓝撞破的小模特儿，样子和身材都很像，少爷乖乖回答：“认识，怎么找到她的？”

老钱排除杨洋阳之后，继续追查，终于发现了小模特儿，却不回答少爷：“有没有得罪她？”

少爷点头，他在床上答应了她一大堆要求，第二天被那蓝撞破，恼羞成怒，将小模特儿赶到街边，承诺都没有兑现。她可能有两个动机，第一是报复，第二是想出名，晒照片。

“这个人你认识吗？”老钱取出杨洋阳的照片，放在少爷面前。

“不认识。”少爷非常肯定，照片上的女孩子面容姣好，绝对没有见过。

老钱手指敲着桌面，少爷没说假话，杨洋阳后背没有痣：“这个菲菲为什么用她的名义威胁我们？”

“不知道。”少爷含混不清地回答，或许小模特儿菲菲认识杨洋阳？

“你是要结婚的人了，为什么还沾染那个圈子。你身份贵重，一旦让人拍下来发到网上，会惹出多大的麻烦？对头是不择手段的！”老钱苦口婆心劝少爷，知道他听不进去，叹气一声。

“我知错，下回不干这种荒唐事了，不该惹那蓝不高兴。”少爷不是因为老钱才认错，而是被那蓝搞得百爪挠心，痛苦不堪。至于菲菲为什么把艳照寄到香港的杂志曝光，为了出名还是威胁获利？少爷并没有放在心上，反正这些事情都有老钱来搞定。

老钱苦笑，看来还是老爷子看得远，劝说和打骂都改变不了少爷，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好媳妇拴住他，如果还拴不住，就再生几个孩子。少爷虽然纨绔，却是重感情的人，本质不坏。他不想讲更多内幕，沉思许久说道：“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如果她找到你，立即通知我，不要单独见面。”

老钱确认了威胁来自菲菲，急着回去采取行动，少爷陪他来到电梯，问道：“怎么处理？”

“你不需要知道。”老钱冷冷说道，进了电梯，才露出笑容：“语音短信的想法很好，家族很赞同。”

老钱用了“家族”这个词，言下之意包含了老爷子，这是极为难得的支持。电梯门关上，少爷小跑奔回办公室，拎起装满现金的皮箱，今天是个好日子，产品诞生！对了，必须有个名字，既要有通信特点，又要高端大气上档次，快讯！少爷猛然想出这个名字，召集来工程师，大声宣布：“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改变世界的梦想将落在一个天才的产品上。这个名字将走入每一部中通电信的手机，他的名字是快讯！”

36
危险的游戏

罗维从洲际酒店来到珈蓝大厦的星巴克，把事情捋了一遍：魔盒是不错的产品，或许比龙邮还要好，又有了林佳玲的投资，团队肯定不会很差，自己唯一的优势是时间，这是他三年前和温迪一起布下的局。

三年前，罗维业绩出众，更上一层楼，成为IBM金融行业销售主管，负责经信银行，自然而然遇到了温迪。温迪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参加

采购的项目小组。罗维年龄不大，很有气场和架势，与以往的小伙伴们完全不同，温迪怦然心动。两人俊男靓女，互有好感，吃饭、聚会、看电影，连罗维也分辨不清，他到底是喜欢温迪，还是要发展她为内线。招投标隆重开始，斩断了他们的交往，恋情的火苗不得不暂时熄灭，这是招投标纪律，比办公室恋情还要严重，如果被发现，温迪将被开除。他们不能单独在一起，不能有私下的交谈，甚至连短信都是公事公办，谁知道有没有监控？毕竟是上亿元的大型采购。他们只好在工作场合多看一眼，目光中蕴含着只有他们两人才能看懂的情绪。他们期待着招投标结束，恋情爆发，谁知，采购项目竟然持续了一年多。对于大型采购，这很正常，对于恋情却过于漫长，两个互相喜欢的人，每天见面，不得不压抑情感瞒着其他人，这种感觉很不好受。

采购的最后阶段是谈判，经信银行为了占据地利的优势，在昌平包了一个小型的温泉酒店，距离市区有七八十公里，拒绝他人入住，美其名曰保密，其实是疲劳战术。谈判早上七点开始，晚上九点结束，厂家代表天不亮就要从城里赶来，折腾到深夜，没有时间沉淀和协商。一周之后，当他们的身体和精力达到极限，最大的期望就是赶紧结束谈判，可以好好回家睡一觉，经信才会收竿。

罗维早晨五点起床，在肯德基和同事们开个小会，在堵车之前冲到昌平，然后是一天的谈判，凌晨到家睡觉。客户不仅从体力上打压着每个厂家，也在精神上折磨他们。当价格不满意的时候，他们会说：吃错药了吧，这种价格也拿得出来？数百页的标书有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他们就会说：连标点符号也写错？你们这些外企精英不都是清华北大的高才生吗？水平还不如我读小学的儿子。温迪装腔作势，连讽带刺，乐在其中。

她还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

有一天，罗维在谈判桌上趴着睡着了。温迪被领导碰碰胳膊，示意反击，这是谈判策略，在气势上压住对方，迫使对手让步。谈判的氛围把人逼成了商业机器，为了百分之一的折扣，可以使用任何策略，在刚毕业的温迪看来，和欺骗没什么两样。然而，这是商场，尔虞我诈的地方，合理合法抢钱的地方。她走到罗维身边，用还未完全脱去稚嫩的语气说道：“我们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竟然有人呼呼大睡。”

罗维挂着口水继续睡觉，温迪痛在心里，抓起一张纸巾，拭去他嘴角的口水，罗维以为是同事，把她推开，嘴里嘟囔：“困死了。”

温迪砰地一拍桌子，撞击得玻璃杯乱跳：“这种态度怎么谈判？出去！”

罗维晕头转向地站起来：“怎么了？”

温迪把一份商务文件递到罗维面前："你看看，文笔都不通，怎么能附在合同中？律师能通过吗？"

罗维伸手来拿，温迪一扬手，建议书哗啦啦地被扔到门外："出去，什么狗屁IBM，我看还不如三鹿！"

罗维惊讶地看着温迪，恍恍惚惚地站起来，在她严厉的目光下，带着谈判队伍来到走廊。经信银行的同事向温迪投来钦佩的目光，温迪打击了厂家的气焰，在谈判中抢占上风。她向领导打个招呼，跟出去，悄悄拐到罗维身边，先大声责骂几句，让领导听见，然后轻轻说道："你，跟我来。"

罗维乖乖跟着温迪溜出来，转到二楼，这里是她的房间。她将小小的卡片塞进罗维手中："这是我的房卡，睡会儿。"

这样太危险，罗维本能地拒绝，温迪把他拖进房间："走的时候，房卡放在门口的花瓶下面。"

等等！罗维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拉住正要出门的温迪，让她背靠门板，双唇重重压下去，激动人心的长吻。温迪无法呼吸，心神都被慑去，她只记得吻后自己的声音："55%折扣，这是我们的谈判底线。"

温迪透露了最关键的谈判底线，心惊肉跳，结果却皆大欢喜。在谈判桌上，这并非背叛和泄密，而是走向成交的适当妥协和让步，IBM赢得了订单，经信银行也成功地将价格压到合理区间。招投标结束，压抑许久的恋情如火如荼，但是合同刚签，他们决定将恋情封锁在地下，等候适当时机公布出来，这增加了爱的疯狂。很快，温迪的工作有了变化，经信银行不错，却不够好，在那蓝的帮助下，温迪来到高摩。他们正要公布恋情的时候，她得到一个消息，高摩即将在中国开始风险投资项目。肥水不流外人田，为什么浪费这个绝佳的机会？罗维刚好有一笔启动资金，在温迪的鼓励下开始创业，两人志同道合，恋情再度潜伏，不能见光，却极为稳固，直到罗维遇见那蓝。

温迪既是投资小组成员，也是罗维的内线，消息源源不断，罗维无论背景和创意都不错，拿到投资并非不可能。谁知，感情才是最难控制的因素，罗维见到那蓝，接触几次，就像刘伶遇见陈酿茅台，伯牙遇到肖邦的钢琴，不可自拔。然而，对那蓝的渴望注定危险万分，第一个威胁来自高摩，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不能有恋情，这将影响投资决定。第二个威胁来自温迪，瞒高摩易，瞒过温迪难，她不是简单柔弱的女子，早就预见到那蓝的吸引力，三番五次提醒罗维，一旦打翻醋坛，报复将疾风暴雨，绝难抵挡。

高摩是双投资人制，他必须获得那蓝的一票，这是罗维的挡箭牌。

罗维不是容易退缩的人，这是挑战，他兴致勃勃，就像征服客户，他凭借销售秘籍，从未失手，将客户、老板和同事精心打理，最后金蝉脱壳，拿到一大笔资金开始创业，有了这套无上的销售心法，无往而不胜。当初，他一边追求温迪，一边拿下经信银行的订单，怀抱美女凯旋，那才是真正的胜利。

罗维早有后招，他不担心温迪，她不敢搅黄投资。

想到这里，罗维做了决定，在柜台点了那蓝喜欢的拿铁咖啡，必须迫使她尽快做出决定，不管有多大风险。一会儿，那蓝匆匆进入咖啡馆，不用握手，直接坐下。罗维将拿铁递给她，等喝了一口，用了一个奇异的开场白："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问。"

那蓝看着罗维，他的表情里有种黯淡又有种让人说不清楚的神秘："什么？"

"自从《妈妈咪呀》之后，除了工作，你一直拒绝我，我实在想不明白。"罗维要给高摩时间窗口，却偏偏不从这里下手，而要另起炉灶。

"哦，比较忙。"那蓝说完就后悔，郭鑫年肯定听不出来这是借口，却瞒不过罗维。她真正的顾虑是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感情纠结，而且她很公平，她不仅拒绝罗维，也拒绝了郭鑫年。

罗维岂能听不出这是托词，坦诚心迹："我哪里做错了吗？"

"没有，你很好。"那蓝只好不断地掩饰。

"告诉我原因，辗转反侧睡不着的滋味不好受。"罗维继续逼迫她说出心里话。

那蓝不反感罗维，只是必须等这个项目结束，在交往中判断是否投入感情，她略微皱眉犹豫着。罗维看出了她的迟疑，趁热打铁："你有心事。"

在连续的追问下，那蓝委婉地说道："我是投资人，你是创业者，不该私下交往。"

罗维早就预料到这个答案，这是他等待的机会，确认道："感情会影响公正的判断，这是你的担心？"

那蓝承认。罗维摸不清楚这是不是唯一的原因，继续问道："一旦高摩投

资我们，明确了合作关系，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赴约？”

这句话充满后味儿，如果答应，等于承认了他的追求，似乎有接受表白的味道，那蓝皱起眉头：“罗维，你让我很为难。”

罗维放下咖啡，笑着说：“你这么告诉我，已经解除了我的困惑，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不明白。”那蓝非常困惑，罗维似有话说，却不直言。

“我知道孰重孰轻，投资和感情。”罗维找到了难以捉摸的机会，“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哦？”那蓝极其惊讶，这句话包含什么意思？

“人重要，还是钱重要？”罗维不断吊着那蓝的胃口，他喜欢这种玩火的感觉，空中抛着几支火把，像杂技演员一样，挥洒自如。

“罗维！”那蓝受不了这种说话方式。

“为了感情，我可以放弃高摩的投资。”罗维说道，在连续的问答中他已经找到了迫使那蓝加快进度的方法。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蓝注视着罗维，这句话击中了她的心房，为我放弃投资？我在他心目中有这么重要？

“这个决定并不容易，现在我得告辞了，还有很多善后工作。”罗维的笑容中带着苦涩，“希望我能够在十天半个月处理好，还赶得上草原音乐节。”

罗维开始了另外一个危险的游戏，他知道危险，却不害怕，艺高人胆大，游刃有余，即便发生最差的情况，他也能及早发现预兆，在防火墙之外全身而退。罗维修习《摧龙八式》，商场上从未失手，在生活中极少挫败。他喜欢这种感觉，在感情、投资和事业中美妙地盘旋。

37
时间窗口

那蓝逃离咖啡厅，带着说不出的困扰，这算怎么回事？如果是表白，自己拒绝了还是接受了，她完全看不懂罗维，真是莫名其妙。她无心工作，打开郭鑫年的网页，看他胡言乱语，这个香港人各方面都不能与罗维相比，那蓝和他的话题越来越广，聊天时间越来越长，那蓝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这是一种精神相吸，互相为对方打开一个精神世界，就像旅程一样。

“笨猪，在干吗？”那蓝没好气地在键盘上敲出文字。

“跑步，好多汗。”

“天天跑步？真有时间。”那蓝好奇，天天健身房，肚子还那么大。

“我想哭。”郭鑫年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焦急万分，需求文件没有完成，怎么向卢卡交代？想想那对赌条款，只有咬牙坚持。为了降低体重，他连饭都吃不饱，睡眠不足，工作无精打采，筋疲力尽，时空颠倒：“对了，谢谢你的汗巾，很吸汗，真不错。”

那蓝听说郭鑫年开始健身，就留了心，特意托在香港的朋友买了一条运动用的汗巾，寄给郭鑫年。郭鑫年本来不以为然，用过之后才知道好。那蓝很懂得生活的细节，那是郭鑫年完全不懂的领域。

那蓝和罗维在一起的时候用尽心思，猜测动机和企图，对郭鑫年完全不用，这人有话就说，直来直去，从来不藏着掖着。那蓝烦闷稍减，走进会议室，分析师和温迪已经到了。她排除乱七八糟的心思，展现职业的笑容，说道：“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已经对创业者进行了深入的评估，今天想听听大家的印象。”

会议室中沉默不语，轻易暴露想法，多少有些冒失。那蓝启发着说：“温迪，要不要开个头？”

温迪打开电脑，将表格投射出来，她认定罗维的龙邮，此时却从高摩出发，说得没有丝毫倾向性：“我从四个方面来评估创业者，第一是商业模式，第二是产品的成熟程度，第三是团队素质，第四是投资条件，创业者必须给出合理的估值和退出机制。”

这对圈外人有价值，对投资人一点儿都不新鲜，她指着一位分析师说道：“老胡做了详尽的评估，不妨看看结果。”

留着络腮胡的老胡将投影机挪过来，投射出柱状图：“评估结果在这里。”

温迪和老胡达成了某种默契，屏幕上，龙邮在四项指标上遥遥领先，魔盒处处落后。对讲机产品还没有上线，这样的结果理所当然。那蓝心里支持魔盒，询问其他两位投资人：“你们的意见？”

两名分析师一起表态：“同意，龙邮是现阶段最佳的投资对象。”

那蓝听出言外之意，问道：“下一个阶段呢？”

温迪听出不对，拦住这个话题说道：“等等，我收到一封邮件。”她把邮件投影出来，内容不长，意思是说：感谢高摩的关注，龙邮非常希望成为高摩的创业伙伴，然而，持续研发和推广有固定的时间表，投资不能迟迟不定，将会极大影响运营。其他有实力、有客户基础的投资人正在接洽龙邮，有意战略投资，即便如此，高摩仍然是我们的首选，并提供优先投资窗口，截至月底，请理解。

疯了！那蓝心中呐喊，罗维见自己的时候，只字不提其他投资人，转身就发出这封邮件，有实力、有客户基础的投资人是指谁？罗维到底在搞什么把戏，那蓝抄起手机，说声“抱歉”走出会议室，电话铃只响了一声，罗维的声音就传出来：“那蓝。”

“罗维，你在做什么？”那蓝努力控制着情绪。

“哦，关于时间窗口吗？”

“是的。”

“我知道孰重孰轻，为了你，我放弃高摩投资。”

“有客户基础的投资人是谁？”那蓝旁敲侧击问道。

“很多，飞虎、奔狼、电猫国际和企鹅技术，他们希望战略投资，承诺把他们的用户带进来。”罗维所言非虚，几家互联网巨头表现了出浓厚的兴趣。

这几家互联网巨头各自积累了数以亿计的用户，凭借雄厚的用户资源，不断攻城略地，不停并购，既为得到优秀的创意和人才，也为将竞争对手收购于摇篮之中。他们收购龙邮，绝对有可能。那蓝还是十分困惑：“你说你放弃投资是因为我，现在又说有其他的投资人。”

“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不肯见我，因为你是投资人，我是创业者。如果这样，我宁可不要你的投资。人比钱重要，我不愿意为了钱牺牲感情，没关系，我放弃高摩的投资，没什么大不了的。”罗维绝不会浪费这个表白的机会，深情地说完，又补充道：“但是，我不能在邮件里这么说，对不对？”

这倒是合情合理，罗维的确不能在邮件里说：“我喜欢上了你们的投资人，所以不要你们的投资。”那蓝五味杂陈，停了很久才说：“罗维，别这样。”

“听我的，放弃龙邮。”罗维使出撒手锏，他喜欢这种玩火的感觉。

“罗维你要考虑清楚，这些大公司会把你们的团队和产品生吞活剥，纳入他们的体系之中。”那蓝的理智受到冲击，已经分不出立场。

“还是那句话，我知道孰重孰轻。”罗维听出了她内心的波动，成功了！他为高摩设定了时间窗口，又用动听的语言打动了那蓝。一个男人愿意为了感情放弃数千万美元的投资，这么伟大的情感，哪个女人不会动心？

鱼、熊掌和温迪，我就要兼得！

38
理智与直觉

那蓝心如乱麻，暂时失去判断能力，陷入情感的旋涡，罗维一往情深？我怎么办？感情与工作纠结在一起，不知道何去何从。如果支持罗维，温迪和三名分析师都不会反对。可是，另外一边是魔盒，我答应等到郭鑫年的产品出来，这又算什么？为罗维改变立场，理智被情感击破？那蓝在走廊徘徊许久，回到会议室，歉意地宣布：“我和罗维通了电话，其他的投资人正在与他接触，我们的优先时间窗口保留十天。”

“哪家公司？”温迪故意这么问，帮助罗维增加筹码。

罗维没有在邮件中透露，似乎也不反对自己说出来，那蓝说道：“几家大的互联网公司都有兴趣。”

这句话不啻在会议室中投入了重磅炸弹，如果这些巨头看中龙邮，也证明了他们的价值。这封邮件将高摩逼迫到墙角，要么抓紧时间，要么放弃，谁也不知道罗维的底牌。

“我还想等等。”那蓝混乱中做出了一个决定，她不清楚为什么。

“等什么？”温迪咄咄逼人，这是关键时刻。

“我想等魔盒上线。”那蓝瞬间脑袋清晰起来，不管怎么样，投资是投资，情感是情感，必须分清楚。

“可是，我们只有十天的时间窗口。”温迪毫不放松。

“罗维的威胁，让我不舒服。”那蓝方寸已乱，完全凭借感觉。

“我们单独谈谈。”温迪不想当众争吵，听见此话，三名分析师退出会议

室。

“不应该为工作失去好朋友，这是我一直的想法。”温迪不提分歧，用这种方式开场白，出乎预料。

“我也是。”那蓝低头，自己和创业者有了感情的纠葛，并带入项目之中，温迪肯定看得出来。

“这是你第五次帮助魔盒了。第一次，我把魔盒的资料扔进垃圾桶，你把他们加进来。后来，你要找到一个完全中国人创意的公司，于是又给了魔盒一个机会。第三次是他们提交商业计划书，连赢利模式都没有，你帮助他们过关。第四次，林佳玲和郭鑫年参加说明会，虽然有亮点，却说着完全不同的事情，本该淘汰出局，你坚持保留他们。这是第五次，魔盒连产品都没有拿出来，你偏偏要等待，甚至不惜放弃龙邮。”温迪先缓和一下，列举出事实，不由得那蓝不承认，轻轻问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喜欢手机上的对讲机这个想法。”那蓝低头回答，这是唯一的原因吗？

温迪从她神态中看出异常：“那蓝，你有心事。”

那蓝抬头犹豫着，要向温迪打开心窗吗？为什么要瞒她？缓缓说道：“这是我和郭鑫年一起想出来的主意，魔盒的名字也是我起的。”

果然如此，温迪验证了猜测，难怪她对郭鑫年有倾向性：“你们以前认识？”

“不认识，只是在网上聊一些。”那蓝原原本本地承认。

温迪略微放心，提醒那蓝：“可以和郭鑫年交往，但不能影响公正性。”

“嗯。”那蓝点头，说出实情之后以后就不用隐藏，她心里放下一大块石头。只要那蓝不偏向郭鑫年，温迪就不担心，她正要回去继续开会，那蓝又说道：“温迪，还有一件事。”

“什么？”温迪要趁热打铁，无心多谈，站起来走到门口，呼唤三名分析师。

“还有罗维，他似乎在追求我。我是投资人，他是创业者，不应该这样。”那蓝彻底坦白，罗维这件事一直压在她心底。

温迪心中咯噔一下，罗维果真如此！轻声问道：“你肯定？”

那蓝点头：“嗯，他在追求我。”

温迪大脑像裂开一般，脸色发青，罗维！那蓝感到她情绪的波动：“怎么了？”

温迪又气又恨，外表还要装得若无其事，连忙掩饰，笑着说道：“没什么，男人都是这样，见到美女就走不动路。如果你喜欢他，不是应该帮助他得到投资吗？”

那蓝回想这段时间，一直在拒绝罗维的百般追求，下班回家后则与郭鑫年在网上聊得热火朝天，越来越难以割舍。她轻吐一口气：“我不能接受罗维。”

温迪曾经面临同样的情况，她在经信银行的时候就把感情和工作纠结在一起，刺激和兴奋，多么好的感觉，她不在乎这些清规戒律。

“我知道的。”那蓝认真地反省，自己的确与郭鑫年和罗维走得过近。

“现在怎么办？龙邮只给我们十天。”温迪继续逼迫那蓝。

“给我一点点时间。”那蓝恳求，投资和情感纠结在一起，唯有时间可以化解。

温迪靠近那蓝，小声说道：“我们的想法难免不一致，会议中不得不争论，我难过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听到这句话，那蓝放松下来，轻轻抱住温迪，拍拍她肩膀：“没关系，我们在会议上争吵，会议之后还是好朋友。”

“好的，工作是工作，朋友是朋友，区分开。”温迪放下压力，只要那蓝这么说，顾忌就少了很多。她们谈完一起回到会议室，三位分析师还没有离开。

“对不起，久等了。”那蓝说完抱歉，口气严肃起来：“有分歧很正常，风险投资本来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妨把意见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我的意见很明确，经过三个月的考察和评估，做了充分的研究，可以做出结论。”温迪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想法。

在这种场合，要么先讲定下基调，要么看看风向最后讲，那蓝选择后者，观察着会议室的气氛。一名分析师摘下眼镜，说出感受：“罗维在最后关头给我们时间窗口，充满最后通牒的味道，我不喜欢。”

这也是那蓝的感觉，却不好说出口，点头同意。居中的女分析师有不同的看法："总体而言，龙邮是最理想的投资对象，风险投资切忌求全。"

第三名分析师将矛头指向魔盒："那个郭鑫年连产品都没有，人又极其不靠谱，没必要为他们等待。"

"创始人不靠谱，产品不一定不靠谱。"那蓝脱口而出，连自己都惊讶，这句话充满情绪，不该在这种场合说出。她退回立场，笑着说："我的意思是，这么不靠谱的创始人，我也第一次遇到。"

这句话不太恰当，却是对情绪的缓解，大家想起郭鑫年的颠三倒四，不禁莞尔。分析师一比二，加上温迪，同意投资龙邮占了上风。温迪趁热打铁说道："既然这样，我建议举手表态，做出决定。"

随着温迪，两名投资人举起手来，另外一人看着那蓝，犹豫不决。形势一边倒，那蓝充满疑虑，温迪为什么咄咄逼人？我们是好朋友，为了工作不该这样。让步？她想起郭鑫年独自骑行唐古拉山口的画面，他的百折不挠始终刻在那蓝心中。她站起来说道："作为投资人，我对龙邮有顾虑，他们的产品看似完美无缺，却缺乏突破和让人眼前一亮的特质。无论是人还是企业，精力和时间都有限，你要么在一个领域深入进去，要么在广度上扩展，我宁可要有缺陷的专注和单纯，也不要尽善尽美的大杂烩。"

那蓝说到这里，意识中一闪而过，罗维和郭鑫年，谁是有缺陷的专注和单纯，谁是尽善尽美的大杂烩？她暂时摆脱这个想法，说道："龙邮拷贝了太多流行的要素，没有一样是自己的东西，我直觉不好。简单的独一无二，才是值得投资的领域。"

投资如此，恋情是不是也这样？那蓝内心极为挣扎，少爷家境、学业和专业都不错，却控制不住两腿之间的冲动，罗维完美无缺，却缺少了深度。这是他们的问题，还是我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或许，我的选择标准过于求全？她再次摇头，轻轻说道："投资就像恋爱一样，相貌、家境、经济条件，甚至人品和性格都并非关键，关键是两个人是否足够相爱，有了爱，其他的都可以改变。然而，爱情看上去像小孩子的追跑打闹，你爱的偏不爱你，费尽力气也枉然，你不爱的偏那么爱你，费尽力气也无奈。千帆之后，体力、精力和脑力耗尽，我们往往选择一个爱自己比较多的，风险小而且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恋人。"

"那蓝，你在说什么？"温迪轻声提醒，那蓝沉浸在感情之中，似乎又与投资、创业和风险相关。

三位分析师摇头晃地脑琢磨这句话，越想越有道理，那蓝目光沉迷，意指

郭鑫年："还有一些不怕死的，磕破脑袋也不怕，只因为他们相信南墙可破。或者，用他们的话说，这段旅程就是最好奖励。"

分析师们面面相觑，温迪也不明白那蓝的意思："那蓝，你的意思是？"

一名分析师想通了一部分："既然有风险，就不用管什么团队、产品和技术，只要选择一眼看上的，我们最爱的，回归投资的本质。"

那蓝的思路恍然清晰，语气坚决地说道："所以，我不管创业团队，不管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也不用管下载量和相貌身高，我只要直觉，见到他时心中的刹那，能不能让我内心共鸣。"

那蓝言谈之间把投资和恋爱扯在一起，推翻了任何投资理论，温迪坚决反对："不科学，不严谨，怎么能不管产品定位、技术和团队？这简直是胡闹！"

投资和恋爱都一样，众人都说不要感情用事，但直觉才最可靠，那蓝斟酌片刻，做了决定："请再给我五分钟，我通个电话。"

那蓝以往在网上与郭鑫年聊天，很少通话，今天时间紧急，她离开会议室拨通郭鑫年的手机，没时间客套，自然而然地说道："大愚，是我。"

"你是？"郭鑫年刚离开健身房，正在开会，听见电话中的声音悦耳受用，却听不出来是谁。

"我，那蓝。"那蓝仔细分辨郭鑫年的声音，低沉，浓郁的香港口音："产品什么时候上线？"

"十五天，你怎么知道大愚这个名字？"郭鑫年向杨洋阳挥手，打开免提，让她听见。

"七天内必须上线，否则我们会投资另外一家。"那蓝斩钉截铁地说道，罗维给了十天，必须有富余时间。

"感冒了吗？声音和以前不一样。"郭鑫年听过温迪的声音，声线更加磁性一些。

"大愚，产品必须在七天之内做完。"那蓝知道，他搞错了自己和温迪，现在没有时间解释。

"尽力而为，我们的产品就像生孩子，从胚胎发育成婴儿，必须怀胎十月。"郭鑫年用"我们的产品"，是一种间接的提醒，这也是那蓝的产品。

“我早产了一个月，也很健康，魔盒必须早产。”那蓝的确在妈妈肚子里只待了九个月。

“必须在健康的前提下。”郭鑫年朝杨洋阳挤挤眼睛，胡乱说道：“魔盒既是我的也是你的，你就像父亲提供了精子，爽完就拍屁股走人，哪懂得生孩子的不容易？生孩子不是下蛋！我负责孕育，就像被你搞大肚子的姑娘，你能理解作为妈妈的不容易吗？现在孩子还在胚胎阶段，你这父亲居然要早产？”

“郭鑫年，大愚，大笨蛋，大傻瓜，笨猪，stop it（住口）。”那蓝竟然被比作爸爸，这个比喻太不贴切，什么精子之类的话，只有郭鑫年这种人才说得出口。他脑子真是缺根弦儿，不仅二，而且二得随机，这更可怕。那蓝说完调整语气，平静下来说道：“我作为高摩的投资人正式通知你，我们给魔盒的时间窗口只有七天，如果不能提供产品，我们将不再把你们视作投资对象，我稍后发出正式邮件。”

“好吧，我抓紧时间。”郭鑫年举手投降，挂了电话，向杨洋阳耸耸肩膀，哎，女人！

埋头工作的卢卡耸耸肩，向杨洋阳说道：“你以前说他很二，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杨洋阳满脸惊讶，说不出话来，郭鑫年气不打一处来，哼了一声：“有什么难听的话就直接说，不用那种表情来过渡。”

杨洋阳是公司的大内总管，留在办公室，没有见过那蓝，却从对话中听出端倪：“大愚，好奇怪。”

“奇怪什么？”郭鑫年没听出什么特殊的内容。

“她爱你。”杨洋阳还在劝郭鑫年和前妻复合，完全想不到他竟有了状况。

“扯，真能扯。”郭鑫年摸不着头脑，“那蓝爱我？”

“走着瞧。”杨洋阳只是猜测，低头工作，一语不发。

郭鑫年和那蓝在网上越来越熟悉，语气也越来越随便，也不会那么客气，那蓝称呼郭鑫年为笨猪，郭鑫年习以为常，为什么在杨洋阳听来就是恋爱？他挑灯夜战，严重缺乏睡眠，注意力总被杨洋阳这句话抓住，无心他事，过了一会儿又晃到杨洋阳身边：“为什么说她爱我？”

“那蓝通知你时限，你却在胡扯，她应该是什么情绪？”杨洋阳是情感专

家，绝不是浪得虚名。

“厌恶？”

“这是正常的情绪，她偏偏称呼你为笨蛋、大傻瓜和笨猪，这不是单纯的谩骂，也不是厌恶。”

“她常说我是猪，不知道她怎么知道我也叫大愚。”郭鑫年早已习以为常。

杨洋阳不管他的问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继续分析：“如果不是厌恶，她刚才的情绪是什么？”

“不知道。”郭鑫年从来没有这么考虑问题，从情绪来分析爱情，第一次听说，好像有道理。

“担心，着急，加上一点点愤怒。”杨洋阳寻找到合适的词，“大愚，你明白吗？她在为你担心，非常担忧，听不出来吗？”

郭鑫年向来呆头呆脑，从来没有去琢磨这么细微的语言，问道：“如果她担心，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

“你有病啊？她有无数个理由不说出来，比如，人家还在观察你，不确定是否接纳你，或者，她更喜欢用行动来表达对你的关心，她默默相助，你才有机会进入高摩的投资名单。还有，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爱上你，甚至认为绝对不可能爱上你。”杨洋阳智商一百四十五，情商更高，只听了那蓝几句话就做出的判断，竟然八九不离十。

“我应该专注事业。”郭鑫年没头没脑地说道。

“看来，你病得不轻！”杨洋阳忍不住说，她伸手按住郭鑫年的手臂，四目相对：“带我去高摩，让我看看她。”

“先开会。”郭鑫年放下她的胳膊，走进会议室，宣布：“高摩刚来了电话，给我们七天时间窗口。”

卢卡和杨洋阳各自做着自己的部分，不知道整体进展怎么样，郭鑫年笑着说：“我们还等什么？”

魔盒做了减法之后，进展顺利，苏药和林佳玲见到他的笑容，心里的石头落地。郭鑫年大声宣布：“今晚通宵加班，为魔盒套上界面，明天将有一款小小的产品诞生，他将改变世界！”

众人听腻了这句话，哈哈大笑。郭鑫年挠挠头，改了说法：“既然我们是你的父母，你能不能改变世界并不重要，我们只希望你健康成长！”

他改了口，会议室中响起掌声。的确，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改变世界，只希望他不要被世界改变。林佳玲忽然说道：“你今天可以不用去健身房，不扣你股份。”

大家又笑起来，林佳玲说道：“我已经租用了阿里云，为什么不明天就上线测试？”

苏药混迹互联网圈十几年，在各大网站有不少朋友，早已打好招呼，请编辑试用，集中火力宣传和推荐，拍着胸脯说道：“推广包在我身上。”

39
微博上的秘密

那蓝为什么偏向魔盒？温迪坐在电脑前，取来林佳玲的资料，在新浪微博搜索，立即找到她的微博账号，点击关注对象，一百多人。温迪顺着头像一个一个向下看，翻了几页，郭鑫年、杨洋阳和卢卡的头像跃然而出。温迪再点郭鑫年的头像，悄悄关注。他很二，微博内容也是，第一条微博上是几张图片，郭鑫年和卢卡光着膀子，杨洋阳打了底，三人搂在一起，胸口写着几个大字：“校长开房，请找我们，放过孩子们！”

再向下是郭鑫年看了电影《悲惨世界》的评论。温迪对这些没兴趣，点开他的关注列表，三百多人，极为耐心地看下去，忽然一个名字跳出来，头像是一只兔子，一手举刀一手举叉的，就是那蓝办公桌上的兔兔！温迪点击进去，看到最前面的一条微博，不由得呆住了。

“好朋友能做好同事吗？如果不能，我宁可不要这份工作。”

那蓝的微博！她和郭鑫年互相关注！温迪关掉网页，挣扎不已，我该怎么办？我有退路吗？布局一年，到了最后关头，不能放弃，她匆匆躲进会议室，拨通电话：“罗维。”

“在，怎么样？”罗维急切地问道。

“那蓝给魔盒七天时间，她第五次帮助这家公司了。”温迪克制着对罗维的不满，投资高于一切。

罗维计划周密，离开IBM开始创业，找到热点，开发产品，有温迪的配合，拿到投资，本来一切顺利，现在竟出了意外，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

沉吟一会儿说道：“我研究一下他们的产品，以防万一。”

“他们一个月前开始开发，估计要多久？”温迪不得不做两手准备，如果郭鑫年的产品是垃圾，倒不用担心，如果产品很好，必须找到攻击的炮弹。

“啊，不用担心了，他们最快三个月才能做出产品。”罗维掌握着时间优势，他们不可能在时间窗口内完成产品，一切尽在掌握。

40
黑夜中的载重卡车

短信滴滴响起，来自陌生的号码。杨洋阳看一眼内容，紧张得难以呼吸，叫郭鑫年走进会议室，把短信送到郭鑫年面前，念道：“关于少爷的照片，想知道原因吗？我想和你见一面，你选时间和地点。”

杨洋阳按照发出短信的号码拨回去，打开免提，听见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问道：“你是？”

“见面说。”那边的女孩惊慌失措，说了一句话就挂了电话。

短信来自那个威胁少爷的女孩，冒用了杨洋阳的名字，本应该躲在黑暗之中，为什么露出水面？郭鑫年问道：“去吗？”

“干吗不去？”杨洋阳一直想把这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手机发回短信：今晚十点，图书城麦当劳。这里人来人往，应该没有安全问题，杨洋阳打开电脑包，取出老钱的名片，犹豫着。

郭鑫年伸手按住，阻止她：“等等，我不喜欢老钱。”

“我也不喜欢那个女孩子。”杨洋阳拨出号码，那边响起回铃声。

“洋阳，那个老钱很阴沉，先见她再说吧？”郭鑫年坚决反对。

“他和警察那么熟悉，有什么好怕？”杨洋阳拨通电话，听见老钱声音，简短将情况讲述一遍，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说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郭鑫年有不好的预感，老钱在深更半夜拦截杨洋阳，说黑不黑说白不白，说道：“我陪你去。”

“你在麦当劳外面守着。”杨洋阳不反对。

杨洋阳神不守舍，卢卡不明就里，埋头做产品，没发现什么异常。

大约晚上九点半，图书城的街道安静下来。杨洋阳离开车库咖啡，脚底冒出凉飕飕的感觉。她紧紧裹着围巾在前面走，郭鑫年跟在十几米后。过了大槐树，就是一片灯火，麦当劳店内还有些客人，杨洋阳略为安心，回头看看紧跟在后的郭鑫年，推门进到餐厅。顾客不多，一对小情侣坐在角落，还有零星的顾客在排队。杨洋阳上了二层，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女孩蜷缩在角落，捧着一本厚厚的美容杂志，用来遮挡面孔。

杨洋阳脚步略微迟疑，那女孩感觉到什么，从杂志上露出一双眼睛，向杨洋阳招手，示意她过去。那本杂志被放在桌面，露出一个年轻的面孔，开了眼角，尖尖的下巴，好看却千篇一律，她的声音充满紧张的颤动："你是杨洋阳？"

"嗯，你是？"杨洋阳反问。

女孩没有回答，匆匆取出粉红色包包，递到杨洋阳手中："帮你从香港带回来的口红。"

杨洋阳从来不认识她，更没有托她从香港买口红，忽然看见她从桌面上推过来一个纸条，上面写了几行字："我好害怕，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不要放过那些王八蛋。"

她害怕被录音，所以用笔写字，杨洋阳提起笔，写了一个字："谁？"

女孩快速写了一个字："钱。"她看着杨洋阳，又写了另外两个字："少爷。"钱不是人民币，肯定是那个老钱。杨洋阳不想写字，开口问道："他们怎么了？"

女孩摇头，抓起那页白纸，哆嗦地掏出一个打火机，烧得干干净净，再把杂志收到包里，向杨洋阳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匆匆逃开。杨洋阳有很多问题要问，看出她无心多谈，站起来向窗户看去，夜色被路灯驱逐，视线清清楚楚，郭鑫年靠在麦当劳外面的栏杆上，东张西望。很快，那个女孩子走出店面，棒球帽遮挡脸孔，与郭鑫年擦肩而过，匆匆向樱花街方向走去。一辆停在路边的载重卡车缓缓启动，挡住了杨洋阳的视线，奇怪，这种卡车怎能进入市内？杨洋阳十分诧异。"啊？"她惊呼一声，一个阴鸷的面孔在副驾驶位置一晃而过，目光若有若无地向麦当劳餐厅二楼扫来。杨洋阳吓得心肝颤动，伏在窗户之下，她认得这个人：老钱。

他坐在载重卡车里面？杨洋阳惊呼，那个女孩子有危险！她拿出手机，发出短信：小心卡车！然后又回到窗口，郭鑫年还在那里，没有感觉到异常。女孩子消失在路口，载重卡车向那个方向潜去。杨洋阳顾不得那么多，拨通那个女孩子的手机，回铃音传来，一声，两声，她终于打开电

话，杨洋阳立即问道：“你在哪里？”

“我在路口，去地铁。”

“小心卡车！”杨洋阳大声提醒。

“啊！”听筒中传出那个女孩子扭曲的失声惊叫，充满恐怖。一声巨大的声响传出，什么声音？骨骼爆裂？肌肉被碾压？手机坠地，终于，一切声音归于死寂。

杨洋阳收起手机，奔跑到窗口，向樱花街方向望去，那辆卡车突然加速，消失在黑暗中。人群惊慌，有人大喊大叫，杨洋阳慌忙地跑下楼梯，身体僵硬，脚底生痛。她冲出麦当劳，拉着郭鑫年，向车库咖啡奔跑。郭鑫年还在回头，看着樱花街方向说道：“那里好像有车祸了。”

杨洋阳拉起郭鑫年，跑过街道，来到大槐树下，胸腔中没有了空气，一股难受的极酸的味道从腹部升起，她扶着大树，哇地吐了出来，天旋地转。郭鑫年忽然明白了什么，掉头向樱花街路口跑去，距离只有几百米，车祸现场聚集了几十个人，警察没有到。他分开人群挤在最中间，一个棒球帽滚到五六米外，在风的推动下轻轻滚动。杂志沾满血污，页面哗啦啦地翻动，血液顺着地面奔流。最后，郭鑫年看见那个小模特儿完好的面孔，美丽和灿烂，却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郭鑫年举起手机，嘁哩咔嚓乱拍一气，棒球帽、杂志、美丽的面孔、残破的身体。

41
吃里爬外

运营方案摆在桌面，少爷一点儿都不满意，怒气冲冲。

路向东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全靠家族扶持，就应该全心全意为家族尽心尽力。要是引起家族不满，他不但晋升无望，随时都可能下台。少爷不满的是收费模式，他希望每一条快讯收发的短信收费，路向东却坚持运营商内部互发免费，只有发给其他运营商用户才收费，少爷的收入至少减少一半。无论哪家运营商，短信都收费，为什么我的快讯就要免费？

路向东诚惶诚恐，反复解释，原因无非有两个：其一，互联网的产品都是免费的，如果收费，用户必然流失；其二，快讯捆绑在定制手机，收费恐怕引起用户抗议，垄断企业遭人骂，一旦捅到媒体上，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少爷听得耳朵发麻，冷着脸，指着门口说道：“既然你坚持，我保留意见。总之，产品已经出来，尽快预装在每部定制手机上，我下周去看。”

路向东告辞离开，出门擦擦汗，这关总算过了。大家族真不好伺候，上有部委领导，外有市场竞争，内部有钩心斗角，诉求都不一样。他就像走钢丝，哪方面关系没平衡好就万劫不复。没有背景就像背后没有安全带，上面拎着，才永远不会出事。

少爷关上门，暴跳如雷，将手机啪地摔在地板上，额头上青筋暴起。路向东好大胆子，还想向上爬？你要是当上中通电信的一把手，还能把家族放在眼中吗？吃里爬外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他情绪才慢慢平复。不管怎么样，总能有一半收入，而且，我又不缺钱，做这个产品，赚钱是次要的，讨好那蓝才是核心！少爷想到这里咧嘴笑了，为了那蓝，加油！

快讯与那蓝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没人知道的秘密。

第六章 家族秘密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42 上线

凌晨两点，车库咖啡灯火辉煌。

郭鑫年看似糊里糊涂，丢三落四，其实不笨，只是过于专注，彻底陷进去，其他事情顾不上。他的办公桌始终都是乱七八糟，产品功能描述却细致入微，连擅长文案的杨洋阳都佩服不已。在林佳玲教导下，减少目标之后，他便分得出轻重缓急，时间安排有条不紊。既然重要的事情不多，就应该把时间分出去，做那些一直想做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健身房就是其中之一。比这个还重要的，郭鑫年也在筹划，或许当产品上市，新项目启动之前，应该回香港陪陪父母，趁着他们身体还好，能走动的时候，多陪他们去旅游。他们日渐苍老，这件事越来越紧急，郭鑫年不能等这件事燃烧起来，再去悔恨。

经过反复测试，卢卡改完最后一段代码，把键盘向外一推："大功告成，得睡会儿。"他脸色泛青，扶着桌子走了两三步，腿一软坐在地上，勉强笑着说："坐了十几个小时，腿抽筋了。"

杨洋阳心疼地走上来，帮他扶正眼镜，扶起他来到空会议室。里面有张简易的行军床，他倒下去的同时，呼噜声音响起。杨洋阳关上门，为他盖上毛毯，抚摸着他的额头："累坏了吧，陪你睡会儿吧。这个笨蛋，人家第一次陪你睡觉，就和死猪一样，哼。"

杨洋阳关灯，紧紧搂住卢卡，拍着他的后背，摘下他的眼睛，仔细端详，还挺好看的嘛。

郭鑫年走到角落，碧绿的界面脱胎换骨，他轻轻按下，出现醒目的麦克风图标，轻轻说道："这是郭鑫年，第一次使用魔盒，佳玲、苏药，能听到吗？"他松手，绿色箭头闪现，一秒，两秒，箭头消失，显示出录音时间，5秒，表示这段声音已经发出。

在车库咖啡的另一个角落，提示音响起，苏药飞快打开魔盒，郭鑫年的声音飘了出来。他眨眨眼睛开起玩笑，对着对讲机说道："你说什么？听不

到，听不到。”

声波通过网络快速穿梭，到达郭鑫年的手机，他顿时着急，回应：“没听到？肯定有问题，我去找卢卡。”

笑声很快从魔盒传回，郭鑫年这才明白苏葯的玩笑，将手机向空中一扔，成功了！他飞速向会议室冲去，兴奋地推开门：“卢卡！”看见他躺在简易床上，睡得如同一个孩子。杨洋阳靠在床头，露出笑容，指指卢卡，再把食指放在嘴唇：“嘘，让他休息一会儿。”

郭鑫年退出来，向林佳玲和苏葯提议：“让卢卡睡觉，我们去庆祝，喝酒。”

“作为魔盒之父，你得说几句，录下来作为欢迎语，任何人下载后都可以听见。”苏葯建议。

郭鑫年揉揉困得睁不开的眼睛，抓起手机，将嘴巴对准麦克风，这种姿势有点奇特，几个月之后，这个姿势开始流行，出现在每条街道、咖啡馆和办公楼之间。他清清嗓子，带着香港口音说道：“大家好，我是郭鑫年。今天魔盒诞生，我身边还有林佳玲和苏葯，他们是魔盒的祖父祖母，没有他们的天使投资，便不会有今天的魔盒。我旁边还有杨洋阳，她是魔盒的母亲，我是魔盒的父亲！”

杨洋阳刚好蹑手蹑脚地从会议室中出来，拼命地击打郭鑫年，笑着说：“哼，大愚，占我便宜。”

郭鑫年抓起手机，继续说道：“另外一个母亲名叫卢卡，他正在睡觉。这是我们精心孕育的婴儿。今晚只有我们五个能看见，糟糕，四十八秒了。”

为了减少网络和服务器的负担，魔盒设定每段声音只有一分钟。这被后来者奉为准则。他按着麦克风加快速度，说道：“这是一个婴儿，纯净，极简。作为父亲，我不知道他长大后会不会出人头地，会不会改变世界，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爱护他，看着他成长，这就足够。他的名字叫作，魔盒！”

郭鑫年用尽全力喊出最后两个字，想起过去的艰辛，不禁黯然。的确，他们就像魔盒的家人，充满期待，他们也都没有想到，魔盒竟然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婴儿，借风就长，呱呱坠地就要震天撼地，摧毁互联网的根基。

魔盒，命中注定，就要改变世界！

“上传！”苏药轻轻打出一个哈欠，虽然很困，仍然兴奋。他打开电脑，上传条滚动，短短几分钟，传送完毕。苹果通常需要几天的审核时间，苏药预先研究了流程，也在车库咖啡的网址上提供下载通道，可以稍微加速这个过程。上传结束，时间是凌晨三点。他们离开车库咖啡，各自回家，路上不停地对讲。

“大愚，你在哪儿？”

“能不回答吗？我上厕所。”

“你都说了还问。佳玲在哪儿？”

“我在开车，手机用蓝牙接入汽车，环绕立体声。苏药，你呢？”

“我骑车，手机在腰上，用耳机和麦克风，看一下屏幕，再按一下按键。”

“哈哈，魔盒适合汽车，不适合自行车，注意安全。”

“佳玲，你和苏药在聊什么？”

“我们在聊车。”

“哎，应该开发一个群聊功能，支持多人在线。”

“哈哈，好主意。”

“嗯，让卢卡休息几天。哎，洋阳和卢卡是不是有点儿暧昧啊？”郭鑫年突然想起这个话题。

“你看不出来吗？但是洋阳好像在犹豫。”林佳玲说道。

“犹豫什么？”郭鑫年立即兴奋，如果能够撮合他俩，倒是不错的选择。

“洋阳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卢卡却像个孩子，不知道怎么表达、接受、对待和珍惜。”林佳玲是创业导师，也仔细观察着郭鑫年、杨洋阳和卢卡的情感走向。

“爱就爱呗，那么麻烦。”郭鑫年轻轻说一句，哎，女人，真烦。

“你和卢卡差不多，正确的人出现在面前，你看不出来，醒悟过来的时候，人家可能已经离开了，你只能在心里不断回放那个画面。”林佳玲指点着郭鑫年。他和卢卡并不笨，只是从来不多想，捅破那层窗户纸，他们才会明白。

“猜猜，明天上午下载量能有多少？”郭鑫年完全没有兴趣，话题又被扯开。

第二天上午，郭鑫年早早冲进车库咖啡，苹果商店还没有上架，柱状图还趴在零的位置。杨洋阳精神焕发地走进来，想起昨晚被郭鑫年撞见自己与卢卡之间的亲密，脸上闪出一丝旖旎。

“靠苹果商店远远不够，必须推广。”苏药翻开记事本，打出电话：“兄弟，好久不见了，最近好吗？都有儿子啦？下回抱来瞧瞧。哎，老兄，帮个小忙，我们有个新应用。谁管中国的应用商店？我想尽快推上去，怎么操作？哦，明白，老兄，你也下载一个，我给你链接。”

苏药挂了电话，竖起拇指，表示成功，郭鑫年瞪大眼睛：“牛啊，连苹果里面都有咱们的人？”

二○○五年，乔布斯刚回苹果公司，中国的管理层大换血，苏药的这位朋友跳到苹果，那时候苹果没有iPhone和iPad，还在困难期，远比不上现在。大多数人没有熬过来，苏药的那位朋友性情温和，踏踏实实，一直在苹果，反而有了后福。如今，中国是除美国之外第一大市场，销售额连年增长，苏药朋友搭了顺风车。那时，苹果股票才几元钱，他不断拿到股票期权，现在已经十万股。郭鑫年吓得吐出舌头，苹果如今每股七百多美元，十万股那就是七千万美元。人各有命，那些跳来跳去的想赚钱反而不成，踏踏实实、原地不动的，反而搭了顺风车，关键还是眼光。

郭鑫年向杨洋阳说道：“这就是榜样，看准了，总能熬出来，不能轻言放弃。”

这种话，杨洋阳早就听腻了，问苏药：“他现在管Apple Store（苹果商店）吗？”

“Apple Store的审核好像在印度，但是他有办法，很快就推荐魔盒。”苏药还有关系，说完又开始打电话。

郭鑫年有了林佳玲和苏药，如虎添翼，不再孤军奋战，一拍桌子：“我也去打电话，每人一百个，一个都不能少！”

“你打给谁？”在杨洋阳的印象中，郭鑫年在北京朋友极少。

“陈奕迅！让他试试，他要喜欢了，能够打开娱乐圈！”郭鑫年信誓旦旦，陈奕迅的确是他的校友，并且在学校见过一次。

他们一起行动，老同事、老朋友，不停地打电话发短信。杨洋阳在新浪微

博有几十万粉丝，也把魔盒的消息置顶。苏药那边又有了新进展，他人脉所及的一些热门新兴媒体都答应推介魔盒。郭鑫年忙完之后回到电脑旁边，看见那蓝在线，留言：我们的孩子出生了，你这爸爸也不在产房。

那蓝手里的茶水差点儿泼到身上，自己真成魔盒的爸爸啦？她点开下载地址，触控屏幕，开始下载，三兆多一点儿非常快，淡绿色的窗口弹出，简洁的界面提示导入联系人。那蓝选了几个好友，包括郭鑫年、温迪和几位分析师。界面一闪，出现麦克风符号，不用学都知道怎么用，那蓝按着对讲键，说出了她在魔盒上的第一句话："大愚，恭喜你，非常棒的界面。"

他们大都在网上用键盘聊，声音的感觉完全不同，郭鑫年很快答复回来，声音浑厚："记住，这是我俩的孩子。"

"你总这么二吗？"那蓝蹙起鼻头，还有两天就到时间窗口，能说服温迪和分析师吗？龙邮已经有了五十万用户，魔盒几乎是零，上线并不是一切，反而暴露出差距。

"那蓝，我们还没有吃过饭呢！"郭鑫年心情轻松，说话不过脑子，忽然提出一个请求。

"吃什么？"那蓝没想好答案，先问一句，他还把我和温迪搞混，解释清楚才能见面，"啊，不行。"

"为什么？"郭鑫年被多次拒绝，已经习惯了。

"我们是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不能私下见面。"那蓝拿出堂堂正正的理由，郭鑫年完全摸不着头脑，却无可奈何。他们之间是一种奇妙的关系，只见过一次，性格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两人肯定见光死，却在网络上建立了异常紧密的心灵联系。

那蓝不喜欢沉默，开始另外一个话题："大愚，估计一下，魔盒三天能有多少下载量？"

"创业者和投资人才更应该多沟通。"郭鑫年还在为被拒绝而郁闷，继续约那蓝吃饭。

"可是，我还不是你的投资人。"那蓝强调。

"哦，明白了，两人还没有确定关系，就不能在一起睡。"郭鑫年开开心心得到了答案，不再郁闷。这就是他的性格，他想约那蓝吃饭，但是拒绝的逻辑成立，他就乐而从之，回答道："一万？不知道。"

“一万？”那蓝掂量着这个数字，龙邮有了五十万下载，如果魔盒只有一两万，即便上线也无济于事。

“把链接给你，自己看。”郭鑫年顺手把系统后台的密码和ID也发给那蓝。

“怎么把这个随便给别人？”那蓝都快崩溃了，这是最绝密的信息，就像银行密码一样。

“我还信不过你吗？”郭鑫年完全不在意，在他心目中，那蓝真的是魔盒的爸爸。

“高摩没有投资给你们，就像两人没有结婚，不能把存折密码交给对方。”那蓝很犯愁，这个郭鑫年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给了就给了，这么啰唆。”郭鑫年没结婚的时候不但把存折给女友，连房产证都写上她的名字，他也不后悔。人家最好的那几年都给自己了，存折和房产算什么？

43
两个小偷

那蓝把链接转给温迪，温迪立即转给罗维。

短信响起，罗维睁开眼睛，摸出手机，点开温迪给的链接，占用空间很少，下载和安装极快，绿色晶莹的图标跳跃到手机屏幕，简单和纯粹，只要使用过对讲机，就一定会用魔盒。罗维按下语音键，跳出一个麦克风形状，轻轻说道：“魔盒，魔盒，我是神勇无敌，天上地下任我行的罗维。”

松手，声音被释放，罗维闭着眼睛倾听。怎么形容？简单、纯粹和易用。它会被用在什么场合？很明显，有车一族首先使用，其他人为了收发，必须跟上，星火燎原，不断扩张，罗维被吓了一跳。魔盒这么神奇？不确定，也不能忽略。龙邮包罗万象，整合了各种移动互联网要素，社交、地图服务、图片和视频，他到处寻找，有好的想法就填补进去。魔盒剔除了多余的功能，就是一款单纯的手机上的对讲机。

包罗万象和至简至纯，这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

这是一场赌局，罗维押下了所有筹码。他离开IBM创业，外表看似风光，却有苦难言，公司没有收入，豪华舒适的办公室全靠现金来支撑，拿到投资才能活下去。高摩迟迟不做决定，罗维有了不好的预感，这件事不容有失。他不能打草惊蛇，只好默默等待，魔盒是得到投资的最大障碍。好在

在温迪的协助下，魔盒只有七天的时间窗口，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只要把对讲机功能加进去，赢的肯定是自己！

这是他一贯的做法。他喜欢整合，讨厌苦思冥想，他喜欢和人打交道，讨厌对着电脑发呆。他与人交往游刃有余，极有乐趣，听到各种好玩的想法，就会交给工程师去实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闭门造车绝不能研发出功能齐全的产品。这就是需求调研，罗维向来都是这么做的。

罗维披衣起来，看看时间，清晨六点三十分，开车直奔办公室，煮上一壶黑咖啡，打电话催促工程师上班，然后就仔细研究魔盒。

大约八点，工程师们就聚集到会议室。罗维托着咖啡盘来到会议室：“来，每人一杯。”

黑咖啡下肚，工程师清醒过来。罗维笑着说：“早早把大家请来，有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先听哪个？”

罗维成功地制造出悬念，工程师们的睡意驱散，何晓芒答道：“先说坏的吧，我这儿有好的。”

“哦，你有什么好消息？”罗维不失时机地调动着气氛。

“小如。”何晓芒每根头发都喜气洋洋。

“哈哈，一会儿私聊。”罗维拍拍何晓芒，宣布道：“坏消息是今晚，大家又要加班了。”

这算不上什么坏消息，加班本来就是家常便饭。罗维继续说道：“好消息是，我发现了一个极有创意的想法，你们看。”他举着手机演示魔盒，问道：“做出这样的功能，需要多长时间？”

“这样是不是有抄袭的嫌疑？”何晓芒有话就说，跟罗维没有什么需要藏着掖着的。

这句话让罗维心头蹿火。他站起来走到书架旁，取出一本《史蒂夫·乔布斯传》，说道：“当初，乔布斯指责比尔·盖茨抄袭了苹果电脑的设计，你知道比尔·盖茨怎么反驳吗？他说，我们就像两个小偷，从施乐公司的实验室中偷了技术，你是先偷的，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因为我后偷吗？”

罗维是《史蒂夫·乔布斯传》的忠实读者，翻到这一页，甩到何晓芒面

前：“对讲机是摩托罗拉发明的，魔盒抄袭了摩托罗拉，他是第一个小偷，有什么资格不让我们模仿？”

“也许一个月。”一名工程师说道。

“好，两周的时间，刻不容缓。”罗维笑笑，只要能够做出来一模一样的产品，我有五十万用户，高摩没有理由选择魔盒。罗维两手准备，如果那蓝坚持魔盒，那么我也拿出一模一样的产品，有备无患。

唯一的问题就是时间。

44
病毒传播

那蓝兴致勃勃地把朋友们拉进魔盒，极其简单却有完全不同的体验，轻轻一按，一段声音发出去，不是冷冰冰的文字，包含着各种语气、声调和语速的声音，可以高亢、低沉，或者抑扬顿挫，还可以辨别出对方的真诚和虚伪，冷漠和热情。那蓝录下自己的声音，反复收听，调整说话方式。她非常非常喜欢魔盒，就像它是自己的孩子。虽然她说郭鑫年很二，内心却赞同这个说法，没错，我就是魔盒的爸爸！郭鑫年骑行唐古拉山口的时候，那蓝比郭鑫年早一步产生了这个想法，并且起了“魔盒”这个名字。不过，讨论先后顺序没有意义，就像怀孕，没必要根据卵子和精子的结合过程来推断父母双方谁的贡献更大一些。那蓝脸上晕红一片，自己的想法好像比郭鑫年更二，只是不会说出来罢了。

魔盒越吸引她，困扰越大，今天是时间窗口的第九天，必须做出决定了。

那蓝把手机举在嘴边，用魔盒通知温迪。这个姿势很怪异，却很快流行起来。很快，温迪和分析师们匆匆进来，坐在那蓝对面。这是一个奇怪的位置，以前两人从来都是并肩坐在一起。

“投资肯定有风险，我们一直很谨慎，却必须做出决定。请大家来各抒己见，拿出意见来。”那蓝打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们的意见很明确，龙邮是最佳的投资对象。”两位分析师显然商量过，毫不犹豫地表态。

又要费不少口舌，那蓝有准备，打开手机，展示出魔盒说道：“大家都安装了吗？”

温迪抢先说道，定下基调：“手机上的对讲机，的确很好玩。”

另一位分析师立即发言："一个好玩的产品远远不够，还要看商业模式。"

"只要找到几位高手，一个月就能搞出来这样的产品，开发成本几十万，加上运营和人员成本，估值五百万，我们怎么投资？"这名戴着眼镜的分析师说得有道理，高摩的投资额度从一千万美元起步，通常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投资对象估值大约在三千万美元左右。很明显，魔盒根本不值这么多钱。

两位分析师和温迪的炮火横飞，另一位分析师默不作声。那蓝没有被砸乱阵脚，不慌不忙说道："还有两个工作日，不妨拭目以待。"

"没有那么多时间，要向彭先生汇报，"温迪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十天的时间窗口是罗维提出来的，的确还有两天。

"我已经将两家公司的资料提供给彭先生，龙邮是首选，魔盒是备选。我们后天下午三点向彭先生汇报，一旦做出决定，就可以在时间窗口的最后一天通知龙邮。"那蓝将时间安排得有条不紊，滴水不漏。

"为什么还要浪费两天？"温迪仍然心有不甘，这种事情不能拖，夜长梦多。

"下载次数，我在等这个数字。"那蓝喜欢，不代表所有人喜欢，下载次数决定着魔盒的生死存亡。

"现在是多少？"温迪也知道，这些数字才有说服力。

"还在内部测试，正式版本还在苹果商店审核。"那蓝轻轻说道。

"好的，我同意。"温迪向后一靠，自己占尽上风，苹果商店的审核一般要十五天，魔盒根本来不及上线，即便上线又能怎么样？短短两天能有多少下载？

那蓝打开电脑，进入魔盒后台的统计系统，投影屏幕显示出一根柱状图。他又打开另外一台电脑，找出龙邮的数字，魔盒只有二百多次下载，龙邮有五十三万，遥不可及的差距。龙邮的红色柱状图，将魔盒的蓝柱压在地面，无法抬头。

"方威，我在开车，不能发短信，魔盒你。"林佳玲拉开车门，坐进驾驶位置。

"魔盒是什么？"方威正在开会，手下的十五名主管济济一堂。

“试试，很好玩。”林佳玲触控屏幕，短信发出，系好安全带，脚踩油门冲出天使。

方威点击下载链接，文件飞速下载安装，绿色晶莹的界面，通信录里只有林佳玲一个人。他点击进入对话界面，按下麦克风按钮，轻轻说道：“佳玲，这是什么？看起来不错。”

“这是我的新产品，如果喜欢，把通讯录好友导进来，开车的时候就不用敲键盘了，安全第一哦。”林佳玲的声音很快飘进来。

方威绝对相信林佳玲，她投资的产品？他松开麦克风，声音飘出，自己听听，从未有过的体验和好玩的功能。他点击通讯录，导入好友，数百条短信向空中飘出。他有数百名销售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半个小时之后，当方威下车的时候，打开魔盒，叮叮咚咚的声音传来，那是通讯录好友增加的通知声音，密集得如同炉中的爆豆。

林佳玲到达车库咖啡，魔盒的通讯录上已经有了一个数字：一百六十五，意味着一百六十五个好友安装了魔盒。她的朋友都非普通，拥有超强的影响力，很多人得到过林佳玲的帮助，为她做些什么是他们渴求已久的机会。今天，他们得到了这个机会，而且她的要求非常简单和有益，他们把亲朋好友拉进来，魔盒顺着林佳玲的人际脉络不断拓展，像病毒一样传播，速度惊人，连林佳玲都难以置信。

后来，林佳玲感慨，好的产品不仅会说话，而且会传播，这就是口碑和粉丝的力量！

温迪时不时抬头看统计，龙邮的红柱仍然死死踩住魔盒的蓝柱，难以翻身。龙邮上线三个月，每天有几千用户的增长，如果魔盒也是这样的速度，完全不用担心。温迪仔细去看，魔盒的蓝柱极其微小地抬升一个台阶，提升到了两千两百多次，变化难以察觉。温迪低头消化着这个数字，这意味着什么？她急匆匆走进会议室，拨通罗维的电话，问道：“魔盒下载次数有两千多了，要有心理准备。”

“嗯，我知道。”罗维正在指挥工程师们通宵达旦地加班赶工。

“打算怎么办？”温迪听出了罗维的信心，立即问道。

“把对讲机功能集成进来。”罗维算无遗策，速度惊人，通宵加班，美工描绘出界面，这是阻止魔盒的杀手。

“不要大意。”温迪担心那蓝，她家境优越，很多事情懒得去争，一旦认真将是可怕的对手。

罗维的工程师们已经绘出演示版，可以拿出来演示。这是以防万一的补救方案，防患于未然。那蓝明天下午向彭祖武汇报，凭着两千多的下载次数，魔盒还不是对手。

45
友情与阴谋

那蓝在座位上沉思，龙邮保持着巨大的领先优势，或许在苹果商店上线之后，魔盒的势头会改变。但是谁也不能预计未来的发展趋势，很多产品昙花一现，魔盒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会儿就要汇报，怎么面对温迪？能不能说服彭祖武？她心里一点儿都没底儿。

上午过去，温迪笑着出现，命令道：“那蓝，去吃点儿。”

那蓝合上电脑，下楼去星巴克。温迪买了沙拉递给那蓝，自己喝口咖啡问道：“一会儿汇报，我们应该先谈好。”

两人立场各异，她们必须达成一致。那蓝想想说道：“不妨把分歧摆在桌面上，让彭先生决定。”

“我们以前在工作上从来没有大的分歧，我不想在彭总面前争吵。”温迪恳求着，这是第一次。

“温迪，这只是工作。”那蓝不解，即便是朋友也有分歧，摊在桌面上，不会伤害友情。

温迪有难言之隐，只好语气一转：“那蓝，这是为你好。”

“为我好？”那蓝停下叉子，琢磨这句话的内涵。

“你掺杂了太多感情因素，影响你的判断。”温迪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现在说服那蓝，不用在会议中争斗，就可以保住这份友情。

“我知道。”那蓝深深愧疚，罗维的追求显而易见，她又和郭鑫年联络过于密切。

“你被感情遮住了双眼，理智一些，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温迪提示那蓝，她不想变成毫不留情的敌人。

“可是，谁能割裂感情？在投资方面，我相信直觉，而非理性的分析。”那蓝抬头，勇敢地回答。下午将会有一场激烈的争论，她握住温迪的双

手："别担心，就事论事不会伤害我们之间的友情，我们永远是好闺密。"

滴滴一声，那蓝手机响起，这是邮件的提示音。她打开手机，来自罗维，内容很简短：我们正在开发新功能，一个杀手级的应用，已经做出功能界面，希望尽早向领导汇报。领导？指我吗？那蓝琢磨着这个用词，这是什么意思？暧昧的表达。温迪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急急喝完咖啡，说还有工作，匆匆离开。

那蓝打开手机附件，更加困惑，似乎是一个麦克风，语音功能，这么巧？和郭鑫年的想法一样。今天是投资时间窗口的最后一天，罗维为什么发出这样的邮件？他的杀手级应用是什么？汇报的时候要不要讲？罗维这封邮件彻底打乱了那蓝的计划，我该怎么办？

那蓝困惑而又无奈地走进会议室，彭祖武坐在中间，温迪和两位支持她的分析师坐在一侧，形成二对三的格局。彭祖武看出端倪，不动声色地说道："风投部门刚成立，公司上下都看着，进展顺利吗？"

"嗯，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进展。"那蓝说道，心中乱成一团。

"开始吧。"彭祖武点头。

"请允许我用五分钟介绍寻找投资对象的经过，再用十五分钟介绍筛选出的两个项目，最后五分钟向您演示。在这期间，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打断我。"那蓝干净利落地介绍了时间安排，对于大老板，言简意赅非常重要。

那蓝的学历和经验都是上佳，家境优渥，做好本职即可，没有太大动力来打破常规向上爬。温迪聪明伶俐又野心勃勃，过于急功近利，故此，彭祖武将她们放进风投项目，采用双投资人制度，取长补短。彭祖武将双腿舒服地搭在椅子上，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身体向前盯着屏幕，非常安静地倾听。那蓝注意到他的肢体语言，停下演示，指着他面前的两部手机说道："如果有兴趣，可以试试。"

彭祖武对数字极为敏感，不急于试用："看看下载数据。"

那蓝手中的激光笔一点，翻到下一页："由于苹果商店统计的延迟，我们只有魔盒前两天的数据，第三天的数字随时都可能产生，总之还需要观察用户的接受程度。龙邮上线的第一个月有爆发式的增长，累积了五十万用户之后，增长平缓，他们希望引进投资，加大产品开发力度，通过宣传推广强化增长势头。"

彭祖武面前的两部手机各自展现着一款产品，设计有天壤之别。龙邮集成

了大量的功能，邮件、图片、社交、视频、游戏、附近的人、地图、天气预报、新闻，连应用更新都添加进去，包罗万象，屏幕上的操作按键密密麻麻，让人无从下手。彭祖武的目光落在魔盒上，至简的界面上只有一个麦克风标志，让人产生按下去的欲望。他轻轻按下，说了一句，又拿起另外一部手机听自己的声音：“温迪，你怎么看？”

温迪看一眼那蓝，回答道：“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必须走出三步，吸引用户、留住用户、让他们付钱。龙邮完成了第二步，正在走向第三步，通过广告、游戏和电子商务赚钱，是不错的投资时机。”

温迪的言外之意很明显，魔盒还处在第一步，前景难料。彭祖武笑着点头，询问那蓝：“你的意见？”

时间窗口的最后一天，罗维在最后一刻通知新功能，有什么玄虚？嗯，不要讲这些，会议之后搞清楚再说。她正在沉思的时候，忽然意识到目光集中到自己这里，立即道歉：“对不起，我刚才有些走神，您的问题是？”

分析师诧异，温迪替彭祖武重复一遍：“彭先生询问你的意见。”

那蓝心思混乱，不及思考，脱口而出：“我不看好龙邮，大杂烩，缺乏创意。”

这句话将分歧暴露无遗，彭祖武颇为意外。在他印象里，温迪和那蓝从来不会冲突。他把话题抛给三个投资人：“你们的意见？”

温迪身边的分析师各自表态支持龙邮，原本支持那蓝的分析师缓缓开口：“魔盒是一个有趣的玩具，还不是成形的产品。”

他看着彭祖武，完全忽略那蓝。那蓝大吃一惊，支持自己的分析师倒向温迪，全体成员否定自己的选择，只能证明自己的领导力存在问题。彭祖武十分诧异，这种情况不该发生！他对那蓝印象极佳，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他轻轻说道：“说说创业团队。”

那蓝将屏幕分成两栏，左侧是龙邮技术的创业团队，右侧依次出现郭鑫年、卢卡和杨洋阳的图片。当第四张图片出现的时候，彭祖武猛地站起来，问道：“林佳玲？”

一屋子人都看出了异常，那蓝点头：“是的。”

这是意想不到的重逢方式，圣迭戈的结缘，那张床头的合影，林佳玲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彭祖武的心底。他抬头看看，沉思，站起来说道：“对不起，我不能继续听你们的汇报。”

什么情况？彭祖武是高摩中国区老大，拥有投资的最终拍板权，如果他不听汇报，如何筛选投资项目？众人一起沉默。彭祖武久在华尔街，养成了回避的习惯，指着林佳玲，掂量着用词说道：“她是我的前任，我回避这个投资项目，退出。”

“既然是前任，表示已经结束，您不需要退出，除非她是您的直系亲属或者恋人。”那蓝曾在人力资源部门工作，负责行为守则的培训，非常清楚这些规定，彭祖武的退出理由不那么充足。与此同时，她心里却隐隐不安，如果彭祖武都要回避，我又该如何？

“我的心，我自己知道。”彭祖武指指自己的心脏，起身向后排坐去。弹指十年，虽然没有联系，却无时不能忘情。他设想过很多种与林佳玲的重逢画面，这种方式仍在意料之外。十几年前，他与林佳玲在圣迭戈的游艇上匆匆一晤，再也忘记不了那段邂逅。他把短暂的几天带入十几年生活中，就像身居僻壤的乡下人，曾经来到繁华的都会，返回故乡之后，心中再也难以平息。后来，彭祖武有过几段感情和一段婚姻，还有三个孩子。然而，这次邂逅影响到了他的一生。他得知林佳玲被派到中国，竟放弃好山好水的美国生活，申请了中国的职务，来到北京。他一如既往地相信，终能在这里遇到她。

彭祖武学会了使用微博，悄悄地关注着林佳玲的消息，不急于与她联络，他不能开展一段感情。他把精力和时间放在事业上，无牵无挂。他如今的成就，与那段苦行僧般的生活有关。刚巧，顶级电台东方经济频道需要一个具有西方背景，对财经极为精通，又有权威的访谈嘉宾。他作为高摩中国区的首席经济学家，适逢其会。名声本非他所求，却如同耀眼的光环，毫不费力地加在他的头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忙碌整天之后，彭祖武钻进那个昂贵却冰冷的被窝，看着床头与林佳玲在游艇上的合影，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这非常值得，以他的人生经历，遇到过各种各样出色的女性。他仔细品味和比较，唯有那段与林佳玲在圣迭戈短短的三天，让他品髓知味，十年如一日。他早晨起来，冲进卫生间，用热水冲去睡意，穿上西服，刮去胡须。他从专车的后排座椅跳下来，容光焕发地走进高摩，迎接办公室的同事，在日复一日的时间流淌中，他静静等待，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再次遇到林佳玲。

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原因很简单，他有家庭，这是男人的责任。

投影屏幕上林佳玲仍然那么迷人，我要逃避下去吗？彭祖武注意到，投资小组沉默不语，也难怪，汇报没有了对象，让他们措手不及。彭祖武仍在会议室中，成为任何人都不能忽略的存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下意识地感应他所在的方向，会议室中充满奇异的气氛。彭祖武轻轻笑着说：“我只

带了耳朵，没有带嘴巴，虽然我退出，仍然可以旁听，是不是？那蓝。”

“可以的。”那蓝点头，彭祖武干净利落地回避，不愧是一流的跨国企业高管。我做得怎么样？与罗维两次约会，又与郭鑫年在网上聊得越来越腻乎，把魔盒称作自己的孩子，将感情和投资完全掺和到一起，我怎能做出公正的判断？

邮件！一名分析师打破安静，将邮件投影出来，罗维发给那蓝的邮件又转发给分析师和温迪，似乎是对那蓝没有答复的抗议。屏幕上显示出与魔盒一模一样的对讲机图片，温迪看着屏幕上的图片，说道：“很有意思的语音功能。”

圈套？那蓝晕眩，充满陷阱的味道？罗维做什么？他既然喜欢我，追求我，为什么陷害我？为了那笔投资？也许是巧合？无数问号冒出，那蓝想不清楚，一名分析师追问：“那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那蓝十分被动，答道：“我想考虑清楚。”

“万一我们没有看到这封邮件，就做出投资决定，会有什么影响？”这名分析师十分恼怒。

“那蓝，你应该回避这个投资项目。”分析师咄咄逼人，他看一眼彭祖武，说道：“你和两个创业者有太多的情感牵绊。”

这是极为严重的指控，与创业者恋爱是投资人的绝对禁忌，如果那蓝与两个创业者保持感情纠葛，更加让人难以接受。今天的一切都出人意料，这像一记重拳，让那蓝脸色突变，震惊了几秒钟，看一看彭祖武，该像他那样退出吗？

“看来，你们有了分歧，我建议休息一会儿，不用那么着急。” 彭祖武笑起来，离开会议室。温迪听出了言外之意，遵从他的建议：“休息一下，今天来得及做出决定。”

分析师们离开会议室，温迪将咖啡送到那蓝面前：“对不起，我刚才情绪有些失控。”

“没关系。”那蓝如坠云雾，失控的是自己，而非温迪。

“你应该退出，这是为你好。”温迪看着那蓝。

“为什么？”

“和罗维去看《妈妈咪呀》，一起参加英国大使馆的晚宴，这样恰当吗？”温迪抛出早就掌握的资料，在节骨眼儿上打击那蓝的情绪。

“嗯。”那蓝低头，那确实是不恰当的举动。

“魔盒是你想出来的，还是郭鑫年的想法？”温迪如同拳击手，占了上风，仍然毫不容情。

“温迪，你说什么？”那蓝惊讶。

“看看，这是那名分析师给我的。”温迪将一份打印文件推到那蓝面前，正是那蓝和郭鑫年在新浪微博的评论和回复。

这份资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那蓝细细阅读，郭鑫年骑行唐古拉山口之后的第二天，自己建议把对讲机移植到手机上，郭鑫年在布达拉宫拉着横幅的照片和留言：拉萨不是终点，那蓝，北京见，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那蓝惊恐万分，谁会像侦探一样寻找这些信息？

温迪指着文件上的红线，用难以置信的语气说道：“还有这里，魔盒是你的孩子，这是你说的？”

“那蓝，我不会交出去，但是，你必须理性和公正。如果与创业者有感情纠葛，就必须退出来。”温迪缓缓说道，心里却在流血，罗维，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好的，我退出。”那蓝终于放弃，向温迪让步。

“没关系，错不在你。”温迪有心无心地说道。的确，错误不在那蓝，罗维见异思迁，她毫无办法，还必须帮助他拿到投资。

那蓝一阵晕眩，在这个投资项目中，她处处被动，罗维一步步接近自己，好像追求自己，却给自己布下了一个个陷阱。当然，也有自己的不谨慎，偏偏和郭鑫年在网上那么腻乎？这是自己的错吗？我的确和郭鑫年一起碰撞出了一个小小的想法，手机上的对讲机。魔盒的确是我的孩子，即便我是投资人，也不能抛弃自己的孩子！

那蓝身处重重迷雾，完全失去了方向。

彭祖武回到会议室，坐在那个角落，好像故意给温迪和那蓝留出短短的沟通时间。

那蓝在混乱中做出决定，站起宣布：“刚才我和温迪谈了，我决定退出。

在项目开始之前，我不认识罗维和郭鑫年。然而，随着项目的进展，我难以控制情感，与创业者之间有了不该有的情感纠葛，我理当回避这个投资项目。”

彭祖武大吃一惊，分析师早知内情，无动于衷。温迪站起来，抱抱那蓝：“没关系，放心，我们来处理。”

“退出之前，我还有几句话。”那蓝从温迪的怀抱中挺直身体，执拗地说道：“第一，我相信直觉，只要再给魔盒一段时间，用户数会爆发式增长，我们不应该急着做出决定。第二，我在会议之前看到罗维的邮件，非常困惑，龙邮的语音新功能与魔盒相似，一模一样的界面，这是赤裸裸的抄袭。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我绝不会同意投资一个山寨产品，说完了，我退出。”

彭祖武拍着身边的椅子，示意她过去，那蓝鼻头一酸。这是一种明确的支持，她轻轻走过去，用口形示意，谢谢。那蓝遭受打击，脑海中混乱之中，忽然闪现出一丝线索，温迪为什么坚定地支持罗维？她曾经提过，有个男友在IBM，后来语焉不详，这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

那蓝退出之前说出这样一段话，温迪措手不及，彭祖武坐在那里，散发出强大的压力。此时此刻，我该怎么办？强行做出决定？不行，后面还有内部流程和审计，如果仓促决定，后面难以过关。她审时度势，做出判断：“那蓝说得有道理，我们不应该仓促决定。我建议，再给龙邮和魔盒一段时间，观察它们的下载量变化。”

“龙邮的时间窗口怎么办？”一名分析师问道。

“我来和罗维沟通。”温迪抢夺了投资项目的主导权，毫不客气地接替了那蓝。

“很好，你们都很成熟，既然是风险投资，就难免有分歧。”彭祖武站起来，表态：“我们常说，不要感情用事。我却怀疑这一点，我们都是人，要把感情切除掉。我做不到，你们能做到吗？恐怕也做不到，而且没必要。你见到她的那一刹那，感觉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段话看似玄虚，却表达出对那蓝的支持。温迪庆幸自己及早转舵，如果强行推动，必然过不了彭祖武这一关。她当机立断：“那蓝说得对，不随他人起舞。”

会议结束，温迪大有收获，那蓝被逐出项目小组，局面极其有利，只要再等一周，就能拍板决定，不会天翻地覆。那蓝出了会议室，轻轻喊

道："温迪，等我。"

"那蓝。"温迪满腹心事，没注意到那蓝跟在身后。

"我们以前有什么分歧都会商量，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那蓝看出迷雾中隐藏着什么，却难以断定。

"是的。"温迪无心多谈，那蓝退出了，就不该再掺和进来。

"你为什么支持罗维？"那蓝从一团乱麻中理出线索，温迪在整个投资过程中的表现极为反常。

"我只是不喜欢魔盒。"温迪顽强地抬起头，不打算承认。

"你以前认识罗维吗？"那蓝坚定地看着温迪，直截了当。

"啊，我，好像不认识。"温迪惊慌失措，匆忙答道。

"你说过，你男朋友在IBM电信事业部。"那蓝看出了温迪的惊慌，她在隐瞒什么？在语言中隐藏了一个埋伏。

温迪皱眉头看着那蓝，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罗维明明在金融事业部，她为什么说是电信事业部？我有没有在那蓝面前提过罗维，好像有，我当时说了什么？那蓝竟然诱我上钩？总之不能承认："谁说的？不知道。"

那蓝绝不普通，她没指望温迪能够那么简单上钩，却从她的眼神中看出了端倪。她竟然想了那么久，眼睛来回转了好几次，然后才直视自己说出一个答案。那蓝从她的目光和迟疑中判断，温迪的确认识罗维！

"我明白了。"那蓝用了小小的计谋猜出原因，她被友情蒙蔽了双眼，今天突然醒悟。

"那蓝，不要乱猜。"温迪僵住，"我们的友情，不要被工作破坏。"

"你在和罗维密谋什么？"那蓝掉进了温迪和罗维设置的陷阱，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好朋友之间。

温迪眼睛眨了一下，闪烁出犹豫，中断了沟通，："别多想，你这段时间累坏了，好好休息一下。"

那蓝呆呆地坐在格子间。我退出了投资小组，可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这算怎么回事？我该做什么？重新寻找投资项目，就像再生一个孩子？那

么我上一个孩子怎么办？想到这里，那蓝心酸不已。正在此时，电话铃声响起来，是彭祖武的声音：“那蓝，还好吗？”

“还好。”那蓝急需这个电话，恰到好处。

“工作上烦心的问题陆续会很多，你要一直有很棒的心态。”彭祖武的话中充满味道，如果那蓝退出项目小组，还会有什么陆续可言？

“嗯，那我以后找您哭诉的机会也大增。”那蓝理解了彭祖武的支持，他似乎不太支持自己退出。

“谢谢你。”彭祖武真诚地说了句谢谢，然后又补充：“金牛座不是盛产战神吗？”

“五一”出生的那蓝是金牛座，彭祖武记得清清楚楚，显示出了十足的关心。金牛座有两个典型特点，一是爱财，二是好色，可是在那蓝身上都不明显。那蓝的解释是，她的上升星座是天蝎。

金牛和天蝎都是最不好惹的星座，那蓝得到彭祖武的电话，信心大增！

46
不好的事情，我会负责，和家族无关

今天是个好日子，快讯发布。

少爷来到中通电信的营业大厅，第一批内置快讯的手机今天上市，数量是一千万。路向东承诺，从今天往后，每部中通电信的手机中都会内置快讯，预计年底将达到五千万部。营业厅门口站着几个黄牛，少爷不理他们，推门进去，路向东跟在身后。大厅挤满办理业务的用户，等着叫号。少爷向左一拐，那里陈列着十几部定制手机。他兴致勃勃地滑开屏幕，一眼就看见熟悉的图标，触控打开，漂亮完美的界面，少爷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轻轻说道：“少爷，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恭喜你，你改变了世界！”

少爷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快讯，看见一条消息，放在耳边静静听着，清晰的声音传出来，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少爷正偷着乐呢，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级服务员大声喊道：“哎，你干什么呢？发一条一块钱，别动！”

“机器放在这里，不就是让用户体验吗？”少爷心情不错，也不计较大妈的口气，苹果商店的产品，顾客可以随便使用。

“俺们领导脑袋里有泡儿，一定要演示这个功能，一块一条都从我们营业厅的费用里扣。”老大妈每天守在这里，情绪十分不好。

“哦，哦。”少爷心情极好，放回手机，推广力度还不小。

路向东在旁边干着急，不知道大妈还会说些什么，拉着少爷到一边：“数据出来了，去看看。”

这么快？少爷十分兴奋，数据是分账的依据，真金白银。现在是十一点，全国一起卖，怎么也有几万部了，不知道发了多少条语音短信？路向东亮出身份，带着少爷来到楼上的监控机房，找来数据中心负责人，打印出复杂的报表。他在关键信息上画了个圈，递给少爷。

三万九千条语音短信。

我可以分到两万七八千元，一天下来肯定超过六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约两千万的纯收入，辛苦两个月才赚到这么点儿钱？少爷很不满意。

路向东又拿出一张趋势图，少爷定睛细看，时间从九点开始，前面一个小时几乎贴在地面，十点之后开始暴涨。换句话说，这三万九千条都在一个小时内发生，涨势惊人，这意味着什么？路向东主管增值业务，对业务非常精通，抓起计算器，点点戳戳，算出一个数字递到少爷面前，说道：“我估计，每部手机每月发出十条语音短信，按照三千万部计算，总收入大概三亿。”

每月三亿！少爷喜不自胜，我终于挖到了一个金矿。他兴奋地在监控室里东摸西看，详细询问，路向东一一解释，直到中午时间。少爷辞别路向东，按捺不住心中狂喜。他憋了一个月没碰女人，顿时饥渴难耐。脑海中浮现出几个女孩的样子，那小模特儿身材脸蛋都是一流，把她带回家被那蓝撞破，只怪自己倒霉，其实怪不到她头上。而且，我答应送给人家生日礼物，自己变卦，还把她轰出家门，谁都会生气。

不就是一辆路虎吗？每个月三亿，每天就是一千万，一辆路虎才多少？

少爷打开手机，拨通4S店电话。那天他带着小模特儿看过，她没有相中昂贵的揽胜，反而对五六十万的极光感兴趣，真是没见过世面，单纯！电话接通，推销员口若悬河，少爷打断他：“打住，别讲了。我要一部白色的极光，给我准备好，现在就要，手续后补。”

“少爷，您好，极光我给您备好，新版揽胜上市了，要不要给您开去体验一下？”推销员曾经向少爷卖过汽车，知道他是大主顾，卖力推销。

“不用试了，等着。”少爷打开手机上的记事簿，里面有他众多女朋友的名单，数数查查，这个月有三个女朋友过生日，重新说道：“再订三部揽胜，选三种适合女孩子的颜色，直接给我送来。”

少爷出手大方，买路虎像买白菜。哎，小模特儿只要有了这辆极光，何必通过香港的杂志曝光我的照片！我把车开过去，她一定喜出望外，一切烟消云散，今晚尽情缠绵。少爷越想越兴奋，拨通她的电话号码，话筒中传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少爷再试几次，打不通，她在飞机上？还是没起床？少爷想想，找到她朋友的电话，接通问道：“菲菲呢，怎么一直关机？”

“你是？少爷！”

“我是，菲菲去哪儿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少爷沮丧，万一她不在北京，今晚就要落空。

“她出事了。”

“什么事？”少爷很奇怪，她能出什么事？

“前几天，在樱花街，菲菲过路口的时候，出了车祸，已经，已经……”手机里传出哭声。

少爷难以置信，一幅幅画面在脑海里飞快浮现，裸照，老钱的警告，他尽力回忆。老钱表情僵硬地说道：“很多事情，你不要问。”忽然间天昏地暗，他失魂落魄地钻进后座，车晃动前行，他一时之间伤心至极，哇啦哇啦像个孩子一样痛哭起来。

他擦干泪水，向司机喊道：“去光华路，找老钱这个王八蛋！”

汽车向光华路飞速奔驰，老钱打理家族企业，在CBD的高楼大厦中租用一层办公室，平常都在那边。少爷踉踉跄跄地从电梯里出来，被前台的接待拦截。他扶着沙发，全身颤动，指着里面大喊：“叫钱汉出来，出来！”

前台惊慌失措，打出一个电话，缩在座位上小心地看着少爷。过了几分钟，老钱慢悠悠地走出来，双手后背，冲少爷笑笑，说道：“来，跟我来。”

不等少爷跟来，他转身返回办公室，坐下来等着，门口传来噔噔的脚步声。少爷眼珠冒出火焰，瞪着老钱。老钱起身，推开一个暗门，里面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密室，靠墙摆着一对太师椅，对面是一个佛龛，烟火缭绕。他示意少爷进来，将厚重的铁门紧紧关闭。

少爷抓起桌上的茶杯，啪地扔在地上："你干的？"

老钱不置可否，笑着回答："还是那句话，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少爷彻底被激怒，又抓起一个茶杯摔碎，怒吼："菲菲只想要一辆极光，你们怎么能这么残忍！"

老钱一言不发，又取出茶碗，注入茶水，摆在少爷面前："喝口茶。"

少爷不理，指着老钱："你胆大妄为，你这么做，还有没有党纪国法？有没有告诉我爸妈？"

"如果告诉了呢？"老钱很安静，这是少爷害怕的结局，如果父母授意，错不在老钱，他只能听之任之。老钱自己倒了一杯茶，轻轻饮了一口："没人命令我，我自己决定的。"

"你胆子太大了！"少爷得知父母与此事无关，愤恨再起。

"我是管家。"老钱看着佛龛，仿佛在祈求佛陀的保佑，慢慢说道："老爷子要退了，你将带领这个家族，有些话我应该说清楚。为了保护这个家族，我有时要采取非常措施，必须自己决定，想知道原因吗？"

"不管怎么样，她是我的女人，你怎么能这样？"少爷十分激动，今天必须有个说法。

老钱早有话要说，今天正好是机会，缓缓说道："我打理这个家族几十年，一直奉行三个原则。第一，虽然股票和资产都在我名下，但是钱不是我的，是家族的。老爷子待我不薄，我也不缺钱。"

少爷强压怒火静静听着，老钱利用这个机会交底："第二，不好的事情由我来出面，你们不要过问，免得把你们弄脏，被对头抓住把柄。老爷子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我一心一意为家族服务。这是我们的分工，互不干涉，没人能够命令我，我自己做决定。"老钱低头，心中有抑制不住的悲哀，开始说第三条："我做的不好的事情，我会负责，和家族无关。这些事情，家族中的人最好别知道，知道了也要忘记。少爷，你明白吗？"

少爷被这段话惊呆，好像看到了家族的另外一面。

"我常跪在这个佛龛前，祈求佛祖宽容。"老钱默默地跪下，点燃三炷香，虔诚地合十而拜。

“哼，跪几下就能消除罪孽吗？休想。”少爷摔门而出，冲出写字楼，汽车直奔深宅大院而去。

老爷子要退了，他乐得清闲，闭门谢客，眼前只有一件大事，完成接班。巨大的家族利益必须在权力保驾护航下才能永续。对头当然虎视眈眈，寻找蛛丝马迹，只要找到任何瑕疵，就可以兴风作浪。老爷子不担心自己，到了这个位置，巨大的光环让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出问题，一定出在家人身上，儿子最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想到儿子，少爷就来了，怒气冲冲。哎，年轻人总是不够沉稳，不让人放心。

“爸爸，有件事情要跟您说。老钱瞒着我，竟然对我女朋友下手。”少爷身体仍在颤抖，菲菲是无辜的，我要为她讨个说法。

“那蓝怎么了？”老爷子睁开眼睛，瞪着儿子。

“不是那蓝。”少爷大怒之下，忘记那蓝才是自己的正牌女友兼未婚妻。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向那蓝道歉，去了吗？”老爷子毫不客气，他希望早些抱上孙子孙女，那蓝是看好的儿媳妇，现在却要落空。在家族中，女人比男人重要，她不仅要是一个好妻子，还要成为一个好母亲，才能确保家族枝茂叶盛。

“她不见我。”少爷都快哭出来了，他要为菲菲鸣冤，现在扯到那蓝，郁闷极了。

老爷子抓起电话，向总机说道：“给我转那司长。”

到了老爷子这个级别，当然不需要自己拨号码，助理会立即接通。很快，那蓝爸爸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老爷子语气和蔼：“那司长，你好啊。”

那蓝爸爸接到老爷子电话，心脏怦怦直跳，恭恭敬敬答道：“您好，我一切都很好，您身体硬朗吗？”

“哎，不要见外。好久没见到你们了，想走动走动啊。”老爷子拉长声音说道。

那蓝爸爸顿时紧张，那蓝和少爷分开了，老爷子要来走动，为难死他了。可是老爷子这种身份，打来电话已经算是天恩了，立即答应：“我这几天就去看您。”

老爷子对那蓝爸爸没有兴趣，语气一沉：“不麻烦你来，我去你家里坐坐。”

那蓝爸爸心惊肉跳，如果老爷子来了，安保措施严密，街坊邻居议论纷纷。那蓝铁心不与少爷复合，老爷子的面子怎能不给？仓促之间不知所措，停了很久才在电话中答道：“我和那蓝这孩子商量一下。”

这句话虽然没有否定，也不是痛快答应，老爷子极为不满：“不用商量，我明天就去，不许兴师动众。”

老爷子挂了电话，少爷愤愤说道：“您去她家？一个小小的厅级干部。”

“闭嘴！”老爷子腾地站起来，自己屈尊恳求一个司长，说出去实在让人难以启齿。可是，那蓝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儿媳，少爷折腾这些日子也没有让她回心转意，再不出面，这门婚事肯定搞砸，现在或许还来得及。少爷心里七上八下，他回家是为菲菲，现在父亲大发雷霆，无异于火上浇油。这事也不能不提，他硬着头皮说道：“爸爸，还有一件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老爷子被气得笑出声来：“你也学会绕弯了，说！”

少爷掂量着措辞，说道：“老钱管得太宽，而且太心狠手辣了。”

老爷子皱起眉头，听出了少爷的言外之意：“老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你去求那蓝，不许把我看好的这儿媳妇弄丢了。”

少爷憋着怒火离开，老爷子在暖房中沉思。老钱为家族做了太多见不得光的事情，他一旦出事，整个家族都要被掀翻，向外吩咐：“请老钱来一趟。”

不一会儿，老钱神色从容地进了暖房，向老爷子一弓腰，坐在一旁：“大长兄，何事唤我？”

老爷子悠悠说道：“刚才萧卷来了，向我说了一些事情。”

“嗯。”老钱不解释，许多事情也不能入老爷子的耳朵。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年轻人的时代了。我要退了，你有何打算？”老爷子当面什么都没说，心里却做了决定。

“但听大长兄安排。”老钱隐隐约约听出了一层意思，老爷子似乎想让自己也退下来。

果然，老爷子说道：“我们这么多年同进同退，这次你也退下来，将家族生意交给年轻人打理。”

“甚好，我也早有退意。”老钱已经开始考虑此事，老爷子都要退了，自己何须恋战？

“何人可堪此任？”老爷子知道，管家这个位置并非一般人可以做。首先不能是家族直系成员，免得树大招风，引人非议，又必须忠心耿耿，还要能够长袖善舞，通吃政经两界。

“是啊，不容易选。”老钱有心退位，已经开始物色接班人。

“从今往后，帮我留意着。”老爷子正式吩咐下去，这样也算给少爷的那个女朋友一个交代了。

47
性、阴谋和大人物

杨洋阳对着小小的U盘发呆，强烈的自责涌入心肺之间，刺痛她的神经，给老钱的电话害死了她。

郭鑫年打开电脑，插进U盘，里面有十几段视频，短的几分钟，长的三十多分钟。他进入第一段，好像是在酒店客房，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撩开小模特儿的裙子，她衣服越来越少，最后做爱场面闪现在屏幕上。这与以前看过的照片不同，各种角度、各种姿势，两人的面孔都清晰可见。

郭鑫年兴奋地喊了一声：“哈，A片，比苍老师还劲爆。”

杨洋阳去看屏幕，小模特儿容貌姣好，肌肤年轻，那么生动。郭鑫年打开下一段，视频换了场景，在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癫狂地做爱，脚下是北三环的车水马龙。

“你们两个做什么？”门砰地被推开，卢卡一脸惊恐看着屏幕。这幅景象让他难以置信，他与杨洋阳的感情与日俱增，她却和郭鑫年在一起看A片，怒火中烧，冲过来一拳击中郭鑫年下巴，郭鑫年嘴角立即开了一条小河，鲜血涌出。

郭鑫年糊里糊涂就挨了一拳，想推却推不开，肚子上又被击中，疼得趴在地上，舌头麻木，满嘴鲜血，说不出话来。杨洋阳关上电脑屏幕，拉不动卢卡，冲到会议室中喊人，顺手要来创可贴。当五六个人架起卢卡的时候，郭鑫年已被揍得惨不忍睹。杨洋阳又气又心疼，取来笔记本电脑，走到卢卡身边，说道：“跟我来。”

卢卡固执地摇头："不去，当面讲清楚。"

"笨蛋，他被你打成这样，怎么说清楚？"杨洋阳进入对面的房间，笃定卢卡肯定跟来。

卢卡摩拳擦掌地进来，说道："我当他是好兄弟，他竟敢对你有企图，和他断交，创个狗屁业！"

"坐下！"杨洋阳取出纸巾，半蹲下来，轻轻擦掉他手指上的血迹，贴上创可贴，轻轻在他手指上亲吻一下，然后走到对面坐下，说道："卢卡，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对不起。"

"你说，我警告你，别乱讲。"卢卡害怕杨洋阳和郭鑫年之间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夜里，我被一伙人拦截在胡同里……"杨洋阳开始讲述，毫无保留，从那晚被拦截，到派出所核实身份，以及小模特儿的车祸，然后取出视频给卢卡看。

糟糕，我错怪郭鑫年了，后悔冲动。敲门声响起，郭鑫年推门进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像霜打的茄子，颓然坐在中间，揉揉嘴角说道："我说卢卡，你太狠心了。即便我和杨洋阳一起偷看A片，凭什么打我一个人啊？你怎么就不敢打她？"

"你们看A片，怎么能不叫我？"卢卡误打郭鑫年，仍然不服，她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不该瞒着他。

杨洋阳差点儿笑喷，说道："三人一起看A片，你有病啊？"

"即便看A片，凭什么叫你啊，你又不是她男朋友。我还要请她上《非诚勿扰》呢，洋阳情商高，胸大，脸蛋好看，肯定抢手。"郭鑫年故意刺激卢卡，嘴巴钻心痛，说几句话就要吸口气。

卢卡暗恋杨洋阳，一直不敢表白，郭鑫年逼着他表白，杨洋阳明白了用意，笑着看着。

"大愚，你敢！她上《非诚勿扰》，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想和你创业吗？我只想能够见到她，时时陪伴她，我就心满意足了。"卢卡眼中冒出怒火，说到后面，语气中又有无限的柔情。

"你自己看着办，这是《非诚勿扰》的确认函。"郭鑫年打开电脑，找出邮件，让卢卡看。

“洋阳，能不去吗？”卢卡转身看着杨洋阳，恳求。

“哦，我为什么不去呀？”杨洋阳说道。

“因为，我爱你。”卢卡终于说出来，站起来走到杨洋阳身边：“我什么都没有，只会编程。我怕你拒绝，我不敢讲，但是我知道，我爱你。我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我做什么都愿意。”

谁也想不到，郭鑫年和杨洋阳看小模特儿的视频，惹出卢卡的发飙，又引出他表白，杨洋阳低头，这是十分重要的决定，不能随意。她抬头说道：“我们从来没有约会过，连电影都没有看过，我怎么能答应？”

“啊？你拒绝了！”卢卡心惊肉跳。

“你真是傻死了。”郭鑫年指着卢卡喊着，这么明显的暗示，他都听不出来。

“哦哦，有什么好电影？”卢卡手忙脚乱，用手机打开豆瓣电影：“嗯，《中国合伙人》快上映了。大愚，你去吗？”

郭鑫年仰头长叹，杨洋阳的意思很明显，矜持是必需的，不直接答应，绕弯让卢卡请自己看电影，等于答应了他的求爱。卢卡却要带上郭鑫年，等于拒绝了杨洋阳的提议。幸亏杨洋阳和郭鑫年了解卢卡，不会误解。

三个人澄清误会，和好如初，郭鑫年指着桌上的U盘说道：“这事怎么办？”

这个小模特儿用视频威胁这个男的，这男的派人干掉了小模特儿，卢卡脑筋单纯，建议也直截了当：“交给公安，那是他们的事。”

“少爷是谁，你们知道吗？”杨洋阳极为担心，在纸上写出一个名字，他的儿子。

“真的有点儿像。”卢卡恍然大悟，难怪小模特儿惹出杀身之祸。

杨洋阳将U盘插入电脑，说道：“每人一份，以防万一。”

“这样不行，可以查出来。”卢卡精通电脑，U盘中保存了读写次数，只要拿到U盘，分析视频播放的顺序和时间，就能判断出来是否被复制过。卢卡取来电脑，用磁盘诊断文件打开视频，屏幕上显示出二十世纪古老的字符界面，说道：“U盘被读写过三次。第一次应该是小模特儿拷贝之后，自己检查一遍。第二次发生在她见你们之前，应该又拷贝了一次。第三次是

你们刚才看的那次。”

卢卡使用这个磁盘诊断文件，将视频拷贝到电脑硬盘，再复制到两个U盘中，然后拆开电脑，取下硬盘调换过来。郭鑫年眼花缭乱，问道：“你在干吗？”

“移花接木。”卢卡笑呵呵地说，“万无一失。”他留下一个U盘，另外一个交给郭鑫年，说道：“记住，谁也不知道我们拷贝过，打死都不要承认。”

“等等，小模特儿还有一个拷贝，去了哪里？”郭鑫年看着杨洋阳问道。

“她说，如果她出事，绝不让那些人好过。”杨洋阳回忆着，小模特儿如此倔强，恐怕有了预感。

“还有什么吗？”卢卡用了真心，毫不马虎。

口红包，杨洋阳忽然想起来，为了掩人耳目，小模特儿将U盘放在一个巴掌大的口红包中。她在抽屉里找出来，摊在桌面。卢卡将U盘放进口红包中收好，说道：“我再研究一下，看看还有什么。”

没错，如果这个U盘不是新的，里面一定有文件，或者能够还原出来什么。卢卡拿着口红包进入一个小会议室，打开U盘，开始还原。哈哈，里面果然有一个DOS隐藏文件。这是很老的技术，只有电脑高手才会知道，小模特儿菲菲怎么知道？文件里只有几行字，卢卡得到提示，取出剪刀，剪开粉红色的口红包，露出一张纸条，他展开细看：如果我出事儿，将U盘给他，文字下面是地址和一个电话号码。

要不要替小模特儿完成遗愿？郭鑫年不喜欢小模特儿的做法，肯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杨洋阳胆小怕事，也不想惹事。而且他们都被老钱盯上了，我必须为她完成遗愿！卢卡是工程师，世界只有零和一，对和错，没有灰色，善恶分明，不肯妥协，认准的事情绝不回头。这也是杨洋阳最担心的事情，卢卡做工程师还好，一旦参与政治和阴谋，会死无葬身之地。

卢卡噼里啪啦敲起键盘，在互联网上搜寻，键入“樱花街车祸”五个字，网络上显示出不少消息，很多网友目击了车祸，拍下来发到网上。那辆载重卡车！好几张照片都有，正面，侧面和背后。卢卡快速浏览，终于看见一张照片，一个老头阴鸷的面孔透过挡风玻璃，清晰可辨。卢卡找到证据，将那张纸条摊在桌面，地址就在南城大厦对面，距离车库咖啡极近。

“卢卡，你干吗？”杨洋阳远远看着卢卡，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肯定会把事情搞砸。他会为小模特儿找到说法，探究源头，找到公道，追寻真理，而探寻真理是最危险的事情。杨洋阳咬咬嘴唇，她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

很多事情，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可是卢卡不是这种人。

第七章
爆发增长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48
微博里的隐私

那蓝爸爸在书房中一声不吭，妈妈坐在一边，一家人第一次这么严肃。他等女儿坐下，不绕弯直接说道："大宝，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嗯？"必有大事，肯定与亲事有关，那蓝机警起来。

"老爷子要来家里看你。"那蓝妈妈说道，她遇到这种事情也毫无主张。

"老爷子怎么能来家里！非把邻居们吓坏不可。"那蓝惊呆了，老爷子是天大的身份，岂能轻动？

"他来恳求你。"那蓝爸爸不想强迫女儿，可老爷子面子太大，他一筹莫展。

那边是爸爸的仕途，这边是自己的感情，那蓝万分矛盾，商量着说道："我想缓缓，过三个月再商量。"

这其实是拒绝了老爷子，那蓝爸爸知道分量，叹气一声："大宝，能再考虑一下这件婚事吗？"

那蓝非常坚决："爸爸，他做了什么，您也知道。他爸爸虽然位高权重，也不能强迫我。"

这个家庭会议只开了五分钟，那蓝回到自己房间，不去想少爷的烦心事，取来一张白纸摊在桌面，在右上角画了一个圆圈，上面写上IBM三个字母，中间的小圆圈是经信银行。温迪有个IBM的男友，是不是罗维？她在人力资源部许久，有不少联系，其中就有IBM的熟人。她打出电话，问道："丹丹，最近好吗？帮个忙，我做个reference check（背景调查），你们曾经有一名销售，名叫罗维，他在IBM的时候做什么客户？"

那蓝挂了电话，打开电脑找到温迪的微博，她以前是微博控，现在基本停止更新。那蓝先看她的关注对象，向后翻页。看到半年前的一幅图片，温

迪那时加入高摩，兴冲冲在写字楼下的照片。再向后，她在经信银行和同事的聚餐。那蓝跳下沙发，冲出一杯咖啡，继续寻找，经信银行与IBM的签约仪式？那蓝点击进去，一张合影，温迪那时还青涩稚嫩，怯生生地站在第一排。还有谁？那蓝仔细寻找，第二排，西装革履，罗维！头发略长，比现在清瘦一些，他们早就认识！

那蓝点击打印，喷墨打印机工作起来。电话铃声响起，IBM的朋友打来电话："我查过了，他好像负责银行客户，在中金银行和经信银行都曾拿下很大的订单。"

那蓝道谢，继续逐条细看温迪的微博，翻了无数页之后。啊，有一条评论，简单的笑脸，这人认证的是IBM产品经理。那蓝跳入他的界面，研究他的关注对象，啊，罗维的头像！那蓝拐了一个弯儿，找到了罗维的微博。那蓝鼠标一点，跳入罗维的网页，他很久没有更新，却保留了一千多条微博。那蓝浏览了几十页之后，越来越多的信息和证据暴露出来，罗维没有删干净。他们曾经在微博互动，曾经那么熟悉，从认识、到互动、到各种各样的聚会，后来是暧昧和挑逗，最终互相删掉。一页页网页被打印出来，厚厚一沓。罗维和温迪是情侣！这个显而易见的发现让那蓝惊恐。温迪的男友追求自己，她为什么不说出来？她怎么能忍受？她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个秘密显而易见，温迪在为自己的男友争取投资！

那蓝打开自己的微博，仔细看着每条留言，这里已经成为她和郭鑫年的聊天室，热火朝天。微博过于恐怖，把隐私公之于众。她取消关注郭鑫年，删去每条微博，整整一个晚上，直到页面一片空白。间隙的时候，她忍不住去看郭鑫年的微博。他竟然贴出魔盒的界面，他太大意了，完全不在意商业秘密。那蓝打开私信想要提醒，又删去文字。我已经退出投资小组，不该再联系他了。她收拾书房，钻回卧室，翻来覆去，找不到睡觉的姿势。

凌晨两点，她盘腿坐起，下意识地打开手机，私信里塞满郭鑫年的留言。

你怎么了？不上网，也不回我评论。

为什么把我删除了？

你以前的一千多条微博，全都没有了！

那蓝，出了什么事情吗？

那蓝在手机键盘上敲出文字：有些累，休息了。她低头想想，仍然提醒郭

鑫年：注意保密，不要公开产品的细节。

郭鑫年的信息很快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蓝想想回答：不要再联系了。然后，她将手机收起来，关灯睡觉。

电话铃声猛然响起，是郭鑫年，那蓝接起电话：“我说过，不要联系了。”

“我做错什么了吗？”郭鑫年猜不到原因，所以打来电话追问。

“你没做错什么，是我错了，总之不要联系了。”那蓝强硬地挂了电话。

那蓝的手机关闭，郭鑫年拨通杨洋阳的电话：“洋阳，休息了吗？”

“你脑残啊？现在凌晨两点，你说我休息没有？什么事快说！”杨洋阳从来都不客气。

“那蓝删了微博，取消了关注，不让我和她联络，怎么回事？”郭鑫年遇到情感问题，都会询问这个难得的情感专家。

“为什么？”杨洋阳不再瞌睡，这是大事。

“没说。”

“她如果不想理你，就不会把费那么大力气删掉所有的微博。而且，女人说不要，往往是还要。”杨洋阳常在微博上为五十万粉丝回答各种情感问题，这对于她实在容易。

“要就要，为什么偏说不要？”郭鑫年完全不了解女人。

“笨蛋，这是在考验你。如果真的不联系那蓝，说明你根本不在乎她，你要拿出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锲而不舍，不要放弃。相信我，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杨洋阳看穿那蓝的心思，替他打气。

“加油什么？”郭鑫年仍然糊里糊涂。

“抱得美人归啊。”杨洋阳忽然意识到，那蓝是投资人，郭鑫年是创业者，并非普通恋人，她坐直身体说道：“大愚，等等。”

“什么？”郭鑫年对杨洋阳的恋爱理论完全摸不着头脑，却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

“那蓝是投资人，取消你的关注，不想让别人发现你们的关系。我猜，这

肯定和投资有关。”杨洋阳骤然清晰，思如泉涌。

“好事还是坏事？”郭鑫年在这方面缺乏判断能力，极其依赖杨洋阳。

“不知道，尽快带我去高摩见见她，看看她是什么样的人。”杨洋阳上周说过这句话，可是忙于产品开发，一直没有做到。

那蓝退出，产生了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罗维很快打来电话，发出见面的邀请。那蓝满腹疑虑，想把所有事情搞明白，选了时间，罗维选了地点。

在北京东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高楼大厦之间，1919餐厅处在大片低矮的不规则分布的平房中，这是罗维最爱的西餐厅之一。他去过很多更高档的地方，仍然无法抹去对这里的感觉。IBM几年前从东三环的盈科中心搬走，罗维的记忆却留在那里，有时不自觉地向那里开去。五年前他在实习期间得到《摧龙八式》，偷偷躲在这个院落里翻阅和领悟，用在商场之上，成功则兴奋，失败则躲回这里反思，渐渐成长。

罗维在门口等到那蓝，经过样式陈旧、外貌崭新的平房，那蓝的目光被走廊两侧的绘画吸引，惊讶的神态和小心翼翼的走路姿势与宁静和优雅的环境相得益彰。穿越庭院的树林，环绕在音乐之间，那蓝边走边击打节拍，进入斜坡落地窗的西餐厅。她快步走进餐厅，点了简单套餐，拒绝了红酒，只要了一杯矿泉水，避免在这优雅环境中的暧昧。罗维是温迪的男友，他们在谋划什么？那蓝以前不明不白地掉进陷阱，那时因为相信了温迪，现在要找出真相，她默默吃几口，抬起头来：“前期没少麻烦你们，非常感谢。”

“听说，你支持魔盒。”罗维看着那蓝，一口未动。

“是的。”那蓝轻轻回答，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为什么？”

“你可以下载来看看，很不错的创意和产品，与以往完全不同。”那蓝提起魔盒有了兴趣，只是这个话题可以与任何人谈，却不适合告诉罗维。

“我不会放弃的。”罗维笑笑，那蓝还没有看他的最新版本。

“什么？”那蓝清楚了温迪和罗维的关系，这层迷雾里面隐藏了什么秘密？

罗维取出手机，展现在那蓝面前：“这是我们的产品，很快就会上线。”

魔盒！熟悉的界面展现在那蓝眼前，界面从晶莹的绿色变成蓝色，其余一

模一样。罗维手指触动，对讲机被集成到龙邮之中。罗维的抄袭速度这么快，那蓝震惊中轻呼：“罗维，你在做什么？”

罗维不试图解释，这根本没用，说道：“我们看到一个不错的应用，就修改了思路。”

那蓝触控手机，对讲机消失在一大堆图标之中，罗维的产品包罗万象，有太多的功能。那蓝本来很会管理情绪，最近常常失控，直接说道：“可惜，一道佳肴，倒入了大杂烩。”

这是明显的贬低，罗维收起手机说道：“再给我一周时间，产品上线，是大杂烩还是满汉全席，自然看得出来。”

抄袭！那蓝看着罗维，渐渐捋清楚真相。他在三年前就认识温迪，就是她提起过的男友。他离开IBM创业，与温迪串通一气，希望拿到高摩的投资。所以，罗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知道我喜欢音乐，住在马连道，都是温迪通风报信。更恐怖的是，温迪明知道罗维追求自己，竟然装作若无其事，千方百计帮助罗维。郭鑫年的偶然介入破坏了他们的计划，那蓝低头喝水，仔细思考着，罗维仍然不停解释。

“你爱我吗？”那蓝突然抬头，看着罗维，拆穿他的图谋。

这句话十分突兀，罗维不知所措，目光迷茫，轻轻点头。

“你爱温迪吗？”那蓝看着罗维。

“你说什么？”罗维心脏剧烈跳动，震惊之中，面孔扭曲。

“你追求我，温迪却帮助你争取投资，为什么？”那蓝观察着他的细微表情，里面有天大的秘密。

“她没有帮助我。”罗维仓促之间不知道如何反应，随便搪塞着。

那蓝脑筋百转，灵机一闪，他们之间绝不仅仅是恋爱那么简单，她指着门口：“请离开。”

“那蓝！”罗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必须搞清楚状况。

“罗先生，请你离开。”那蓝不给他机会，她有了清晰的判断，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勾当。

罗维缓缓站起，哀求自伤形象，毫无用途。他走出餐厅结账，默默驾车离

开，拨出电话：“温迪，我。”

“产品进展怎么样？”温迪从被窝里坐直。

“我和那蓝谈崩了。”

“罗维，你在做什么？”温迪气愤地握紧双手，罗维昏了头了吗？

“他知道我们的关系了。”罗维六神无主，第一时间向温迪坦白。

“你在玩火，我警告过你，你偷偷和她约会，事情越来越复杂。”温迪顿时火大。那蓝知道了真相，不仅好朋友做不了，投资更加难以成功。

罗维已经失去那蓝，不想连投资也泡汤，声音低沉，明显哀求：“温迪，希望全在你身上了。”

“不管怎么样，必须把产品做好。”温迪叮嘱，罗维这个该死的家伙先暂且不论，先拿到投资吧。

49
扼杀创新的山寨精神

投资一拖再拖，温迪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龙邮的用户数原地踏步，维持在五十几万。假以时日，魔盒的用户如果高速增长，就会成为巨大的障碍。那蓝被逐出项目小组，自己牵头负责，这是有利之处，也是最后的的机会，必须速战速决，将魔盒扼杀在摇篮之中。

温迪主持会议，三名分析师准时出席，彭祖武不请自来，仍然坐在后排椅子上。温迪打开电脑，展示出新功能，说道：“龙邮是第一家将对讲机功能集成的公司，是颠覆性的升级。对讲机功能很好玩，让人爱不释手，只是产品刚上线，吸引用户还需要时间。”

“等等，缺了一个人。”彭祖武东张西望，好像寻找着什么。

“她退出了。”温迪快速说道，不能让那蓝加入，那太危险。

“退出投资小组，仍然不妨碍旁听，不参加讨论就行了。”彭祖武指指鼻子，示意自己也退出了，仍然有权旁听。

温迪只好退让，请人去叫那蓝，会议室气氛怪异。五分钟之后，那蓝推门进来，彭祖武招手让她坐在他身边，这个偏僻的后排座位立即生辉。彭祖武什么意思？温迪额头汗水溢出，端起矿泉水掩饰紧张。彭祖武招来那

蓝，打乱了温迪速战速决的部署，此举是不是在牵制我？

“温迪，演示一下。”彭祖武笑着说道。

好的，温迪打开界面，龙邮的功能复杂，大而全，让人困惑。罗维或许为了突出特点，语音和图片怪异地集成在一起，驴唇不对马嘴。温迪触控好几下才找到麦克风，录了一段话，显示发送成功。可是，第二部手机迟迟收不到，会议室又难堪地等待起来。

“等等，再录一次。”温迪重启手机，打开龙邮说道：“松鼠，松鼠，我是松子，我是松子。”

分析师举起手机，屏幕显示出一个语音条，放出声音，温迪的声音飘出来：“松鼠，松鼠。”龙邮只传出来半句话，后半句凭空消失，众人面面相觑。龙邮抄袭了魔盒，大家心里都明白，做出的产品惨不忍睹，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完成，谁也说不出支持的话来。温迪呆呆地不作声，那蓝退出，彭祖武不做决定，自己似乎有充分的授权，可是强力支持龙邮，一意孤行会有什么结果？公司内部的审核能不能通过？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夜长梦多。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罗维根本不可能。温迪站起来，强行宣布：“经过多轮的比较，我们认为，龙邮是难得的投资对象，现在又推出语音对讲功能，一定可以焕发出更大的生机，所以，我建议……”

自从魔盒在苹果商店上线，郭鑫年神经质一般，每隔几分钟就上去看看，第一天只有几千，第二天只有几万，高摩就要决定，这个数字能够过关吗？苹果商店提供各种各样的统计，却不是实时更新，往往过了几天才能看见结果。郭鑫年喝杯咖啡，登录苹果商店的后台。一个惊心动魄的长柱吓了他一跳，他擦擦眼睛，去看那个数字。

七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魔盒进入苹果商店第三天的数据终于出现，下载次数突破百万，魔盒如同病毒传染一样增长，昂扬向上的势头这么凌厉！郭鑫年恍如梦中，这是真的吗？他抓起电话，拨给林佳玲、杨洋阳、卢卡、苏药，他们也不敢相信，这个数字超出每个人的想象，三天一百万！郭鑫年嘴巴惊得合拢不上，他只好用手托着下巴。很快，苏药确认回来，数字没错！

郭鑫年消化着这个消息，午饭之后情绪才恢复正常。他拿起电话拨出那蓝的号码。

那蓝正在会议室中静静听着温迪的分析，怎么办？要不要戳穿温迪和罗维

的合谋？一旦在这种场合宣布，就会毁了温迪的一切，这是严重的指控。忽然，手机震动，屏幕显示郭鑫年的名字，她看看身边的彭祖武，拒接电话，回了短信：我在开会。

郭鑫年的短信回来：哦，那我稍晚再给你电话。

彭祖武看见了那蓝的动作，提示："会议虽然重要，偷偷接个电话，也不算什么大事。"

那蓝笑了，悄悄溜出会议室，给郭鑫年拨过去："大愚，我在开会。"

"那蓝，魔盒突破一百万了！"郭鑫年的声音尖锐地如同金属，可以想象他的激动。

"什么！"那蓝惊呼，这是不可思议的数字，魔盒即便足够吸引人，爆发增长，她最乐观的估计顶多只有几万的数量级，怎么可能达到百万？郭鑫年这么二，不会搞错？她强作镇定，说道："把苹果商店的密码给我，现在，立即。"

那蓝挂了电话，打开魔盒，收到登录ID和密码，冲进会议室，抓起笔记本电脑走到会议桌前，打断温迪："可以用一下投影机吗？"

温迪愕然，这根本不像那蓝所为，向来彬彬有礼的她竟然打断我的发言？她正在目瞪口呆，那蓝已经用键盘录入了账户和密码，苹果商店的统计图表展现在每个人面前。

一百零五万！

数据震撼了会议室，众人鸦雀无声，这意味着什么？三天一百零五万次！在苹果总榜排名前十的位置。数据来自苹果商店，不可能有任何加工和编造的机会，事实清晰地展现出来，一款超级应用已经诞生。

那蓝最早得到消息，心情也最早恢复，尽量平静下来，声音仍然高亢："对不起，我打扰会议了，但这个信息十分重要。"

那蓝遵守退出项目小组的诺言，回到座位。温迪哑口无语，一名分析师半晌才清醒，不知道该怎么评论魔盒的下载次数，反而去攻击龙邮："我们本想慎重评估，多比较总没有坏处，可是产品这种水准，这种要创意没创意，要技术没技术的公司，投资给他们，那就太不明智了。"

这句话驴唇不对马嘴，与展示出的数据没有任何关系。分析师过于吃惊，还在消化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温迪猛然惊醒，如果此时此刻还强行投资

龙邮，必将粉身碎骨：“这个数据可信吗？会不会搞错？”

一名分析师再次刷新苹果商店排行，魔盒赫然排在第九名，点头：“错不了，下载量和排行都是对的。”

温迪吸口气，心中翻江倒海，不得不强压下去，缓缓说道：“数字可以说话，面对这个下载数据，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魔盒，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这样也好，花些时间，断去了我心中最后一丝疑虑。”

龙邮上线几个月只有五十万用户，魔盒三天就积攒了一百零五万，天上地下。温迪实在没法帮助罗维，便断然改变态度。一切水到渠成，再也不会有争论和冲突，众人松了一口气。温迪走到那蓝身边，伸出双臂：“你是对的，我的判断出了问题，请你原谅。”

那蓝轻轻拥住温迪，心里百感交集。我破坏了她和罗维的精心合谋，事情会到此为止吗？

50
爱恨交织

罗维得到消息，愤怒无助，在客厅中来回走动，转身指着温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温迪点燃一根烟，心情更加复杂，说道：“我尽力了。”

“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只要两三周，我们进行详尽的测试，把那些缺陷改过来。”罗维的满盘计划泡汤，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

“我真的尽力了。”温迪不慌不忙，在这种情况下，高摩投资罗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算怎么回事？你告诉我高摩将成立风投部门，让我辞职创业，我千辛万苦做出产品，你们却投了别人。”罗维本以为天衣无缝，志在必得，却落得这般下场。

“你和那蓝算怎么回事？”温迪抬头看着罗维，充满愤怒，开始回击，她的损失比罗维还要大。

罗维退后一步，辩解道：“她是投资人，我必须和她搞好关系。”

温迪将两张《妈妈咪呀》门票往罗维面前一抛：“如果光明正大，为什么

不告诉我？”

罗维捡起门票看一看，笑着说：“又翻旧账，还在吃醋？”

“哼，做那蓝的工作？偏偏是她一直支持魔盒，在最后关头，推翻了投资龙邮技术的决定。我想问问你，你做了什么工作？”温迪气不打一处来，这个投资项目不容有失。

“那蓝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为什么不能做做她的工作？”罗维仍然抱有一丝希望，毕竟投资意向还没有落实到协议。

“不可能了，魔盒三天有一百万的下载。”数字无可更改，温迪已经放弃：“事已至此，怎么办？”

“能怎么办？”罗维诸事不顺，心神不宁，急需发泄，打开一瓶红酒，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又给温迪倒了一杯：“来，一醉解千愁。”

“资金怎么办？”温迪没有买房买车，把全部的资金都投给了龙邮，这可是救命钱，才竭尽全力帮助罗维争取投资。

“我明天把财务报表拿给你看，别期望太高，扣除房租和工程师们的工资，剩不了多少。”罗维家境优渥，不愁吃不愁穿，损失数百万资金，还能面对。

“那是我全部的积蓄，你把一切都搞砸了。”温迪痛心不已，极力控制着情绪，转念想起重病的妈妈，泪水不知不觉流淌下来。

“我尽力了，相信我。”罗维心里极不好受，他有缺点，却自认为不是坏人。

“罗维，你就像杂耍艺人，试图抓住空中所有的皮球，不仅在工作上，在情感上也是。有了我，还想要那蓝。产品开发的时候，你有了邮件功能，还要社交功能，再加入游戏、地图，把对讲机也山寨进去。你的精力有多少？时间有多少？资金又有多少？你不是追求完美，而是贪婪，你想得到一切，最终什么也得不到。”温迪突然爆发，将平常没有说的话发泄出来。

这句话击中罗维，完美曾经是他自认的优点，却败在专注的郭鑫年手中，他喝干杯中酒，无言以对。

“再见，我后悔认识你。”温迪说完，拉开门向外走。

罗维冲到门前，挡住门：“这么晚了，去哪儿？”

“回家。”温迪赔了资金又搭上男朋友，心中淌血。

罗维摔下酒杯，拦腰扛起温迪，五六步冲进卧室，将她向床上一扔，按住她双臂：“今晚，陪我。”

“少来，你在我身边向那蓝献殷勤，我早受够了。从此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温迪全力反抗，力气却远远不及罗维。

罗维掀开她的裙子，找到薄如蝉翼的内裤，向下一扯：“我也向你献过殷勤，扯平了吧。”

“这是什么话？”温迪更加气愤，拼命扭动身体，却被从上向下压住。

罗维毫无顾忌地解开腰带，并强行将嘴唇压下去，说道：“我知道错了。”

“我帮你多少次？可是你弄出来的是什么？你的产品是垃圾，怎么给你投资？”温迪挣扎的力气不够，罗维深深进入温迪的身体，让她痛得“啊”了一声。温迪被激起怒火，冷冷说道：“你借口投资去泡那蓝，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说句难听的……”

罗维突然刹住动作，冷静问道：“什么难听的，你说。”

“一团烂泥，根本扶不上墙。”温迪终于说出压在心底的话。

罗维被这句话激怒，将温迪拉平在床上，褪去她的裙子，狂风暴雨般地蹂躏胯下雪白的肌肤和甜腻的肉体，如同海潮一样不断地冲击。忽然，罗维惊叫一声，肩膀被咬出一个血红的牙痕。温迪翻身坐在他身上，目光迷离，酥胸半裸，抓起来床头的红酒，向罗维脸上浇下去，跳下床，整理好裙子，悲哀地看着罗维：“这算什么？强奸？我千方百计帮你，你偷偷约会那蓝，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陌生人。”

“记得三年前的那个晚上吗？”罗维翻身下床，冷静下来。

“记得的。”温迪知道那个晚上，他们的转折点。

“我求婚，被你拒绝。你说，高摩将要开始风投业务，你劝我辞职创业。”罗维回忆着，过去曾经那么美好，现在只有泡影。

“你不同意。”温迪回想过去，真实又遥远，罗维在IBM春风得意，手上刚好有一笔资金，想买房领证完婚。

那天晚上，在西餐厅，面对蒂芙尼的钻戒，温迪却不伸手。她告诉罗维，高摩即将在中国启动风投项目，她是投资人之一。她野心勃勃地劝说他创业，罗维犹豫很久，终于答应。他们经过调研，选择了方向，罗维辞职创办了公司，研发出产品，龙邮上线之后，用户数增到五十万，万事俱备就等高摩投资，青云直上。这一切都是机密，任何人都不能知道的图谋，只要拿到投资，获得此生无虞的时间和金钱的自由，便金盆洗手。

他们的精心安排却出了意外，半途杀出来魔盒，手机上的对讲机。郭鑫年跌跌撞撞，本来并不看好，却在那蓝的支持下起死回生，在短时间里获得巨大数量的下载。温迪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投资罗维，财富梦想化为泡影，而前期投资也血本无归。另一方面，罗维与那蓝周旋，眼神和动作出格，温迪的怒火一发而不可收，天哪！我作茧自缚，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将所有的积蓄都打了水漂，还要把认准的老公搭进去。

“如果不创业，恐怕孩子都有了吧？”罗维家境不错，一直极为顺利，其实没那么大的野心。

“别扯淡了，孩子不一定有，小三恐怕有了。”温迪反唇相讥，毫不留情。

“我和那蓝只听了一场音乐会，参加了一个晚宴，当然，这是我不对。”罗维擦干身上的红酒，不想解释，走到床头柜旁边，取出一张信用卡，递给温迪：“这是你的一百五十万，我不完美，却不是垃圾，不会欠债不还。我做了错事，自己负责，拿走吧，密码是我们认识的日子。”

温迪意外拿回当初的投资，罗维有缺陷，但绝不是王八蛋：“你哪来的钱？”

罗维指着这栋公寓，笑着说：“这本是我们的婚房，当初八千元每平方米买的，现在每平方米四万多卖出。要知道这样，当初何必创业，还不如买房。”

“罗维。”一时之间，所有过去的画面涌上心头，温迪又恨又痛，一时心彻底软化，泪水夺眶而出。

“走吧，这栋房子不是我的了，我也要搬走，我不想让你看到那个场面。”罗维抱了抱温迪，缓缓坐直，让温迪离开。他虽然在遇到那蓝后有过摇摆，甚至分不清自己的心意，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是他的原则。

“罗维，我们结婚吧，是我太贪心了。”长久以来的高压以及今天的连续变故，温迪彻底卸掉了自己的盔甲。她明白自己深爱罗维，她也为罗维深深惋惜，更有隐隐的悔恨，是自己把罗维推上绝境，他却在掉下深渊的最后

关头把我托上去。她软软地靠在罗维肩膀上，要不就结婚吧，与这个男人过。

“不了，你走吧，我好累。”罗维坚定地推开温迪。他曾经那么渴望和她在一起，结婚生子，好好过日子。现在一切都变了，如果与温迪复合，自己就失去全部的自信，男人绝不能跪着接受怜悯，我要站起来。

“罗维，你是我全部的寄托，别抛弃我。”温迪喃喃着，泪流满面。

罗维摇头，轻轻送温迪出门，在她长发上轻轻一吻，迅疾关门，背靠房门，昂着头，不让泪水滑落。

温迪回家，根本无法入眠。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拿回原始资金，梦想却破灭了，失去罗维更让她痛彻心扉。三年前，经信银行项目之后，压制的感情火山般爆发，温迪就是在那个时候告诉那蓝自己有个IBM的男朋友。那是最开心的日子，罗维在朝阳，温迪在西城，两人穿越北京城，在什刹海会面，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和什刹海上的小船，留下了他们爱情的脚印。在他们认识三年的纪念日，罗维带温迪回家，郑重其事地见了家长。温迪学业、职业和样貌都没的挑，出校门进银行，罗维父母极为喜欢。没多久，便是罗维精密谋划的求婚的浪漫之夜，温迪深深感动却没有接受，她不甘于普普通通。她接受了钻戒，却告诉罗维，高摩将在中国引进风投项目。对于辞职创业，罗维犹豫不决，他吃喝不缺，为什么非要创业？温迪举起钻戒说：“罗维，你是个男人，如果连这点儿雄心壮志都没有，我就不能接受这个钻戒。”

最终，罗维退让，温迪收了钻戒，却没有戴上，要等到公司融资成功，两人再公布恋情，筹备婚礼。谁知道，创业失败，恋人也搞丢了。温迪取出钻戒摆在床头，泪水湿透了枕头，她痛恨自己，为什么野心勃勃？为什么非要创业？她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打开魔盒，轻轻说道：“那蓝，我状态不好，陪我逛街好吗？”

那蓝忽然接到消息，还不能释然，却没有拒绝：“好的。”

第二天，时间好像回到过去，她们逛街，看电影，到路边去吃最正宗的烧烤。她们没有触碰那个话题，那蓝等温迪开口解释，温迪等待最好的时机。深夜，她们来到喧闹的后海，小店从烟袋斜街开始，跨过银锭桥，向两边延伸数百米，沿着什刹海湖边新起了一片古色古香的店铺，排到平安大街。这是温迪与罗维约会的故地，她听歌，眯起眼睛，任泪水横流，回忆来到北京的点点滴滴，向那蓝袒露心声：“我来这座城市七八年了，北京始终给我陌生感。一切变化太快，你伸手根本抓不住，比如这里，一切都变了。”

那蓝从小在北京长大，城区变化巨大，她却能够发现不变的东西：“你该去巷子里面看看，二环内还是老北京的样子，街边玩耍的孩子，还有遛弯的老人，就像回到过去。”

“嗯，我不希望什么都变了，变得认不出来了。”温迪似有所指，喝了一大口红酒，向那蓝坦白：“那蓝，我做错事情了。”

嗯，那蓝点头，她一直等待这个时刻，只要有一丝可能，她都想挽回与温迪的友情。

“我说过，我在经信银行的时候有男朋友，他在IBM，我不能随便说，因为经信银行是他的客户。我有时候给他内部消息，帮他出谋划策，我们一直保密，除了你，别人都不知道。”温迪解释着，“我或许应该早点说出来，这种隐藏的感觉很不好”。

“嗯，我能够理解。”那蓝点头，那种情况比办公室恋情还要敏感，确实需要保密。

“你帮我来到高摩，我本想公布。”温迪回忆着，她离开经信银行有很多原因，不想别别扭扭地搞地下恋情，也是其中一个。

“是啊，我一直等你带他来见我。”这是心里话，她曾经期待了很久。

“巧的是，他离开IBM创业，到处寻找投资，我刚好在风投部门，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温迪原原本本地把筹划的过程说出来，公布恋情就必须回避，罗维争取投资的机会大减。

那蓝猜出了这种可能，点头承认：“的确是这样。”

“他就是罗维。”温迪抬起头，含着眼泪看着那蓝，“他曾经向我求婚，我也接受了，谁知道竟变成现在的样子。他竟然追求你，这有多难过？那蓝，我甚至恨你，为什么抢我的男朋友，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我分辨不清，他在追我，还是为了那个项目。”那蓝惊慌失措，战火怎么燃烧到了这里？她拒绝了罗维的追求，但却完全分不清楚他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投资。这样说能让温迪好受吗？她轻轻递去纸巾。

温迪擦去泪水，勉强地笑着说：“我自作自受，你不知道罗维是我的男朋友。你没做错，不过，那种滋味儿一点儿都不好。”

“没关系，我们还是好朋友。”那蓝将温迪搂在怀中，她理解女人，温迪为男友争取投资，确实做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记得吗？前一段时间，我

状态很不好，你照顾我，关心我，我一直很幸运，能够有你。”

“错不在罗维，是我鼓励他创业的。我什么都要，是不是太贪心？其实，男人还是傻些好。”温迪说的是真心话，这是她结束恋情之后的收获。

“是啊，那个郭鑫年痴迷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似浑浑噩噩，其实是专注。他或许没有罗维聪明，但是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一点去突破，反而做出了很好的产品。”那蓝对比着郭鑫年和罗维，不禁感慨，笑着对温迪说：“知道吗？他现在好像都没有分出你我。”

“怎么会？”温迪没有留意郭鑫年，甚至讨厌他，现在他拿到投资的机会大增，肯定要常常交往。

“那天我请假，你替我主持，把我的名片给了他。”那蓝再次解释，她说过这事，温迪不在意。

“嗯，他挺有本事的。”温迪和罗维彻底分手，开始留意郭鑫年。魔盒在苹果商店的推荐排行榜上排名前十，高摩投资大局已定，郭鑫年就要鲤鱼跃龙门。温迪不是柔弱的女子，她经历了挫折，但是罗维退回资金，让她恢复了生机。

我不认输！

51
商业逻辑

魔盒上线之后，郭鑫年养成了刷苹果商店的习惯，寻找类似的产品进行比较。忽然，龙邮进入他的视线，对讲机功能？郭鑫年下载程序，从座位上跳起来，手舞足蹈大喊：“哈哈，终于有了，一模一样。”

杨洋阳和卢卡闻声赶来，仔细研究这款叫作龙邮的产品，对讲界面与魔盒完全一样，杨洋阳越看越气愤：“竟敢抄袭？必须采取措施。”

“哎，这是在中国，这是必然的，如果不想被山寨，就去美国发布产品，大家一窝蜂去做，直到把这个市场做死。”郭鑫年劝慰道。也觉得十分奇怪，他们山寨的速度这么快？魔盒上线只有两周。

由于山寨的存在，没有人愿意创新。杨洋阳仍然在生气：“他们剽窃了我们的想法和产品，我们却毫无对策，是吗？”

“唯有加快速度，开发新功能，才能阻止剽窃者。”郭鑫年还有一堆想法，

恨不得一一实现，只是困于资金，还没有启动。

杨洋阳抓起鼠标，指点着屏幕："龙邮是高摩考察的公司之一！"

这么巧？郭鑫年也看出问题，如梦方醒，产品研发不可能这么快："有人把我们的产品泄露了。"

"肯定不是从我们这边。"杨洋阳看看四周，他们在林佳玲的建议下，在会议室中封闭开发，只有郭鑫年、卢卡、自己、苏药和林佳玲五个人才拿得到资料，内部泄露的嫌疑立即被排除。

"资料只提供给了高摩。"卢卡顺着这个思路想去。

"高摩这么牛的跨国银行，不会做这种事情吧？"郭鑫年难以相信。

"哼，跨国公司未必都是精英，有人暗中帮助龙邮，拿到投资。"杨洋阳一语中的，其他几人都沉默下来。他们的现金不够招聘团队和市场推广，寻找投资迫在眉睫，高摩迟迟未决，肯定有内情。

"垃圾。"卢卡埋头研究龙邮，好多bug（瑕疵），页面跳转不利落，把无线网络关闭就找不到系统，不支持2G吗？

"这种山寨产品，高摩怎么敢投？"郭鑫年看着卢卡演示产品，对讲机与其他功能错综复杂，常常找不到互动界面。魔盒千方百计做减法，界面极简，龙邮做加法，截然相反的设计思路，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龙邮完全不值得担忧，魔盒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用户数量跳跃式增长，人们渐渐爱上这个功能，开始了第二波的扩散。短信越来越少，魔盒上的信息越来越多，这是极好的迹象。然而，找到一个突破口之后，必须快速扩大，怎样留住用户？要不要考虑赢利问题，如果赢利，应该怎么做？广告销售、电子商务，还是游戏？这些问题时时刻刻都在郭鑫年脑中。

魔盒只支持苹果平台，安卓用户快速扩大，这是最致命的威胁。卢卡精通苹果，没有兴趣学习安卓的开发环境。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开发和完善安卓版本，可是招聘和扩大研发队伍，找到最顶尖的人才，必须有充裕的资金。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刻，一旦那些庞然大物发现这个突破口，一夜之间就可以招来五十名工程师，分成几组，一周时间就完成雷同的功能，快速追上，把魔盒踩在脚底。

钱能够买到速度，是最正常的商业逻辑。

真假难辨

排除了龙邮，投资对象呼之欲出，高摩静静地等待市场对魔盒的反应。

进入苹果商店就像第一级火箭，三天突破一百万之后，毫无停止的势头，每天都在增长。高摩内部仍然有争论，魔盒能够留住这些用户吗？会不会快起快落？用什么方法赢利？这些都不明确。

没等内部争论结束，市场形势又有变化。

魔盒炙手可热，投资人趋之若鹜，风闻不断，高摩虽然实力强劲，不怕与其他投行竞争，只是再不出手，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风险投资而非PE和上市，允许存在不确定性。温迪一反常态，急不可待地变成了魔盒的支持者。她是挖掘魔盒的投资人，不能替他人做了嫁衣。于是，她加快速度，推动内部审批，力争尽快落实投资协议，磋商紧锣密鼓地展开。

杨洋阳这次参加到谈判之中，她心中存在一个巨大的问号，那蓝和郭鑫年到底是什么关系？只要看看她的眼神，便能判断出来。然而，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郭鑫年会搞混了温迪和那蓝。

郭鑫年穿了西装，连续的锻炼将他的肚子削平。杨洋阳带他剪了一百八十八元一次的发型，焕然一新。温迪接出办公室，看见郭鑫年，心里怦然一动。他底子不差，只是不善打扮，或者心思不在这里。这样也好，男人不该在穿着打扮上花太多心思，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这不困难。对男人而言，重要的是气场，决定气场的是实力。罗维看似完美无缺，却没有光环，郭鑫年不一样，温迪透过未来的迷雾，看出了他的潜力。

这是郭鑫年第N次见到温迪，仍把她当作那蓝，眨眨眼睛，很二地大声说：“那蓝，昨晚找到睡觉的姿势了吗？”

那蓝睡觉前喜欢在床上滚，直到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秒睡。郭鑫年常和她聊了一半就没了消息，后来渐渐知道这个习惯，于是开起玩笑。温迪哪知道这些？幸亏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快速打断，贴近郭鑫年耳边，确保可比柳岩的身材进入他的视线，说道：“我的英文名字是温迪，在办公室里这么叫我。”

“好的，温迪。”郭鑫年是香港人，习以为常，外资银行使用英文名再正常不过了。在他心里，那蓝与温迪画上等号：中文名，那蓝；英文名，温迪。

“你应该感谢我，我身边的每个朋友都加了魔盒。”温迪坐在郭鑫年身边，

兴奋地说着。下载次数说明一切，魔盒毫无悬念地战胜了罗维，郭鑫年即将拿到高摩的投资，这意味着什么？B轮，PE，上市，金光灿灿的道路铺在脚下，郭鑫年将成为互联网界的领袖人物。高摩就是点石成金的魔幻之地，幸运者将赢得一切，现在，那个将要鲤鱼跳龙门的人将是郭鑫年。加大筹码，将会获得一本万利的回报，可是，我能投入什么？她靠近郭鑫年，笑着说："那个减肥茶，我试过了，真的很好，谢谢你。"

郭鑫年哪里知道，那袋减肥茶早已进了垃圾桶，道歉着说道："你不胖，我总乱说话。" 他糊里糊涂，却难得有杨洋阳和林佳玲两个朋友，将减肥茶与情商的关系分析透彻，道歉还算恰当。

温迪贴得更近，香水味道飘进郭鑫年的鼻孔。这是来自法国的香水，名叫罪爱，鼓励道："加油！你会改变世界！将像乔布斯那么伟大！"

温迪很会夸人，让郭鑫年十分受用，承受下来："嗯，我一定努力。"

"我打赌，本周之内，魔盒的用户就可以达到五百万。"温迪打赌不为输赢，另有目的。

"不可能吧？"郭鑫年被预测吓了一跳，即便他大胆，也不敢做出这种预测。

"国贸顶层的西餐！敢赌吗？"输赢并不重要，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与郭鑫年共进晚餐。男追女就像销售，了解资料、投其所好、屏蔽对手、打消顾虑。女追男更有技巧，就像市场行为，定位精准，品牌宣传，在不动声色的含蓄之中，勾引消费者。温迪恰到好处，凭着面孔、身材和智慧，让郭鑫年臣服，应该不是难事。何况，那蓝做了那么久的铺垫，一切都水到渠成。

"洋阳，很高兴认识你。"温迪热情地握手，接过名片，抱歉地说道："啊，没带名片，真抱歉。"

温迪出自顶尖投行，样貌不俗，又热情接待，冰雪聪明的杨洋阳却听出异样，落座之后才轻轻问郭鑫年："为什么叫温迪？不是那蓝吗？"

"英文名，你知道的，人家是外企，不是土鳖。"郭鑫年解释着，四下寻找那个花瓶小姐，那蓝退出了项目小组，今天彭祖武没有来，就没人请她。

郭鑫年正要问这个不恰当的问题时，分析师打开文件夹，说道："谢谢你们再次来到高摩，希望没有影响你们工作。"

这是一句客套话，郭鑫年认真回答："没关系，这是沉睡的石块。"

分析师没听懂，温迪摊开记事本，说道：“请大家来，想澄清两个问题，可以开始吗？”

“请。”郭鑫年摸不清底细，却很有自信。

“魔盒成功地吸引了众多的用户，但是用户会不会流失，就像开心网那样？”胡须分析师问道，这是最后一轮的洽谈。

“会的。”郭鑫年毫不犹豫地回答。

“为什么？”这答案让温迪十分惊讶，一般的创业者都会大谈怎么留住客户，没人肯承认会流失。

“移动互联网风起云涌，不断有新的技术突破，用户不停迁徙。徐静蕾的博客女王时代，芙蓉姐姐的时代，开心网的时代，新浪微博的时代，都将逝去。风水轮流转，今天转到魔盒。我确信，顶多两三年时间，甚至更短，用户就有新的选择。”郭鑫年毫不犹豫，这是他的基本认识，才不管对投资是否有利。

“如果用户流失，有什么对策？”分析师深入问道。

“速度，保持极速，不断发掘用户新的需求，创造出他们想象不到的产品。我是产品经理，专注研究客户的趋势，把想法变成伟大的产品体验。我们成功过一次，我有信心。”郭鑫年胸有成竹，失败为他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底蕴。

“有新的想法了吗？”温迪很满意，想法和执行能力看似重要，其实速度才是互联网时代的核心。

“当务之急是安卓平台的开发，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手机用户使用安卓。这将带来巨大的用户，社交功能、视频功能，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要保持速度，必须减少目标，学会做减法，轻装上阵。我们正在筛选，找到下一个杀手级的应用，不仅留住用户，而且扩展我们的用户基础。”郭鑫年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不是想法太少而是太多，他正在筛选和沉淀。

这段话说到温迪心坎儿上，罗维总是追逐更多，反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郭鑫年正好相反。温迪点头，抛出第二个问题：“我们是投行，追求投资回报率。我不讳言，高摩不做慈善，必须确保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获得回报。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用魔盒赚钱？”

“我不赚钱，免费。”这个问题郭鑫年被问过很多次，答案无非是广告、游

戏和电子商务，他只想做出伟大的产品，没有琢磨用产品去赚钱。

这句话把胡须分析师吓了一跳，不赚钱？郭鑫年强调着说："魔盒只有一百多万用户，一旦赚钱，用户必然流失。我要尽快扩大用户基础，达到千万级别，再考虑这个问题。"

温迪暗暗不满，追问："好，假设魔盒用户达到千万，怎么办？"

郭鑫年用一贯的无厘头方式回答："那么，目标仍然不是赚钱，而是发展到一个亿用户。"

胡须分析师有备而来，他翻开文件夹，将一份表格推给郭鑫年："如果你有一亿用户，你要部署多少台服务器？租用多少带宽？需要多少名工程师做研发和运营，每月的薪水是多少？开支是多少？你们的现金能不能支持到那个时候？"

这句话问住了郭鑫年，来自车库咖啡的投资只剩几十万，根本不够服务器和带宽的租金，更不要说支持一个亿的用户了。他心里抵触从用户赚钱的想法，但这是商业社会，这种想法极为可笑。他叹气一声说道："看来，必须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胡须分析师从笔记本里取出一张门票，推到郭鑫年面前："你必须去听听。"

这是一个关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研讨会，郭鑫年接过来看看，答应："好的，一定。"

温迪的第一个问题获得了满意的答案，第二个却是无解。这也不能说郭鑫年不对，当务之急仍然是大量获取用户，这是互联网常见的做法，她带着些许遗憾结束会议，对郭鑫年越来越有兴趣，他看起来很帅嘛！

杨洋阳在会议中一语未发，她听到过郭鑫年和那蓝的聊天，他们互相争吵和怒骂，一般人之间早就分道扬镳，唯有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或者恋人才会这样。他们在会议室中这么客套，哪里不对？因为这是正式场合？即便杨洋阳是情商和智商双高的网络情感专家，也猜不到郭鑫年会阴差阳错地搞错人。她离开会议室，默默想了一阵儿，轻轻说道：”大愚，我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那个胡须分析师说得没错，我们的成本日益上升，唯有靠融资度日。可是人家的钱不是白给的，是不是该考虑赢利了？"郭鑫年思索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杨洋阳所说完全无关。

"大愚，相信直觉，当务之急是扩大用户数，尽快！赢利的事情稍微晚些

考虑。”杨洋阳的思路被郭鑫年带走，说出自己的观点。

他们一路讨论，回到车库咖啡，杨洋阳才有机会把话题转回来：”大愚，那蓝好像不对，和以前不一样。”

“很反常，她删除所有的微博，今天见面却很热情，真让人猜不透。”郭鑫年和那蓝断了联系，心乱如麻，见面之后又觉得自己多虑了。

杨洋阳回忆着会议的情形，寻找恰当的词语说道：“怎么形容呢？她的感觉，尤其声音和魔盒中完全不一样。她在魔盒中骂你笨猪，很有味道，你被骂了还沾沾自喜。她应该气质高雅，不会无端讨好，她和我想象中不一样。”

郭鑫年佯装生气，抗议：“我哪有那么贱，被人骂还沾沾自喜？”

杨洋阳知道他不是真的生气，继续分析：“她身材本来就好，样貌不在我之下，本该收敛。今天着装高调、发型极度修饰，首饰也是大牌，都是不自信的表现。”

“不自信？”郭鑫年被温迪的样貌打动，想不到这些。

“如果按照你所说，她家韵深厚，名校毕业，又在高摩工作，本不该自卑。”杨洋阳自言自语，这些推论都是郭鑫年闻所未闻的。杨洋阳拿出恋爱心理学功底，分析道：“一般而言，不自信的根源来自童年经历。我猜测，她应该家境贫寒，极为自卑，可是自身条件绝佳，又争强好胜，潜意识中总要高人一头，才会形成今天的气质。”

“乱七八糟，胡思乱想。”郭鑫年完全听不进去。

“哼，我有证据。”杨洋阳的思路日渐形成，有绝对的把握。

“你有什么证据？”郭鑫年反问，杨洋阳的分析其实极有道理。

“那蓝是北京人，对吗？”

“对，父母都是满族，父亲祖姓叶赫那拉，母亲姓金，爱新觉罗之后，大清宗亲。”郭鑫年在网上与那蓝聊得极深，对她的情况一清二楚。

“哼，吹牛不打草稿。”杨洋阳断然反驳，“我是四川人，家乡距离陕西极近。温迪根本不是老北京口音，她的声音里藏着难以发现的陕南口音！”

陕西口音很硬，即便普通话说得极佳，只要没有受过播音员那样的训练，

就有蛛丝马迹。郭鑫年在香港长大，哪能听得出来，对杨洋阳的情商和判断向来心服口服，拍着脑袋说：“奇怪啊，她为什么偏说自己是北京人，陕西人也没什么不好啊。”

“还有，今天她的声音，和魔盒里的声音完全不一样。”杨洋阳早发现了异样，最后才说出最关键的原因。郭鑫年将信将疑，胡乱猜测，直到出了地铁口，也想不通温迪的动机。

杨洋阳穿了正装去高摩，回家想换套衣服再去车库咖啡。她踏出电梯就觉得异样，窗户呼啦呼啦扇动，打破走廊的寂静。郭鑫年抢先几步，伸手一推，大门敞开，问道：“早上没锁门？”

杨洋阳对着房间目瞪口呆，室内一片狼藉，窗户大开，墙上的摆设全部落地，沙发横在客厅中间，电视机柜的抽屉散开，书籍报纸散落一地。她奔进卧室，床垫被切开，床单、被罩横七竖八，桌子上电脑却消失不见。杨洋阳走到抽屉旁边，打开小钱包，那是她存放U盘的地方，伸手一摸，空空如也，U盘不见了。

“报警。”郭鑫年掏出手机。

“不要，你以为是香港啊？”杨洋阳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老钱黑道白道通吃，报警凶多吉少。

53
恰到好处的投资

创业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创业者和投资人济济一堂，业界顶尖人士都来出席，俨然是年度规模最大的投资论坛。郭鑫年拿着高摩赠送的贵宾门票，办理手续的时候，俨然成为小小的焦点。接待的女孩子惊呼起来：“魔盒创始人！”不少人举起手机示意：“哇，我也装了魔盒，能加你吗？”

魔盒用户数量爬升迅速，郭鑫年是冉冉升起的明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打开手机放在桌面说道：“扫一扫，不用换名片，二维码。”

粉丝们排队扫描。一名女粉丝挤到前面，不由分说靠在他身边，“咔嚓”，一张合影被摄入手机。郭鑫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这算不算创业成功的味道？他走出几步，又被一群人包围。忽然，人群就像湖水一样泛起波澜，粉丝们的目光和神情都被震荡一下，温迪光芒四射地从旋转门进来，对芸芸粉丝视若无睹。

“这位是魔盒的投资人。”主办单位恰到好处地报出温迪的名字。

听说是魔盒投资人，一些创业者和记者抛下郭鑫年，向温迪涌去，人群与郭鑫年这边不相上下。温迪的笑容向郭鑫年绽放，走过来，惊讶问道：”大愚，你怎么也在？”

“胡须男送的，他没来吗？”胡须男是送票的那个高摩分析师，郭鑫年能够遇到温迪，欣喜之情油然。

“我不如胡须男吗？哼，我不参加了，让他陪你。”温迪装出生气的样子，鼓起嘴角，脚步却不移动。

“不是，不是，我对胡须男真没兴趣。”郭鑫年求之不得地遇到“那蓝”，怎么会让她走掉？他们这半年在网络上共同度过艰难时光，互相打气，又一起研发出魔盒，互相深深吸引。然而，那蓝因为投资人和创业者的关系，屡次拒绝了私下的会面。今天的论坛算是私下场合吗？应该不算。

“哼，你什么意思？”温迪带着郭鑫年冲出粉丝的包围，转身问道。

“我没什么意思？”郭鑫年摸不着头脑。

“你的意思是，你对胡须男没意思，对我有意思？”温迪说着绕口令一般的话，判断着郭鑫年的反应。

“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没有对你有意思的意思。”郭鑫年不知道该怎么绕了，他普通话本来就困难，把自己都说晕了。

他们进入主会场，灯光减弱，会议即将开始，温迪已经判断出来他的意图，向前面一指：“我是第三排五号，你呢？”

“三排三号，真巧！”郭鑫年看着门票，主办单位赠送给高摩的门票很有可能座位相连，他与“那蓝”心灵相通，今天又能碰巧坐在一起，极为兴奋。

温迪故意一脚踏空，身体摇摇晃晃，胳膊一甩，纤细和滑腻在郭鑫年掌心一触而过。这看似无心，却是亲近的恰当表示，这样轻轻一碰，既显得亲密又不会让旁人惊讶。温迪善于使用这些小的肢体动作和暗示，一切都自然而然，却让郭鑫年心猿意马。她身体微微一斜，似有似无地靠近郭鑫年，在他耳边轻声介绍台上的嘉宾。

此时，郭鑫年的心思不在嘉宾，他觉得温迪吐气如兰，不禁心神荡漾。

座位很挤，温迪亲密无间地贴近郭鑫年，在他耳边详细讲述，仿佛不想打

扰嘉宾的演讲。这又是一种暧昧，既恰当又过火，好像不合理，仔细想想又很正常。郭鑫年自认为在网上与她相识已久，早有十足的默契，她又极为亲密，处处顺着自己的话题，半天下来，出奇的愉悦。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正是晚餐时间，郭鑫年适时发出邀请：“好饿，想吃什么？”

温迪深谙市场营销之道，女孩子要建立品牌，使用吸引力，不能像男人那样主动出击，故意半推半就，话说一半：“你是创业者，我是投资人。”

“创业者和投资人也需要吃饭。”郭鑫年才不管这一套。

“这样不太好吧。”温迪嘴里抗议，拿捏着郭鑫年，脚步追上，“好吧，我知道一家不错的地方。”

温迪找的地方不昂贵，味道却很好，很适合郭鑫年的胃口和钱包的分量。两人面对面坐在窗边，温迪点了餐，举起酒杯：“没想到，你真的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这么快！”

温迪的对话完全顺着那蓝在网络上的意图，丝丝入扣。郭鑫年从不否认，魔盒是两人的共同想法，笑着说道：“当初我创业失败，骑行唐古拉山，一片漆黑，看不见希望。谢谢你陪我度过最困难的时光，还给了我这么棒的想法。”

“前面虽然漆黑，你心中充满光明。”温迪适时地夸奖，并非言不由衷，而是真心真意：“你的梦想就像一团火焰，照亮别人。你知道么，那段时间我也很不好，你昂扬向上的精神给我鼓励。我当时想，你这个家伙一文不名，连老婆都跑了，比我更糟，还可以放下一切去旅行，我为什么不能开心起来。”

“你为什么不开心？”郭鑫年听出了什么，难得地问道。

“哎，不说这些。”温迪借着那蓝的经历说话，言多必失，坐直身体，轻轻做了一个手势，“大愚，来。”

郭鑫年向温迪贴近，呼吸可闻。温迪切换了话题，触痛他最敏感的穴位：“大愚，我们是什么关系？”

这句话让郭鑫年心惊肉跳，她是什么意思？难道要自己表白？杨洋阳说我们是恋人关系，的确通过在网上聊天，两颗心连在一起，鼓足勇气说道：“那蓝，我每天都去刷你的微博，盼着你的消息。”

温迪被吓了一跳，如果我和郭鑫年见面之后，他还与那蓝在网上聊天，一定会露馅儿，急忙阻止郭鑫年：“大愚，我很担心。”

“担心什么？”

“知道为什么以前不见你吗？”

“为什么？”

“投资人和创业者不应该私下见面，你不介意，我却不行，高摩是一家很严格的公司。”温迪说道，“如果你想见我，最好直接给我电话，这是我的私人号码。”

看到郭鑫年答应，温迪问道：“我很担心，如果高摩投资迟迟不能下来，怎么办？”突然间温迪已经有了新的想法，这一次不能有失。她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试探着郭鑫年的反应。

“高摩什么时候才能投资？”郭鑫年关心则乱，立即追问。

“我们内部有复杂的流程，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何况内部还有分歧，关于赢利模式，大家还看不清楚。”温迪看过魔盒的财务报表，现金根本支撑不到三个月，或许吃完饭之后，可以再去酒吧坐坐，多喝一些，无论如何要抓住这个机会。

“这的确是问题，我必须考虑赢利模式。”郭鑫年陷入思索。

“赢利模式谈何容易？一旦收费，用户立即就会流失。”温迪稍显矛盾，赢利一直是她的建议。她否决了这个想法，直截了当地挑明：“你必须再进行一轮融资，度过这个时期。”

“还要融资？”郭鑫年没想过，再找林佳玲和苏药要钱，他开不了口。

郭鑫年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车库咖啡拥有百分之二十，杨洋阳和卢卡各有百分之十五，这些都在商业计划书中有详尽的介绍。温迪充分研究，对这些数字滚瓜烂熟，只要说服他拿出百分之十即可，这十分冒险，万一被看穿就糟糕了。她小心翼翼地提议：“我可以帮助你暂渡难关。”

“哦，有什么好办法？”郭鑫年立即有了兴趣。

“介绍一些投资人给你，他们不会占太多的股份。”温迪说到关键处，不动声色地观察郭鑫年。她投资龙邮，差点儿赔了男友又折钱，幸亏罗维厚道，资金全数返还。高摩投资魔盒大局已定，抢先取得股份，仍然大赚。问题已经提出，就不能给郭鑫年多想的机会，必须趁热打铁，对此，温迪不惜代价。

“好的，我正需要。”郭鑫年低头沉思一会儿，他盯着温迪看了半晌，说道：“那蓝，对讲机移植到手机上，既是你的想法，也是我的，我不想独吞。你就像父亲，我像母亲，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拿出百分之十的股份给你，用当初天使投资时的估值。”

“你叫我什么？”这个条件比温迪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条件还要好，她本来以为要费劲口舌，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做到，谁知道他这么痛快答应了！她心甘情愿地投入郭鑫年的怀抱，手指在他胸口划动：“大愚，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哦，Wendy，为什么？”郭鑫年对现在的状况极为满意，创业成功，又有心心相印的那蓝。

“你是个傻瓜，笨猪。”温迪轻轻说，她在玩儿一场危险的游戏，如今目的达到，放松下来。

郭鑫年瞪大眼睛看着她，温迪浑身不自在：“大愚，我不是那个意思。”

郭鑫年忽然开怀大笑：“哈哈，我还奇怪呢，你一直叫我笨猪，见面之后就不这么称呼了，我还以为，你不是你呢。”

“哼，笨猪，笨猪，大笨猪。”温迪握成拳头，向郭鑫年胸口砸去，两人在餐厅的安静角落百无禁忌，又笑又闹。温迪忽然想起来：“哎，知道吗？《中国合伙人》就要上映了，是讲新东方创业的故事，好评度极高，必须去看。”

“OK。”郭鑫年多次恳求与那蓝吃饭，总被拒绝，今天吃饭之后还能看电影，他欣喜异常。然后，他心中还是划过一道疑问，她是投资人，我是创业者，她为什么肯陪我吃饭，还要去看电影？

温迪做了手脚，这笔融资来自一家小型投资基金，她才是这个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几天之后，当郭鑫年向股东们提议再融资的时候，没人强烈反对。他从自己的股份中割出百分之十，不涉及股份稀释，对其他人的权益没有任何影响。温迪挑选的时机也很好，现金即将告罄，维持日常办公、研发和推广都急需新的资金。而且，这家基金用一百五十万获得百分之十的股份，车库咖啡用差不多的资金拿到了百分之二十，这让林佳玲和苏莳不好反对。

唯有杨洋阳提出异议，她想不通郭鑫年和那蓝那若有若无的恋情，总觉得不对劲，小声提醒：“大愚，我觉得那个那蓝非常奇怪，你要想清楚。”

“奇怪？”林佳玲问道，她对那蓝印象极佳。

“我再观察一阵儿。”杨洋阳没有细说，她只见过那蓝一次，不能随便下结论。

郭鑫年说服了创业同伴，这是他自己的股权转让，法律过程极其简单。一周之后，郭鑫年与温迪的基金签署协议，资金入账。杨洋阳和卢卡各持有百分之十五的股份，车库咖啡拥有百分之二十，温迪控制的基金取得百分之十，郭鑫年的股份压缩到百分之四十。以前，郭鑫年具有绝对的话语权，由于这次股份的转手，他丧失了绝对的控制权。他毫不担心，他与卢卡和杨洋阳亲密无间，林佳玲对他亦师亦友，“那蓝”的百分之十不能兴风作浪。

他没有料到，资本具备神奇的魔力，友情和爱情可以改变资本结构，资本也可以摧毁任何情感。

温迪的时间表非常精准，她的资金好像及时雨一般，在需要的时候到来，郭鑫年心怀感激，如果没有温迪的投资，还要费尽心思去融资。其实，此一时彼一时，魔盒已是崛起的新星，投资界的宠儿，温迪在最没有风险的时机，得到了最佳的投资机会。

54
投资会议上的求婚

少爷明白，小模特儿的事情过去了，他不能纠缠，这件事足以威胁家族。

没人追查真相，少爷却能猜到整个过程。菲菲为没有得到少爷答应的生日礼物而生气，只要床照在香港的杂志刊登出来，她立即声名远播。这种例子非常多，潘霜霜、郭美美、干露露都用过类似的方法，菲菲未必不会。也许更复杂，政敌通过那家杂志主动找到小模特儿，因此老钱才会下狠手。少爷后怕起来，他们的目标绝对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家族，最终指向老爷子。如果境外媒体刊登出自己的床照，必然造成巨大的影响，家族形象必然遭受重创。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整个家族被泼了粪，不得不退出现有地盘，甚至会被连根拔起。老钱做的一切都为家族。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少爷不会把菲菲带回家，不会被那蓝撞破，婚礼举办，晚上和她缠绵造人，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老爷子退下来之日，儿孙环绕，颐养天年，不理那些肮脏事情。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菲菲得到极光，不会一怒之下威胁家族，老钱不用出手，自己正在与她翻云覆雨。这一切都源自自己的浪荡，少爷想清楚这一切，独自去了银行，给菲菲父母汇了一笔款项，以前菲菲撒娇时就让他汇过，卡号仍在。

这不能弥补他们的伤心，却能让少爷心安一些。

汇款又招致老钱大发雷霆，他不允许少爷与这个叫作菲菲的小模特儿再有任何联系，必须彻底忘记这个人，想都不要想，即便有任何人问，也要毫不犹豫地说不认识。少爷强迫自己遗忘菲菲，全部精力都放在快讯上。经过这件事，他成长了，不再轻浮和冲动。自己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家族，从这个家族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也必须为这个家族承担责任，就像老钱一样。

家族给了我太多，我应该扪心自问，我该为家族做些什么？

少爷常失眠，深夜醒来，在寂静的房间里思索，杂乱无章的想法渐渐沉寂。嗯，我明白了，老钱说得对，家族积累了太多见不得光的财富，我不能触碰那些肮脏的生意，应该合理合法地为家族做事，将家族的财富洗得清清白白。想通之后，少爷不再失眠，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出门，九点上班。

路向东常常发来报表，每天都有几万部手机开通，快讯累积了近百万用户，他们大都愿意尝试新鲜功能，每天多则十几条，少则一两条。少爷计算着，每天都有几十万入账，而且收入飞速增长。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价值不可限量，少爷对着柱状图发呆，只有数据才能让他获得安慰。

得到这些数据之后，他亲自撰写邮件，将快讯的商业模式描述清晰，希望申请高摩的投资。仅仅一天，那蓝的邮件回来：我已经退出那个投资小组，请和温迪联系。那蓝的心湖却被这封邮件打破，她把魔盒当作自己的孩子，充满感情，投资却一波三折。温迪与罗维的合谋刚被挫败，少爷又发展出了新的商业模式。通过与运营商的合作，少爷的用户数激增，与魔盒不相上下。一条语音短信，少爷可以得到七角钱，他已经获得上千万的收入，这是郭鑫年想都不敢想的赢利模式。

郭鑫年播种，少爷收获，为什么会这样？

少爷转去联络温迪，他们很熟悉，那蓝还在大学的时候，少爷常常在寒暑假回国的时候去见那蓝。那个时候，那蓝和温迪还都是两枚小青杏，少爷带着他们去夜店，喝得东倒西歪，人都有这个阶段。说实话，要不是那蓝与温迪的关系特殊，冲温迪的身材样貌，少爷说不定也会喜欢上温迪的，他对温迪印象不错。对于少爷的项目邀约，温迪当然不会拒绝，一来那蓝都没有反对，自己何必替她拒绝？二来，少爷的产品和商业模式都不错，她也没有拒绝的理由。第三，高摩向魔盒的注资流程已经在走，少爷此时插进来，不能破坏既成结论，却会形成竞争，必须心中有数。

少爷还有一个请求，这次见面无论如何那蓝也要参加。温迪在向那蓝转达的过程中使用了技巧，她说，作为魔盒的投资人，必须了解市场和竞争，那么绝对不能忽略快讯。而且，这是在高摩的办公室，大家工作来往，谅少爷也玩儿不出什么花招，那蓝点头答应。

终于，在一个下午，少爷来到高摩。他穿着正式的黑色礼服，雪白的衬衫搭配鲜红的领结。他讲述着快讯，那蓝和温迪坐在对面，旁边是三名分析师。看得出来，他们都很震惊，排除龙邮之后，魔盒成为唯一的投资对象，审批到了最后的环节。温迪心惊肉跳，自己的一百五十万换取了魔盒百分之十的股份，这些钱正在被迅速烧掉。可是，少爷的商业模式摆在眼前，必将冲击魔盒。

那蓝很镇静，等少爷介绍完毕，轻轻问道："萧卷，我们能够为你做些什么？"

少爷喝口水，凝视着那蓝。他很少看见她职场的那一面，十几年前的小姑娘，大学时期可爱的小青杏，下班约会时的女神，这次是职场精英，拥有独立的思想和喜爱的事业。少爷希望自己的心灵空间将因为她的加入而成长。他从西服的内侧兜里摸索出一个红色的小盒子，握在手中："那蓝，你真的能够为我做一件事。我做了错事，你不见我，这三个月我哪儿也没去。我在思考未来，然后我做了这个产品。我想证明，我不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做出这个产品，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见到你。"

少爷站起来，绕到那蓝面前，突然跪下，轻轻打开小盒子。里面是一颗硕大的钻戒，他抓住那蓝细腻的手指，用目光征求她的意见："可以吗？"

众人才明白，少爷穿得这么正式，原来是为了求婚！就在此时，少爷的几名随从变戏法一般，取出各种鲜花、摄像机和彩纸，布置一新，会议室顿时成为鲜花的海洋。高摩沸腾了，办公室里求婚还是第一次。几名保安匆匆进来，大声阻止："这里是办公场合，不许摆放这些。"

会议室挤满高摩的同事，透明玻璃窗外里三层外五层，连彭祖武也进入会议室，好奇地看着那蓝和少爷。嘘声一片，不用少爷的随从出面，高摩的员工们抗议起来，办公室不能做很多事，但这是求婚！可以在任何地方，没有人能够阻止！

那蓝震惊，少爷打着创业的旗号约见自己，因为他的产品和商业模式，那蓝才答应见面，谁知道，他竟来求婚，答应还是拒绝？

人越来越多，保安局促地让在一边，少爷更加兴奋，走到人群中，说道："诸位，有人收到那蓝婚礼的请柬吗？"十几个人举起手来，包括温迪

和彭祖武。半年前，他们收到那蓝的婚礼请柬，旋即被通知取消，没有给出原因。少爷深深鞠躬，道歉："那是我的错，我们取消了婚礼。这是我的第二次求婚，当然，是向同一个人。这段时间，我暗无天日，后悔不已，我不说这些了。总之，我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产品上，不是指望能够赚多少钱，只是希望拿出产品，借着向那蓝演示的机会再次求婚。"

人群中爆发出掌声，有人知道少爷的底细，悄悄泄露出来，他的身世和学历都是登天之选，前台小秘书双手握在胸前，走出一步向那蓝请求："那姐姐，萧卷就像四阿哥一样，你是马尔泰若曦，嫁了吧。"

小秘书看多了古装剧，引出一阵笑声。跨国金融机构云集巨贾高官之后，部长和省长的少爷公主有好几位，却都被少爷的身份死死压住。少爷受到鼓励，回到那蓝身边，单膝跪地，诚恳地说道："那蓝，我这辈子只认你，无论生老病死，无论年轻还是渐渐衰老，无论富贵还是贫贱，我都愿意执子之手，白头偕老。"

更加猛烈的掌声掀翻了屋顶，办公室中闯进求婚者还是第一回，高摩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那蓝也手足无措，她一点儿也没有心理准备，她无助地看着温迪。

温迪从她眼神中看出了什么，附在她耳边轻轻问道："答应吗？"

那蓝惊慌地摇头，这种事情不能强求，少爷把自己置于无法选择的处境，逼着自己原谅。温迪看着跪地的少爷，再次确认："你确定？"

那蓝被少爷的意外之举打乱心思，只知道拼命摇头。温迪确认了那蓝的想法，走到百叶窗前，拉下窗帘，隔断会议室外面的观众，走到正中间宣布："萧卷，这是投资会议，不是《非诚勿扰》的牵手现场。各位同事，欢迎你们参与会议，但是请记住，你们不是亲友团。"

温迪走过去拉少爷，他却执拗地说道："那蓝不答应，我不起来。"

温迪极其冷静，指着三位分析师说道："你们听了快讯的介绍，意见是什么？"

会议室中挤入了好几十位高摩的员工，谁也没想到事情这样发展，纷纷坐下。分析师们结结巴巴，这个弯转得太快。一人慢吞吞地说道："快讯与运营商结盟，植入合约手机，不仅拥有近百万用户，还解决了最关键的赢利问题，有了上千万的现金流，随着用户数的增长，将爆发出惊人的潜力。"

少爷被阻止求婚，却很喜欢分析师的发言，半跪地面，带头鼓掌。其他两

名分析师各自表态，在快讯真金白银的收入面前，意见相似，一致支持。少爷满含笑意，看着那蓝：“亲爱的，你的意见？”

这句话在办公室里说出来真是肉麻极了，那蓝浑身别扭。她还在思考少爷的求婚的时候，话题转到投资，一时半会儿还没有组织起语言，慌张地回答：“我想想。”

温迪旁观者清，瞬间想清楚利益关联。魔盒如果被快讯推翻，自己的投资必然受到影响。如今，三名分析师纷纷表态，支持快讯，那蓝的情绪还在少爷求婚的震撼中，自己成为最后一道防火墙。温迪缓缓站起，走到少爷身边，问道：“萧卷，我对快讯印象深刻，我有个问题。”

“请讲。”少爷占了上风，求婚的事情却没有下落，看着旁边的摄影机发呆。他本想录下求婚情景，给老爷子看的。

“互联网的特点是什么？”温迪的问题抛出来，不仅少爷反应不过来，会议室中的几十人奔着求婚而来，思路也转不过来。

“很多。”少爷答不出来，判断不出温迪的意图，慌乱中说道。

“没错，很多。我知道互联网有一个与传统行业的极大不同，互联网是免费的世界。你向电信运营商支付了流量费用，使用App应该是免费的，收发信息也应该免费，不必支付任何费用。”温迪研究互联网多年，看过各行各业，在自己的投资受到威胁的时候，全力反击。她举起手机打开魔盒，说道：“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两个同样的产品摆在你的面前，快讯每条一元，魔盒免费。想想那些普通老百姓，被高昂的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食品水电煤气价格不断上涨，他们有多少闲钱用来发语音短信？”

温迪一段话惊醒梦中人，她找到了快讯的致命弱点。

“可是，我们已经有了上千万的收入。”少爷反驳，这些收入一个月就会结算一次，是真金白银。

“魔盒刚上线，他们是小公司，不能与中通电信这样的大企业达成联盟协议。只要高摩的资金进去，魔盒便会大爆发，手机用户将卸载快讯，装上魔盒！”温迪非常强硬，这是关键时刻，必须击垮快讯。

温迪阻止了少爷的气焰，为自己的想法兴奋，声音颤动：“魔盒将改变世界，用不了多久，短信和电话都将被魔盒替代。即便三大运营商也会在魔盒的冲击下颤抖，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稍纵即逝。”

温迪直击快讯商业模式的要害，如果没有入股魔盒，按照她八面玲珑的个

性，绝不会咄咄逼人。众人为她展现的未来折服，魔盒真的能够取代短信和电话服务？温迪关上投影机，面对少爷说：“不过，在高摩投资之前，快讯可以赚些快钱，我建议您抓紧时间，尽快回收投资。至于求婚，请允许我说几句。”

少爷看到了上千万的现金，并不相信温迪的判断，笑着回答：“事实胜于雄辩，走着瞧。”

温迪点头，指着保安说道：“保安大哥，请把这些花花草草都搬走。”

少爷看着被搬走的花篮，反驳：“哪条规定办公室不能求婚呢？”

“办公室里不允许谈恋爱，你说，可以允许求婚吗？”温迪不给少爷机会，走过去说道：“萧卷，你对那蓝一片真心，我们都看见了。但是你犯错在先，错误的性质我也不用说了。这才多久就想复合？那蓝需要缓缓，就是再给你一个机会，考验你。你倒好，演一出办公室求婚，想霸王硬上弓？让她下不了台？人受伤都会疼痛，结痂，然后再复苏。那蓝的伤口刚结痂，你就来这么一下。说好听的，你是爱那蓝，说难听的，你自私自利，完全不考虑她的感受。如果连她的感受都不在乎，有什么资格说爱她？”

温迪绕来绕去，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让少爷哭笑不得。温迪是那蓝的好友，在求复合的关键时刻，绝对得罪不起，少爷不得不低头：“温迪，我的诚心你也看见了，我该怎么办？”

温迪指着少爷手里的手机说道：“这是投资会议，快讯让我们耳目一新，非常精彩。我们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快讯会不会被互联网的免费产品替代？赢利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不过，我仍然要给你掌声，萧卷，你有伟大的想法，这么短时间内拿出产品，体现出你卓越的执行能力，我为你骄傲！”

温迪带头鼓掌，会议室中高摩的员工一起附和。她先打压再吹捧，说道：“但是，你得先起来，这样让那蓝很难堪。”

少爷看看那蓝，不敢造次，站起来，又扑通单腿跪地，众人一起哀叹。他坚持说道：“温迪说得对，我没有征得你同意就突然袭击，给你太大压力。我愿意等，哪怕等一辈子，哪怕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你，就是我的人生终极梦想！”

正在举杯喝水的前台小姑娘喷了一地，呛得鼻涕眼泪齐流，忍不住说：“四阿哥，您太逗了。”

温迪劝走少爷，回到会议室关上门，脸色严肃，对着投资小组说道：“竞

争对手已经逼上门来了，我建议立即加快内部审批流程，尽快完成投资。”

彭祖武没有离开，温迪刚才的那段话让他印象深刻，而且投资的几千万美元对高摩来讲微乎其微，他痛快地点头：“我同意。”

彭祖武发话，大局已定！

第八章
鲤鱼龙门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55
我从不勉强女儿！

那蓝爸爸心里压着千钧重负，诚惶诚恐，女儿拒绝了少爷的办公室求婚，婚事难以挽回。婚礼前出轨是硬伤，如果女儿轻易忍让，嫁过去只会是悲剧，只能如此了。他仔细观察了一段时间，女儿下班回家之后，钻进的自己房间。那蓝妈妈借送东西的时候进去刺探，她在网上和什么人聊着，嘴角挂满幸福的笑容，这说明什么？难道女儿遇到了其他人？

不管怎么样，要给老爷子一个交代。近十年来，没人拒绝过老爷子上门，那蓝肯定是第一个。那蓝爸爸笑了，女儿还是婴儿的时候，自己常替她擦屁股，如今她都快三十岁了，还要自己来给她“擦屁股！”

他来到红墙绿瓦的深宅大院。湖面荡漾，水波不兴，柳枝低垂，一名护士走出来，说道：“老人家正在午休，您再等等？还是下次再来？”那蓝爸爸品着特供茶叶，越来越不安，自己来了半个小时，老爷子明明就在，偏偏不出来！

“我等。”那蓝爸爸哪敢随便离开，这是老爷子的抗议和考验，如果自己走了，两家就算彻底断交。

半个小时左右，老爷子穿着睡袍从内庭出来，少爷妈妈也跟在身后，笑容亲切：“老那啊，好久不见，怎么没把小丫头带来？”

那蓝爸爸忽然明白，老爷子把自己晒了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因为那蓝没来，他不敢敷衍，诚心诚意说道：“这次就是和您商量一下那蓝和萧卷的事情。”

“萧卷犯的错，非常严重，我真想揍他一顿。”老爷子攥着拳头，他是真生气了。那蓝爸爸总不能和老爷子一起骂一顿，没法接话，只好沉默不语。

“可是呢，我真喜欢那蓝这孩子，萧卷也知道那蓝的珍贵。两人不小了，结了婚，赶紧生个孩子。萧卷这个混球敢再欺负那蓝吗？他敢！是不是这个道理？有我们给那蓝撑腰，还担心她吃亏吗？”少爷妈妈苦口婆心劝

着，以他们地位之高，能够这么良言相劝，的确不容易。

那蓝爸爸今天来见老爷子，没告诉那蓝，也没告诉老伴儿，沉声说道："萧卷与那蓝认识这么长时间，您两位又对那蓝这么好，这门婚事，我们求之不得。可是那蓝这孩子大了，我们也不能强迫她啊。"

"你们是父母，要对孩子负责，不能撒手不管，对不对？"少爷妈妈的口气有了哀求的味道。

那蓝爸爸咬咬牙，狠狠心拒绝："那蓝都快三十了，这种事情，还是听她自己的吧。"

老爷子听到这里，脸已经冷下来了，目光平视，说道："那司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这件事情，你自己要想清楚。"

称呼从"老那"转成"那司长"，已经见了外，口气极其严厉。那蓝爸爸明白后果，如果拒绝，自己的前途就算告吹，掂量许久，还是女儿的幸福更重要，看着老爷子说道："我想清楚了，我不勉强女儿！"

老爷子哼了一声站起来："送客！"

那蓝下班回家的时候，爸妈都不在家。这很反常，妈妈这个时候都在做饭做菜，爸爸应该在沙发上看报纸，家里热气腾腾，他们会不会去老城墙根儿下面散步了？那蓝又等了一会儿，给妈妈拨了电话："妈妈，你们在哪儿？"

电话里传出来妈妈惊慌的声音："大宝，你出去吃些，我们在外面。"

"怎么啦？"那蓝听出了异样。

"爸爸身体不舒服，我们在医院。"那蓝妈妈害怕女儿担心，并没有全讲。老伴儿昨晚睡眠好几次中断呼吸，有时长达一分钟，他今天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睡着了，鼻腔流血，去协和医院检查，血压高达一百八，正在办理入院手续。

"妈妈，我过去。"那蓝窒息，这是恐惧来临的前兆。

"别来，他有心事。"那蓝妈妈劝女儿，那蓝爸爸身体不好，事出有因。

"什么心事？"那蓝听出来妈妈的犹豫。

"萧卷的事情还能挽回吗？"那蓝妈妈十分挣扎，一边是女儿婚姻，一边是

丈夫仕途，如果与少爷结亲，丈夫肯定飞黄腾达，否则便是无底深渊。

“妈妈，发生了什么？”那蓝忽然明白，爸妈肯定有事情瞒着她。在那蓝心里，爸爸就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大山，永远高大挺拔，为自己撑起一片天空。可是，爸爸年纪大了，身子越来越衰老，这座山会不会崩塌？那蓝心中涌起难掩的悲哀。

56
那个拷贝在哪里？

密室之中只有蜡烛的幽暗光亮，一个U盘摆在供桌上。

老钱派人搜查了小模特儿的住宅，找到了录制视频的手机和存储视频的笔记本电脑。经过鉴定，视频文件曾经被拷贝过两次，时间就在她约见杨洋阳之前。老钱又派人搜查杨洋阳的居所，搜到了这个U盘。另外一个拷贝在哪里？死无对证。

小模特儿为什么把视频文件给杨洋阳？还好，这个U盘似乎没有被复制，老钱略为放心，他最害怕这份文件流入对头手中，那将足以威胁整个家族。老钱抬头看着佛龛，罪孽必须自己扛下来，不能告诉任何人，愿佛祖保佑。

老钱借着幽暗的烛光，仔细阅读杨洋阳的资料。她在一家名叫魔盒的小公司，开发了一款语音短信的应用。哦，老钱将一切都串联在一起，少爷的女朋友在投行工作，正在评估杨洋阳所在的创业公司，资料放在少爷家，小模特儿无意看见这份文件，觉得杨洋阳和自己身材相貌有相似之处，正好威胁少爷，而少爷受这个主意的启发，开发快讯，利用家族关系与运营商捆绑销售。

怎么堵上杨洋阳的嘴巴？诱之以利还是恐之以怖？或者像对待小模特儿那样，让她凭空消失？

卢卡离开车库咖啡，坐上地铁漫无目的地转了几圈，不知道过了多少站，走出地面，费了牛劲儿才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他从兜里取出一张纸条，按上面的电话号码拨出去。铃声落地，话筒那边传来一个落寞的男声，卢卡立即说道：“你好，请问是陈小树吗？”

对方声音低沉，毫无情感：“我是。你是？”

卢卡压紧话筒，确认四周无人，压低声音说道：“我是菲菲的朋友，有一样东西，她让我交给你。”

电话那边沉静了几秒，对方很机警地问道：“你是谁？”

卢卡看着电话亭四周，没有可疑的人，回答：“哦，我没有见过菲菲，也不认识她，是她朋友托付我的。”

“我在清华科技园，旁边有一个文津酒店，一楼有家魔豆咖啡。”对方疑虑不减，却极想和卢卡见面。

卢卡又钻进地铁，换乘好几次，回到中关村。电话中的男人和小模特儿是什么关系？既然是她的临终嘱托，就必须有人为她完成，卢卡抱定这样的信念。清华科技园聚集了很多实力雄厚的互联网公司，卢卡极其熟悉，他坐在魔豆咖啡馆的角落，发了一条短信：我到了，里面，黑色帽衫。

五分钟之后，一个小伙子腾腾走进咖啡馆，四处张望，然后快步走来。他戴着眼镜，下身牛仔裤，上身格子衬衣，典型的互联网工程师。他坐到卢卡对面，说道：“我是陈小树，菲菲给你什么了？”

卢卡双手揣在兜里，却不拿出U盘，问道：“你和菲菲是什么关系？”

陈小树冷笑一下，看看窗外，好像在平复自己的心情：“我？算什么？她的前任？”

卢卡掂量着，判断着。如果他真的是小模特儿的前任，那么这个U盘就应该给他，他试探着问道：“菲菲出事了，你知道吗？”

“车祸？不信！”陈小树摇头，露出痛苦的神情。

“不信？”卢卡心中惊讶。

陈小树似有难言之隐，内心挣扎，抬起头问：“菲菲托你给我什么？”

这是菲菲和另外一个男人疯狂做爱的视频，要把它交给她的前任吗？卢卡犹豫着：“把你和菲菲的关系告诉我，我才能把东西给你。”

陈小树看看四周，这里是咖啡厅的角落，没人可以听见他们的对话，深深呼吸之后，说道：“我们都是东北人，鞍山，知道吗？矿区，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记不清了，我们两家都是鞍钢的，街坊邻居。我们没出生的时候，我爸妈就认识她爸妈。我们小学就在一起，我比她大三岁，高三个年级。我上高中的时候，她在初中，都是鞍山三中，重点中学，那一片就我俩考上了。有一天晚上，他爸妈来我家，让我带着她去学校，说我学习好，不会把菲菲带坏了。我后来知道，菲菲从小就好看，社会上不少混混儿都在学校外面跟着，他爸妈害怕出事，托我照顾，你看。”

陈小树掏出钱包，取出一张折旧的照片，递到卢卡面前。照片上正是小模特儿菲菲，下巴圆滚滚，不像后来的锥子脸，其他地方一模一样。陈小树看来很难找到倾诉对象，卢卡是菲菲托付的人，应该值得信赖。他继续说下去："菲菲上初中的第一年，她没有自行车，就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搂着我去学校。老师有意见，说学校不许谈恋爱。我说，我俩没谈恋爱。老师说，那菲菲为什么在自行车上搂着你后背？我说，必须得搂着，要不摔下去怎么办？老师不和我们说了，见家长。她爸妈就买了一辆自行车，让菲菲跟着我。那些混混儿们骑着自行车跟着我们，吹口哨，七八个人。他们跟着，我不管，只要菲菲不跟他们走就行。有一次，我骑得快了，先拐弯，菲菲落后十几米，让他们拦在中间，把菲菲隔在拐角那边，他们约她出去玩。菲菲拼命喊我的名字，我答应过一定要带她回家。我冲了几次，都被三个混混儿拦住，我那时高三，还在长个儿，他们都比我高一头。其他几个混混儿拽着菲菲走了十几步，我知道他们去干啥，先打台球再去迪厅喝酒。我急了，从地上抓起两块砖头，双臂挥着就向前冲，可是他们人多，把我按在地上，踹我几脚，骑车走了。我从地上爬起来，不敢正面拦他们，骑着自行车偷偷跟着。他们打台球的时候，菲菲还在哭，两个混混儿看着，其他人打球。我先看了地形，鞍山不大，旁边有我一个同学家，我去过他家。我把自行车放在他家楼下，绕回台球厅，拿起两块砖头，突然冲出来，照着第一个混混儿头顶就是一下，血就跟瀑布一样淌下来，第二个混混儿吓傻了。我拉着菲菲向同学家跑，几个打台球的混混儿发现了，一起来追。我们跑啊跑，终于到了同学家，他刚下课肯定在家。"

陈小树说到这里，抬起下巴，苦笑着说："看这里，那次留下的伤疤，缝了八针。"

"你不是跑到同学家里了吗？"卢卡问道。

"同学是单亲，他妈妈那天值夜班，他下课之后直接找姥姥去了。"陈小树苦笑着，回忆和诉说对他是一种安慰。"从此我学会一个教训，我要是事先去他家看看，确认他在家，也不会有这个伤疤了。我被堵在楼梯里面揍了一顿，我死死拉着菲菲的手，心里踏实，她没有被带去打台球泡酒吧。那以后，我爸妈再也不让我带着菲菲上学了。我特别难过，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她。那天她穿了一件粉色的衣服，远远地在运动场向我招手，我跑下楼去。我们走到没人的地方，她踮起脚尖，轻轻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摆着两只胳膊跑了。可是，那个夏天，我考上北航来北京读书，来不及和菲菲谈恋爱。"

卢卡听到这里，取出U盘在手里，准备交给他。陈小树却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继续说："菲菲学习没有我那么好，也不太差。她太漂亮了，上高中之后，很多混混儿都找她，她学习受到影响。你不知道，她在初中成绩一

点儿不差。那时候，我们骑车回家之后一起做作业。她本来最不喜欢数学，可是那个学期，她的数学得了八十五分，当然也不是很高，但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得过五十分以上！”

卢卡点头，认可了陈小树的辅导成绩，说道：“的确，只要再给你两年，她肯定能考上好大学。”

陈小树也点头，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咖啡杯，里面好像有菲菲的影子：“她喜欢蹦蹦跳跳，唱歌跳舞，高中毕业去了艺校，在沈阳。第一个暑假，她没回鞍山，那时我大四，她来北京看我。我们去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天坛、七九八，很多地方。

“后来她艺校没毕业就来了北京，我那时刚进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负责产品测试，那些大公司无论是手机、平板、笔记本还是单反相机，产品上市的时候都会送到我这里来，我来做测试。

“菲菲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每天见面，半年之后，我们每周见面，一年之后，我们一个月才能见一次。她的样子也在变，圣诞节拿回一个包，元旦又有一个新的，情人节又有几个，很快买了一辆Mini，她说都是自己挣的。我不信，和她吵架，她让我别管。我知道她不容易，她有委屈，常常心情不好，这个时候就找我，去陪她，搂着她睡觉，她就会很安稳。可是，第二天，她就赶我走，要去上通告。”陈小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讳言他曾经和菲菲同居过。

“我看过她的手机，也查过她的微博，知道她和什么人搞在一起，我不能和别人共享一个女人。我生气极了，和菲菲吵了几次。她哭着问我，‘你能给我想要的生活吗？’我说，‘我在公司每月有两万多的收入，不够你生活吗？’菲菲说，‘你能在北京买房吗？房子都没有怎么过日子！’我们大吵一架，我和她分了，不理她，不接电话，不回短信。她害怕了，找我道歉，我不见她。我知道那个男人，我是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人家是什么地位？我一辈子也不如人家一天赚得多。可是我更爱菲菲，他凭什么抢走她？”陈小树泪水流满脸颊，压低声音，全身却被怒火和痛苦焚烧。

卢卡知道，那个男人就是少爷，自己手中U盘的男主角，问道：“后来怎么样了？”

陈小树翻看右手，掌心握着一个小小的U盘，说道：“后来，她出事儿了，在樱花街，车祸。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去那里，她从来都在东三环那边，来西边都是看我。她爸妈哭得昏天黑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菲菲？你从小学习好，菲菲要去北京，我们不拦着，就是因为你在北京，会保护她，我们才放心把菲菲交给你。菲菲初中的时候，你拼命保护菲菲，

这次为什么没有看着她？让她出事！'我跪在他们面前，'对不起，爸妈，她出事了，还有我，我照顾你们一辈子！'她爸妈更生气了，'女儿都没了，我们还要你照顾什么！'"

陈小树低头，泪水突然涌出，他抹了抹脸，顿了顿："她出事一周之后，我就收到了这个，她和那个男人在一起的录像。我不知道为什么，故意气我吗？她不会的，她是爱我的，虽然和别人上床。她预感会出事，才把这个寄给我。"

卢卡伸手去取U盘，陈小树却紧紧抓住，摇头："别看，真的，我不能给你看，太恶心了。"

卢卡把他手掌打开，也是一个U盘，他相信视频内容一模一样："她托我把这个给你。"

"哼，那些视频？"陈小树摇摇头："我不想看，每次看，都是在挖我的心。"

"还有一封信，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卢卡看过U盘里那份文件，那才是菲菲要转给陈小树的信息，他把U盘塞到陈小树手中。

好了，大功告成，菲菲托给杨洋阳的事情，我办完了。

57
吃亏还占是便宜？

郭鑫年的新恋情逃不出杨洋阳的眼睛，连卢卡也察觉出了异常。他下班再也不泡在车库咖啡，而是对着镜子抹抹头发，嘱托卢卡不要离开杨洋阳，守护她的安全，然后兴冲冲地出去。卢卡不知所以，却百分之百地执行，陪吃陪喝陪聊。

林佳玲很忙，她在帮助一家设计企业。这家公司是民营设计企业的领头羊，面对跨国设计公司抢滩中国，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内部矛盾重重。林佳玲言谈中总提到一个叫作方威的小伙子，身陷其中，林佳玲正在尽力帮助他摆脱困境。尽管如此，她仍然每周来车库咖啡，晚上吃烧烤。这个晚上，郭鑫年第一次缺席，连烧烤店老板都觉得异样："咦，今天怎么缺一位？"

"温迪。"杨洋阳只说出名字，林佳玲立即明白，魔盒拿到高摩投资指日可待，郭鑫年麻雀变凤凰，温迪这梧桐树上的凤凰立即变了态度。杨洋阳十分担心郭鑫年，贴近林佳玲问道："大愚口口声声说那蓝是北京人，家境

优越，可是我能听出她安康话的底子。”

“怎么会？她是标准的北京口音。”林佳玲对那蓝极有好感，她在大陆很久，能听出北京口音。

林佳玲绝不可能弄错，杨洋阳极为困惑，暂时放下口音这个疑点，说道：“按照郭鑫年所说，那蓝无论家庭、学历、职业和自身条件都很好，不该那么张扬，这是另一个不对的地方。”

这又与林佳玲的观察相反，刘海儿遮住那蓝娇美的容颜，质地优良却看不出品牌的套装，饰品画龙点睛，没有夸张和浮躁，她有难得一遇的品位。杨洋阳的聪明才智不在自己之下，又是网络情感专家，不该看走眼。林佳玲说道：“描述一下那蓝的样子。”

“一米六五左右，穿高跟鞋，显得很高，身材很好，肌肤雪白，今天驴包明天狗包。”杨洋阳描述温迪的样子，这不是她喜欢的类型，驴包是LV的简称，狗包是GUCCI，是她常常嘲笑的品牌。

“这是温迪，不是那蓝！”林佳玲换过名片，能够认出两人。

“大愚说，那蓝的英文名字是Wendy，在公司都这么称呼。”杨洋阳顿时明白，在这件事上，林佳玲更加可信。

“那蓝的英文名字是Diva，她是她，温迪是温迪，我有两个人的名片。”林佳玲想起投资协议，百分之十的股份到底给了谁，那蓝还是温迪？

杨洋阳更相信林佳玲的判断，打开魔盒，按下麦克风通知郭鑫年：“你在哪儿？有急事，赶快过来。”

郭鑫年往常总是很快发回消息，这次却例外，这让杨洋阳更加不安。这是周五的晚上，用脚跟想都知道他肯定和温迪泡在一起。现在已经不是投资人和创业者发展出恋情，温迪很可能欺瞒郭鑫年，拿走了魔盒百分之十的股份。这不完全是坏事，说明高摩肯定入股魔盒，杨洋阳有苦说不出，一旦揭露此事，高摩的投资肯定受到影响，这是没人能够忍受的打击。杨洋阳不太担心股份和投资，毕竟温迪只有百分之十，没有什么话语权。可是，温迪如此功利和聪明，郭鑫年被她死死捏住，这段充满悬疑的感情会怎样发展？而且，能够阻止郭鑫年和温迪的发展吗？我有这样的资格和义务吗？但是，我至少要告诉他真相。

林佳玲举起酒杯抿了一口，问道：“温迪适合鑫年吗？”

杨洋阳的右手向下压到膝盖，说道：“这要从配偶价值说起，郭鑫年以前

的配偶价值这么低，”又将手高高举起到肩膀，“现在得到高摩投资，这么高。”左手放下酒杯，向中间一横：“这是温迪的配偶价值，本来比鑫年高出一截，现在又差一些。面对这种落差，如果前后一致，我会尊敬，如果态度巨变，我会鄙视。温迪属于后面一种。”

卢卡没听明白，问道：“不懂，不懂。”

“比如你，得到高摩投资，配偶价值提升，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无论经历什么，情感总不会变。”杨洋阳笑着解释，恋人之间应该能经历各种挫折和成败，温迪太功利了，卢卡却一如既往。

卢卡摇头表示不明白。杨洋阳叹气一声，卢卡和郭鑫年是榆木脑袋，脑筋都搭错了，说道：“我的意思是，如果温迪和郭鑫年只是鸳鸯一场，我也没有什么话说，但要以结婚为目标，我认为那是扯淡。”

卢卡振振有词地反驳道：“你逻辑不通，鑫年的情况和我不一样，他得到投资，伴侣价值提高，温迪却没有变化，是吧？”

杨洋阳确认道：“是啊。”

“我也是魔盒股东，伴侣价值也提高了，对你的态度没有变化。所以，你判断我更加可靠和安全，这是你的逻辑吗？”卢卡不管杨洋阳是在夸他，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这是典型的工程师性格。

是的，杨洋阳的高情商体现在，她可以站在理性和感性两个角度思考，她切换到纯理性模式，与卢卡说话。

“你没有考虑一个变量，你也是股东，我们的伴侣价值一起提高，和温迪的情况不一样。”卢卡非常认真地探讨问题，此时他已经站在理论的高度。

杨洋阳哪肯被卢卡说服？嘻嘻笑着说：“其实，你没有想清楚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因为男女不同。”

卢卡和杨洋阳总这样，这就是他们谈恋爱的过程，或许智商高的人恋爱的方式都不同。林佳玲放下担心，有杨洋阳这样的朋友，郭鑫年在情感上不会吃亏，问道：“既然这样，你会不会提醒你的好朋友？”

“温迪样子和身材都不错，愿意倒贴，大愚不吃亏，我为什么提醒？”杨洋阳哈哈一笑，继续说道：“不过，如果有人要骗大愚，我可不能袖手旁观。”

林佳玲也笑了，是啊，自己或许不喜欢温迪，却不需要因此干扰郭鑫年的恋情，而且魔盒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了温迪的投资，也算不上吃了大亏。

用卢卡的话来总结，更能反映出男人的心理：“大愚得了钱又得了人，天上掉馅饼吗？”

说完，卢卡就后悔了，他尖叫一声站起来，撸起袖子，胳膊已经被杨洋阳掐出了血印。这种话绝不能原谅，杨洋阳站起来，笑着对林佳玲说：“有这种心事的男人，不是贱就是矫情，我们走。”

恋人之间就要磨合，谁都有毛病，必须磨掉，杨洋阳眼睛里不揉沙子，心里已经算准，一周内绝不搭理卢卡，必须让他痛不欲生。

此时，郭鑫年不但不吃亏，反而占着便宜。

连郭鑫年都搞不清楚，看电影算不算私下交往，或许，这是创业的电影，应该不完全算私事。他们饭后还一起在酒吧里分享俞敏洪创业的经验，包括团队、赢利、危机管理、上市和投资。

“大愚，跳一曲。”温迪自然而然地拉着郭鑫年离开座位，他们看电影之后频繁见面，拉手还是第一次，无论姿态和神情，温迪都显得十分从容，如果别人指责，反倒显得小家子气了。舞池中人挤人，音乐震天撼地，两人越靠越近，温迪舞姿曼妙，郭鑫年常常奇怪，这些动作起源自哪里？分明是各种挑逗。不过，他却心满意足，生活就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他喜欢。

一曲结束，温迪拉着郭鑫年钻出人群：“去看看风景。”

这是一处闹市中的酒吧，他们坐电梯来到六十五层，这里另有天地。他们沿着弯弯弯曲曲的走廊来到大落地窗前，脚下是长安街的车水马龙。温迪点燃一支烟，说道：“我喜欢静静地待在这里。”

郭鑫年立即说道：“这就是北京，高不可攀，我们现在却把它踩在脚下，将它征服。”

温迪的话本有深意，却被郭鑫年乱七八糟地打断，等他说完，才说道：“可是，我感到很孤单，一个人在北京，各种压力和烦恼，没有人倾诉。”

“怎么会？”郭鑫年还是不明白，温迪在顶级的投行，又长得这么好看，哪会有烦恼和压力？

温迪终于引到正题，叹气一声：“别人看来或许是那样，了解我的人从来

不会那么说。我是个女人，不总是那么坚强。”郭鑫年不知所措，温迪抬头看着他，呼吸可闻，轻声问道：“你懂吗？”

铃声叮咚响起来，这是魔盒的声音，郭鑫年顾不得接。他明白了温迪话中之意，她柔软的嘴唇就在五厘米之处，轻轻说道：“我懂。”

温迪笑笑：“要不要先接电话？”

郭鑫年将手机放在桌面，说道：“我们常常抓紧细沙，忽略真正重要的大石块。”

“呃，什么是细沙，什么是重要的石块？”温迪明白，却要他亲口讲出来。

“接听电话是琐事，生活不该为这些事情围绕。”郭鑫年扬扬自得，如果他接了电话就会知道，不是所有的电话都是琐事。

温迪挑逗地问道：“我呢？”

郭鑫年心中有一丝不安，她的确有轻微的陕西口音，与那蓝的北京口音并不一样，是怎么回事？花瓶小姐郁郁寡欢的样子出现在脑海之中，郭鑫年摇头却甩不脱，眼前好像有一道迷雾，看不清楚，忽然想出一个主意，问道：“温迪，知道魔盒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好听又好玩的名字，肯定不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温迪笑着说道。

郭鑫年紧张地问道：“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吗？”

“记得那天晚上骑行唐古拉山口吗？我吓得要死，魔盒就是这样诞生出来的，你忘记了吗？”温迪紧紧看着郭鑫年，带着不满的情绪，迅速岔开话题：“快回答我的问题，我属于什么？细沙还是石块？”

郭鑫年心中石头落地，笑着说：“当然属于重要又紧急。”

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温迪按灭香烟，说道：”大愚，你是香港人，可能对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了解一些，却不了解我经历的过去。我虽然是北京人，却在陕西南部长大，那边有个城市叫作安康，知道吗？”

安康位于汉江上游，秦岭南麓，南屏大巴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郭鑫年朗朗说道：“秦末天下大乱，西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分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中王，就在安康旁边的汉中。刘邦一统天下，便以汉为国号，称汉朝，我们是汉人，就是因为你们汉中和安康。”

温迪点头，诉说自己的身世：“我自幼丧父，妈妈改嫁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我比弟弟大不少。我还记得，他们一家三口在屋里，我却在冰冷的院子里洗弟弟的衣服，脸冻得通红，双手冻得雪白。我恨这个家，我甚至恨我的妈妈。”

郭鑫年拖过温迪的右手，细腻柔软，没有了经历风霜的粗糙，时间过去很久，她脱胎换骨。温迪的手没有缩回来，而是紧紧抓住郭鑫年说道：“逃离这个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我努力用功，夏天在山上打石子卖钱，我带着书，在山边没风的地方看一会儿。冬天我洗完碗，就坐在院子里借着灯光看完书再回去。我从书里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我只有一个想法，逃出这个地方，这个家。”

郭鑫年并不知道十几年前偏僻的安康的样子，他尽力想象，冬天大风刺骨，一个衣着单薄的小女孩双手浸在冰冷的水中，洗完碗再去洗衣服。温迪身体紧紧靠近郭鑫年：“终于，我考上了人大，能想象那有多么了不起吗？可是，他不同意我来北京，家里不愿意出这笔钱，他们想让我带弟弟。妈妈一直顺着他，唯独在这件事情上绝不让步，她拿出农村人的办法，一哭二闹三上吊，让弟弟推着轮椅闹到他的单位，痛诉他不让我读书，毁尽了他的面子。妈妈又拿出所有的积蓄，为我买了火车票，拖着残废的身子，把我推上火车。”

温迪眼睛湿润：“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世上只有妈妈是最好的。她转过头来，双眼含泪。我告诉自己，我要努力加油，把妈妈接来北京，让她过上最好的日子。”

郭鑫年终于走入她真实柔弱的内心世界，他紧紧搂着温迪的蛮腰，用嘴唇将她封锁，漫长而又香艳的一吻。温迪被吻得几乎窒息，推开郭鑫年，顺手拍出一个耳光：“你干吗？”

郭鑫年沸腾的热血被耳光打蒙，疑惑又害羞地说道：“对不起，我情不自禁。”

他一脸尴尬。温迪再次钻进他怀抱，她深知欲擒故纵的道理，轻轻说道：“等等，我觉得很奇怪。”

“什么？”郭鑫年沉浸在香吻和酒精之间，晕晕乎乎。

“你可能搞错人了。”温迪精心挑选着时机，消除潜在的威胁。一吻之后，任何男人都会欲火焚身，哪儿还顾得上真相？

“什么？”郭鑫年机警起来。

“那蓝是我的同事，你好像搞混了。”温迪抓紧机会，这是最好的时机。

郭鑫年第一次见到的是温迪，如果在网上想出对讲机的也是她，都和那个花瓶小姐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顺理成章，只是拿错名片造成的误会，郭鑫年当然不介意。可是又有什么不对，郭鑫年还在辨别的时候，温迪道歉：“怪我，第一次我拿错了名片，那蓝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同事。”

“可是，我叫你那蓝的时候，你告诉我，你的英文名字是Wendy。”郭鑫年的大脑中还有怀疑。

“我叫Wendy啊，你叫我那蓝，我当然告诉你，我是温迪。”温迪强调着，不知道郭鑫年会不会相信。

“为什么以前约你，你从来不出来？”郭鑫年虽然呆滞，却也感受得到温迪前后态度的变化。

温迪睁大眼睛，夸张地叫起来：“大愚，你在想什么？我因为你创业成功，才和你在一起吗？”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是投资人，你是创业者，当然不能谈恋爱。”

“现在，可以了吗？”郭鑫年把所有的事情都理顺，不再犹豫。

“为什么送我减肥茶？”温迪拉着郭鑫年回到酒吧，来到舞池中央，贴在他耳边问道，“减肥茶那时是一次羞辱，现在回忆起来很甜蜜。”

“因为，你有点儿……总之我的错。”郭鑫年知道了自己的二，说不出口，温迪确实不算胖。

“哼，我有点儿胖？必须给我一个说法，你看。”温迪轻提内衣，露出一截小蛮腰，又细又精致。

“不胖。”郭鑫年舔舔舌头。

“还有这里，胖吗？”温迪的裙子开着很高的衩，露出修长的玉腿，“这里，有没有赘肉？”

郭鑫年摸摸，结实细腻，立即被温迪推开手掌，她娇笑着：“你干吗，摸人家腿。”

欲拒还迎，郭鑫年晕头转向，说道：“确实不胖。”

“你为什么当着那么多人给我减肥茶，羞辱人家，气死我了。”温迪不依不饶，贴近郭鑫年的怀抱。

“你确实有点儿丰满。”郭鑫年口不择言，嘴像鸭子一般硬。

舞池中很暗，音乐声音极大，温迪贴近郭鑫年，目光中涌出万般柔情蜜意：“哼，还是嫌我胖！”

温迪的确一点儿都不胖，而是身材拿捏到位。这件事的确是郭鑫年错了，他在舞池中与温迪贴得极近，无比滑腻，浴火焚身，话已经说不完整：“不胖，正好。”

“既然错了，该怎么办？”温迪就等着这句话。

“都听你的。”郭鑫年只好服输。

“要罚你每天请我吃饭，每天陪我聊天。”温迪达到目的，含蓄起来，更深地投入郭鑫年怀抱之中，用行动做了明确的回答。温迪失去了罗维和投资机会，现在她抓住了郭鑫年，绕开了前进的障碍和险滩，朝着目标疾驰。但是，此时此刻，她在郭鑫年的怀抱中想起了罗维，她曾经的未婚夫。三年前，如果我接受了他的求婚，应该已经把妈妈接到身边，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我把他拉上创业的轨道，他却把我在最后一刻推出火坑，自己忍受一切。罗维，知道吗？我有多思念你，放不下你？可是，你为什么追求那蓝？

58
挫折是人生旅程中最美妙的事情之一

深夜，罗维没有回家。

在IBM的成功冲昏了他的头脑，没有得到高摩的投资，是巨大的挫败。投资人不只高摩一家，还有其他途径，根本的问题是，自己的产品和想法正确吗？是否错了，在错误的方向上奔驰？他打开手机，魔盒的界面简洁，极为易用，他录了一段话：你好，罗维，你终于尝到失败的滋味了，感觉好吗？他打开扬声器，让声音放出来，他再点击魔盒的评论，看看使用者的留言，大多数是夸奖。他仔细浏览，一条也不放过，魔盒替代短信，免费又方便，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杀手级应用。他再打开自己的龙邮，乱七八糟的功能堆积在一起，好像没有灵魂，他恍然惊觉，自己都不爱用龙邮，反而每天使用魔盒。

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街头，如果拿不到投资，照眼前的烧钱速度，支持不了多久。问题的根源在于，龙邮仍然模仿传统的产品，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创意。郭鑫年要终结个人电脑时代，我却亦步亦趋跟随，怎么可能超过他？罗维走到烟摊前，买了一包中南海，找个半高的台阶，提裤子坐上去，解开领口，放松领带，点燃一支烟，向空中喷出。

数米之前，街边烧烤灯火阑珊，几名刚下班的农民工笑闹着冲过来，排队去买烤串。小贩左手拎起康师傅冰红茶的瓶子，里面装着黄乎乎的液体，向铁板上一浇，冒起青烟，将几串羊肉向上一放，吱吱啦啦地腾起烟雾，香味向空中激射。

罗维摸出电话，拨通温迪的号码，响铃几声，她温暖的声音传来：“罗维？”

“嗯，你在哪儿？”罗维曾经抽过烟，戒掉了。

“我在外面，什么事？”温迪看一眼郭鑫年，他今天喝了不少。

罗维听见音乐声音，问道：“我们之间算结束了吗？”

“你去追那蓝，又算怎么回事？”温迪下定决心，摆脱罗维。

“我解释过，你不是不知道。”在人生的低俗中，罗维心里全是温迪，而不是那蓝，他残存一线希望，指望温迪来到身边，陪伴他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没什么好解释的。”温迪走到更安静的角落，捂着另一只耳朵。

“我挺难受的，能过来说说话吗？”罗维用恳求的语气，远处的小贩和农民工们向这里频频看来。

“明天上午可以吗？”温迪看看远处的郭鑫年，对罗维，她狠不下心来。

“好的，玩得开心。”罗维保持风度地挂了电话，看看手表，此时是凌晨一点，温迪还在外面。他扔掉烟头，又忍不住拨出号码：“你在哪里？”

“我在外面。”

“和谁？”

“罗维，我们回不去了。”温迪抑制不住泪水，冲入卫生间，放声痛哭。

“能回得去吗？”罗维喃喃，他自己也迷惑了。他眼下骑虎难下，现金流正在燃烧，他必须尽快找到投资人。

“我好后悔，不该鼓动你创业，现在又让你独自承担一切。”温迪的心碎成两半，她想冲到罗维身边，陪他一起痛哭，可是那又怎样？两个失败者互舔伤口吗？她将资金又投给了魔盒，投资绑架了感情。

“我是男人，这是应该的。”罗维豁然清醒，挂了电话，将烟头狠狠扔在地上。他一向自视甚高，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罗维，你就是一团烂泥，扶不上墙，充什么门面？”

“兄弟，你怎么了？”一个农民工走上前来，手里拎着几个羊肉串。

“没事，小事。”罗维彻底被打倒，还不如这几个农民工快乐。

农民工走到一边，各自拎了一瓶啤酒，吃喝起来。罗维指指那羊肉串，“那是地沟油，这是猫肉，那啤酒是六毛钱批来的假酒。”

小贩用小铲一拍烧烤架：“哥们儿，你什么意思？”

罗维掏出钱包，拿出一百块钱来：“来，哥们儿，把你那脏串和假酒都给我拿来。”

“不行，肉串都给你了，我们吃啥？”一名农民工抗议道。

“我吃不完，一起来。”罗维挽起袖子，挤到农民工之间，抓起烤好的肉串，向嘴里送去。

烧烤小贩笑起来，一串肉串递过去：“看你这人也有意思，开着这么好的车，吃这个，给。”

“你们自由自在，我每个月背着几十万的开支，这个月卖了房子，或许下个月就得把这车卖了。”罗维坐在台阶上，西服搭在胳膊上，啤酒和烤肉的油汁滴滴答答地掉落下来。

一名农民工好心帮他移开西服：“伙计，你这西服挺贵吧？好几百块吧，别弄脏了。”

罗维袖口往嘴上一抹，他名校毕业进入IBM，一路顺风，就像在天上走，脚步根本不落地，今天彻底跌落尘埃，这西服和汽车就是撑着他在天上行走的道具，才飘飘然不知所以。他哈哈笑起来：“都是身外之物，我什么都想抓，就什么都得不到。从今往后，我罗维再也不人五人六地装了。”

罗维将羊肉串和啤酒分给农民工，西服垫在屁股底下，挫折并非都是坏事。罗维家境不错，有八旗遗风，方方面面都有涉猎，处处分散精力，主业反而荒废了。不像外地来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憋足劲儿，一心一意，常常能够有所成就。罗维遇到挫折，痛定思痛，反而沉下心来。有人遇到挫折就退了，而对另外一些人，挫折就是磨炼，千锤百炼才有锋芒。

罗维放下啤酒，心中透亮。创业者的归宿有三条路，第一条路靠自身发展，用盈利研发新产品，不断积累发展壮大，这是传统的方式，以战养战，扎实却缓慢，在新兴的移动互联网行业不适合，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必须不停开发新的产品，推向市场，不等赚钱就开始下一个，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第二条路便是上市融资，这难于上青天，尤其A股停止扩容，去海外上市遥不可及。所以，大多数创新型企业的结局都是第三条路，被收购，这是罗维面前唯一的道路。

公司每天都在烧钱，如果没有投资，就必须卖出去。

技术突飞猛进，移动互联网时代突然间来临，传统互联网的巨头措手不及，它们甚至连一张移动互联网的船票都没有。这种恐惧感令它们饥渴求生，继续抓住救生圈，汲取创新能力，收购成为必然选择。罗维在接触高摩的同时，也和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投资部门接触。可是，这种并购意味着更低的估值，创业者很难拿到现金，只能获得数年才能解套的股票，被并购之后重新打工，朝九晚五。创业就为时间和财务自由，再成为打工者有什么意义？温迪也坚决反对，罗维简单接洽，只为与高摩讨价还价的筹码，内心骄傲地拒绝了它们的并购可能。

如今，失去高摩的投资机会，罗维在最艰难的时候，又用现金购买了温迪的全部股份，资金更缺，就必须将公司尽快卖出去。奔狼、电猫国际和企鹅技术这三家互联网巨头统治着中国互联网行业。奔狼靠搜索起家，电猫国际的核心业务是电商，企鹅技术凭借即时聊天软件，业务包罗万象。它们各自都有投资基金，对创业公司展开轰炸式投资，卖给它们是不错的出路，只是，罗维已经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必须尽快出手，罗维坐在路边，无尽的烦恼和痛苦涌上心头，心事可与谁来说？他挥手打了一辆出租车，说道：“马连道。”

深夜一路畅通，罗维跳下出租车，在昏暗的路灯下，坐在一家小吃店内，对面就是那蓝所住的小区。他点了卤鸡翅，又要了一盘炒扁食和啤酒，总共十八元钱，这是他通常一顿晚餐的十分之一，吃完却觉得说不出的舒坦。他打开手机，给那蓝发了一条短信：休息了吗？

那蓝的消息很快回来：没，正在找睡觉的姿势。

罗维模仿着那蓝的口气回过去：我在你楼下，你家对面的小吃店很不错的。

那蓝惊讶地坐起来：我家楼下？

罗维敲出一个笑脸：没关系，别出来，外面挺凉的，我就是想待在一个地方，找到脚踏实地的感觉。

那蓝问道：什么意思？

罗维创业跌到谷底，赔了夫人又折兵：我被冲昏头脑了，太自以为是，这一跤摔得好。

那蓝明天要体检，现在是凌晨，如果出去，一定影响体检结果。她披衣而起，打开电灯，趴在窗口向下看，金黄的路灯下，唯有那家小餐馆还在营业。她得知罗维与温迪串通图谋高摩的投资，十分厌恶。如今，他偷鸡不成蚀把米，那蓝又有些许同情。她穿上厚厚的大衣，不施粉黛，清汤挂面一般，听见父母轻微的鼾声，拉开大门向楼下走去。冷风袭来，她裹紧大衣，推开店门，罗维的西服不知道扔到哪里，衬衣卷到胳膊肘，举着啤酒正在向肚里灌。她坐在罗维对面，一句话也不说，从下向上看着他。

“来了。”罗维屁股不动，继续吃喝。

“罗维，别消沉。”看着罗维那落魄的样子，那蓝有点儿担心，她有点儿烂好人，自己都拿自己没办法。

“没关系，我认栽，创业失败就回IBM，和我以前的老大聊过，他双手欢迎我回归。”罗维这几天密集接触各种人，给自己找到了出路。

“罗维，不要，有时候不逼自己一下，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就像你给我一百斤砖，可能我拎不动，但给我一百斤钞票，我不光拎得动，还能跑！”那蓝看出了罗维的潜力，也看出了他的缺点，他从来没有逼过自己。

“哈哈，您这是什么比喻？我给你一百斤钢镚儿呢？” 罗维哈哈笑着，分不清喜怒哀乐，“我想清楚了，彻底轻松，感谢这段经历，挫折让我认清自己，知道我是谁，毛病是什么。”

“打算怎么办？”

“把公司卖出去。”

“有并购对象了吗？”

“有了，企鹅技术成立了一家共赢基金，正在物色并购对象，正在谈。”罗维本来没指望见到那蓝，看见她毫不犹豫地披衣赴约，不施粉黛，清雅秀美，与温迪的所作所为对照，不禁心生感慨。但是，经此一事，不管温迪怎样，他都明白，自己放不下的人是温迪。

“其实，企鹅技术是不错的公司。”那蓝一心一意为他出谋划策。

“是啊，可是我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

“我的创业梦想。”

“哦。”那蓝应了一声，罗维的出路的确不少，回IBM或者被大公司收购，重新成为打工者，这是十分困难的决定。这一次，罗维交足了学费，彻底清醒，他诚恳地看着那蓝：“说说，为什么不是我，我为什么失败？”

“真的想听吗？”那蓝不想刺激罗维，他尝够了失败的滋味。

“想听。”罗维有些喝多，外表看起来很清醒，这迷惑了那蓝。

“那个创业者，郭鑫年，各个方面都不如你。”那蓝认真地回答。

罗维放声大笑，笑落了几滴泪水：“你要是几天前说，我一定相信。今天我不信，他即将拿到高摩的投资，鲤鱼跃龙门，成为人人羡慕的互联网精英，我怎么比得上！”

“真的，他不聪明，甚至很笨。”那蓝想起郭鑫年，哼了一声，现在还分不清我和温迪的笨蛋。

“他比我笨，为什么打败了我？”罗维没有接触过郭鑫年，完全不信。

“他的专注和坚持，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一点上，你追逐了太多的东西。”那蓝说出了自己的观察。

“我明白，比如说，我的智商是二百五，他的智商是一百，我同时做了三件事，每件事的智商就是八十几，对不对？”罗维喷着酒气。

那蓝被他愣愣的语气逗乐：“你的智商肯定不止二百五。”

“那是多少？”

“哈哈，我不知道。”那蓝抬头看着天空，她真心为罗维惋惜。

罗维突然神色凝重起来，认真地看着那蓝：“知道吗？我的切肤之痛不是失去高摩的投资，而是失去温迪。我们曾经热恋，打算结婚，却走上创业这条路。投资与她相比，是萤火虫与日月的区别。”

那蓝之前一直怀疑罗维在追求自己，现在听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请我参加英国大使馆晚宴，还去看《妈妈咪呀》？”

罗维点头：“温迪也这么怀疑，恨我背叛她，与你走得太近。你是投资人，你必须点头，高摩才能投资，我不应该跟你建立很好的私人关系吗？”罗维其实对那蓝极有好感，也真的动过追求那蓝的念头，但是，温迪要离开的那一刻，他明白自己的心里只有温迪一人。

那蓝还是分辨不清他的动机，却不打算追问，继续问道：“那么，你有什么打算？”

“先把公司卖出去吧。”罗维放下酒瓶，打开手机放在面前，展现出魔盒界面，说道：“看着魔盒，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唯有做减法，聚焦核心需求，产品才能做到至简和极致。产品是这样，人生也是如此。”

那蓝也打开手机，欣赏着魔盒的简洁之美，赞同罗维：“的确，苹果每年只发布一款手机，乔布斯为了测试iPhone是否耐用，故意把手机和钥匙放在裤兜里，看看屏幕上有没有划痕，公司从研发到生产到测试，都专注一个产品，才能做出伟大的艺术品，而非快餐一样的工业品。”

罗维看着那蓝的手机，魔盒的朋友列表中人很少，郭鑫年排在第一个。他抓起手机，按下麦克风，说道：“你好，我是罗维，正在和那蓝约会，恭喜你拿到了高摩的投资。但这只是开始，我不会认输！”

那蓝没有想到罗维竟然用起来魔盒？抢过来一看，正是郭鑫年！语音已经发出。糟糕，郭鑫年会怎么想，这个罗维！无意还是故意？正在那蓝惊慌失措的时候，罗维招手唤来服务员：“埋单。”

罗维晃晃悠悠站起来，向那蓝说道：“我后悔的不是没有拿到投资，而是错过了温迪，请你告诉她。”

“嗯，你还可以挽回。”那蓝还在生气，看着罗维。

“我们分开了。”罗维坦然说道，目光清澈，完全看不见失败的影子。

“罗维，我有一段话送给你。”那蓝不喜欢罗维的某些做法，却不否定这个

人，他只是太像孩子，过往的成功让他尾巴翘上了天。她轻轻说道：“一个男人，应该临危而不惧，途穷而志存；苦难能自立，责任揽自身；怨恨能德报，美丑辨分明；名利甘居后，为理愿驰骋；仁厚纳知己，开明扩胸襟；当机能立断，遇乱能慎行；忍辱能负重，坚忍能守恒；临弱可落泪，对恶敢拼争；功高不自傲，事后常反省；举止终如一，立言必有行。”

罗维正在危难之中，无论情感还是事业都遭受毁灭的打击。他听到这段话，心中一动，从兜里掏出笔，一字一句将这段话记录在笔记本上，抬起头说道：“那蓝，这是我最低谷的时刻，事业和感情都没有了，我只靠这点儿心力在支撑。记下这段话，我明白了，临危而不惧，途穷而志存；苦难能自立，责任揽自身！”

这段话如一股清流，滋润着罗维饱受挫折的心灵。几天之后，他就收到那蓝邮寄的条幅，她亲笔用魏碑将这段话写了出来。罗维将这段话拍下来，放在自己微博的首页，每天都会看一眼。人和人不一样，有人失败之后自怨自艾，有人舔舔伤口，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奋进，罗维属于后一种。多年之后，他发现，这次挫折是他人生旅程中最美妙的事情之一。成功让人自满，失败让人成长，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美妙礼物。

59
爱对人，上错床

郭鑫年头痛欲裂，这是哪里？柔软的床，伸手去摸，触手是弹性十足的肌肤。他触电一般缩回，揉揉眼睛坐起来，辨认出来鲜活雪白的温迪，神奇弯曲地蜷缩在大床上，对面是一台液晶电视机，右侧是大大的落地窗，酒店！怎么搞的？他连忙整理衣物，坐在床上发呆了十几分钟，打开手机，正好听见魔盒里杨洋阳的留言，吃了一惊：那蓝不是温迪！他躲进卫生间，拨通电话，晕头晕脑地问道：“找我什么事？”

“你在哪儿？”杨洋阳有了一丝预感，郭鑫年整晚都和温迪在一起。

“酒店。”郭鑫年和杨洋阳无话不说，坦白相告。

“她也在？”杨洋阳明白，他肯定不会无缘无故住进酒店。

“在。”郭鑫年想起玉体横陈的温迪，忍不住干咳几下。

“你们俩太快了吧？”杨洋阳惊呼出来，她可以肯定，郭鑫年爱的是那蓝，却和温迪上了床。

“我什么都不知道，一会儿再说。”郭鑫年糊涂了，刚才发生了什么？酒后

和温迪抱在一起！他挂了电话。魔盒中还有一条留言，来自那蓝，他打开魔盒放在耳边倾听，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好，我是罗维，正在和那蓝约会，恭喜你拿到了高摩的投资。但这只是开始，我不会认输！

疯了！罗维在和那蓝约会！可是，那蓝明明爱我？我为什么和温迪上了床？

郭鑫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头痛欲裂，摸出卫生间，想上床睡觉，看看温迪的胴体，不太合适。爬进沙发之中，盖上毯子，翻来覆去难以入睡。那蓝是温迪的同事？我用的是她的名片上的邮箱地址，所以我应该请那蓝找《冰岛攻略》，她问我去哪里旅游，我说敦煌和西藏，怎么变成了温迪？郭鑫年取出笔记本电脑，酒店客房就有无线网络，连接上去，去看那蓝微博。页面空空，天哪，她在线！身边的温迪肯定不是和我在网上聊天的那蓝。

郭鑫年迅速敲出文字：没休息？

那蓝刚见完罗维回家，睡不着就打开了电脑：对，你也没有吗？

这全是毫无意义的话语，郭鑫年看看床上温迪的雪白肌肤，在键盘上敲出来：有个问题。

那蓝：什么？

郭鑫年：知道魔盒这个名字的来历吗？

那蓝：为什么问这个？

郭鑫年：回答我。

那蓝：那天你骑行唐古拉山口，与同伴失去联系，我说要是有对讲机就好了，还记得吗？

郭鑫年：然后？

那蓝：你说这是好主意，请我起名，我起了英文名Magibox，你起了中文名魔盒。这就是魔盒的来历。

郭鑫年更加疑惑，温迪也说过这样的话，问道：哪天？

那蓝想不起具体的日子，说道：你在敦煌写了那些歪诗，然后就从西宁骑车去拉萨了，记得吗？环首刀，臂张弩，大漠横，黄沙掠，此生为此刻，

头可断，血流尽，汉家男儿埋铁骨。这么晚，你怎么还不休息？偏要问这些。

与自己在网上聊天，魂牵梦绕的是那蓝，而非温迪，一定是哪里出了严重的误会，让自己将温迪的外表和那蓝的心灵结合在了一起。我到底喜欢温迪的外表还是那蓝的内心？啊，除了微博，还有魔盒，他在键盘上敲出文字：为什么和罗维约会？

那蓝正为此担心，着急地解释：我们只是短短聊了一会儿，别多想。

郭鑫年举起手机查看时间，醋意大发：那蓝，你怎么能和罗维约会？

那蓝心像被掏空一般，抓起电话拨过去。丁零零，郭鑫年吓了一跳，躲进卫生间，听到熟悉的声音，这才是那蓝的声音，问道："那蓝，你不是温迪吗？"

那蓝被这句话激怒："我是那蓝，温迪是我同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你是那蓝，不是温迪！"

"当然不用，就像我不用告诉你，我是那蓝，不是杨洋阳，也不是林佳玲。"

郭鑫年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是啊，她的确不用告诉我她不是杨洋阳，难道是我错了，他摇摆脑袋，不追究这一点："为什么和罗维约会？"

那蓝心情也很不好："我为什么不能？"

郭鑫年忍不住咆哮："我们每天晚上都在网上，心已经连在一起了，知道吗？"

那蓝直截了当说道："对不起，你把我当作别人，你搞错了。"

"你明知道我搞错了，就告诉我啊！你不说，我哪儿知道！"郭鑫年强词夺理，无理狡辩，振振有词。他爱上了那蓝和温迪的混合体？她们要是一个人该多好，偏偏是两个人，我到底爱谁？

"对不起，再见。"那蓝不想和正在气头上的郭鑫年争辩，挂了电话。

“你，你说清楚啊。”郭鑫年听到断线的声音，收了手机，他需要时间来调整。回到房间，不知道是沙发太软还是太小，也可能今天过于波澜起伏，他不断在沙发上翻着烧饼，直到天蒙蒙亮才闭上眼睛。等他翻身起来的时候，房间里空无一人，外衣被整齐地折叠在床边，桌面上有一张字迹娟秀的字条：dear，我在咖啡厅，找我，爱你。

郭鑫年忍着头痛冲澡洗脸，奔到咖啡厅。温迪光彩照人，微微一笑，不等他开口询问，将iPad展示在他眼前：“郭总，请看。”

全国互联网论坛！九月二十号至二十三号在北京顶极会议中心，主办单位是国家电信部门，拟邀请的嘉宾包括云沧海、李无觅和马幻城这些互联网大佬。温迪偏偏今天拿出来，可见她步步设计，进退有据。难道这一切都是她的预谋？郭鑫年越想越迷糊，可是我刚和人家共赴云雨，总不能一脚踢开。他不解地问道：“干吗？”

“这是全国互联网论坛的邀请函，昨晚一直在喝酒，然后又在那个……所以，我们现在谈谈。”温迪昨晚是万人迷，现在变成一丝不苟的职场精英，看出郭鑫年的困惑和小心思，打消了他的怀疑，继续说道：“我们不能懈怠，取得突破之后必须扩大战果，全国互联网论坛是最有影响力的活动，必须出席，让市场来鉴定我们的地位和存在。我帮你报名了，不过我还没有把握，希望微乎其微。”

郭鑫年还是不明白她的安排：“报名干吗？”

“主讲嘉宾。”

“我行吗？”郭鑫年顿时脑袋变大，一年一度的全国互联网论坛是行业的盛事，他过往只有当小粉丝的机会，今年竟能成为主讲嘉宾，与云沧海、李无觅和马幻城同场发言？

“有高摩的支持，谁也不敢小瞧你。”温迪放下平板电脑，“我代表高摩，协助你进行市场宣传。当然，你是老大，一切都听你的。”

“等等，代表高摩？”郭鑫年摸不着头脑，自己是一家彻头彻尾的微型公司，有什么资格与这些互联网大佬同台竞技？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高摩的内部流程结束，投资魔盒。”温迪面露笑容，站起来展开双臂，优雅地保持适当的距离：“恭喜你，大愚！”

高摩投资魔盒的仪式很简单，没有排场，就在公司内部的会议室中。在彭祖武的坚持下，那蓝被邀请参加，她带着说不出的复杂心情，孤立而又彷徨。

“那蓝，温迪，你们好。”林佳玲首先进来，走近那蓝轻轻一拥，她的西方背景，让这个拥抱并不突兀，然后与温迪轻轻握手，礼貌性一笑。林佳玲与那蓝拥抱，和温迪握手，已经透露出信号。这显示那蓝与创业团队关系更密切，彭祖武岂能看不出来？

郭鑫年穿着西服进来，获得高摩投资让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那蓝远远地看着他，他把温迪当成自己，还是把自己当成温迪？那蓝和郭鑫年绝不是一类人，互联网却将这种隔阂打破，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发展着心与心的沟通。心心相印，心灵相通，她和郭鑫年曾经做到了，时时互相知道对方在哪里，在做什么，开心还是不安，开心就分享，不安则互相抚慰。他们本来可以继续发展，现在只有尴尬，郭鑫年已经知道了真相，会怎么选择，温迪的外表还是自己的内心？我要向他讲清楚我的感受吗？算了吧，有缘分的总会遇到，没有缘分只能擦肩而过。

郭鑫年更尴尬，目光看向那蓝，她留下落寞的眼神。温迪看出了郭鑫年的迟疑，张开双臂拥抱，这是一种宣言，别人或许不明白，那蓝一定懂。温迪以胜利者的姿态坐在中间，忽然紧张起来，她促成了那蓝和郭鑫年之间的误会，一句话就能拆穿真相，揭开又会怎么样？她获得的股份没有兑现，一文不值。她镇静下来，将文件放在面前，轻轻说道：“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风投部门吗？”

温迪用演讲技巧吸引了注意力，缓缓揭开谜底，说道：“这里有激情、热血和梦想，诞生出一个小小的想法，点石成金，一个创意就可以颠覆世界。”

郭鑫年准备了一大堆的数据和功能，木然地抬头：“嗯，激情的结果就是困死。这是我们最新的版本和下载数据，魔盒的下载已经达到了三百万。”

驴唇不对马嘴，他总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此时，数据和功能不再重要，林佳玲抑制住激动，问道：“高摩有了决定吗？”

温迪点头，举起文件回答：“我们进行了评估，两千万投资，20%的股份，当然，你们有权利反对。”

“不是日元吧？哈哈！”郭鑫年居然有心情开玩笑，惹来无数道鄙视的目光。他经历了太多失败，没尝过成功的滋味。当这一切终于到来的时候，

反而不知所措。林佳玲后来取笑他，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地形容他当时的神情：呆若木鸡。

“美元！”温迪气疯了，郭鑫年的话极不合时宜，高摩从来都用美元投资，他们一直谈论的也是美元。而且，这句话抹杀了项目小组的全部功劳，如果郭鑫年接受两千万日元占百分之二十的投资，为什么还要给他两千万美元？

“恭喜你，鑫年！”林佳玲阻止郭鑫年反驳，紧紧地拥抱，感受到对方的身体，却没有任何的邪念。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就像出生入死的兄弟，生死相牵，那是比荷尔蒙更重的感情。

“亲爱的，恭喜你。”温迪在郭鑫年耳边轻轻说道，她怎会错过这种场合？投入郭鑫年的怀抱中，感受着他坚实的胸口，目光寻找到那蓝，向她轻轻一笑，发出胜利的信号。郭鑫年感到了温迪的火辣、柔软和扑鼻而来的香味，这是鲤鱼跃龙门吗？这是鸡犬升天吗？我创业成功了吗？郭鑫年还没有想明白。

那蓝微笑地过来，保持职业风范，心里则充满酸楚的感觉，郭鑫年把自己当作温迪，或许他爱的是她，而不是我，我自作多情了。她双手微张靠近郭鑫年，在他脸颊上轻轻一碰，说道：“这只是开始，不是终点，记住！”

那么熟悉，这才是魂牵梦绕的声音，看看温迪，似乎缺了某种味道，我错了吗？唉，刚和温迪上床，才明白爱上的是另外一个女人，这有多悲催？他也不能翻脸抛弃温迪，这不是他的风格，作为男人，错了就错了，必须认账，上了床就要负责，不能提裤子走人。

“真的吗？别开玩笑！”卢卡更加震惊，两千万美元占百分之二十，公司的估值一亿美元，他的股份即便稀释之后是百分之十二，便是一千两百万美元，一笔巨大的财富。

“掌声庆祝？”杨洋阳用目光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换了称呼，适时提议道，“鑫年，这是你的功劳，唯有你的坚持才有今天，讲几句吧。”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想法而已，魔盒归功于大家。”郭鑫年在这种场合，也要说些场面话。

“等等，我说几句。”林佳玲站起来，等待掌声平息，说道：“鑫年说，他只有一个好的想法而已。的确，卢卡编程，杨洋阳做美工和文案，他做了什么？他糊里糊涂，我曾经犹豫，要不要投资给他，这个一无是处的创始人。然而，我渐渐明白，他才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创意的源泉，我们必须

紧紧团结在以郭鑫年为核心的中央，才能取得一个个胜利。”

林佳玲是台湾人，当她说到团结到以郭鑫年为核心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她继续说道：“郭鑫年具备我们都不具备的特质，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特质是什么？百折不挠。创业从来都不容易，唯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能实现梦想。我们曾经退缩和怀疑，他却不离不弃。”

郭鑫年不到黄河心不死，砸锅卖铁才有今日，杨洋阳和卢卡都点头赞同。林佳玲又说下去：“第二是同甘共苦。创业路程艰辛，成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搭救。郭鑫年作为创始人心胸开阔，无私无畏。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心甘情愿跟着他。成功了，他会与我们分享，失败了，他会独自承担！”

林佳玲看着郭鑫年从谷底攀上高峰，有说不完的感触：“很多人创业为了改变自己，为了金钱、权力和美色。郭鑫年不一样，他有了一个小小的想法，这是一个支点，可以改变世界。我非常庆幸，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投资魔盒，成为魔盒的天使投资人。郭鑫年具备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精神，创业精神，这才是创业团队最核心的价值。今天，高摩加入了投资团队，未来也会有挫折，也会经历波折，但是我们的创业精神永远不死！”

会议室中响起掌声，这段话打动了每个人。杨洋阳和卢卡感同身受，高摩的投资团队深深沉浸在林佳玲的这段话中。是啊，创业精神才是一切的核心，这种精神深深扎根在她心中。

“高摩的投资非常及时，我们不能懈怠。”拥抱和掌声之后，郭鑫年走到中间，俨然成为核心，“我们在这里庆祝，对手却在研究我们的产品，一旦那些互联网巨头全力投入，我们毫无优势。必须立即开始招聘，迅速投入到研发中去，按照分钟计算时间，这是生死时速，唯有全力以赴！”

会议极其简单，剩下法律流程和财务注资。这些不需要担心，高摩是金融界老大，纯熟无比。郭鑫年与那蓝眼神交汇，似乎倾诉着什么，温迪能看得出，必须阻止他们的交往。温迪本来对愚笨的郭鑫年完全看不上眼，唯有罗维的完美无缺才能考虑。谁知，鲤鱼跃龙门的是郭鑫年而非罗维，更没想到，他竟将自己和那蓝搞混，千想万想也想不到，他与那蓝在网络上越聊越腻乎，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朋友，俨然心灵相通。温迪借用了他们之间发展出来的亲密关系，不费吹灰之力，夺取这份恋情，再取得魔盒百分之十的股份。可是，账面的数字没有任何意义，兑现之后才是真金白银。现在只有良好的开端，最佳方案当然是上市，这条路并不容易，却十分值得，她愿意辅佐郭鑫年走上这条金光大道。那蓝是最大的威胁，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藕断丝连。可是罗维在哪里？在做什么？我怎么会牵挂另外一个男人，那个跟我本来要结婚的男人。

彭祖武没有发言，两千万美元的投资对于高摩小得不能再小。他完全可以不必出席，他只为与林佳玲相遇。他保持礼貌和客气，其他人看不出异样，他唯有目光中闪耀着火花，与她一碰，火花散开，变成深不见底的渊潭，容纳和吸收着林佳玲。有的女人像花朵，盛开之后就凋谢，林佳玲不是。她更像一株美丽的樱花，随着年纪的增长，树枝攀升，枝叶茂盛，开出越来越多意想不到的花朵，绵绵不绝地绽放，压下那些小花嫩草。人总会渐渐衰老，心灵可以成长，两个人互相吸引，独立而又互相滋润。相识十年之后，林佳玲心灵的力量似乎不在自己之下，从她的目光之中就能看出来。

林佳玲意外遇到彭祖武，这种偶遇其实是必然，当她决定投资魔盒，就知道必将遇到他。她十年前在美国与他铿然一遇，她能感受到他的深情。虽然只有微弱的联系，她知道，彭祖武不会忘记她，因为自己本来就难以让人忘记。她感受到他目光中的深邃，她看懂了，这是孕育十年的情感。这一瞬间，林佳玲想起了苏药。苏药守在自己身边，就以为可以守住这份情感，彭祖武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两个人的爱却是一致的。

呵呵，彭祖武有家庭，我想多了，林佳玲哑然失笑。

会议结束之后，彭祖武与创业团队握手，好像碰巧一样，与林佳玲落在最后。两个人并肩十分缓慢地走着，低着头，落在众人身后。彭祖武轻轻问道："最近好吗？"

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好或者不好都意味着什么，林佳玲反问："你呢？"

彭祖武笑着："今天很好。"

这句话有很多味道，林佳玲故意装糊涂，逼着彭祖武说出来："因为找到魔盒这个项目吗？"

彭祖武看了林佳玲一眼，点头："是啊，你们有非常好的创意，来自amazing people，是不是？"

他用了一句英文，这句话的意思是"了不起的人"，暗暗指向林佳玲。他们阅历丰富，极其含蓄，这些话背后的含义只有两个人才能明白。林佳玲也委婉地恭维着彭祖武："你，慧眼识金。"

彭祖武借着投资说情感："慧眼识金又能怎么样？缘分对就对了。"

林佳玲想起彭祖武的家庭，笑了："哦，有缘分吗？"

彭祖武停下脚步，看着林佳玲：“我说有，你说呢？”

“不知道。”林佳玲困惑，彭祖武是有自制力的人，不该这么咄咄逼人。

“今生初遇，其实是久别重逢。”彭祖武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着林佳玲。

林佳玲避开他的目光，她的追求者其实不少，能够看上的不多，周锐算是一个。可是他与骆伽有了那么一段缠绵无绝期的恋情，林佳玲不想掺和进去。苏葯算半个，彭祖武也算半个，能不能成为完整的一个恋人？林佳玲没有把握，她在感情方面极其苛刻，既然人生只有一个伴侣，她就要找到百分之百。林佳玲想着，渐渐来到电梯门口，前面就是郭鑫年等人。

她紧走几步冲进电梯，与彭祖武挥手道别。她的失态被杨洋阳看在眼中，她回忆着两个人走路的姿态，步伐那么协调，林佳玲甚至忽略与那蓝和温迪告别，极其少见。杨洋阳轻轻问道：“你们以前认识？”

林佳玲笑了，什么都瞒不过杨洋阳这个人精。

杨洋阳叹气一声：“哎，苏大哥真悲催，我要不要告诉他呢？除非有人陪我逛街。”

林佳玲心情极好，不肯甘拜下风，哼了一声：“某人也有一个秘密，恐怕应该陪我逛街吧？”

杨洋阳的确有秘密，怎么会被林佳玲知道，立即告饶：“反正都是逛街，也分不清楚谁陪谁。”

郭鑫年和卢卡完全糊涂，相顾仰天长叹：“女人啊，我真的不懂。”

杨洋阳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岔开话题，问道：“大愚，听说你要参加全国互联网论坛？”

郭鑫年正为此事紧张，将邀请函递给杨洋阳：“温迪帮我安排的，让我做主讲嘉宾。”

杨洋阳惊呼，全国互联网论坛是由电信部举办的每年一届的高层论坛，嘉宾分量极重。杨洋阳打开邀请函，几家央企巨头的高管，云沧海、李无觅、马幻城等互联网大佬一个不落。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飞虎总裁洪业只能偏居末席，杨洋阳难以置信：“你与李无觅、云沧海和马幻城同台发言？”

即便魔盒火爆，郭鑫年仍是互联网的二流角色，与云沧海和李无觅等人差距极大，更没有资格与中通电信这样的央企老总同台。温迪凭借高摩实力，竟能让郭鑫年与这些互联网大佬并列，手段惊人。她看似轻描淡写的轻轻一推，魔盒跻身全国互联网论坛，获得业界认可，媒体采访铺天盖地，进入主流新闻媒体，魔盒必将乘势而起。郭鑫年的创业团队千辛万苦，也不如人家这一招半式。杨洋阳连连惊呼，说道："你真是傻人傻福，温迪绝非等闲，也来舍身相助，你运气真是好到家了。"

"怎么说话的，什么叫舍身相助？"郭鑫年摔开杨洋阳的胳膊，脸上却笑开了花。

"大愚，你要想清楚，你喜欢的是那蓝，而不是温迪，虽然她能力相貌身材都是一流。"杨洋阳脸孔一板，凑到郭鑫年身边提醒。

"哎，别唠叨这个，我先缓缓。"郭鑫年头痛不已，他正与温迪处在蜜月期，如鱼得水，如胶似漆。

61
两周之后，他的样子就变成了熊猫

郭鑫年获得高摩投资的第一件事，是搬出车库咖啡，这里适合五六个人办公，魔盒的团队壮大，必须重新找写字楼。郭鑫年看中的是东三环CBD的崭新大厦，林佳玲不过问魔盒运营，卢卡忙于新版本开发，杨洋阳负责行政人事，招聘、培训、搬家，没有人反对，郭鑫年忙得不亦乐乎。

与此同时，郭鑫年沉醉在荣耀和爱情之中。

他白天作为成功人士参加论坛和沙龙，晚上忙着与温迪约会，各种美食之后是看电影，不管好坏一路看过去，爱情片、恐怖片、动作片。他们其实不是看电影，而是为了腻乎，然后就是酒吧，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温迪兴致勃勃地筹划圣诞节的旅游，她向往爱琴海，那是她本来计划和罗维度蜜月的地方。

每天的最后时刻，郭鑫年还要运动，不是在健身房，而是在床上。

温迪看不见的部分比外表还要火辣，肌肤比雪花还要洁白，激情足以融化钢铁，床上的战略战术无一不精，场景不断迁移，床上、沙发、厨房、卫生间，甚至在阳台，流程变化莫测，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反馈和沟通，将郭鑫年的痛点、兴趣点和痒点摸得清清楚楚，不断完善和演进。

唯有凌晨时分，郭鑫年偶尔惊醒，心里空落落的，这本来属于那蓝的网上时间，她在哪里？郭鑫年抓起手机，去刷她微博，网页空空。他的困惑越来越强烈，刷微博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终于有一天，看见她更新了内容，她写道：人有各种角色，父母眼中的孩子，情侣眼中的恋人，大学时期无话不谈的闺密，同事和伙伴，或许是创业者的投资人，像伯乐一样挑选千里马。可是，这些不能搅成一团，没人能够同时担任两个角色，一切都会被搞乱。

这是什么意思？那蓝不喜欢把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她不想既是投资人又是恋人，闺密和同事又指谁？郭鑫年仔细琢磨着，心中惆怅，自己和温迪在一起了，和那蓝注定没有前途。但心中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甘，终于忍不住，在私信里向那蓝发出消息：最近好吗？

不好。那蓝回答。郭鑫年沉默，那蓝的消息又发回来：你一定很好吧？

郭鑫年回答：我还好。

那蓝回答：嗯。

郭鑫年想了很久，发出心里话：我有些担心你。

那蓝的消息立即回来：没关系的。

郭鑫年仿佛回到过去的创业岁月，那蓝陪伴他到很晚：那蓝，我想见你，有些事情，我搞不明白。

什么？那蓝问道。

你和温迪，我好像搞混了。

那蓝当然知道，解释了一遍：哦，第一次说明会的时候，本来应该我主持，因为有事，温迪代班，用了我的名片。

郭鑫年五味杂陈，问道：她怎么知道唐古拉山口的骑行，怎么知道魔盒名字的来历？

温迪怎么会知道？难怪糊涂的郭鑫年会搞混，那蓝机警起来：她亲口说的？

温迪撒谎为了投资？郭鑫年越来越困惑，总不能为此和她分手？她不是单纯的恋人，还是投资人，又日渐参与到自己的创业过程中，竭尽全力帮助自己推广魔盒，说实话，她不错，不管从哪方面。

那蓝感受到了郭鑫年的沉默，试探着敲出一段文字：温迪是我好朋友，对她好些。

郭鑫年不知道怎么回答，答应意味着承认和温迪的恋情，他又不想说假话来否认，只好“呵呵”一声。那蓝品出了其中味道，轻轻说声“晚安”，下网了。实际上，郭鑫年没有因为识破谎言而改变，男人总这样，他甚至对温迪更好。白天的工作足够辛苦，他不去健身房，却没有减少运动量，每天晚上在床上运动，仅仅两周之后，郭鑫年的样子就变成了熊猫。

62
主导权之争

高摩是投行，注资并非结束，而是开始。

投行也是企业，要生产、制造和销售产品。高摩的产品与众不同，不是电脑、食品或者保险，而是公司。买下公司，然后卖掉，利润率远远高于一般的商品。如今，高摩买下了魔盒的股份，必须让这家公司飞速成长，尽快增值，最佳方案是上市。那是百倍的收益，利润率不低于毒品和军火。退而求其次，还可以卖给握着大把钞票的互联网巨头，也有十倍以上的获利，这就是高摩的商业模式。

那蓝本以为确定投资之后，便能回到项目小组，现在却出了意外。温迪坐在星巴克中，兴致勃勃地介绍着想法，滔滔不绝说道：“魔盒有了杀手级的产品，要扩大市场影响力，迅速突破千万用户数。”

“哦，怎么做？”那蓝不舒服，自己因为情感问题，像彭祖武一样退出项目小组，如今投资确定，温迪毫无转交的意向，反而有更多的打算。她与郭鑫年的恋情几乎已经公开，完全不顾及投资人和创业者的身份。

“完善产品，安卓平台、社交功能、通讯录、应用商城、酒店和机票预订这些功能尽快加进去。”温迪参与到公司运作中，兴致勃勃。

“为什么加入这些？”那蓝不赞同，魔盒获得成功有很多因素，简洁的设计是关键之一，好的产品应该极简，解决用户最核心的问题，而不是锦上添花地罗列各种无关痛痒的功能和特性。

“对讲机功能大量吸引用户，社交功能对付新浪微博，黏住用户，机票和酒店预订替代携程，开始赢利。”温迪将市场上常见的功能堆砌到魔盒中，只要打败对手，便可一统江湖。

“温迪，要重蹈罗维的覆辙吗？”那蓝喝着咖啡掩饰不安，温迪要做加法，

这是她的性格特点，分歧与生俱来，不可调和。如果是朋友，大家可以互相包容，甚至在不同中互相欣赏，然而产品只有一个，无法妥协。如果魔盒的主导权在温迪手中，她会把产品带入泡沫化的死胡同，唯有夺回主导权，才能挽救魔盒。那蓝家境优越，只要不被逼到墙角，绝不反击，这次不得不争一次：“温迪，有件事，我想商量一下。”

“什么？”温迪警惕起来，她在魔盒占据百分之十的股份，这是那蓝不知道的秘密，她无论如何都要主导这个项目，直到投资兑现。

“我们还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你也应该参与进来。”那蓝的想法是，温迪开始寻找新项目，自己把魔盒接回来，协助他们继续成长。

“魔盒怎么办？”温迪问道，这是她的利益所在。

“我想请战略咨询部门介入。”那蓝的请求合情合理，温迪不擅长运营企业，更不善于研发产品，指手画脚极为危险。

“可以的，”温迪不好拒绝，继续推脱，“我帮助魔盒安排了不少市场活动，突然交接，一切都会大乱。”

“哦，什么活动？”那蓝不为己甚，暗暗为能达成一致感到高兴，温迪的提议合情合理。

“全国互联网论坛。”温迪拿定主意，能拖就拖，即便战略咨询部门的人进来，也绝不退出。

那蓝暗暗吃惊，这绝对是一着好棋。这是一年一度的王者盛宴，既有中通电信、中国电联这些央企巨头，也有企鹅技术、电猫国际、奔狼这些统治互联网的名门正派，也有飞虎这样的后起之秀，还有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新贵。云沧海、李无觅、马幻城等大佬云集，发表主题演讲，电视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是推广产品的最佳时机。魔盒异军突起，获得高摩投资的消息一旦宣布，郭鑫年的江湖地位将水涨船高，跻身全国互联网论坛。这十分不易，温迪为此真是用足了心。

数年之后，当大家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温迪的功劳，她将郭鑫年推上互联网行业的风口浪尖，是极为惊心动魄的一招。在这之前，三大巨头鼎足而立，互联网江湖相安无事，郭鑫年参加全国互联网论坛，打响了移动互联网大战的第一枪，从此风云四起，再无宁日。三大巨头为了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爆发了前所未有的血战，它们从互联网企业打到地图、打车、金融行业，剧烈冲击传统行业，都由此展开。

63
即将被颠覆的传统

路向东刚进办公室，连口水都没喝，就先汇报快讯的运营数据，少爷就是天大的事。

“老路，数据是不是出了问题！”少爷越看越不对，随着合约机的销售高速增长，快讯的用户数达到了百万数量级，收入却原地踏步，按照人均计算，收入是下降了。如此看来，温迪预言成真，用户正在向免费的魔盒流失。少爷的创业梦想启动，踌躇满志，却被浇了一盆冷水。

“您看这个，我发到您手机上。”路向东打开魔盒，把少爷的手机号码添加进去，展示在少爷面前。他的判断与少爷一致，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免费的魔盒，放弃了收费的快讯。

少爷打开链接，下载安装，绿莹莹的界面只有简洁的麦克风，轻轻一按，弹出录音键，问道：“他们有多少用户？”有了中通电信的预装，快讯在发展用户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三百万了。”路向东做了深入的研究。

为什么快讯才两百多万，少爷忽然想起来，说道：“我让电联和电讯也装上。”

魔盒免费，这是少爷商业模式最大的障碍，收费是快讯商业模式的基础，也是致命缺陷。老百姓不是冤大头，魔盒简单又好用，谁会用收费的快讯？

“研发和运营都需要钱，怎么能免费？”少爷愤愤不平，他们吃饱了撑的，产品不收钱，哪有这种事？他指着路向东命令道：“你是技术专家，行业权威得想出办法来。”

这就是互联网的规则，用户购买了运营商的带宽，免费使用App，颠覆了发一条短信一毛钱、一条彩信一元钱的商业模式。路向东不能与少爷争论，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闭嘴。

“给你一周时间，想出办法。”少爷缓缓说道，每天有几百万的收入，或许事情没那么糟糕。

路向东离开少爷办公室，心神不宁，他看到更严重的局面，魔盒正在摧毁整个电信行业，中通电信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拥有7.2亿用户，主

要收入都来源于通话和短信。魔盒兴起，替代通话和短信，运营商怎么办？魔盒现在处于萌芽状态，必须尽快连根拔起！中国电联和中通电信也同样受到威胁，我要召开会议，商量对策。魔盒是引燃移动互联网的导火索，才诞生几个月，就开始侵入通信领域，夺取短信和语音市场，让三大运营商坐立不安，开始发抖！

魔盒，生来就要颠覆世界！

第九章
互联论坛

[莫因心无所恃 被迫随遇而安]

64
升起的新星

魔盒的用户数暴涨，又获得高摩的投资，郭鑫年一跃成为互联网新星。

温迪积极运作，为郭鑫年争取全国互联网论坛的主讲嘉宾资格，这听起来不算什么，其实却难如登山。如同往年一样，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将有重量级人士进行主题演讲，云沧海、李无觅和马幻城是常客，偶尔也会邀请国内企业界仅有的几个教父级人物发表演讲，为了接地气，每年也会邀请一两位新人。

今年的新秀是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飞虎董事长洪业。他大学毕业后入职一家软件公司，一九九八年创立不管三七二十一网，二○○二年用八千万美元卖给一家国际互联网企业，二○○六年创建飞虎，颠覆了互联网安全行业，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安全供应商。这种资格，仅仅是全国互联网论坛的后起之秀，会议的层级可见一斑！

即便魔盒日益火爆，郭鑫年远远达不到这种规格，温迪却办成了。首先，高摩是全国互联网论坛的核心赞助商之一，分量十足。其次，魔盒冉冉升起，街上到处可以看见举着手机在嘴边说话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魔盒用户。当然，最重要的是温迪长袖善舞，极善公关。她先从外围摸索资料，请局内人出谋划策，穿针引线进入高层，建立同盟，有人说自己好话，还有人贬低对手。温迪是此中高手，她又极有本钱，该接近的时候绝对做足，该抽身而退的时候，抽刀断水毫无牵挂。郭鑫年陪她出席过酒局，大为惊讶，得此贤内助，何愁天下不定？

郭鑫年是极客，对于社交没多大兴趣。温迪也看出来，将他带到阳台，委身于怀，献上热辣辣的长吻，消融了他的不耐，然后轻轻说道：“dear，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场合。”

“还不如路边的烧烤，都在装，shit。”郭鑫年不改本色，直言不讳。

“dear，你是创始人，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让你在这里浪费时间，我特别怕你不开心。”温迪极为聪明，绝不在这种场合争执，用手抚摸着郭鑫年

的胸口，软化着他的情绪。半年的健身房时间，他恢复了强壮的胸肌，温迪极其喜欢，说道："不过，有我在，你可以去吃烧烤啦。"

郭鑫年兴奋，但把温迪独自留在酒会上，既内疚又不放心，又为她的通情达理感到高兴。自从获得投资之后，他好久没有泡在办公室，和杨洋阳和卢卡在一起通宵加班了。

"其实我也不喜欢这里，只是有的时候，必须做些不喜欢的事情。"温迪轻吻郭鑫年额头，将她送到电梯厅，贴在他耳边轻轻说道："那个英国回来的红二代好讨厌，一直要送我回家。"

"哪个？不行，我留下。"郭鑫年踏入电梯的右脚又回来，气咻咻地返回晚宴，温迪跟在后面，眼睛笑成一道线。她懂得管理情绪的方法，自能融化郭鑫年的不耐烦，再提起那个红二代，让郭鑫年担忧，于是他只好乖乖地跟着自己，圆溜溜的眼睛警惕地看着那个红二代，整个晚上。

几天之后，郭鑫年得到正式通知，成为全国互联网论坛的主讲嘉宾，记者发布会和主题演讲的规格，与云沧海、李无觅和马幻城等人并驾齐驱。杨洋阳得知这个消息，不得不佩服，称赞道："温迪的交际手法，连林佳玲都比不了。"

林佳玲的气质和气场都是一流，那么温迪岂不是超一流？郭鑫年很开心。其实，杨洋阳的言下之意是，肯牺牲的女人最可怕，尤其是肯牺牲的美女，更可怕的是乐于牺牲的美女，温迪就是后者。杨洋阳默默观察着温迪，可以让郭鑫年沾光，吃亏绝对不行，她悄悄替他把关，绝不让郭鑫年沉迷于温迪。温迪使用高摩资源帮助魔盒，有利无害，而且她劣迹未显，攻击别人反而自毁形象。郭鑫年现在根本听不进去，反而伤害友情。杨洋阳只需冷眼旁观，反而时不时地对温迪给出好评，观察着，等待着。

杨洋阳知道，郭鑫年爱的是那蓝，不是温迪，这事还没完。

第八届全国互联网论坛隆重开幕，郭鑫年作为主讲嘉宾，尝尽成功人士的甜酸苦辣。

第一天是新闻媒体日，他被媒体包围着，追逐着。他对繁文缛节一概无所谓，温迪便按照自己的模式安排一切。他牛仔裤搭配西服上衣，袖子挽在胳膊肘，是学生会干部的典型装扮。他已经被媒体罩上一层光环，这副打扮投了观众的胃口，每到一处都能激起欢呼的声音。温迪陪着头昏脑涨的郭鑫年接受采访，掌声和鲜花围绕。他是被自己挖掘出来，又属于自己的成功的创业者，这是温迪的梦想。温迪分享着发现郭鑫年的过程，谈到减肥茶的风波，包括至今都没有恢复的驾照，引起记者的阵阵哄笑。

一名女记者忽然打断温迪："在您口中，郭先生这么浑浑噩噩，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为什么如此成功？"

"我喜欢你的问题。"温迪甜甜一笑，问道："有男朋友吗？"女记者摇头，温迪继续说道，"记住，找一个专注的男人，不要找那些绣花枕头，面面俱到，其实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分散。他不笨，只是过于专注，忽略了其他。"温迪对自己的选择充满骄傲，在无意中失言。

记者却不是省油的灯："这么说，郭先生是您男朋友？"

郭鑫年开心地眨眨眼睛，女记者毫不留情地追问："温小姐，你是高摩的投资人，与创业者恋爱，是否恰当？"

新闻采访暴露出这样的消息，十分意外，传回公司如何是好？温迪却不担心，这就是她要的效果。媒体对八卦的热情远远超过创业，这么一来，魔盒的曝光率大增。温迪把戏演足，抓矿泉水送到口中，装作慌张之中，一小口水珠溅落在领口。郭鑫年取来纸巾，轻轻拭去水滴，仿佛证明和温迪的恋情。郭鑫年替温迪回答女记者："谢谢您的提问，我们获得高摩的投资，是因为用户的喜爱，不是因为恋情。猜猜，魔盒今天又增加了多少粉丝？"

女记者不接这个话题，向身后一退，看似追问其实却是宣布："高摩投资魔盒，其实是投资人给男朋友投资，是吗？"

"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挖掘魔盒的投资人，根本不认识郭先生，您想多了。"温迪爆出猛料，达到目标，毫不惊慌地站起来宣布记者会结束，她不否认自己和郭鑫年的恋人关系。现在投资确定，恋爱没有什么不可以，即便高摩也管不着。他和罗维隐瞒了三年，那种滋味苦不堪言。

女记者听得明白，走到门口举起手机，说道："我口述，你记录，赶上这一期，题目，嗯，我想想，《流量还是恋情？获得投资的秘诀》。"

记者散去，温迪抬眼之间，目光撇到门口的一个人，罗维！牛仔裤，胡子拉碴，与以往的样子大不相同。他曾经那么骄傲，现在如此落魄！罗维求婚的情景还在眼前，他把创业资金交还自己是那么决绝，温迪心头滴血。她看着罗维，当着这么多记者，她不能说什么。

罗维抱着双臂站在门口，面露笑容，直面眼前挖心的痛苦。未婚妻成为别人的女友，这种滋味绝不好受。我必须改变，温迪说得没错，我追求完美，少了专注！

温迪内心充满犹豫，相见又如何？复合无望，或许可以帮他！她安排好郭

鑫年，悄悄溜出来，再也找不到罗维。她毅然拨出号码：“罗维，还在吗？”

“哦，正要离开。”罗维语气平缓，听不出异样。

“我们聊聊？”温迪知道不该见面，可还是忍不住。

“聊什么？”罗维反问。

“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在温迪力所能及的范围，她一定愿意。

“谢谢好意，不用了，注意身体，别太累，早些休息。”罗维叮嘱完，便不再多说。

“你在哪里，我们见一面。”温迪泪水滑落，她知道自己的内心，她还舍不得罗维。

“好的，我在入口处的咖啡馆。”罗维说完挂了电话。

温迪用魔盒发了一个消息，从电梯下来，远远看见罗维的背影，过去坐下。他已经不复当初意气风发的状态，一脸落寞，心中一痛，说道：“罗维，还好吗？”

“脚踏实地了，感觉还不错。”罗维装作若无其事笑出来。他必须尽快把公司卖出去，每天的开支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拿着。”温迪从钱包里取出信用卡，递给罗维。她投资魔盒之后还有一些剩余，大约五十多万。

“温迪，我不能要，这是给妈妈治病的钱。”罗维不知道里面的数目，摇头，忍住眼眶里的泪水。

“算我入股，我相信你，你能东山再起。”温迪看着罗维，对他那么熟悉，即使他努力地控制情绪，温迪也能看出他的感动。

罗维收起信用卡，密码肯定是他们认识的日子，这是他们之间的习惯，起来在温迪耳边说道：“爱你。”

温迪看着罗维倔强地离去，茫然若失，泪水滑落脸庞。她失去了罗维，任何努力都是徒劳，她回想这段恋情，两人都那么投入和认真，认定对方就是这辈子在一起的人，现在却凄然收场。忽然，背后被人轻轻一拍，吓得她回身看去，正是咧嘴笑着的郭鑫年，第一天的媒体日结束，人流散去，

各有各的归宿。

“他是谁？”郭鑫年看出温迪神情的不安。

“前任。”温迪不打算隐瞒，却拒绝多说。

65
天下大势

温迪留宿在郭鑫年的公寓，晚上又是一夜缠绵。她抵死缠绵，心里却哭出声来，将压抑的情绪爆发到郭鑫年身上，把郭鑫年折腾到凌晨三四点，才呼呼睡去。

第二天，温迪设了闹钟，早早起来，拉着郭鑫年去星巴克吃了早餐，提前来到全国互联网论坛。会场门口悬挂着气球，烘托出了隆重和盛大的气氛，工作人员匆忙做着最后的冲刺。会议中心如同一个豪华剧院，中间是能够容纳上千人的座位，正前方是舞台，两侧悬挂着巨大的投影屏幕。温迪走上台，向郭鑫年招手说道：“来，一会儿，你就要在这里发言，意义重大。”

舞台中央是三大运营商的巨大玻璃标志，如同金字塔一样耸立中央，中通电信赫然排列正中，是国资委直属的大型央企，在香港和纽约上市，资产规模超万亿，拥有全球最大的网络和七点二亿手机用户，去年销售收入五千六百亿，利润达到两千五百亿元，名列《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的八十一位，是真正的巨头。旁边是中国电联和中国电讯，这三家垄断企业其实勉强算是互联网行业。它们的收入来源是电话和短信业务，并为互联网提供最基础的网络设施。

三大运营商向下，又排列着三个巨大的标志。左侧是一只可爱又肥腻的企鹅，地球人都知道这个标志代表着哪家公司。右侧是蓝色的奔狼标志。中央赫然是电猫国际，他们的创始人云沧海像神一般存在。这三家企业是大会的赞助商，也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三大巨头，地位无可争辩。三大巨头的排列方式也很有趣，电猫国际居中，悄悄宣告着三大巨头的地位。

奔狼这个名字很奇怪，在行业内谈及色变。销售收入达到了八十亿元，净利润是三十五亿元，与中通电信两千多亿的利润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企鹅技术去年收入达到一百九十六亿元，利润达到九十八亿元，虽然同为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企鹅技术的体量比奔狼几乎大了一倍。

三大巨头中最神秘的当属电猫国际，这家企业至今没有上市，因此不需要公布业绩，显得扑朔迷离。然而，精明的分析师总能寻找到蛛丝马迹，仅仅在“双十一”光棍节当天，其购物平台销售收入就达到几十亿元，几乎是奔狼一年的销售收入，利润更是高高在上，超越企鹅技术和奔狼，成为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

居于江南的电猫国际独步江湖，企鹅技术名次居中，赫赫有名的奔狼只能垫底，这就是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的格局。然而，电猫国际主攻电子商务，奔狼专注搜索，企鹅技术的重点在于即时通信和游戏，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各自闷头发大财。

第三排是更小的标志，代表次一级的赞助商，新浪、狐扑、网通、孤山和盛大网络，以及一些新近崛起的互联网明星，魔盒也赫然位列其中。

舞台布置和入场格局正好反映了中国互联网的格局，三大电信运营商凭借垄断地位，实力强劲，通吃语音和数据网络市场。电猫国际、企鹅技术和奔狼三大巨头雄踞杭州、深圳和北京，互不相干，众多互联网公司打成一团，好不热闹。

郭鑫年即便成为全国互联网论坛的演讲嘉宾，仍然是互联网的二流角色，温迪硬把他抬进大会，成为演讲嘉宾，这就是贤内助的力量。他们从会议中心出来，来到展台，温迪远远看见，罗维一个人正在门口晃悠，向自己招手。郭鑫年已经成为演讲嘉宾，而罗维成为挤在观众中的一根屌丝，半年前，谁也想不到今天的光景。

温迪匆匆出门，将罗维接进来，他来这里并非偶然，全国互联网论坛是投资的盛宴，著名投资人和业界大佬都会出席，对于急需投资的罗维是最好的机会。他早早来到会场，在门外买了十块钱的盒饭，草草吞几口。他以往一定会跑到旁边的五星级酒店，享用一顿自助早餐，现在偏要和农民工一样吃盒饭，并非吃不起，而是他刻意改变。

然而，当他来到大会门口，却发现自己手中只是普通门票，而今天是媒体日。当温迪把罗维接进来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全国互联网论坛即将正式开始！

郭鑫年警惕地看着罗维和温迪，挤过去说道：“Wendy，马上就要剪彩了，去看看。”

郭鑫年牵着温迪的手擦肩而过，让在一边的罗维脸上保持着礼貌的笑容，愤怒和无助却摧毁了他的内心。我创业失败，连未婚妻都跑了，如今一无所有，自讨其辱！他将手中资料揉成一团，扔向垃圾桶。

66
三大巨头

九点是揭幕仪式，十点钟是大会的主题演讲。

嘉宾们进入会议中心，蓬荜生辉，走在前面的是政府官员。三大运营商不敢落后，第二批进来了上百人，运营商之间是竞争关系，自然而然分成三波，落座在电信部官员之后。他们是央企，与官员们关系紧密，互相握手寒暄，会议中心立即喧腾起来。参加会议的互联网企业代表一起涌入，挤满前面的座位，接着大门打开，听众们涌入，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会议安排有条不紊。十点整，贵宾休息室大门打开，几十位嘉宾胸戴红花，步入会场。为首一人面貌慈祥，正是电信部主管的一位副部长。他不敢托大，身体一侧，让身边之人先行进入。

什么人竟然让政府高官礼让？

更加让人惊奇的是，众高官和企业家都西装革履，此人却偏穿着一件简简单单的短袖，身材足比其他人矮了一头，要是放在人群中根本显不出来。再仔细看，此人脑门宽大如海，颧骨如山隆起，下颚如柱挺拔，五官异相，却有一个又大又好看的鼻子，一贵益九贱，将面相彻底翻盘。一位鼎鼎大名的投资人曾经因为他相貌怪异，拒绝投资给他，后来肠子悔青。此人在接受电视访谈的时候自嘲说，男人的长相和智慧是成反比的，长得丑，没本钱，只能去不断努力，努力的人往往都有点儿古怪。

他正是电猫国际董事局主席，云沧海。他出国访问的时候，各国总统、首相和总理都要亲自接待，绝对有资格让副部长屈尊让行。

云沧海生而平凡，与伟大两字毫无关联。他小时候的梦想是考上北大，高考落榜，第二年继续落榜，第三年才勉强被一所师范学院作为专科生录取。毕业之后他在一所学校担任英文老师，闲暇之余，在西湖边上办起英语角，后来成立了一个翻译社，曾背着大麻袋到广州去进货，销售鲜花和礼品，甚至还曾经推销过医药。

他似乎想证明，没有卖过鲜花和狗皮膏药的英文老师，绝不是好的创业者。

一九九五年初，云沧海偶然去美国，首次接触到互联网，那时他还对电脑一窍不通。他回国之后，立即凑了两万块，筹建了一家名叫中国黄页的网站。一九九七年，云沧海正式去职，用五十万资金创办电猫国际，从此一发不可收，先后创办了多个电子商务品牌，他历任电猫国际集团董事局主

席、软银集团董事、中国雅虎董事局主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咨询委员会（ABAC）会员董事等等。电猫国际独占电子商务业务，是最赚钱也是最舒服的生意。其貌不扬、学历和家世一无所长的云沧海，就是这样完成了屌丝的逆袭。

跟在部长和云沧海之后的是另外一位互联网巨头，企鹅技术董事局主席，马幻城。他戴着眼镜，穿着西裤搭配普通的白色衬衣，看来极为寻常，却有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气势。他大学时学的计算机，十几年前本是一家寻呼公司的程序员，模仿国外的即时聊天软件，做出一款小小的产品，供用户免费使用。传呼机昙花一现，手机大行其道，寻呼公司瞬间转型，他的即时聊天工具上却聚集了几十万用户。随着客户增长，必须租用更多的服务器和带宽，运营成本让他吃不消。

开天辟地从来都有两种，一种为梦想所驱使，另外一种是走投无路，不得已而为之，马幻城被直线上升的开支逼上了梁山。他不得不到处化缘，前往北京试图将这家企业用六十万元卖出去。万幸的是，没人愿意买这家毫无赢利能力的企业。他返回深圳，现实告诉他，只有好产品远远不够，要实现梦想，必须要有人付钱。为了养活那个平台，让那几十万免费用户满意，马幻城砸锅卖铁，竟然杀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血路，小小的企鹅成为互联网江湖的霸主之一。

几位嘉宾从嘉宾休息室出来，会议中心安静下来，等待着第四个人的出现，唯一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的那个人，李无觅。在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之中，身世最屌丝的云沧海实力最强，学历和背影最深厚的李无觅却陪居末席。他毕业于北京大学，随后赴美国留学完成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开始钻研搜索引擎技术，回国创建了奔狼。

然而，中通电信的总经理路向东、飞虎创始人洪业走出嘉宾室，仍然没有看到李无觅的身影，他消失了吗？他不该缺席这次盛会。云沧海专注电子商务，奔狼的业务是搜索，企鹅技术靠即时通信起家，各自为政，相安无事。三巨头关系和睦，三人同时出现已经成为全国互联网论坛的一道风景，今天怎么缺了一人？

当聚光灯跟随嘉宾进入会议中心，观众们骤然看见，在嘉宾席侧面已经坐了一人，大屏幕上显示出一张相貌英俊的面孔，正是奔狼的创始人李无觅。一个在美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追逐梦想，有时喜欢高谈阔论，有时是稳重的首席执行官，站在讲台上又是一个非凡的演讲者，还是时尚媒体的追逐对象。此时，他非常低调地选择与观众们从大门挤进会议中心，独自坐在属于嘉宾席的一个偏僻角落。

观众们来不及细想，嘉宾入席，灯光齐暗，音乐响起。一阵疯狂狮舞之

后，聚光灯打开，舞台中央出现一位光彩夺目的凌波仙子，翠绿娇俏地从舞台底部冉冉升起。摄影机将她的面孔投射在大屏幕上，观众“啊”了一声，“啊，她！”这次全国互联网论坛为了吸引消费者眼球，竟请来顶级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

主持人摆出主播架势，轻轻上前几步。她不愧是大牌主持，气场十足，将刚才出场嘉宾的喧闹压了下去，她用麦克风说道：“很荣幸，能够参加这届全国互联网论坛。这对于我是陌生的世界，却是最光明的世界，欢迎大家！”

掌声落地，主持人继续说道：“当我收到请柬的时候，我想，为什么请我来做主持，互联网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打开手机，微博，喜欢的音乐，各种吃喝玩乐的地方，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进入了互联网的世界。故此，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担任这次大会的主持人，想认识互联网的幕后英雄。你们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沟通方式，你们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明星！”

主持人是顶级电视台的当家花旦，情商极高，几句话引来如雷的掌声，主办单位意图通过主持人吸引普通百姓关心移动互联网，明显达到了目的。主持人笑笑，走到台下领导身边：“作为一名主持人，我站在舞台中央，却深深知道，记者、摄影、编辑、灯光、化妆、音效，他们的贡献绝不比我们少，却默默无闻。同样，互联网企业风光无限，我们常常忽略了政府管理部门，他们默默奉献，就像电视台的幕后人员，应该得到尊重和爱戴。现在，有请张部长，请大家用掌声表达感谢！”

领导们很受用，张部长缓缓站起，与主持人握手，走上讲台。领导干部在这种场合只能说些套话，好在张部长比较识趣，将时间控制在十五分钟之内，便走下舞台。

主持人再次出现的时候，褪去了凌波仙子的翠绿，一袭金灿灿的龙袍加身，光芒万丈。无论金融投资还是互联网行业都收入颇高，吸引不少美女加入，那蓝和温迪都是佼佼者，然而在企业必须低调，哪有大明星的气场和架势？主持人龙袍加身，配合舞台灯光，美丽得让人不敢逼视。她款款走到讲台，对着麦克风说道：“几年前，我在聚会中认识一位朋友，朋友介绍了一位朋友给我。这家公司名字叫作电猫国际，我心里说，这名字好奇怪，肯定是开餐馆的。后来，我的助理都笑我孤陋寡闻，连大名鼎鼎的云沧海先生都不认识，非常荣幸，有请云沧海先生。”

云沧海排在副部长之后，成为全国互联网论坛的第二位主讲嘉宾，人人都觉得合情合理。话音刚落，云沧海还没有上台，工作人员端出一个金光灿灿的脸盆摆在中央，惹得观众议论纷纷。早就有传言，云沧海向全体员工发出邮件，将辞去电猫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一职，只是还没有印证。

这个金盆说明什么？洗手？

灯光倏亮，云沧海身着对襟白褂出现在讲台上，先向主持人笑笑，双手一拱，向会场观众问候："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别来无恙！"坐在第一排的是政府高官和几位互联网大佬，笑着还礼，气氛祥和。云沧海拔下麦克风，这是他的习惯，他不愿意像木偶一样站在固定的地方。他走到舞台前方，距离观众只有几米距离："谢谢大家，从全国各地，从海外来的听众和嘉宾。我何德何能，被安排在第二位发言？本来要推辞，想想作罢了，因为这次大会对我非同一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期待这一天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在这个时刻，我应该说些什么。其实，我就像要结婚的大姑娘，盼着嫁人这一天，到了这一天，除了傻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听众屏息等待，他们都能听出来，云沧海要有重大消息发布，似乎验证了传闻。

云沧海在舞台上缓缓走了几步，说道："我非常幸运，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我为什么会这么幸运，让电猫国际有了今天？这就是信任，我们坚持到今天，就是信任的结晶。你在我们的平台上，从陌生人那里购物，付钱给他，买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经过上千公里，通过一个不认识的人到了你手上。这就是电子商务，这在十年前完全是天方夜谭，如今，每天有两千四百万笔这样的交易，这意味着两千四百万个信任在流转，大家选择相信我们。当其他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不相信未来时候，我们选择了信任，信任让世界更开放、更透明、更懂得分享、更承担责任，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想谈的第二点是变化。三十年以前谁都没想到今天会这样，没想到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没想到电脑深入人心，没想到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得那么好，更没有想到淘宝会起来，谁都没想到那些坚不可摧的巨人会轰然倒地！这是一个变化的世界，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畅想未来，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属于谁？不属于我这个四十八岁的老头子，这是年轻人的时代。我年轻时曾经迷茫，我一无所有，凭什么改变世界？假如不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以前是论资排辈的时代，轮不到我们大展拳脚。我感谢变化，我拥抱变化，我感谢无数人的抱怨，因为你在抱怨的时候，我才会有机会！

"谁也没有可能不败，没有可能不老，没有可能不糊涂，解决不败、不老、不糊涂的唯一办法，就是要相信年轻人。相信他们，就是相信未来。"云沧海走到金盆旁边，将麦克风放在一边，双手缓缓伸进去，主持人立即把麦克风递到他嘴边。他平静地说道："从今天起，我将不担任首席执行官，从明天开始，我将有新的生活。我是幸运的，四十八岁离开工作，从明天开始，生活将是我的工作！谢谢大家。"

云沧海亲自证实退出江湖，会场轰动，观众们一起站起，向这位传奇人物鼓掌。他创造了电子商务的时代，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如今互联网天下三分，大局已定，风云人物功成身退，进退自如，怎能不让人钦佩？掌声平息，云沧海结束演讲，灯光大开，他走下舞台与部委领导逐一握手。

坐在嘉宾席后排的那蓝忽然看见，云沧海正在与爸爸握手，父女间好像有感应一样，目光一碰。那蓝爸爸是电信部法规司司长，正巧与女儿参加同一个活动，早上一起出门，来到会议中心，那蓝进入会场，他去参加剪彩仪式。他满脸笑容，想帮助女儿拓展人脉，轻轻挥手，把女儿招到身边，带她来到云沧海身边，说道："云总，这是那蓝，是高摩的投资人，看看我们像吗？"

云沧海虽是互联网巨头，仍受政府管理，不敢怠慢，笑着说："那司长，您女儿吧，怎么能不能像呢？"

那蓝见过不少高官巨贾，少爷爸爸的地位更是高绝，见到云沧海并不紧张，笑着说道："云总开创了电子商务的新时代，如今金盆洗手，笑傲江湖，我恰逢其会，十分荣幸！"

云沧海做出退出江湖的决定并不容易，皱眉叹气："除了工作，还有默默奉献的家人，也该多陪陪他们。"

那蓝看出了异样的神情，问道："云总，您似乎有顾虑。"

经过十几年的竞争，三大巨头各霸一方，互联网江湖相安无事，云沧海放心退出。然而，这是变化的世界，谁也不知道暴风雨何时到来，云沧海愿意随便露出心迹，反问："哦，觉得我有顾虑？"

"我可以直言不讳吗？"那蓝难以判断，云沧海是礼貌性地提问，还是真心询问意见。

"请讲。"云沧海不相信眼前这个好看的小姑娘懂得互联网。她是高官的女儿，虽然在高摩这种投行工作，身份唬人，不见得有什么真本事。

"您刚才谈到变化，我十分认可。现在晴空万里，其实巨大的浪潮正在袭来，将迅速颠覆互联网的格局。"那蓝做过深入的研究，直言不讳。

"这个浪潮是什么？"云沧海岂能无知无觉？他也发现了蛛丝马迹。

"移动互联网！"那蓝相信，当这波浪潮袭来的时候，无论是小舢板，还是巨型战舰，没人能够躲避，即便电猫国际在十几年的互联网大战中战功赫赫，无人能敌，当大海发怒的时候，也必须避让。恰在此时，战功卓著的

舰长却要金盆洗手！群龙无首。

云沧海不复刚才的春风得意，难道我错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将被新的浪潮吞噬？表面的平静预示着即将来临的狂风暴雨。他已经看到移动互联网到来的迹象，那蓝几句话说中他的心事，轻轻坐下低头沉思。

那蓝爸爸脚步移动，带那蓝来到李无觅身边，说道："李先生，这是我的女儿那蓝，现在在高摩负责风险投资，关注的重点是移动互联网。"

"很高兴，Diva。"李无觅见到那蓝，眉毛一动，站起似有话说，碍于那蓝爸爸在场，十分收敛。

"啊，Robin，久违了。"那蓝称呼他的英文名，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看着李无觅。

"你们认识？"那蓝爸爸听出言外之意。

"是啊，我毕业实习的时候，曾经给李先生端茶倒水。"那蓝曾经在高摩做了三个月的实习生，参与了奔狼在纳斯纳克上市。

那蓝爸爸依稀记得那段经历，女儿却从来没有提及李无觅。他满腹狐疑，正想询问，会场安静，主题演讲继续，那蓝向后稍退，坐在爸爸身后的位置。

67
央企巨头

第三位登台亮相的嘉宾是中通电信的副总裁路向东，他十年前从福城分公司调入中通电信总部，先从短信入手，全力拓展数据业务。路向东的名声没有马幻城和李无觅那么显赫，只因为他出自央企，不得不低调。若论实力，中通电信比互联网三大巨头加在一起还要大很多倍，他排在云沧海之后发言，谁也没有话说。

路向东与云沧海的演讲风格截然相反，规规矩矩地感谢了组织单位和上级领导。观众正以为他要说些套话的时候，他忽然放下讲稿，朗朗说道："大家都说，我们是通信业的老大，其实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谈不上强大。云总刚才的主题词是信任和变化，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危机和责任，企业从优秀到落后很容易，走到破产的边缘不是不可能。过去十年，多少辉煌无比的跨国公司，或者被兼并，或者破产，不复存在。我没有理由谈成绩，唯有责任不可以忘掉。作为央企，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这是国家交给我们的光荣的使命和不可推卸的

任务。然而，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我们早已不是过去的垄断企业，担子越来越重。”

路向东停顿一会儿，举起手机问道：“有人说我们中通电信垄断，在座的有没有使用电联的朋友？”

大约三成听众举起手来，路向东又问道：“谁在使用电讯的服务？”

又有三成听众举手，路向东笑着问：“大家看看，三足鼎立，谈何垄断？我再问问，谁在用企鹅技术的聊天工具？”

会场中几乎人人举手，唯独嘉宾席的云沧海和李无觅毫无反应。路向东笑指马幻城：“真正的垄断者是企鹅技术，对不对？中通电信如履薄冰，永远不停地爬坡，不能歇下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我们的对手不仅是电联和电讯，还有互联网公司。它们冲进了我们的地盘，借用我们的带宽，掠夺着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们却不得不保护它们，用自己的资源养活它们。”

无论市场竞争多激烈，在这种场合，大家都和和气气。路向东代表央企，本应该和谐庄重，竟然火力十足，观众和记者们兴奋起来。路向东划开手机屏幕，画面立即被投影到大屏幕上。他扬起声调：“这里有一款应用，哦，他们的创始人今天也在。产品是什么？手机上的对讲机，名字叫作魔盒。它可以发送语音和文字信息，替代电话和短信业务。根据我的统计，用户使用之后，运营商的短信业务减少了四分之三，电话业务减少一半。所以，中通电信的最大对手不是电联和电讯，而是这个魔盒！电联和电讯要抢夺我们的用户，魔盒却要我们的命！电联和电讯公正公平地和我们竞争，魔盒却完全不守规矩！”

听众们目瞪口呆，路向东的发言实在让人意外。

郭鑫年也吃了一惊，路向东怎么将炮火对准自己？郭鑫年这种微型企业，与中通这样的巨无霸，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他目光有意无意之间，扫到那蓝。她也立即想到魔盒，两人目光一碰，郭鑫年的视线立即收回来，那蓝却撇来了担忧。

那蓝充满困惑，路向东为什么在这种高大上的场合炮轰魔盒？

那蓝还没有想明白，路向东开始了下一段发言。他来自福城，在北京没有根基，一把手即将退休，要想再上一层楼，必须有靠山，少爷家族便是他身后的大树。老爷子轻轻一推，他就能踏上这个台阶。这是利益交换和输送，自己必须帮助少爷做好快讯，一切都在不言之中。魔盒免费，越来越

多的用户卸载快讯，用户流失的势头十分明显。路向东越来越怕，答应少爷的事情不能兑现，不仅意味着自己的位置无望，能不能保住乌纱帽都不一定。路向东还有更堂而皇之的理由，魔盒正在摧毁电信运营商的根基，中通、电讯和电联三大运营商的核心业务就是语音和短信，正在被魔盒侵蚀。三大运营商进行了磋商，意识到了魔盒的可怕，必须将魔盒扼杀在摇篮之中。今天的全国互联网论坛，就是他精心布局之后的发难，打响了围剿魔盒的第一枪。路向东火力全开，大声质问：“用户为什么要使用魔盒？原因很简单，免费。”

听众惊呆了，堂堂央企竟然瞄准了小小的互联网企业。路向东苦笑着说道：“你们可能觉得我大惊小怪，其实我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不阻止这种行为，我告诉你，中通的短信业务和语音业务，用不了两三年就会消亡，超万亿的国有资产就要流失，这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

路向东的指责十分严厉，他义正词严地继续说：“如果公平竞争，我们没有话说，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魔盒为什么能够免费？运营商每年花费数千亿资金，铺设光纤、建设基站和交换机，打电话交钱、发短信付费，就像买东西付钱一样，天经地义，如今怎么会变成免费？”

路向东准备充分，气势惊人，帽子乱飞：“道理很简单，魔盒占用了运营商的网络。请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大家都不支付短信费和话费，谁来铺设和维护网络？这是寄生虫的生存模式，吸取别人的营养，养肥自己。我代表中通、电联和电讯三大运营商，决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决不让国有资产流失，决不允许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我们必须共同维护互联网和通信行业的秩序，这是我们的职责！”

三大运营商盯上了魔盒，那蓝心里一动。路向东在全国互联网论坛突然发难，炮火大开攻击魔盒，少爷依靠与运营商分成获利，中间有没有关系？路向东肯定还有后招，那蓝生长在高官之家，洞悉大家族敛财的秘诀，又在高摩，熟知互联网和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态势，一眼洞悉其中的秘密。只是，一旦运营商和大家族联手，没人能够抗衡，不由得为魔盒担心起来。那蓝忍不住回头去看，温迪正俯在郭鑫年耳边，两个人低语着，身体自然而然地互相靠近，俨然情侣。那蓝心中升起酸楚。

主持人极为聪慧，见路向东演讲结束，款款走上舞台，说道：“路总既然提到魔盒，魔盒的创始人恰巧也在会场。路总说魔盒是寄生虫，依赖运营商的网络基础生存，郭先生，你怎么看？”

如果用户抛弃电话和短信，使用魔盒，的确对运营商构成威胁。魔盒来自一个小小的想法，郭鑫年无意撼动三大运营商，被斥为寄生虫，盗窃运营商的网络，他完全不能接受，站起来，就事论事地说道：“路总对互联网

的理解高人一筹，我十分钦佩。您说过，运营商要从语音业务向数据业务转型。的确，魔盒伤害了您的语音业务，却扩大了数据业务。魔盒每天消费巨大的数据流量，帮助运营商转型到数据业务。在美国，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数据收入已经超过传统语音，这不是明显的例子吗？”

主持人喜欢这种争论的气氛，煽风点火地说道：“路总，您的意见？”

路向东看似理直气壮，背后却有不能说的动机，快讯这件事办不好，有何面目去见少爷？还怎么在中通电信混？他站起来举起麦克风，直接反驳道：“美国是美国，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你是香港人，哪懂得中国的市场？”

郭鑫年极为叛逆，说话毫不留情，一点儿不给路向东面子：“我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这句话掷地有声，观众的掌声暴风骤雨一般，路向东被明显抓住了话柄，犯了大忌，发言却被掌声打断。第一排的电信部领导侧头相向，嗤之以鼻，带头为郭鑫年鼓掌。听众更是痛恨央企，大有痛打落水狗的架势，一起为郭鑫年叫好。掌声持续不断，时间越久，味道越不对。观众本就对垄断企业不满，魔盒与运营商相比是绝对的弱者，掌声持续，渐渐变成对魔盒的支持，对路向东的抗议。

掌声压下路向东的反击，郭鑫年开口，掌声很配合地停息。他喜欢历史，侃侃而谈：“谁说香港人不懂中国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香港人一直没有忘记。举例来讲，香港使用繁体字，是不是更传统一些？可是，很多内地的朋友学的是农民起义史，只知道李自成，不知道陶弘景！”

大多数听众的确不知道陶弘景，郭鑫年这句话并不高明，本来观众为他叫好，他却一句话把他们都推到对立面。路向东意识到失言，趁着这个机会，将话题扭回来，说道：“电信业务关乎国计民生，又涉及信息安全，必须要有国家牌照，魔盒有吗？”

这是垄断央企威胁民营企业的常用话术，非常有效，观众没有想到还有这层道理。郭鑫年略微想想，回答道：“路总代表运营商，关于政策法规，电信部才有最终解释权，是不是？”

这句话十分在理，电信部领导就在台下，路向东的发言有越俎代庖的嫌疑，只好闭嘴不言。郭鑫年没有顾忌，抢先说道：“各位领导都在，我想说说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创业者，核心团队就五六个人，小得不能再小的微型企业，一无所有，不能与运营商相提并论。我们只想创造出伟大的产品，与用户分享，不指望国家能够扶持，只希望一点，国家能够给我们

创业者一个生存的空间。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命运和中国的未来，不掌握在央企手中，而是在我们这些平凡的中小企业手中。我们微不足道，美国的苹果和微软，中国的奔狼、电猫国际和企鹅技术，哪个不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我们自强不息，勤勤恳恳，砸锅卖铁，百折不挠，通宵达旦，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卖了婚房，妻离子散，挥洒汗水和泪水，承担税收，创造就业。我可以拍着胸脯讲，我们每个创业者都是焦裕禄！每个创业者都是活雷锋！各位领导，你们高瞻远瞩，制定行业法规，振兴和发展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我们创业者的命运就在你们一念之间。我恳求诸位，给我们中小企业一条活路！不要把我们逼到死路上，我向你们鞠躬，谢谢你们！”

这段话声情并茂，激起了听众们雷鸣般的掌声。主持人十分机智，走到台下说道：“很荣幸也很凑巧，部委领导恰逢其会，请说几句。”

部长十分机敏，这种场合毫无准备，万一传到媒体上，不知道会渲染出多大的风波。他向身边看看，指着其中一位说道：“法规司的那司长就在这里，他最有权威，对不对？

那蓝爸爸临时被领导推上焦点，绝不推辞。刚才演讲的这个香港小伙子是魔盒的创始人，女儿好像提过，那蓝爸爸从心里赞同他的说法，感慨万分，说道：“听了这位创始人的这段话，我很感动。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与民争利为最下者。央企是为百姓服务的，不是与民争利的。大家请放心，这点儿良知我还是有的。我们的政策法规一定要保护创业者，扶植创业者，创业者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会场传出掌声，政府官员说话滴水不漏。那蓝爸爸等声音平息，又说道：“然而，确如路总所言，电信行业关乎国计民生，还需要从长计议。”

那蓝爸爸看起来不偏不倚，其实从语气和用心程度，大家都能看出来，他是倾向于创业者的。

68
魔教飞虎

主持人对互联网的硝烟不那么敏感，说了几句场面话之后，走回舞台，请下一位演讲嘉宾上台：“欢迎下一位，飞虎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洪业先生。”

全国互联网论坛囊括各路人马，路向东是大型央企的代表，云沧海、李无觅和马幻城是三大互联网巨头的掌门人，郭鑫年代表了新的创业团队，洪业则是创业的成功代表，飞虎刚完成在美国的上市，成为今年名副其实的

风云人物。飞虎从杀毒软件起家，这个市场本来不温不火，却也舒适。没想到，飞虎彻底颠覆了规则，别的杀毒软件公司都在收费，他免费赠送，迅速占领了用户的电脑桌面。没人明白洪业的商业模式，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无人问，飞虎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飞虎占领了用户的桌面，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

洪业从杀病毒起家，谙熟各种入侵手段，把产品变成病毒，在电脑中扩散。在未征得用户允许的情况下修改电脑的底层设置，拦截浏览界面，窥视用户的隐私，分析他们的上网和购物习惯。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赚钱。偷梁换柱，插入广告，飞虎赚到了钱，在纳斯达克上市成功。互联网行业十分清楚这种伎俩，飞虎的本质上就是病毒，不停地传播，不停地吞噬，没有底线，如果大家都用这种方式不择手段地入侵，早晚天下大乱。

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就是飞虎的风格。

洪业没有西装革履，穿着横条纹的红色短袖，双臂架在讲台上，一副披靡天下的样子。他笑呵呵地用自嘲破冰："欢迎大家，我是洪业。大家肯定知道我们产品的名字，其实，我们做网络安全，希望给用户全方位的保护，那些名门正派误解我们了。当然，这是故意的误解。哈哈，如果是故意的，就不是误解，那是什么？在座的观众有没有人想出一个恰当的词语？"

一名听众高高举手，大喊："诽谤！"

洪业乐得手舞足蹈，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对对，你叫什么名字？人才！送你一年免费杀毒软件！"

"您那产品本来就是免费的。"那名听众悻悻坐下，台下黑压压数千人一起哄笑。

洪业讪讪一笑继续说："会议主办方跟我讲，我们是创业成功的代表，我的主题是互联网行业创业的秘籍。这么多年来，我们做了很多产品，我有资格站在这里讲话！不是因为我有多么成功，而是因为我曾经是最大的失败者，犯过巨大的错误，被骂得狗血喷头，而且我还会继续犯错。通过这些错误，我总结出一些心得，就是几个"心"字，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是用心。我有些同事买了房子，开始装修，花很多时间在网上搜索，到建材城和卖瓷砖的人斗智斗勇，成了装修专家，瓷砖专家和马桶专家，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房子，只要拿出装修的精神，一个外行能够成为瓷砖专家、浴缸专家，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产品专家。可是，你成为马桶专家有什么用呢？你又不是家具设计师，你一辈子能装修几次？对不对？所

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放在产品上，你就会越来越棒。”

后排的听众中有不少是创业者和产品经理，一起鼓掌。前排嘉宾席的几位互联网大佬一动不动，他们的公司规模远超飞虎，不屑洪业的作为，不需要捧他臭脚。郭鑫年张牙舞爪地鼓起掌来，直到温迪抵了抵才收敛下来。他目光向周围一扫，前排隔了几个位置便是马幻城，双手轻击赞同洪业的观点。郭鑫年不禁佩服，马幻城公司规模十倍于飞虎，正在与飞虎爆发商业大战，虚心受教，难能可贵。

洪业等掌声落地，又说道：“第二个心是将心比心。这是小我、忘我、无我，我们做产品都讲究用户体验，为什么不叫产品经理体验，不叫老板体验，而叫用户体验？因为所有体验都从用户角度出发，你觉得好的产品，用户不一定买。学会从用户的角度思考，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做到。随着经验增加、阅历提升，讲得最多的是什么？是‘我认为’‘我以为’‘我觉得’，自我太多了。很多时候做产品，是给自己做，而不是为用户做，这不是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就是以用户为中心，道理谁都懂，真正做到的并不多。很多创业者到处山寨，寻找新功能加进来，是不是将心比心？甚至没有倾听用户的反馈，多数人确实没有做到这一点。

洪业开始谈第三个心字：“很多人上班时做产品设计，下班就和工作无关了，他们很难成为优秀的产品经理。体验无处不在，比如乘坐飞机旅行，登机和机场安检的流程都是用户体验。如果不幸摔伤了腿，拄着拐杖去医院，你不知道到哪儿划价，到哪儿交费和拍片子，楼上楼下跑很多来回，这是糟糕的体验。在北京西直门的桥上，司机像走入丛林一样迷路，这个设计也很糟糕。体验无处不在，处处留心，把自己当成用户，抱怨完之后想想为什么，怎么改善，这是一个头脑体操。如果我是道路设计师，如果我设计医院，如果我设计遥控器、手机和车钥匙，该怎么办？怎样做得更好？处处留心皆体验。泡在唐诗三百首里，写不出伟大的诗篇。我们有赤子之心，有胸怀，游历名山大川，才能有写诗的灵感，灵感来自产品之外。有一位苹果的设计师，他以前做什么？应该是搞IT（信息技术）的吧？不是，他设计过最酷的马桶，为什么来设计苹果手机，不觉得在白色上有共同的灵感吗？”

洪业不讲大道理，而是叙述身边的故事，观众们听得都很入迷。只有经历过失败，脚踏实地之后才能够说出这些肺腑之言。

讲完的洪业走下舞台，来到第一排的云沧海、李无觅和马幻城身边。他拱手笑着说：“三位老大，我没资格给你们当老师。不过，主办单位请我讲，我不得不说，见谅。”

洪业野心勃勃，不甘于做互联网的二流角色，杀毒产品免费之后，横扫市场，占据客户端，加强搜索业务，势力渐大。不过他知道此时与三大巨头还相距甚远，因此并不愿与他们有正面冲突。说完，他嘿嘿一笑，向后排走去。排座显示出了主办单位的良苦用心，政府官员、央企领导和三大巨头坐在第一排，第二排座位是其他较大的互联网公司，狐扑的张云清，网通的丁易都在这里，郭鑫年和温迪也坐在这一排。网通和狐扑虽不济，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洪业继续向后。第三排是投资人，洪业立即看见一位熟人，走到身边笑着说道：“宇总，您也来啦？”

摄像机随着洪业的手势，将此人的面容投射到大屏幕上。不少观众认识这个面容儒雅的中年人，正是孤山软件的前首席执行官宇泰来，互联网江湖的老将。

69
魔盒崛起

掌声震耳响起，气势上压过洪业。

企鹅技术凭借即时聊天软件起家，成为三大互联网巨头之一。马幻城只有三十几岁，已经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教父级人物，又刚刚成为《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十佳首席执行官。

黑压压的观众席坐了两千多名听众，超大的舞台的右侧有一个讲台。马幻城十分低调，中规中矩地站在讲台后面，凝视着听众。他本是一名程序员，做出一款当时不起眼的产品，供用户免费使用。他被直线上升的开支逼上了梁山，开始创业，竟成为互联网江湖的霸主。他缓缓讲述自己的创业历程，没有炫耀也没有煽情：“那时，我没有梦想，只有一个想法，找到钱，维持带宽和服务器的费用，让那些信任和接纳我的用户留下来，使他们不失望，哪怕卖血也行。这就是我一以贯之的理念，无论技术怎么发展，都必须为客户创造最佳体验。当我挣到第一笔五十万的时候，我没有买房，而是用来租服务器。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决定之一，能够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服务，我足慰平生！”

掌声之后，马幻城走下讲台。温迪与他距离极近，弯腰走到他面前，双手奉上名片：“马总，我是魔盒的投资人，温迪，很高兴能遇到您。”马幻城礼貌地接来名片，微微一笑，目光转到台上。

郭鑫年双手揣兜一动不动，他个性高傲，即便在马幻城面前也桀骜不驯。主持人姗姗登台，落落大方地向全体听众宣布：“下一位演讲者或许名不见经传，但是很多人已经是他的忠实用户，手机上的对讲机。大家知道他

的名字吗？”

听众们大喊魔盒，却无人叫出郭鑫年的姓名。主持人笑着说道：“现在，有请来自香港的郭鑫年，魔盒的创始人，分享他的创业理念。”

灯光熄灭，温迪轻轻叮嘱郭鑫年：“此时此刻，你的表现将决定魔盒的增长速度，大胆，颠覆！”

郭鑫年点头，抬腿要登上舞台，温迪却不松手，递来一杯温水，说道：“别急，再等十五秒，让掌声再热烈一些。”

掌声越来越响，压过了对马幻城的欢迎。郭鑫年佩服温迪心思的巧妙，也记住她的提醒。忽然，全场灯光熄灭，听众正在困惑，一秒、两秒、三秒，舞台灯光忽然闪亮，聚焦在舞台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坐在舞台角落的一个简易汽车模型里面，仿佛在高速驾驶。夸张刺耳的手机短信声音响起，他一边开车，一边打开手机，念出来：“亲爱的，在哪里？怎么又不回我短信？”

小伙子夸张地双手离开方向盘，敲击键盘，说道：“我在开车，等会儿回。”

滴滴短信声音再起，小伙子低头看手机，念道：“哼，是不是又去搞暧昧了？”

忽然刺耳的刹车声音响起，轰隆一声，灯光全灭，暗示着车祸的发生。听众听腻了主题演讲，这种表演的形式让人耳目一新。灯光重新聚焦，一个女孩子在路上边走边发短信，自言自语：“哼，总说开车不回我短信，肯定和他们公司的小秘书在吃饭。”

她只顾埋头发短信，没有看到眼前的电线杆，砰地撞上去。灯光再次熄灭，只有“咣当”一声在回响。另一束灯光亮起，走上一个推销员模样的白领，三个电话在手中跳来跳去，“喂”、“hello”、“你好”，说个不停。灯光变幻越来越快，一个牙科医生的短信声音响起，伸手去接，病人仰天狂吼。短信一响，一名运动员掏出手机，其他人飞快冲过终点。

音乐声音响起，灯光大亮。舞台上的年轻人们聚集在一起，一起合唱起来：

我们是移动一族，这是移动的时代

有时，手机让我们烦不胜烦

它，让我没法开车

它，随时打断我的手术

它，打乱我的生活

可是，我又离不开它

歌声中，灯光熄灭又闪耀，郭鑫年出现在舞台正中，悠然说道：“其实，你们可以试试魔盒。”

十几名演员将郭鑫年围在中间，一起高唱：

魔盒，这是什么

手机上的对讲机

语音聊天，简单！完美

开车的小伙子把手机放在嘴边，唱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走路的女孩子也把手机放在眼前，绕开电线杆，回答：“亲爱的，谢谢你，玫瑰花准备好了吗？”牙科医生用同样的姿势，左手拿着电钻，对着魔盒说道：“等等，我在手术，等拔了这牙。”病人也把手机放在嘴边，说道：“老婆等等，这个牙科医生太不靠谱啦。”

十几名舞蹈演员拥着郭鑫年来到讲台，举起双手，示意全场观众打开手机，大屏幕出现搜索魔盒的界面，郭鑫年大喊：“现在，让我们下载魔盒，非常快，非常简单。”

“来，大家随我摇一摇，天涯从此若比邻！”郭鑫年展示着魔盒的功能，认真地扭着腰肢，难看得要命。

“来，大家随我扫一扫，海内从此存知己！”演员们一起念起台词。

“来，换个姿势，这个姿势才最流行！Fashion（时髦）！In（流行）！”演员们聚集在一起，把手机放在嘴边，他们唱得没错，这个姿势果然开始在流行，街边、咖啡厅、办公室、飞机上，人们开始把手机从耳边移开，放在嘴边。

音乐和舞蹈烘托出欢快的气氛，听众掏出手机，按照郭鑫年的指引，快速安装，开始使用魔盒。前面的领导、大佬和嘉宾也受到气氛感染，各自安装下载。马幻城做即时通信起家，下载安装打开魔盒，完美而简单，不由

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埋头研究。唯独路向东一脸晦气，双臂交叉，纹丝不动。

音乐和歌舞骤停，演员谢幕，这是温迪想出来的妙招。短短十分钟的歌舞让会场气氛high（高涨）起来，煽动力远远超过一般的主题演讲。郭鑫年喘口气，双手张开，问道："谢谢安装魔盒，大家感觉好不好？"

"好！"听众们听了一天讲话，歌舞声中扫去了会议的枯燥。

郭鑫年话归正题，指着马幻城说："马先生长我几岁，是我钦佩的偶像。他当初有了五十万，没有买房子，我从爸妈那里借来几百万作为首付买房，成了房奴。"

郭鑫年用自黑的方式开始演讲，观众果然买账，再次爆发掌声。他提起麦克风走到舞台正中："一年前，我在香港驾驶的时候，发送短信遇到车祸，幸好我命大。那时我有了一个想法，开车用键盘发短信太危险，于是萌生了做语音短信的想法。然而创业不容易，我来到北京，经历失败，意志消沉，又逃离了这个城市，在骑行唐古拉山的时候，与队友失去联系，四周是看不到头的黑暗。我的想法更进一步，把对讲机移植到手机上来。带着这个想法回到北京，那时我们一无所有，而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两百多万的忠实用户，谢谢主办单位，让我在此分享创业理念。"

郭鑫年的介绍单刀直入，没有什么花哨和技巧，实实在在。他举起一根手指，说道："经过那段失败的历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生来一无所有，没有资金没有品牌，甚至连尿布上帝都不允许带到这个世界。所以，我的第一个理念是，蚂蚁可以战胜大象！马幻城先生从零开始，创建企鹅技术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主持人扑哧笑出来，这个道理玄而又玄，却难以借鉴，不失时机地问道："蚂蚁战胜大象，怎么做到？"

郭鑫年没有忽略这个提问，大声接过来说："很好的问题。我喜欢历史，尤其是战争史。蒙古军队披挂皮甲，充其量算是轻骑兵，无论防护能力和力气都比不上欧洲骑士，正面作战根本打不过欧洲的重铠骑兵。蒙古人凭什么能够横扫欧亚？道理很简单，一个蒙古士兵配几匹马，跑得快，打不过你，我就跑，你追不上，我掉头来打你，像蚂蚁一样一点儿一点儿啃掉你。这就是蒙古人的战法，运动战，靠速度。欧洲骑士们负担大，拼不过速度，胜不能追，败不能逃。蚂蚁击败大象并非不可能，力量不如对手，规模不如对手，只有速度足够快，足够灵活。五十年前是大鱼吃小鱼，二十年前是强鱼吃弱鱼，现在是快鱼吃慢鱼！创业就是这样，实力不如你，品牌不如你，资金不如你，但是我比你快，比你灵活，你抓不到我，我就

立于不败之地。运营商的各位老总，各位互联网的老大们都在这儿。你们是大象，我是蚂蚁，是不是这个道理？”

蚂蚁可以战胜大象，郭鑫年自称为蚂蚁，潜台词就是我能够打败你们，火药味儿十足。观众总是同情弱者，听出对呛的味道，爆发出一阵掌声，逼着几位互联网大佬回答。主持人不失时机地将麦克风递给刚演讲过的洪业：“洪总，您来回答。”

洪业在几大巨头面前不敢托大，笑嘻嘻地说：“我们哪里称得上是大象，顶多是刚出生的小老虎，他们才是大象。”

主持人走进嘉宾席，将麦克风递给一直没有讲话的李无觅：“李总，您来回答。”

李无觅白手起家创建奔狼，理解灵活快速的价值，站起来回答：“我当年也是蚂蚁，挡在我面前的大象早已不存在了。不过，别忘记，不是所有的大象都笨重，大象也能翩翩跳舞。一个软件，小企业用五个人来开发，我们找来五十个人，速度就会比你快。”

IBM前任总裁郭士纳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叫《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寓意他带领IBM这头大象灵活应变。李无觅既认可郭鑫年的观点，又提出了问题，有很深的含义。听众对这个答案极为满意，爆发出掌声，等待郭鑫年的反击。

“同意！大象可以灵活快速，甚至您可以用金钱买来速度。幸好，我还有第二条秘诀。”郭鑫年侃侃而谈，他与几名互联网巨头的对话，充满智慧。现场的观众们暗暗佩服，两人观点不同，却并不争论和攻击，而是互相理解和探讨，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想法和语言，让这场论战充满智慧和启发。

“愿闻其详。”李无觅坐下，将舞台交还给郭鑫年。

“增加人手必然降低效率，抬高成本，牺牲利润。更重要的是，提高速度有两种方法，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将速度提高五倍，想知道吗？”郭鑫年示意听众表态，他们果然纷纷举手。他这才大声说道：“增加工作时间，每天工作八小时不够，那么就加班，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要将速度提高五倍，每天工作四十个小时就可以，是不是很容易？”

观众哄堂大笑，嘉宾们也笑出声来，郭鑫年指着观众说道：“大家别笑，增加工作时间，这其实就是大公司的做法。这已经是互联网公司的常态，企业得到了速度，可是工程师们怎么办？加班，没时间照顾父母，没时间

恋爱，没时间锻炼，没时间生活！我要问大家，你们生活为了工作，还是工作为了生活？知道我们和猪的区别吗？”

观众一起摇头，郭鑫年举起两根指头，大声说道：“猪做两件事，吃饭、睡觉。我们做三件事，吃饭、睡觉和工作。各位赶紧工作去，否则你就是猪！”

众人哈哈大笑，郭鑫年夸张地伸开双臂，大声说道：“且慢，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和驴子的区别又是什么？记住，驴是可以拉磨的。如果我们成天工作，比猪强一些，和笨驴有什么区别！而李总就是要找到更多的笨驴！”

郭鑫年跳下舞台，将麦克风举到一名听众身边，问道：“你想每天用更多时间来工作吗？”

这名观众左右看看，犹豫着，郭鑫年笑起来：“哈哈，你老板也在这里，是吧？”

郭鑫年向后走几步，目光之间，看见那蓝，在观众中如同繁星中的明月，脑海顿时错乱，她是谁？是那个美丽的花瓶小姐，还是那蓝？那蓝不是温迪，温迪也不是那蓝！郭鑫年快步走去，将麦克风递过去，问道：“这位美丽的，哎呀！”

那蓝早有防备，她第一次见到郭鑫年的时候，被称呼为美丽的花瓶小姐，十分狼狈。如果在这年度的全国互联网论坛也被这么称呼，以后恐怕就被定格为高摩的花瓶，以后的职业生涯必然大受影响。情急之下，那蓝用高跟鞋对着郭鑫年的脚面狠狠踩下，算是对郭鑫年屡次这么称呼的报复。

观众听到郭鑫年钻心疼痛的喊叫，正在惊讶的时候，那蓝站起来，笑容被摄像头捕捉投射到巨大的屏幕上，声音通过麦克风放大到会场，将观众的注意力转走：“好了，我不想增加工作时间，怎么才能提高速度？”

郭鑫年留在那蓝身边，举起第二根手指：“这是我创业的第二个秘诀，管理时间。”

那蓝不懈追问：“怎么管理？”

会议中心鸦雀无声，听着郭鑫年的分享。这是人生中最基本的道理，可惜我们常常做错。主持人举起手来，问道：“除了花更多的时间去考驾照，你好像没有其他办法。”

“好问题，我佩服你，你是最好的主持人，虽然我已经很久不看电视节目

了。”郭鑫年为主持人鼓掌，然后沉默着，聚集着巨大的能量。观众掉入沉默的陷阱，反而加倍认真。他走回自己的座位，从背包中掏出一张纸，伸向空中走回舞台中间：“这是准考证，通知我下个月去参加驾校考试，猜猜我怎么办？”

“找人代考？这是违法的！”主持人被夸奖得十分受用，积极与郭鑫年互动，听众哈哈大笑。

郭鑫年将准考证揉成一团，撕成碎片，向舞台上抛撒：“对于燃烧的石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要管理时间，就必须学会做减法！这是我创业的秘诀。我们总有太多想法，追逐太多目标，就像四处乱跑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真正要去哪里！人生之中，重要的事情并不多！我们必须删除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将精力聚焦在一两件事情。对于我，做好两件事足矣，第一件事是创业，第二是找到爱的人，永远在一起。驾照等这些琐事，都是浮云。”

主持人带头鼓掌，与郭鑫年轻轻一抱，这是极为特殊的礼仪，引起观众无限遐想，掌声更加炙热。那蓝见识到郭鑫年的睿智和风趣，他真的又傻又呆吗？还是传说中的大智若愚？

郭鑫年正要下台，温迪突然举手，不知何时，她手里握着一个麦克风，不失时机地提问：“你刚才说，蚂蚁可以战胜大象，我想问，你用多久才能打败企鹅技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

这是一个火药味十足的问题，郭鑫年明白她的意图，感谢她的提醒，除了那段歌舞，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详细地谈到魔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产品。郭鑫年笑着举起手机：“企鹅技术、奔狼、电猫国际家大业大，看似强盛，其实不堪一击。”

听众愕然，郭鑫年说完此话，沉默下来，仿佛和听众较劲，心里暗暗数到十，开口说道：“历史上，很多不可一世的王朝，强大得不得了，却是纸老虎。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秦国灭亡用了多久？骄傲的大汉王朝，从黄巾起义到灭亡，又用了多久？光芒万丈的大唐帝国呢？从黄巢起义到唐朝灭亡又用了多少年？距离我们最近的清朝，一九一一年爆发辛亥革命，宣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逊位。三大巨头兴盛无匹，比大秦、大汉、大唐、大清，又如何？只怕差上一些吧！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焉！在大趋势面前，强大的王朝都会灰飞烟灭，何况企业？诺基亚已是明日黄花，移动互联网突飞猛进，一步踏错便死无葬身之地。开心网，还记得当年偷菜的小芳吗？”

温迪不罢休，执拗地问道：“请回答我的问题，魔盒多久才能打败互联网

巨头？”

“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吗？”郭鑫年笑着反问。

“当然。”温迪演着双簧。

郭鑫年举起手机，魔盒的标志出现在巨大的屏幕正中，说道：“大家刚才下载了魔盒，完全免费，非常容易使用，对不对？几位大佬，同意吗？”

云沧海和李无觅不予置评，马幻城低头把弄魔盒，他先去看评论，众口一词的好评，界面至简，极易上手。郭鑫年得不到回应，快步走到舞台背后的玻璃幕墙，举起麦克风，笑着说：“魔盒根本不需要打败你们这些巨头，我们的产品基于手机。而你们的所有产品和业务模式都在个人电脑上，而用户正在抛弃电脑，拥抱手机，这就是大势所趋。”

他声音愈加有力：“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客户迁移不需要任何成本，完全免费，击败那些巨头就是这么简单。

“用不了多久，运营商也会发现，时代已经变了，语音和短信也将被魔盒替代，一条短信一毛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你的商业模式已经被颠覆，故步自封便是死路一条，我的介绍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郭鑫年没有想到，他在全国互联网论坛上的演讲震撼了观众，使魔盒在短期内取得了最大化的宣传效果，却也唤醒了沉睡的巨人。这些巨人睁开眼睛，发现世界已经改变，他们陷在过去的技术和成功经验，无法自拔。而郭鑫年的魔盒为他们指明了逃生方向，有些人继续昏睡，但是也有人擦亮眼睛，开始了痛苦的反思，以大无畏的精神重整团队，大象翩翩起舞，再次出发，震天撼地！

当聚光灯指向互联网大佬们的时候，马幻城认真倾听，若有所思。云沧海拿着几页白纸，记载瞬间的心得。李无觅与秘书密语，似乎已经开始行动。唯独一人脸侧一边，酣然大睡，正是狐扑首席执行官张云清。第二天，这些图片就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各地。谁都知道，一场硝烟弥漫的移动互联网大战，揭开序幕！

不等论坛结束，马幻城就起身离座，低声吩咐助理：“改机票，回深圳。”

忽然，一个留着胡须的男子挡在面前，递上名片：“马总，觉得魔盒怎么样？”

马幻城脚步不停，随口应付：“挺好。”

助理接下来名片，拦在前面：“这位先生，稍晚是提问环节，有任何问题，那时候再问。”

此人正是罗维，他来到这里并非偶然，全国互联网论坛是投资的盛宴，著名投资人都会出席，对于急需投资的罗维，是最好的机会。他一早来到会场，在会场外买了十元钱的盒饭，草草吞几口，来到会场，全程听了嘉宾演讲。企鹅技术是互联网霸主，直接面对魔盒的冲击，是罗维心中最佳的并购者，故此一直紧盯马幻城。他追上来说道：“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在来临，企鹅技术的用户正在流失，没有看到严重性吗？”

马幻城停住脚步，紧紧看着此人，穿着牛仔裤，圆领T恤，典型的创业者形象：“有什么对策？”

罗维再次将名片递过来说道：“只要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知道答案。”

马幻城接来名片，低头看去，龙邮创始人，罗维。名片上有一个二维码，旁边写着，扫一扫，这是什么？要是以往，骄傲早让罗维甩袖离开。他被打落地面，接了地气，何况每个月的巨大开支，逼迫他必须尽快卖出公司，低头卑微地笑笑：“牛先生，可以占用您一分钟时间，向您演示一下吗？”

“哦？”马幻城抬头，眼前这个年轻人眼光中亮晶晶，绝不寻常。

罗维掏出手机，滑开送到他面前，蓝色的简洁界面跃然而出。他痛定思痛，做了减法，将各种锦上添花的功能尽量去掉，大多数被集成在二级窗口，主界面只保留对讲机功能，经过反复测试，与魔盒对比毫不逊色，才拿出手来。

马幻城皱起眉头，困惑地看着罗维，这是山寨版的魔盒，几乎没有区别：“和魔盒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罗维说道：“魔盒看似无可阻挡，其实只有数百万用户，只占中国智能手机的百分之一。如果有实力的公司迅速推出产品，鹿死谁手，仍未可知。”

光芒在马幻城眼中一闪，这是难得的机会。魔盒虽然得到高摩的投资，招兵买马和大举扩张都需要时间，此时正是一举偷袭的最佳时机。马幻城暗暗动心，掂量罗维的分量：“所以？”

“这是商业计划书。”罗维取出一份文件，他拿出IBM的底蕴，做出这份小牛皮覆盖的文件，手感令马幻城心动。精练的文字，描绘出罗维的设想，核心思想就是借助企业帝国的庞大用户，迅速推出类似的产品，与魔盒正

面交锋。商业计划书的最后部分是公司估值，这往往通向投资，这个谈吐有节的年轻人要把这个产品卖给自己？马幻城手里握有大把资金，收购是最快捷的方式。他翻到估值这一页，仔细计算着数字。马幻城本是产品经理，却有霸王之才，眼前最重要的就是速度，互联网巨头必将在移动领域大打出手，如果我能够抢先在这个市场占领一个桥头堡，对未来的竞争益处颇多。

马幻城怦然心动，外表却不动声色，笑笑收起罗维名片，握手告别。罗维望着他的背影，心中七上八下，忽然瞥见温迪和郭鑫年亲密地从前场退出，揪心之痛刺激得他心脏怦怦直跳。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卖出公司，先活下去。他低头默默向外走，忽然听见身边熟悉的声音："罗维，真巧。"

高摩赞助这次全国互联网论坛，那蓝是专注于互联网的投资人，相遇并不奇怪，罗维与她一起向外走去，收回心神，说道："那蓝，主题演讲让我获益匪浅。那个香港人谈到做减法，不仅产品开发是这样，其实感情也是如此。"

"哦？为什么？"那蓝看看落魄的罗维，再想想意气风发的郭鑫年，对比强烈。获得投资前，郭鑫年邋里邋遢，罗维出自名门，志得意满，挺拔精致。如今两人完全颠倒，郭鑫年创业成功，连场对话和演讲，气场极盛，那蓝不禁为罗维心酸。

罗维虽然落魄，却不自卑，大概也能猜到那蓝的想法，展露出自信的笑容，问道："替我惋惜？"

那蓝的心事被猜中，不想承认又不想否认，反问："你为自己惋惜吗？"

罗维摸摸胡子拉碴的下巴，说道："在日本战国时代，大名担心子女生活过于舒适，难以适应残酷的战场，在成人之后，迫使他们四处流浪修行，既增长见识，又打磨掉他们身上的娇气，这叫作放逐。"

罗维自身条件极佳，他肯自我放逐，磨砺自己，早晚必成大器，那蓝十分欣喜："罗维，你是好样的。"

深受郭鑫年演讲触动的不仅是马幻城和罗维，观众散尽，会议中心还有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云沧海呆呆看着讲台上魔盒的标志，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真的来临了吗？我的产品线都基于个人电脑，也要向手机迁移？此时此刻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是正确的选择吗？他慢慢站起，一个矮小的背影被聚光灯投射到屏幕，背影被无限放大，形成无可匹敌的存在。

然而，金盆洗手的宣布已经不能收回。当晚九点，全国十三个城市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拖着一扇形光尾，迅速且毫无声音，持续十秒之后消失不见。猜测四起，大家都说，外星人云沧海退休，UFO（不明飞行物）接他回宇宙空间，那个曾经创造电子商务世界的英雄，带着他巨大的身影，消失在夜空之中。

70
互联网思维

宇泰来站在会议中心门外，夕阳拖出长长的影子。

他成为投资人之后，早已从十几年的成功与挫折中跳出来，心中却存有深深的遗憾。在大学的时候，他看过一本乔布斯传记《硅谷之火》，他那时就有一个梦想，做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从此二十年，他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向前走。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在孤山打造了一支拥有超凡的执行作战能力和行政组织能力的团队，成则举杯相庆，败则奔走相救。然而，孤山在香港联交所挂牌的时候，市值不过六亿多港元，远不及电猫国际和纳斯达克上市的奔狼。他从孤山辞职之后，扛着一麻袋现金找到移动互联网项目谈投资，市场份额第一的谈不成，就去找第二名谈。他坚信，只要在市场暴风的中心，只要投下去，见风就涨。然而，他心中的创业激情越燃越炙热，他生来应该是创业者，而非投资人。

这就是宇泰来的遗憾，他没有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以亲情为中心，希望有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看着爱人和子女足矣。有人有万丈雄心，获取权力，于是成为政治家。有人痴迷技术，成为卓越的产品经理。宇泰来的梦想是成为像乔布斯那样的人，通过技术改变世界。他这二十年踏踏实实地向前走，却远远达不到目标。

他马上四十了，打拼的时日无多。

忽然一个个子不高、身材矮胖的人从后面追上："宇总，是我！"

这人正是向顽强，是宇泰来最信任的人。他会议结束追出来，看宇泰来背影萧索，大骂洪业："那个浑蛋，别和他一般见识。"

宇泰来笑着摇头，说道："我不生洪业的气，他就是那性格，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在反思自己，按理说，我也算狗屁成功人士了，作为首席执行官带领孤山成功上市；投资创建卓越网，用七千五百万美元出售给亚马逊，获利上亿，这辈子不缺钱。作为投资人，我投了几家企业，好像人模狗样挺成功。可是，孤山上市之后，我就迷失了，高兴不起来，早上起床不知

道要干吗，背着包去徒步。”

向顽强回忆着这几年宇泰来的状态，他两年前回过一趟孤山。宇泰来带着自己去吃楼下的胖胖烧烤，言语间充满迷茫和困惑。宇泰来少年成名，清闲的日子在他一生中非常罕见，叹气一声：“哎，我才四十岁，我想不通，怎么就成了退休老干部。”

“四十岁才开始，怕什么!”向顽强为宇泰来鼓气。

宇泰来心中的苦，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看到。他难得向向顽强吐露心声：“我们在孤山，就像在盐碱地里种庄稼，怎么努力都打不出粮食。我们为什么不在台风里放风筝？站在台风中心，猪都能飞上天。”

“我们不是没有往风口浪尖上赶，为什么就赶不上？”向顽强遇到老上司，要一吐为快。

“我要感谢洪业，他今天讲的三个心，让我有不少启发。我们的思维还是软件模式，我们研发和销售产品，可是洪业偏偏免费，我们怎么和人家打？我们说他是流氓和浑蛋，其实是我们的脑子有问题！”宇泰来指着脑壳说道，洪业的一番话深深刺激了宇泰来，好像在脑壳上打了一个洞。

当晚，宇泰来彻夜难眠。

凌晨四点，他大脑越来越兴奋，披衣而起，举着一杯红酒，抓起一本书，这本书记载着大清王朝的落日。他试图将杂念排除出去，但思绪还是翻腾不止。他一九九二年进入孤山的时候，还没有新浪和狐扑，更没有奔狼、企鹅技术和电猫国际。他做了各种产品，WPS、孤山剑侠、孤山毒霸，勉力维持。孤山上市之后，他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成为天使投资人，今天参加全国互联网论坛，听到洪业、郭鑫年和马幻城的演讲，茅塞顿开，如梦初醒。孤山这么多年踟蹰难进，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孤山还是一家传统的软件公司，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互联网是大势，大势是无法抵挡的。我用过去的成功经验进入互联网时代，等于用长矛大刀时代的成功战法，来指导现代化的信息战。

长矛大刀，啊，八里桥之战！那是冷兵器时代的悲壮挽歌！

宇泰来兴奋得全身激动，抓起这本书，抓起车钥匙，出门下车库钻进汽车，脚踩油门向东边疾驰。凌晨时分，柏油马路空荡荡的。他穿过半个北京来到东边，驶过四惠、高碑店、传媒大学，八里桥就在眼前。还能找到当年古战场的遗址吗？到了，他把车停在路边，打开书籍，按图索骥找到当年的战场，迎着阳光跑上八里桥。就是这里！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

○年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联军攻克天津大沽，僧格林沁撤防至此，驻守京杭大运河上的一座单孔桥，这是守卫京师的最后一道防线，即八里桥。

在八里桥，僧格林沁统率三万清军，其中蒙古骑兵一万人，准备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

一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英法联军八千余人，推进到八里桥附近，大战一触即发！僧格林沁发现了法军和英军之间的空隙，发出攻击指令。蒙古骑兵奋不顾身，大呼杀敌，手持长矛和弓箭，凭着一腔热血勇猛冲击，企图冲乱和割裂英法联军的战斗队形。他们冲到敌军战线四五十米外，英法联军据壕作战，火力密集，榴弹横飞，战马受惊而横冲直撞，不能成军。英军兵分两路，一部分与清军对抗，一部分抄袭清军后路。僧格林沁腹背受敌，策马奔驰，挥舞战旗挑战。八里桥之战从早上七点打到中午，蒙古骑兵冒着密集炮火，异常勇敢地反复冲击敌军阵营。法国远征军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后来描述：炮弹和子弹无法消灭他们，骑兵们从灰烬中重生。他们如此顽强，冲到距离大炮只有三十米的地方。大炮反复地排射，炮弹在他们左右飞驰，勇士们在炮火中倒下。

然而，在这场冷兵器与西方枪炮的决战中，清军数万人的重大伤亡，只换来英法联军的十二人战死！

宇泰来想象着，在运河两岸遍布的清军，深夜潜伏在草丛中，侦查敌军路线。天刚放亮，蒙古精骑排成密集队形，勇敢无畏地冲锋，枪炮骤起，他们一个个倒在地上，血流成河。宇泰来扶着桥墩，激动的心情难以自抑。我率领的孤山就是这样，凭借血肉之躯，用传统的战术与互联网企业肉搏，落得遍地尸骨。宇泰来癫狂地跑下桥头，从后备厢取出一瓶红酒，洒在八里桥上，轻轻念道："光荣属于你们，你们无所畏惧，毫无怨言，慷慨地洒下鲜血。你们的牺牲精神如此伟大、尊贵和杰出，八里桥之役，你们迎头痛击联军，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虽然遭到惨败，然而你们选择勇敢面对，全体战死，也一步不退！"

这段话是法国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中的记述，宇泰来一字不差地可以背诵下来。

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败了，他们的蒙古祖先成吉思汗横扫欧亚的战术，在枪炮面前落得截然相反的下场。时代也变了，世界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必须采用互联网思维，否则必重蹈僧格林沁的覆辙！宇泰来直立桥头，双手举杯，迎着太阳向大运河嘶吼，这是勇敢却与时代脱节的清军的葬身之地！

我要告别过去的思维模式，涅槃重生，再次踏上创业的伟大历程！

71
我们只是蚂蚁，转眼之间都会被踩成粉末

林佳玲和苏药为郭鑫年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庆祝他们搬离车库咖啡。随着高摩投资的引入，魔盒团队不断壮大，车库咖啡难以容纳，明天正式搬迁。晚上九点，灯光忽暗，郭鑫年、杨洋阳、卢卡、林佳玲和苏药五个人聚集在一起。一片漆黑之中，火苗跃起，林佳玲点燃蜡烛，桌面火光显示出一个圆圈，火焰向上向右，构成一个阿拉伯数字的5。火光的温暖映在每个人的脸上，林佳玲轻轻说道：“猜猜，为什么是五？”

“我们五个人？”杨洋阳猜对了第一条。

“还有？”林佳玲双手捧着一只蜡烛，火光跃动，让她的面孔更加美丽。

“五一假期，郭鑫年从拉萨回来有了想法，把我们召集过来，就在那个靠近窗口的位置，我们争论要不要继续创业。”杨洋阳又猜中一条。

“对，你就在那个位置。”卢卡也回忆着那时的情形，这是非同寻常的五月，开始于那天的争论。

“你攻入了我们的网络，查到了购买记录。”想起那天的事情，被查到内衣的尺码，让林佳玲脸红。

“这是非同寻常的五个月，我们一起战斗，热血沸腾，充满激情，那是难以获得的快乐。在大公司，工作只是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游戏，我渐渐厌倦，退出了。”林佳玲回忆着，充满感慨，声音轻轻颤抖：“创业才有意义，我们的想法改变世界。我很幸运，遇到你们，你们看似一无所有，其实有伟大的想法和创业精神，为梦想奋斗，你们不惧失败。我被你们点燃，经历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体验，这是人生的一份巨大的财富，谢谢你们！”

五个人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郭鑫年得到高摩投资，连番参加社会活动，变得自信也更有魅力，说话越来越高明：“能够遇到你，也是我们的幸运，我就不唠叨那时有多惨，总之一塌糊涂，创业连番失败，弹尽粮绝。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里遇到你和苏大哥。我们就像刘关张桃园结义，就像宇文泰遇到独孤信。你们相信我们，接纳我们，给我们车库咖啡，成为我们的天使投资人，我们的精神与这里紧密相连。”

卢卡对历史并不是那么熟悉，挠挠头说道：“独孤信和独孤求败什么关

系？”

杨洋阳在他耳边详细解释，宇文泰是南北朝末期西魏的大丞相，北周的实际奠基人，独孤信是北周八柱国之一，两人一起打江山。独孤信共有七个女儿，其中三个分别嫁给了北周明帝、隋文帝杨坚和唐国公李昞。李昞生了李渊，李渊生了李世民，因此西魏、北周和隋唐四个朝代都是他们的后人。卢卡听得吐出舌头，举起酒杯说道：“这个大牛人，我都不知道。干一杯，郭鑫年遇到你，就像韦小宝遇到康熙。”

郭鑫年由衷地对林佳玲说道：“你是我们的精神导师，我学到了要管理时间，生活才不会被沙子填满。”

杨洋阳等他说完，说出第二条：“石块也有两种，燃烧的和沉睡的。我们总是在应付燃烧的石块，四处救火，疲于奔命，其实应该渐渐把时间转移到沉睡的石块。”

“我们要找到一根绳子，这就是目标和计划，让一切井然有序。”郭鑫年继续说道。他学会做减法，才能在短暂的时间窗口内开发出魔盒。

少言寡语的卢卡完全放开，语言流畅：“做减法才能化烦琐为至简，人生重要的事情和人并不多。”

林佳玲很享受这个过程，这是成功之后的复盘。她笑着说道：“其实，当初我也有犹豫，记得那次去高摩吗？郭鑫年无端推迟会议，迟到之后把我推到第一线，送温迪减肥茶，各种乱说话，他除了一个好的想法似乎一无所有。后来，我渐渐明白，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总而言之一句话，创业精神。”

苏药很有兴趣，问道：“什么是创业精神？”

林佳玲侧头思索，归纳道：“创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唯有百折不挠，才能成功，这是第一点。”

在这一点上，杨洋阳和卢卡都远不如郭鑫年。他死活拖着大家，才能沿着创业的道路走下去。林佳玲又说出第二条：“同甘共苦，创业需要团队，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手相救。需要创业者有伟大的胸怀，而不是汲汲于利。很多伟大的公司失去了这样的灵魂，老板们坐着头等舱，拿着高薪，成为高高在上的官僚，已经不能冲在一线，挽起袖子干活儿了。”

这是林佳玲离开IBM的原因，很多公司发展起来之后，失去当初的创业精神，变成官僚机器，充满腐朽的味道，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林佳玲在帮助郭鑫年创业的过程中，总结出来很多道理：“还有第三点，改变世界的

梦想。有些人创业是为了改变自己的际遇，出人头地，出名得利。真正的创业者不是这样，他们乐在其中，他们能够寻找到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交点，产生一个小小的想法，当作改变世界的支点，从这里起步。”

郭鑫年的历程就是这样。他是极客，喜欢赛车，产生了对讲机的想法，无论乔布斯、比尔·盖茨还是李无觅都是这样。林佳玲每说一段，他们就举杯痛饮。这是一个完美的夜晚，缅怀创业的艰辛和成就，分享心得，毫无芥蒂。人生的大多数夜晚都用来睡觉和失眠，这么精彩和美好的夜晚并不常常发生。终于，夜深人静，林佳玲小心翼翼地说道：“然而，今天只是开始而非结束。郭鑫年在全国互联网论坛上的发言很精彩，魔盒的下载量骤升，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但是吸引来众多竞争对手，千万不能大意。”

杨洋阳从她的叮嘱中听出了分别的味道：“有你在，我们不担心。”

林佳玲举起酒杯轻轻喝一口，神色严肃：“这是一段难得的经历，我恋恋不舍。可是，还有其他朋友需要我，我想离开一段时间。”

当年，林佳玲、周锐和方威在商场上结成铁三角，击败强大的竞争对手。周锐赢了生意输了恋人，心灰意冷，退出江湖。方威失去心爱的女友，辞职之后到处攀登雪山，途中结识思思。思思父亲经营着一家叫作鸿鹄设计的民营企业，面临跨国公司的进攻，内部矛盾重重，心力交瘁。方威无意中介入，越卷越深，情感也面临选择。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向林佳玲求援，她答应全力协助鸿鹄设计渡过难关。

“车库咖啡怎么办？”卢卡担心地问道。

“他不是一直都把这里打理得很好吗？”林佳玲看着苏药，又叮嘱郭鑫年：“移动互联网发展速度极快，我们先人一步寻到突破口，互联网巨头很快就会涌进来，将这条缝踩成一条大路。与他们相比，我们真的是蚂蚁，转眼之间就会被踩成粉末，不能懈怠，唯有加速。”

“是啊，你的演讲很精彩，媒体连番报道，魔盒下载数量暴涨，也惊醒了我们的对手。”杨洋阳十分矛盾，既为郭鑫年在全国互联网论坛上的表现叫好，也担心激起对手的企图。

“魔盒成功，无数公司都会一窝蜂涌来。”卢卡本就是技术背景，十分了解他们的速度。

“云沧海和马幻城都有触动，李无觅不动声色。一旦三大巨头出手，魔盒真的会死无葬身之地。”苏药说道。

“魔盒触动了三大运营商的核心利益，语音和短信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一旦把火力对准魔盒，谁能受得了？大愚，你捅了大娄子了。”杨洋阳优雅地撩起头发帘，向嘴里灌啤酒，样子又可爱又好看。的确，郭鑫年在全国互联网论坛上不仅得罪了三大巨头，还死磕三大运营商。这也不完全是郭鑫年狂妄，魔盒的商业模式就是这样。小小的产品，生来就是要挑战巨头！

“债多不愁，来，喝酒。”郭鑫年不担心，反正魔盒上线，已经没有秘密。不管怎么样，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魔盒成功上线带来了巨大的荣耀，成为互联网界冉冉升起的明星，谁也拦不住竞争对手，这必然引来无数觊觎的目光。

然而，谁都没想到，那些庞然大物的速度竟然那么快！

72
三种方案

路向东贵为中通电信的副总裁，也不得不摧眉折腰事权贵，拿出三种方案来应对魔盒的崛起。他把方案小心翼翼地放在少爷桌面：“上策是劝说信息部，要求经营语音业务必须申请电信牌照，彻底摧毁魔盒。”

这是最彻底的方案，却动静最大，必须老爷子出手运作，少爷没有把握，问道：“中策是什么？”

如果任由魔盒抢夺语音业务，电信业务必然下滑。路向东不仅为大家族服务，心里平衡一些：“中策是迫使魔盒收费，参照运营商的标准收费。这是双赢，对魔盒也有利。”

“嗯，有钱大家赚，我不是要吃独食。”少爷点头，按照同样标准收费，他有把握打败魔盒。

路向东得到少爷的表态，很是欣慰，又说出第三个办法：“下策就上不了台面了，魔盒租用的服务器就在我们的数据中心。”

少爷听到这里，露出笑容，对路向东的办事能力很是满意，摆手：“这招够狠，万不得已的一招，还是先礼后兵。”

路向东拿出电信部的组织结构图，摆在少爷面前，说道：“无论上策还是中策，这一关都绕不开。”

少爷将组织结构图摊开细看，顺着路向东手指看去，法规司的司长正是那

蓝爸爸！顿时犯了犹豫，婚事没有定论，如今有求于那蓝爸爸，怎么开口？路向东不知道他的心事，说道："我打算联合电讯和电联打个报告，投诉互联网公司没有牌照运行语音业务，提交法规司，看看他的反应。"

少爷点头，让运营商出头是个好主意，名正言顺，老爷子也不会反对。

一辆福克斯在高速公路上孤独疾驰，陈小树开着车，副驾驶的遮阳板放下，夹着菲菲刚到北京时在网通数码频道拍摄的照片。陈小树开着刚买的这辆车，拉着菲菲去了水长城，尽情地拍摄，菲菲的笑容比红叶还要灿烂。那个周末，农家院，菲菲在陈小树面前退尽衣衫，那是陈小树人生最美妙的一个夜晚。谁夺走了我的心上人，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他兜里揣着一个U盘，菲菲没有做成的事情，我来帮她做，只要发到网上，那个人就会身败名裂。

在后座，知道实情从老家赶来的菲菲妈妈抱着一个塑料袋，那是菲菲留下来的几十万，她全都从银行取了出来。她就菲菲一个女儿，是她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幸福的根源。如今，女儿不在了，要这些钱做什么？

这些钱她都不要，只要找到那个人，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菲菲的爸爸老葛坐在菲菲妈妈身边，旁边放着一个硬硬的铁家伙，那是一杆猎枪和十几发子弹。他闲暇的时候，呼朋唤友到山里打狍子，坐着小火车在山里威风极了。菲菲妈妈要带那几十万，天真极了，那个人家大业大，这点儿钱能做什么？钱做不到的事情，猎枪可以！

福克斯在无尽的高速公路上颠簸前行，三人的手段不同，目标却一致：为菲菲讨个说法！

73
再拼一次

"小芒，在干吗？"罗维从办公室中出来，脸色不善，声音中充满火气。

何小芒正在到处向投资人推介龙邮，不明白罗维为什么突然怒气冲冲。

"用的是什么？"罗维抓起何小芒的手机，指着上面的魔盒图标。

"魔盒？他们都在用，我也得用啊，他们都是投资人，咱们求着人家。"何小芒恍然大悟，放着自家产品不用，用对手的产品，确实说不过去。龙邮本来是手机邮件产品，加入越来越多功能之后，已经变成了大杂烩，功能

齐全，就是没人爱用。

魔盒竟然冲入了自己的大本营，这场仗还怎么打？他挥手把工程师们都招进会议室，关上门说道："手机都给我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解开密码，我看看。"

十几部手机一溜摆在办公桌上，七八部苹果、四五部三星和HTC。罗维先抓起何小芒的苹果手机，魔盒和龙邮都在屏幕中间。他点开魔盒，第一条就是何小芒和小如密密麻麻的对话。再打开龙邮，里面空空荡荡。显然，何小芒频繁使用魔盒，龙邮被弃之不用。罗维点着何小芒的额头说："发展挺快，都约着看电影啦？"

在罗维帮助下，何晓芒与小如晚餐之后，又约着打了网球，看了电影，进展顺利："谢谢老大。"

罗维脸一板："小如也是客户吗？为什么不能在龙邮上腻乎？"

何小芒嘴角动动，想说不敢说，罗维看得出来："有话就说。"

"小如的龙邮上就我一个人，其他朋友都在魔盒上。她刚换iPhone，然后手机上就只有魔盒了，一来二去，我就被她拉到那边去了。"何小芒小心地说道，怕罗维再发火。

罗维嘴角抽动，缓了一会儿没有说出来，又打开其他人的手机。十几部手机中大都装了魔盒，再看里面的对话，无一例外，魔盒的频度大大高于龙邮。如果连我们都不用自己的产品，这个产品还有生路吗？可是，我在龙邮上花掉了所有积蓄。破釜沉舟却弹尽粮绝，背水一战却腹背受敌。高摩断然不会再投资，恐怕再也没有谁会买这个彻底失败的产品，我连条退路都没有。

项羽四面楚歌，尚有乌江鱼叟和一只小舟，我竟然走上绝路，连逃都逃不了。他卖了房子，将投资还给温迪，现金流岌岌可危，下个月，或者下一周，就必须关闭办公室，遣散团队，血本无归！

"老大，我们不对，不该用别人的产品。"何小芒小心翼翼地说着，看着罗维的表情。

"不是你们不对，是我无能，散会吧。"罗维拉开会议室的门，回到自己办公室，公司账上只有两万多元。事到如今，必须止血，停止租用办公室，遣散员工。他打开网银，私人银行账户里还有十多万元。他点击同城转账，将这最后一笔钱转入公司账户。他嘱托秘书与物业联系，提前解约，这样会损失三个月的押金，但是罗维绝没有能力再按照协议租用一年。

他做完这些，拉门出来，望着办公室发呆。他在每晚的噩梦中想到这一刻的来临，却仍没有做好准备。他嘴唇干裂，张开嘴巴，声音却完全不像自己：“兄弟们，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输了。”

罗维这段话并不清晰，员工们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这才各自从办公桌上抬起头。罗维又重复一遍：“兄弟姐妹们，刚才在会议室，我不该发脾气。对不起，是我们自己的产品不好，不怪大家用魔盒。市场是无情的，用户已经做了选择，他们选择了魔盒，放弃了龙邮。事到如今，我们没有希望拿到高摩的投资，应该现实一些，理智面对。”

员工们忽然明白罗维大发雷霆的原因，他终于撑不住了。罗维抬高声音，想打破这种低沉的气氛：“不过，罗维不是孬种，不会像有的老板一样，抛下大家跑掉。我留着这笔钱，每人两个月的薪水。我对不起大家，再多的现金，我拿不出来了。”

员工们一时消化不了，办公室中十分安静。罗维家境极好，根本没想创业，在温迪鼓动之下才走上这条路。这次失败，他卖了房子退还温迪，又将私人存款打入公司账户，下决心撤退，再回外企打工。在他心目中，日子就该这么过，顶级的写字楼，西装革履，住着五星级酒店，每年去国外开会旅游。回到IBM继续当中层主管，每个月五六万的薪水，没有压力的工作环境，悠然开心。当他下决心放弃的时候，心里暗暗觉得解脱，终于可以恢复正常的日子了。罗维指着四周说：“钱就这么多，办公室下个月就停租了。这些办公设备也没有什么用，电脑大家都带走吧，桌子椅子质量还都不错，谁想要也抬走。我罗维没有本事，忽悠大家一起创业，却耽搁大家两年时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非常非常对不起大家。”

“你怎么办？”何小芒极其意外，站起来问道。

“还能怎么样？回IBM继续打工，每个月挣两三万，过得下去。”罗维自忖，IBM还会收留自己，这段创业经历虽然失败，却也收获良多，不会意志消沉，一蹶不振了。

“不都怪你，我们的产品设计确实有问题。”一名工程师说道，不能将责任都归咎给罗维。

“是啊，我们想抓住太多，却什么都抓不住。”罗维彻底明白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不再试试？我们抛弃龙邮，再做一个版本，不信比魔盒差。”何小芒不服输，扯着嗓门问。

“对，再做一个版本。”一名工程师附和。

“我们退掉办公室。魔盒团队一直在车库咖啡办公，没必要花这冤枉钱。”何小芒知道罗维的苦处，带头说出来。

“我们保证日夜加班，一个月拿出新版本。”另一名工程师喊道。

“再拼一次，不拿薪水，同甘共苦！”何小芒跳到椅子上，大声向四周喊道，“愿意离开的，拿钱走人，不服输的，就再搞一次。”

罗维已经失去信心，何小芒只是不服输，工程师们肯定会冷静地判断清楚，龙邮毫无希望。他不与何小芒争辩，靠在墙壁等着工程师们的选择。他其实从来没想过创业，被温迪鼓动才阴差阳错走上这条路，赔了夫人又折兵，噩梦一场，只求早些消停，赶紧结束，不折腾了。

“罗维，你把我们从大公司拉出来，我们都没认输。你向后退，怎么对得起我们？”何小芒不依不饶。

“小芒，实在没有第二套房子卖了！”罗维卖了一套房子，赔给温迪垫到公司，心痛得要命。

“不管怎么样，没有回头路，兄弟们，你们说话。”何小芒说不过罗维，转向工程师们求助。

“再搞一次。”一名工程师举手，她是美工，并非核心成员。

“我也搞。”另外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站出来，他负责安卓版本开发，不可或缺。

“摔倒了，必须原地爬起，不能抱憾。”一名三十几岁的男士缓缓站起，他负责架构设计，是技术团队核心，是罗维从IBM研究院挖来的骨干。

“输赢胜败不在一时，只要方向是正确的，就不怕路远，更不怕艰难险阻。”何小芒难得说出这么经典的话，让罗维刮目相看。

“罗大哥，你不能什么事都自己担着。小芒跟我们讲了，你把房子卖了。”那个女工程师说道。

“公司遇到难处，我们不能和没事人一样，凑五万，就当集资。”何小芒家境不错，以前在IBM收入挺高，这些钱确实拿得出来。

“我也集五万。”几名工程师也不犹豫，就像商量好一样，纷纷表态。

“我们这些人上最好的大学，一半人都是海龟，进最好的外企。爸妈就跟我说，你这孩子太顺，不知道摔倒的滋味。没错，我们太不接地气，人家说，得屌丝者得天下，我们这帮人人模狗样，说话都满口英文，创业还租这种高大上的地方，和IBM一样屌，我们这是创业吗？这是烧包！是得瑟！”工程师头儿海外留学回来，又在外企，标准普通话夹杂英文，说着说着竟流露出河南口音，越说越匪里匪气。“这次跌倒了，跌得好，学到了，值！罗大哥，我跟你这么几年，我觉得你有两点让我佩服。第一，胸怀大志，有梦想。第二，人好，没有歪心眼儿。咱们千万不能散伙，遇到难处大家想办法，总能闯过这一关。”

“兄弟，您是哪儿人？”何小芒忍俊不禁。

“俺是洛阳人。”工程师头儿十几年前上大学就离开洛阳，以前满口英文，今天突然讲起河南话，确实吓住不少人。

“兄弟们，再次创业，一定要吸取教训，以前太装样了，根本不接地气。”何晓芒盘腿坐在桌上，将西服扯下来，拉开领带，扔回自己的办公桌，又将袖子挽起。

众人哈哈大笑，竟把罗维抛在一边：“咱们退了写字楼，找个咖啡馆，大裤衩，圆领衫，继续创业，有啥成本？能输掉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何小芒振奋精神，这样想想，成败得失真的无所谓。

几名工程师七嘴八舌定下基调，退出高档写字楼，产品做减法。他们越说越兴奋，何小芒蹲在桌子上，将每个人拿出的资金列在白板上，竟有五十多万，摊分股份，仍然给罗维保持了百分之五十。

罗维摇摇头，真心不想再创业了：“兄弟们，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只有这十几万遣散费，多了真的拿不出来。”

“罗大哥，没关系，你有多少算多少。”何晓芒看看四周的目光，代表其他人表态。

“你是我们的头儿，我们的主心骨，再拼一次。”河南海归握紧拳头，工程师们目光闪亮，围拢在罗维身边，一起喊道：“罗大哥，别放弃，再拼一次。”

罗维摆手苦笑，他受尽挫折，现在还没有恢复：“兄弟们，我谢谢大家。但是创业并不容易，就像提脑袋造反一样……”

“再拼一次！”工程师们听不进去罗维的解释，一起高喊，打断罗维的劝说。

“再拼一次！”声音越来越响，连前台小秘书都举起细胳膊喊道。他们围成圆圈将罗维包围在中间。他越说理由，他们的声音越大，反复就是一句：“再拼一次！”

罗维眼眶渐渐湿润，最终变成热泪盈眶。与温迪分手的痛苦，资金破裂的忧心忡忡，全在“再拼一次”的喊声中发泄出来。冰冷的心在喊声中温暖：“好，兄弟们，再拼一次！”罗维终被说服，将西服扔到一边，挽起衬衣袖子，既然得屌丝者得天下，就做回屌丝！

“好，我们已经输了，还有什么不能放弃？我建议放弃龙邮，重新做一款全新的产品，不信打不过魔盒！”河南海归是工程师的头儿，负责架构，极有权威。他们得到了教训：放弃大而全的设计思路，唯有一条路摆在面前：极简。

后来，罗维回顾这段创业生涯，常常苦笑这是人生意外。他被温迪心不甘情不愿地拖上创业之路，屡次遭遇挫折，打退堂鼓想回跨国公司享清福，又被兄弟们拉回创业的轨道，最终开天辟地，就像被黄袍加身的赵匡胤，赶鸭子上架。

当时，他们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只是不服输，自信能够做得更好。罗维做出决定，留着工程师讨论新产品的研发计划，他一个人躲进办公室，抓起电话拨出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他需要温迪的建议。

“啊，罗维。”温迪的声音出现在话筒中，语气中有一丝意外。

“是我，有件事，我不想创业了，想回IBM。”罗维先说出原本的想法，他忽然意识到，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错，你适合大公司。”温迪看看身边的郭鑫年，调整着语气。

“大伙儿不同意，我想再试试。”罗维说出结论，他为此事犹豫很久。

“不要，不要越陷越深，你不适合创业。”温迪认真地阻止罗维。他家境优越，从小没有受过苦，其实是被自己推上创业这条路，摔得头破血流，必须断然回头。“听我说，自古开天辟地者，要么如同陈胜、吴广，一无所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要么如同李渊父子，世家子弟，有资源有队伍，中产阶层是根本不能创业的。”

温迪第一次说出这种大道理，罗维愣了一下，她是对的吗？我不适合创业吗？电话挂了良久，罗维仍在发呆。

忽然，办公室外一阵欢呼，工程师们好像又有了美妙的想法。罗维退下西

服，从运动包中取出短袖短裤换上，拉开门冲出去。我将再次踏上创业之路，我一无所有，我可以砸破瓶瓶罐罐。

我失去了爱人，没了房子，没有工作和存款！太好了！从今天起，我就是走投无路的陈胜、吴广！就是放牛娃小和尚朱元璋！从今天起，就是无处就食的李自成！既然失去一切，还有什么可以失去？

再拼一次，我还怕什么！

魔盒获得成功，获得爆发式增长，然而，好戏才拉开大幕。

宇泰来摆脱传统思维，聚集谷歌、微软和摩托罗拉的天才，打算从即时通信入手，杀入移动互联网市场。罗维投奔企鹅技术，重起炉灶，开发微讯，借助企鹅技术聊天软件的数亿用户，试图力挽狂澜。三大运营商联手向电信部申请封杀魔盒。

移动互联网大战一触即发，魔盒恰恰成为最重要的手机入口。各大巨头为了争夺这个决定生死存亡的手机入口，大打出手。

在这个关键时刻，郭鑫年与温迪激情过后，再也没有以往的灵感火花，魔盒原地踏步，竞争对手只有一步之遥。郭鑫年发现，只有心灵相吸的那蓝才能给他心灵的宁静，和非同凡响的创意。

敬请期待《创业时代》下部。

后 记

魔盒获得成功，获得爆发式增长，然而，好戏才拉开大幕。

宇泰来摆脱传统思维，聚集谷歌、微软和摩托罗拉的天才，打算从即时通信入手，杀入移动互联网市场。罗维投奔企鹅技术，重起炉灶，开发微讯，借助企鹅技术聊天软件的数亿用户，试图力挽狂澜。三大运营商联手向电信部申请封杀魔盒。

移动互联网大战一触即发，魔盒恰恰成为最重要的手机入口。各大巨头为了争夺这个决定生死存亡的手机入口，大打出手。

在这个关键时刻，郭鑫年与温迪激情过后，再也没有以往的灵感火花，魔盒原地踏步，竞争对手只有一步之遥。郭鑫年发现，只有心灵相吸的那蓝才能给他心灵的宁静，和非同凡响的创意。

敬请期待《创业时代》下部。